沈从文全集

26

沈从文全集

第26卷 ◉ 书信

SHEN CONGWEN QUANJI

1980年—1988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一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在江陵城外　　　　王㐨　摄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历时17载终于在1981年冬出版，作者夫妇和编著此书的助理王㐨在样书前合影　　王亚蓉　摄

1982年春，沈从文到湖北江陵研究楚墓考古新发现时，观看王亚蓉摹绘　　王㐨　摄

1980年夏沈从文为来访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讲解诗作　王亚蓉 摄

1982年10月1日上午在东京与日本学界座谈

板书内容：我自己意见最好还是研究年青一代的。中国俗话三十年为一代，我作品多经过了两代，所以应当忘记了。最近才开始许可有人研究我，这宇是北大唯一因研究我得硕士的。

1984年4月与作家萧离共同鉴赏苏州研究复制的明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
旁为张兆和

王抒 摄

19800109

北京

致徐盈

盈兄：

经月不见，但愿年中全家康乐。我大致因体力衰退，半月前流感上身，时好时坏，直到后来被逼去医院一量，才明白体温已接近四十，打了什么庆大霉素针三天，体温虽已平复，事实上并未全好。听熟人说，这次流感不易好！迟早忽然报废，意中事也。

转致徐昌霖①先生信已见到。承昌霖先生厚意，拟把我四十五六年前早已过时旧作②，试改成电影打算，好意可感。诚如你说的，如果能事先看看《湘西》中《常德的船》一章，和《凤凰》一章，会得到些新的启发和理解。其实《沅陵的人》一段叙人事，也有意思。另外介绍酉水王村景物，也十分素朴逼真，且相当重要。只是十分可惜，照最近新闻报道，王村下面的“凤滩”已改成发电廿五万千瓦大水电站，那里上面两岸最美的景物，大致已全部永远淹在水中了。且闻一在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专研究我作品，家在酉水上游“里耶”的凌宇同志说，茶峒渡口已有个大桥，日有上千大小汽车往来。就我廿年前记忆，具有相同或更好看渡口背景的，还不

少。同样山城却待找寻。一是沅陵附近马蹄驿[3]（上官庄）村子，若值秋冬之际，四围山色红紫烂漫，简直是一种人间奇迹。即宋人最高画迹中亦不及万一。另一是距自治州仅廿三十里的"张八砦"，同样是一泓清水，四围远近山色红紫烂漫，最难得处，是一个渡口和小船，简直还保留千年不变。可是事实上这廿年人为的变化，看来也早把原有景色的"静"，完全改变成为"闹哄哄的"生产区了。在川、黔、湘边沿上，肯定还有很多可以代替而且更出色的、可作背景的地方，不仅北大凌宇同志熟习，州立大学校长龙再宇同志，他曾作了廿年副州长，可能更熟习。加之交通方便，若能从州上得个吉普车，照州上指点，就龙山、松桃、秀山等等各处走一趟，得到的印象，会相当深刻具体，有助于工作必极多。时间总在春秋二季为宜。若兼用故事中的划龙船景象，却必在旧五月初五到十五一段时间。酉水和辰河至今还保留竞渡习惯，以辰河为壮观。并且我估计，这事是会取得州上及各县文化馆负责人乐意协助的。但也会遇到些不可免麻烦，走个几十处，照了大量单镜头，大部分近于白费。主要原因，是地貌已变。动用吉普，过路处必较平坦公式化，想望能够较从容的坐小船，慢慢的在静静山谷里碧水一潭中，在缓慢桨声中沿流上溯，所能领略的"静"境，已不易得到。相反，希望小船在翻腾恶浪中如飞而下行的惊险迅速，也无从领略。我在廿四年写《湘行散记》所享受的风雪种种，以及辰河中百十只拢岸船只形成的乱糟糟热闹气氛，全都不容易再见到了。即在沿河小村镇市集时的热闹，如接近凤凰十里之"长宁哨"，或依旧还保留点原状，可以利用。但那里已全是苗

人，且到处将不免被穿“干部服”的新式人物影子所破坏，以至于到唱歌时，也会成为流行电影明星大会串式合唱所淹没……我估计的受时间影响失去的，肯定还不止这些。即留下的自然景物，部分虽不易变化，但成为公式新型红砖建筑(一排排既不适用，又不美观的玩意，却必然到处存在，就使人毫无办法处理它)，将会要想尽方法避开，也避不开。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这种统一式房子！

前些日子，老乡李振军和贺捷生两位到小羊宜宾，曾谈起到春天时，邀永玉夫妇三家六人，一同回湘西去各县绕个十天半月。若能成为事实，一定可得到些最有用的新印象。因为李在湘军中作政委多年，又曾经主持过湘西生产工作，熟习十多年来人事和自然方面许许多多。真的能那么走一回，肯定会取得不少新而有用知识，可供昌霖先生参考的。但说说好玩，真的要动时，恐怕就不容易了。特别是我，已不比七四年上黄山时行动那么利落。

家中还有个正将升高中的沈红，“候补书呆子”一般，一天口中念念有词，背各种公式，准备应付考试。通常是每天一吃完晚饭或在洗碗时，即在炉子边垂头睡去。或随后洗脸洗脚时，即因过累，手巾一扭干，面睡倒如泥。必待到九点左右，才由奶奶叫醒，为了准备明天课业，又复口中念念有词。一般最早到十一点可以被催请上床，经常却挨过十二点，有时要上午两点。明早五点，奶奶可又即得排队去为之买牛奶，回来再催唤“孙小姐”起床。这里那里收拾一番，看看表，“不成不成，奶奶，我来不及了，七点会迟到！”于是有时脸也来不及洗洗，为调配好的炒面也来不及吃，门也关不

住，天还不大亮，就向学校溜了。使得个作奶奶的为这候补书呆子忙得个不亦乐乎，那还敢认真研究研究，居然能抛下这个家不问，去湘中看看风景？事实上老伴乐意去，我也去不了。

今年在历史所定下了个计划，等于自我缚定。二月中应完成的工作，大都还有待搬个家，有了个可以把大量工具书摊开时，才能算是工作真正可以着手进行。但这个新家，到目下为止，还是抽象存在事物，便不敢想望，半年内是否可以实现。所以不论如何却不能离开。因为国内有的是万千大事待解决，我这么一个小人物的住处算个什么？任何设想，看来都将成为“纸上谈兵”。说“争时间做几年工作”，能作的已有限，决不可能还产生什么奇迹。人既已磨到了快八十岁，在这么磨蹭中完事，竟像是宿命上定下，无可避免。这就是“现实”，必须承认并接受这现实，才算懂事、明理、识大体！

近来看了几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细心，也写得极好。一是北大凌宇先生的，因同是湘西边缘地区生长的，所以对我那些旧作作具体分析时，引申材料，多极具体。令人担心处，是作者因家乡情感过重，使人容易感到“誉美过实”，明日时事一变，易使他受累，因之使我转增忧惧。文章④不多久即将发表。另一是上海师院邵姓同学⑤作的，则就上海各大学公私图书馆所得报刊及单行本，为按年、月，某文于某刊某期发表，作成“长编”方式，一一列举出来（不久或将作为一本资料性专书发表），看来也使我感动，同时反增加痛苦。因为这些作品在五三年既已宣布过时，又早已在全国性

范围内付之一炬，还有人如此用心周到，来调查研究，不能不使人痛苦！至于湘潭大学两位青年教师工作，似不必再费心思，免得白费精力。他们实充满好意而来的，这一点我很明白，可是却不知从何说起。我介绍他来问问你，主要只希望告一告他们，你们近五十年来，对我本人工作种种，留下个什么印象，就足够了。谈别的似不必要。我也无什么好处值得称许。

他们所在的环境，从表面上说，有许多方便。就事实而言，湘中湘南的话语和湘西话语就少共同处，缺少欣赏可能。从书报言，也远不如上海北京便利。甚至于可以说，基本条件就极差。唯一本钱，大致只靠苏雪林⑥在武汉大学一篇讲义。而这个苏教授，却是个不好招架的典型神经质女人，一切但凭感情出发，作论文更不在例外。骂我时，正把鲁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却用"快邮代电"奇特方式，罗列若干条罪状，讨伐鲁迅。或许是文章内容过于离奇可笑，国民党武汉报纸也不乐刊载，她自己花钱由武大印讲义的印刷厂为印出的。可算五四以来文坛笑料之一。所有鲁迅专家，大致已少有人知道有这份重要史料的。至于对我，大致经过凌叔华⑦一说，告他我不仅是听到点点苗人传说，事实上生长住处，全县都是苗人。凌还不知道，我本身也算得是个苗人！不仅仅在军队里混了几天，一家还是军人，事实上混了三代！又介绍些她根本没看过的作品。感化过来了。因此待抗战时，我借住东湖边耿丹⑧家中（似大革命红五军长家，和李书老隔壁），这位感情充沛的立法委员兼批评家，一再要请我，吃了一顿饭，反复解释当时讲义中的胡说如何不得体。我对于

她这一切，只能报以微笑。她可料想不到凡是武大中文系的学生，谈及我的作品时，却无不用她的胡说作为“心传秘宝”！而上海香港凡是一折八扣印的沈某某选集，也无不沿用她的胡说作为样本。香港新印的选集，还直接用她那文章作为序言。而苏本人呢，不多久，即荣升国民党立法委员。南京解体时，随同逃至广州，终于又转入当地天主堂成了修女，不久即去法国……现在上海一位邵同学，还同样把她那个讲义中一段引为五四以来时人对我主要正面评论文字。不得已只好告他，这是国民党一个立法委员的判决书。现在若还生存，每天必跪在圣母前作祷告。不问从正面、从反面说，那个文章都无什么用处。内中虽有些赞美我处，反不如把我作品骂得一文不值极左批评家的文章有反面作用！

第三，是个在香港出名的作家萧忻中⑨写的三卷《现代中国文学史》，用“司马长风”名义出版。从五四到四九，收罗材料可真不少，且似乎极熟习文坛内部情形，比目下国内左得可爱的批评家认识都深刻而具体。对左的作家称赞也极有分寸，惟对文化官的成就可少赞美。听说他父亲是中医院一级教授，年八十过了，目下还在工作。我觉得除了把我习作估计过高，为不大得体，此外这本书可以说很像一本有内容有分量的作品，值得告城北看看。谈五四到抗战，有许多材料还是国内一般教书人少知识的，本书却介绍得客观而清楚。（又听说还有个夏志清⑩，在美用英文写了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港中有中译本，文笔既极好，且有见地。译文尚未见过。）这个工作，比起来，我们似乎和别的生产差不多，也落后了。我们在“一面倒”的情形下，随心所欲的把鲁迅小说

捧为天下唯一，大学里教书的也异口同声。且把作家照政治方式排队，在国内的优势，显然是很成功的。可是八大学院新出一本现代文学史，估价极高的作品，向香港推销，即不成功。翻译出的作品百十种，印行了千千万万册，也都达不到应有效果。主观愿望行不通，却是事实。即利用在外还活动的韩素音、赵浩生等作喉舌，在国内得到种种特殊优待，出去宣传效果也并不大。听回来的相熟朋友说，这几位很少受有知识的人尊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首长，始终不懂国外行情，如同外贸推销某种轻工业品差不多，大大赔本，还不容易讨好。商品有的还可放在港澳街上作处理品减价出售。有的作品或译本，无从处理，或只有一焚了事。所谓本质上不过关，仅靠“装璜”或“廉价”，还是不易收效的。首先即不明白外人最讨厌“文化官”，一提官，人即感到没兴趣，败口味。而我们做官的，却只想方设法出国作领队人（或使自己几个亲信出去作领队人），名为“文化代表团”，缺少的恰好是文化。架子大而能力低，有时在吃、喝、住、行且闹得笑话百出。这些“帮倒忙”的人物，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原来是“一面倒”权威批评家盲目捧出来的。事实上也是照政治排队方式定了点，而被捧的。若这些权威批评家，还始终在位，且特别受宠，那就只好一切照样下去，什么双百方针，也只会如南方近日情形，老封建受鼓励大大出笼，而真正有见解有分量的作品，却不大可能会抬头的。和这次文联选举差不多，一切由“内定”，倒也省事，只是形式如此如彼而已。这些“理事”空名衔，居然西北、东北有五个省市还落了空，直到有人要“查票”，才又加人二三位。我既不在场，

很希望这是个不可信的谣言。

弟 从文 候

一月九日

徐盈 原名徐绪桓，记者、作家。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① 徐昌霖 电影导演，时任职于上海电影制片厂。

② 旧作 指《边城》。

③ 马路驿 实为沅陵以东的马底驿。下文“张八砦”，实为吉首境内的张排寨。

④ 文章 即凌宇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后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⑤ 邵姓同学 指邵华强，时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⑥ 苏雪林 现代女作家，1931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后定居台湾，历任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教授。

⑦ 凌叔华 现代女作家、画家，30年代任武汉大学教授，60年代后定居英国，1990年病逝于北京。

⑧ 耿丹 革命烈士。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任汉口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任十五军副军长，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辞去各种职务。8月11日被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杀害。

⑨ 萧忻中 为胡忻平之误。胡忻平原名胡灵雨，笔名司马长风。香港作家，文学史家。著有三卷本《中国新文学史》等。

⑩ 夏志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史家。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等。

19800112
北　京

致金介甫

金介甫先生：

前后两信早收到，谢谢。我不懂英文，因此把你那个论文复印本，请现在天津外语学院教师金隄先生看看（我在英出版的《中国土地》一书，原是他和白英教授同译的），希望得到他的意见后，再较详细回答你前信询问的种种。尊信迟迟作复，深感歉意。现在有一小事相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因为介绍我的作品，负责编辑希望把你最先给我的那个中文信件，同时发表，盼望能得你同意。因为肯定中国读者，对你信中表示中美友好的愿望，都会极感兴趣的。如能许可，请速来信告我一声。

并祝你年中快乐，

工作顺心。

沈从文

一九八〇一月十二日北京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的中文名。时为美国圣若望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沈从文研究专家。1977 年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共和国时代的中国》获得哈佛博士学位。

19800115(1)
北 京

复柯原

柯原兄：

得你二信，和诗集二册，感谢你的好意。社会在近卅年剧烈变化中，大多数旧同事、老同行，在政治运动形成的大漩涡中，多于倏忽间成为古人。弟因明白用笔方式，在新要求下恐不易适应，即早放弃“空头作家”名分，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长年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作了十年说明员。目标也并不怎么高，只以为若能达到一个“及格说明员”资格，不至于成为新社会吃白饭的人，就不错了。事实上在新工作上搞了三十年，距“及格”资格还远！近日报刊上传说我什么“专”，实不足信。搞的工作，多始终只具常识性。主要是协助各方面需要，为尽义务打打杂而已。对文学已毫无发言权，有时即一读者资格也大有问题！凡事守住老子“为而不有”的至理名言，所以卅年来，生活虽过得比较寂寞，但一方面也就比较平静。今年已及七十八岁，在四人帮十多年造成的社会大混乱中，我也沿例在所有各种资料全部散失后，还照例下放，去湖北咸宁双溪区，在一个与世隔绝环境中，过了两年极端孤寂生活。在“凡事接受”的情况下，所得的经验，似乎也还有用。七二年又沉沉默默回到北京。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又有机会把搁置了十多年的工作，重新

继续作下去。得到历史所和科学院院部人力物力的支持，才有机会在去年一月里，把工作初步告一段落。事实上完成的还只不过是原计划十分之一。其他部分，是否还能继续和其他一些比较小些的专题工作一一完成，看来已希望不大。只能争争这三几年可用生命做下去。能完成多少，已毫无把握。大多数工作，大致只能理出个头绪，要靠后来接手人去努力了。

你在军队中搞宣传工作，用新诗作武器，必比较容易见功。且可能还有机会各处走动。据我私见，除正常工作外，如还有余暇时间可用，最好试写点散文，或通讯报道性作品，肯定会比一般作家临时短期在某地某处采访作的文章扎实而深入。因为写诗有便利的一面，也有受束缚的一面。散文或通讯报道，则容易把背景人事融会在一处，如屠格涅夫《猎人日记》方式作去，三五年后，会得到多方面的成功，也容易使手中一支笔得到较大范围的锻炼机会。解放以来，回忆录式长篇，有不少优秀作品产生，但短篇却像收获不丰。主要似乎应说由于基本功不扎实。这方面其实还值得有大量新作家开辟新天地的余地，有英雄用武之地！

我在北京一切都还好，值得放心。生平与人无争，人老了，需要极少，所得于国家的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因此除了“工作”，别的什么不切现实幻念童心，多已消失无余，因此凡事心安理得的工作下去，从不感到什么灰心丧气。总觉得个人实在渺小不足道，能作的事也极其有限，放下了作小说散文的笔，转用到新的本业上，重在“为人民服务”，工作似乎也还扎实得用。特别是同时把“古为今用”四个字一道认识得比一般搞文学艺术还深刻些些时，工作即再琐碎、寂寞，

也无所谓了。因为工作重在实践，而协助别方面都较扎实具体，也容易得到社会认可，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小说，所起良好作用，也现实得多。唯一不同，只是个人从不露面，虽正符合我的性格要求，可是从一些在大学里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权威说来，倒像这也触犯了他们的尊严，一直骂了我快五十年，还是放不过。所有的作品既早在五三年就全部烧掉了，而且台湾方面也采取同一方式，进一步用明白法令，把我所有作品及纸型全部付之一炬，似尚不尽兴，还附上个“永远不许发表任何作品”，对我的打击，同样都可说取得全面胜利。但直到最近，用九大学院教师名分合编的教材，还在统一口径名分下，把我贬得一文不值，真可说是太抬举我了。我只能一律用微笑对待这些教师的“好意”。因为这些批判，或许只能起一种反面作用，至多只会使得我不再写小说，这有什么大不了处？可是十分明显，却无从使我因此恶骂，及减少对于国家的热爱。即或新的工作又报废，也还有的是许许多多对于国家切实有用的工作，至今还近于研究中的空白点，等待人去埋头努力十年八年的探索下去！尽管这些新的工作意义，也还会招致这些权威的“破坏”，但是他们总也会有一天明白做的事是十分愚蠢的，无效的。稍有独立思考的国内外读者，他们的谎言呓语以及吹吹捧捧的工作，是吃不开的。向国外推销，人家也只当成官样文章看待的。即在国内，这么办，从上级领导方面，也得不到什么奖赏的。但这个教材，既是九大学院的教材，当然还会起一定影响。倒也值得一看，可明白什么叫“宗派主义”或“帮派的影响”。还如何在教这一行的“权威”中，起“一面倒”的作用。所以尽管“双百方针”成为普遍趋势，希望落实到这些

大批评家的笔下，大致还得半个世纪才会有希望！我们这一辈大致是见不到了的。

我今年可能有机会到广州短期工作十天半月，主要是看博物馆材料，时间还不能定。如到广州，很希望能看到你。

沈从文

一月十五日

柯原　现代诗人。原名章恒寿，曾用笔名芦苇、夏季等。

19800115(2)
北　京

复杨克毅

克毅兄：

得信谢谢。我因体力在显明衰退中，已不能出门，所以久不见到克木兄，还以为他或过广东避寒。从你信中才知道久住医院数月，近来不知好些没有？我家老二工作调京事，多承关心，十分感谢。这里老大虽在北京，正因为考验了廿年，五七年的党籍，去年才正式恢复，工作却因“信任”而加重。带了个八岁大孙女住在西郊学校宿舍里，最多一星期回来看看。其他日子，是留在学校工作室，回不了家的。我的住处还是依旧，不易动窝。只传说不久当可搬个家，还不知究竟春节前是否有希望证实这个传说。若无一个工作室，根本是无从工作的。今年唯一完成那个搁了十多年的《服装资料》①工作，还是去年一月送稿，转来转去，直到今天，才把稿件全部送交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总算是完成一份任务。至于何时出版，大致还是个未知数。也有可能要半年以后，才会见书。至于今后是否继续搞个第二本，一切全看机会去了。只是人既然还可争争时间工作几年，因此仍把今年工作计划草出。如计划通过，估计或至少将有三分之一时间外出，看看有关材料。广东、福建、江西，至少将有一个月时间各处走走。其次是四川、云南、贵州，也得用一个月时间。第

三路是石家庄、郑州、洛阳、长安一线，留下时间将久一些。山西太原、大同及宣化，至少也要留廿天，因为北齐及宋、辽、金、元新材料多。至于东北的长春和沈阳，恐已来不及，但由于工作需要，可能还得去半个月（专看沈博藏画）。因为新的工作，今年主要是先了解材料，但同时还得建立个工作室，才便于工作。如还能活个三几年，不忽然报废，这个工作室到一定时间后，或可望为将来的“服装博物馆”打个基础。陈列出来还像个样子的。只是我今年已七十八岁，从表面上看，还像个结构简单，耗油极省，经摔耐磨的机器，式样虽已陈旧，运动效率还正常。只是一身各部零件，究竟已过了时，一出小小故障，迟早报废是意中事。个人到大社会虽已过半个世纪，对于新社会凡事必争的方式，始终学不会。若放在工作中争，还像中用，若争的是人事关系，便永远占下风，打败仗。因此解放后所有旧作被焚以前，就改了业。即或还可在“空头作家”名分上混，还是实事求是转到冷冷清清的历史博物馆，凡事从头学起，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把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倒也心安理得，并不感到丝毫委屈。还依稀记得在五一二年大冬天，天不亮即坐了电车由北新桥到天安门，其时门还未开，就捧了个烤白薯暖手，坐在御河桥头石鼓上，看天空中残星明灭，想起一些旧同行、老同事，自然也包括了些在蒋介石手边作委员、作顾问的旧高知，莫不各得其所，在新社会中一转眼间又成为上宾。不少且经常代表国家，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先只觉得奇怪，但读读历史，也就认为十分自然，不足为奇了。我于是沉沉默默的在陈列室转了足卅年，有时还像不过瘾，尚跑到故宫去作“义务说明员”。直到去琉璃厂买旧书时，书店中人也不知

我是干什么的。问我时，我就笑笑回答："我是待处理的干部。"可见即书店人也早把我忘了。我既卅年来从不和任何人争得失是非，每次"文代"也只近于挂个虚名。真正做的事，多是从"为人民服务"出发，为各方面尽义务打打杂，既无权，又无利，且不让姓名在任何报刊上出现。人虽存在，等于早已不存在。所以有时上海熟人听到我的名字时，都极其惊讶，以为还活下来，就值得惊讶！至于那"现代文学史"教书专家，还是一有机会就得骂骂，可能是他们拼命捧的大作家，不仅在国外缺少市场，即在国内也不容易使读者相信得过，因此总不放过骂我的机会，作为对立面而泄泄气，也是理所当然一种心情。值得同情！至于骂了五十年还骂不倒，似乎还没有一个人能实事求是反省反省，究竟问题何在？所有作品既然全烧尽了，我还有什么妨碍他们说谎的作用？他们"一面倒"的势力，早已"取得全面胜利"，我的沉默，倒似乎也成了罪过，这就太难言了。主要原因，或许是对外宣传部门，花了许多钱，印了许多书，却得不到预期效果。我却不用宣传，且始终在挨骂情形下，一声不响，国外反而还有读者。在比较下，就必然还将在骂以外，还要继续想方设法来施行些小手段，和《红楼梦》一书中马道婆般，弄点近于巫蛊的小玩意，骗骗赵姨娘的。这个社会里，自然也还会有人相信这些"专家权威"的评价的。因为我们就活到那么一个鼓励说谎的社会中，而且这些谎话，在年青一代中，却永远有市场的。

近来经常还可读到大作家的回忆录，有些事竟像《天方夜谭》，或《聊斋志异》。不同处是小时候读《天方夜谭》和《聊斋志异》，明明白白说的事情全是假的，却令人信以为真。

19800115(2)

现在一些大作家回忆录，说的都像是真有其事，但给人印象却和官方许多文件差不多，只能给人一种假的印象。倒也真是奇怪事情！

并候府中一一佳好。

弟 从文

一月十五日

杨克毅 字盈昂，中山大学教授。作者抗战前的文学朋友。

①《服装资料》 指作者的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此书于1964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工作者等配合下，完成了送审稿，其插图已制版，因“文化革命”而多年未能出版。1978年末，在社会科学院支持和组织下，对文稿和插图进行了校订补充，但出版过程仍多周折，至1981年9月，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此专著为原规划十卷服装史中的第一个试点本。作者在谈到它时，常简称为《服饰资料》、《服饰》、《服装图录》、《服装资料》、《服装》、《衣服》等。

19800118
北京

致钟开莱

开莱兄：

前不多久寄一航笺，想可收到。这里又过了个年，我也进入七十八岁。国内事只能从报纸上知道点点滴滴，可能从香港和国外，反而比我们知道还多一些些。世界若干地区，既在动荡中，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苏军入阿富汗，对我国形成的压力，显然都相当大，影响且是长远的。中美友好在现实情形下看来，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从总的世界情况说，美国似乎也在有些"自顾不暇"的顾此失彼、内外交困情形下，对中国"当前"和"明天"，都还抱有一定的顾虑，能帮助处有一定限度。一切全在"自力更生"的努力。近年来生产有显著提高，但"四人帮"的破坏形成的坏影响，和来源更久的封建意识的抬头，社会在前进中，这些问题也必随同而加深，增加了些困难。因此不免令人对"明天"总抱了点杞忧，有些"无可奈何"感。负责人在许多方面，都在努力给外国一种开放印象，也无疑即再开放些，仍不易把随同而来的封建意识的泛滥加以克服。我年来体力从表面说，一切还维持得住，事实上却显明在衰退中。人多挤车不方便，已极少单独出门。不久或可换一住处，稍稍宽绰一些，对工作即可极大方便。所编《历代服装资料》，不久前已交卷，付印出版，可能还得在半年以后了。工

作还将继续下去，已定了计划。既得到社会科学院人力物力支持，如能继续三几年，或可为“服装博物馆”打下个基础，你下次回来也许就可见到。如一切顺手，完成时会比写几本小说还有意义些些。

有个朋友的未婚妻，到旧金山读书，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二年英文，父亲搞翻译工作，因此英文还好。但初到国外，人生道不熟，势必有些麻烦。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熟人，要找教北京话的补习教师或助手，或其他什么帮忙料理杂事机会。因为照情形看，这位小姐若希望能升学完成学习，物质方面专靠家中接济，恐怕是不够的。你若能帮点小忙，我再介绍她来看看你，若无帮忙机会，就作罢论，免增加你麻烦。此事便中告我一声。

你是不是今年全家有回来看看可能？很希望能在换个住处后，招待你一家喝喝中国有地方性的绿苦茶。我们这里有了个“工作组”，有可能会一同出去看看新出土绸缎衣着材料。初步拟了三条路线：山西太原和大同为一次。郑州、洛阳、西安为一次。成都、昆明、贵州、长沙为一次。虽作了预算，却有许多原因，不易定下动身月份和日期。也许至多只能出门一次。也许一路还去不成。因为带个小小工作组出门，许许多事还得向工作处商量好以后，才落实住处和交通工具！旅游业一发展，我们外出即困难了。祝你一家大小安好。

从文　一月十八日

钟开莱　数学家，曾任教于美国东、西部及欧洲若干大学。时为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

19800126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信谢谢。今年北京流感极重，亲友五六家，几几乎无一不是“全家福”，人人有份。易中而难好。《从文子集》等书，均已由北大一研究生借到（是北大库存本），如邵同志已借到，望不必付邮。日来正在编选两套选集，一为由香港付印，一为北京印行。内容或相差不多。各书已烧去及卅年，国内大图书馆亦少有廿本以上的。幸亏香港一亲戚，为搜罗十八册盗印本，九龙一陌生人为寄了廿二本，内中有新近盗印本，也有旧印更换一封面的。选本多依据这四十个本子，拟分别内容，作为三本付印。北京方面或尚可把解放以来谈文物问题的杂论集印一本，则共印四本。文章小，谈及问题似乎还新。此外将来也许还可把最近关于“服装”说明那廿万字，另外印一本。因为带图的以图为主，分量过大，定价也过高，初说五十五元。将来或可望印一本把图缩小的，定价在五六元内，因为文字部分也提出了些新问题。为一般治史学人注意不到处材料。

工作调过历史所，得到院、所人力物力的支持，进行工作得到较大便利。并且最近还作了个三年工作小小规划预算，取得所中同意，即把服装工作继续作下去。在可能情形下，

试搞个雏形展览，平面的材料改成立体，目前暂以二百平方米为限。作为试点工作，若作得还像个样子，或可为将来服装博物馆打个基础。但碰到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向外单位搞材料，总是伸手要钱，而且有的机关要钱名目极多。因此一来，或许工作根本无从着手，亦意中事也。

此外即个人体力也成问题。今年已七十八，从表面看，似乎还扎实，记忆力和综合分析材料能力，还过得去。但事实上机器已使用过久，零件随时会发生故障，报废似乎只是迟早间事。照目前一切，初步估计，至多也只能作到八十岁。于三几年内，找个接手人可就不容易。并且至今还无个工作室，住处也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得解决。若两者无解决希望，或许所拟三年计划，即不免落空。所以一切看近三个月。如凡事依旧，则计划必落空。今年又将在等待中过去了。现实如此，亦无可奈何。说不定只有把种种工作理想完全放弃，把剩下这三几年生命来写写“回忆录”，可能性倒像比较多。

候府中好。

从文

一月廿六

这里小道消息，多传说若干首长换班事，恐有部分可靠。总之，国家事千头万绪，顾此失彼实意中事。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作家、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800127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今年北京特别流感重，易中难好。二姨一家，我们一家，尖鼻一家，永玉一家，前后都中了毒。多经月才好转。天气特别冷，我单独已不宜出门。大[1]带帆帆住学校，只礼拜六回来一次。新住处还无消息，说是春节可以搬家，事实上恐还周折多，不易实现。我已把《服饰》校正稿上交，预计半年可出书。工作得院中支持，拟成立个小小工作组，继续作下去。人事由王孖[2]安排，一面编第二册，另一面准备搞个陈列。初步设想，搞二百平方米陈列，不甚困难。已拟出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部分陈列目录，由商代到西汉。有王孖协作，一面临摹彩图，一面每部门试复原有代表性人形二三种。如搞得还像个样子，将来或可作"服装博物馆"基础。只是一自上面将"经济主义"旅游业重在资金积累，建设四个现代化口号提出后，向各省文物单位搞图像材料，已非钱不行。而且要的相当多（每个小专题用一百图像为例，就得付出一万元左右）。所以这工作虽拟出规划预算，外出费用及向兄弟单位要图像花的钱，却不计算在内。若能即早搬个家，你们至迟三月五月又能解决入京问题，我今年或者还可和妈妈等

出外走两次，每次一月左右。若搬家不成，我们出外恐不可能。这半月还有点时间可用，因此正在编两套选集，一在香港出版，一在国内。国内教《现代文学》的，尽管还在盲目骂我，上面对我作品似已有了较新的指示，且闻把调查研究工作分成二组，一刊物，二作家与作品。我则对于在国内骂我五十年的一些雇佣批评家，只感到悲悯，沉默接受这种现实，甚至于还以为“极公平合理”，也从不希望在国内的老同行、旧同事中有一人为我说句公道话。我本来早就料想到，我的一切作品在另一时可能会付之一炬的，可料不到逃到台湾的一群文化官还放不过我！可以说是历史少有的奇闻。但是我还是活下来了。决不和人争什么是非得失。我用笔的理想，本来并不希望在国内和官高位重的任何人计较什么，却也料定他们那些作品，被自己人有意吹捧推崇得再高，拿出去却不抵事。我的理想只是作品能如契诃夫那样，在苏修不会有什么读者，但在世界上却将长远有少数读者，就得了。

我也绝不会因为国外还有读者，就得意忘形。正相反，反而只感到重重忧虑和痛苦。我并不对于国内教这一行的寄托什么翻案希望，却将鼓励他们照旧盲目的对我作品极端轻视和忽视，论到我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一字不提。《现代中国文学史》没有我的位置，是应当的，十分公平合理的。若改得不三不四，倒令人痛苦！对我说来，倒是一种大灾难，不好招架！因为他们的批评，有的不是照抄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胡说，就是抄某某名公的判决……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中，不再用笔，即早“避贤让路”，倒还是合情合

理！这三十年改业搞的工作虽十分寂寞，但也比较平静，不至于卷入争夺漩涡中，不算十分失策！

从文

一月廿七日

沈虎雏、张之佩　作者的次子夫妇，时为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工程师。

① 大　方言，意为哥哥，指作者长子龙朱，时为北京工业学院电子厂技术员。

② 王矜　亦常写作王序。考古学家，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兼顾协助作者建立古代服饰研究室工作。

19800128
北　京

复赓哲

赓哲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寄来的《阿金》和《边城》均已收到。开明只有《春灯集》、《黑凤集》是我编的．《阿金》不是开明的，是盗印本。

现在让我有机会选两组旧作付印，我也并不对于这工作寄托任何不切现实的奢望，只能说是上面的好意，知道我已快八十岁，迟早间即将报废，为从事这个工作廿年，留个纪念而已。两组旧作中有一组可能是向外发行的，到出版时，港澳必可见到。又最近曾有一关于“中国服装”研究资料付印，内中说明约廿万字，属于我近卅年本业试探性工作中一部分，因为从图像出发，和文献互证，似乎还有些新意。若还能争二几年工作时间，可能尚可望还能完成些其他不同小专题，为文物研究开一条新路。可惜近廿年时间，都在人为风风雨雨的折腾中耗尽，可用的生命已不多，不少问题，大都只能开一个端，有待于后来人完成了。

国家前途伟大得很，社会在进展中，不可免还会走些曲曲折折弯路，但基本上是无限光明的，值得各尽所能来热爱的。

此间已得到香港友好支援，前后寄了四十本拙作，拟选

两组作品已差不多具备了，不必再费心找寻。特申谢意并祝

工作顺利。春节生活愉快。

沈从文

一月廿八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00210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同学：

昨天拿去邵先生稿，因得来信，即将托北京熟人捎回上海，请费神于日内为挂号邮还给我，十分感谢。另三册《现代文学史》稿，也望能在三几天内赐还，只你知道有这本书就得了，万千不必给另外一人过目，免增不必要麻烦。

并候笔健。

沈从文

二月十日

凌宇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国内最早对沈从文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通信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198002中旬
北　京

复施蛰存

蛰存老兄：

叶同志[①]来，捎带一信，甚感厚意。兄意以为印《湘西》，叶同志以为印《月下小景》。属于写湘西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正拟集印。又京中文学出版社也在选集中，而香港也正式重印一组。我看就用《月下小景》也成。虽然读者肯定较少，只宜作为聊备一格而付印。任何不现实希望都不宜寄托。因为中文系习古文的，若照近卅年习惯来藉之作“阶级分析”，即易犯忌讳致骇人罪过也。因此望斟酌又斟酌。不印或比点缀式印一版，反而对老兄“安全”也。邵华强和叶同学用我作研究对象，虽出好意，我对此始终不免忧心忡忡。说“坏”可不出事故，说好则易出毛病。

上次大会住处分割于各个不同招待所，各省上百老朋友、旧同事，不少已隔离廿年，极思一面，亦因地方生疏，出门不便，仅晤及三五人。彼此均年近八十，见面不易，大憾事也。只闻会上不少青壮发言，争持剧烈，从简报得悉十分之一二，内中含义，无从了解。照目下情形说来，出版方面似近于形式所迫，不能不略有开放。（杂志开放之多，已过需要，恐不久就得删去一半。）事实上恐“言不离宗”，界线分明，稍不小心，还是易出事故，使人后悔不迭。“放”的毛病

易“犯上作乱”，而“收”的理由则不必解释，亦能心照。官那么多，且总日益在增加，而办事效率则相应日趋减退，能无忌讳的放？老实说来，不在“放”保留任何妄想，为近情合理。比如从香港所有国家自己出钱办的刊物，最近即已一律不许进口，即可就此领会首长对于“百花齐放”可以随时附加不同解释，不宜书生气过重，自以为是。且作家位置，照近三十年习惯，均早由上面已一二三四排下去，等第分明，外人绝不可能凭空插入，搞研究的，也不可能真正容许惑疑异论，别提新解，形成耸人听闻不良影响。试看看九大院校廿卅位教师同编的一本现代文学史内容即可知。据其中之一人来信，所有老师竟无一人看过我的作品，只因空气不同，才临时派个人看了我两本书，勉强把我放在萧军萧红之间，骂了我几句，或许还根据的是苏雪林意见……这些教师无知处值得同情，因为我的书早近卅年前即已一律焚毁，任何大图书馆也不会藏我作品到卅册以上，即北大也不许看，其他大专院校情形可知！正如卅年来对外宣传，虽花上亿万人民币，印行亿万大小图书，总结下来，虽明知并未达到应得预期效果，有些方面甚至于大大失败。但是身居大位的各文化官，还是一成不变，且用心处，总还是先从巩固个人权位为主，照老式方法推销。见于报端，某某为第一流大作家，某某为权位批评家，某某为鲁迅权威，有些人过去必赖小报自吹的，今则更进一步，用国家办的刊物自写功绩碑志，或十分热情提供材料给明日亲戚友好树碑立传作基本材料，方法之巧，风气之新，为历史所仅见。远比蔡邕作谀墓之文为爽快直接，也比唐代燕许大手笔更见功。一切评等定级，均永远操之于极少数大文豪兴趣爱好中，另外一些知名文人民主

高知，则各以巧佞进身，随时随事，阿谀逢迎，捧场叫好，作虚弄假，点缀于场面上。为自身计，亦可谓“绝顶聪明”，为国家计，究竟能否刹得住在上上下下各个方面的封建意识的泛滥，起丝毫制止作用没有？就我接触到的不少四十年前老同事、旧同行看来，爬得上的，稳得住的，差不多还是在蒋光头时代受过训练，其所以吃得开，实由于善于结合中式“献九鼎”的精神，和洋式青年会小干事办事员锻炼出来的“基本功”，应用到新要求上，容易获得成功。素朴的沉默努力，仍无足轻重。内中既有不倒翁，也多不倒婆。最现实事，例如某公我试用写小说欣赏态度，为作分析，才明白满有道理。主要长处就是照上面要求作虚弄假。最大长处即巧佞逢迎，而且运用的十分灵活，不露痕迹。死时在八宝山致悼词，且得到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好评。可并无什么人明白，这恰恰是我在商讨《红楼梦》中描写妙玉房中各种陈设中的“点犀盉”，实际上即“假到底”也②。可是新红学家却极少有人注意并明白妙玉房中陈设竟完全是子虚乌有物。这风气不是在日益缩小，却在日益扩大，因此在人人皆大欢喜表面，加上个国外港澳“沈某某热”，我倒觉得这一会会即成过去事。现实即一切早已过去，倒是照五三年书局正式通知“所有拟印已印各书，因已过时，业已全部代为销毁，并纸型在内”；台湾方面且采取正式明令，除一律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发表或重印，觉得既近情合理，也十分有趣，好像老蒋那八百万美式装备打得个一败涂地，不是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倒是我应当负责似的，真是历史少有奇闻。总的说来，却都是过分抬举了我，所以赶忙改业，在博物馆与世无争不折不扣在陈列室作了十年说明员。至于毁书事，则照韩非子

说的“破甑不顾”故事，认为“当然合理”，因此也从不感到什么丧气灰心，料不到研究我的风又出外而来，传染到国内大学里，倒反而使我难受。人快八十岁了，过去半世纪即从不与人争是非得失，遵照老子“为而不有”的教训，像是早被少壮有为的大踏步，从我肩上跨过去，甚至对于几个“现代中山狼”也毫不存芥蒂。更怕人根据不尽可信传说，以为我又是什么“专”。特别恐怖是以为我懂书法，其实“空头作家”还不敢冒充，也不想冒充，那会专个什么？至于新斯文新风雅，更不会再插一脚。

施蛰存　现代作家、学者，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叶同志　指施蛰存介绍来访的叶孝慎。

② 指作者 1961 年 8 月 6 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的论文《“瓟瓟斝”和“点犀𥁞”》。

19800228(1)

北　京

致巴金

巴兄：

节中一面后，回去想必一切都好，并且还可望在比较清静情形下，照常进行工作。谢谢你的种种关心，在京时，既一再为我住处向周扬提出，最近李季同志回京，还转你对此事的关注。白羽也说将为呼吁，沙汀且还以为早已解决，系在友谊宾馆。事实上领导文艺首长，正还有万千种烦心事待解决，并且无法找得出较好方式处理。有关我住处换换事，比较说来，实在太小太小了。那夜里即或当面说及“即可解决”，大致说后也便忘了。而且照情形看来，几位可能也并无实在权力可以解决此事。我若是个什么事情不作，只是“吃白饭”等待“寿终正寝”迟早报废的一员，即照目下方式住下来，也无所谓。甚至于还可说已够好了。只是事实上留在博物馆足卅年，为了照规章办事，得把学懂的零七八杂文物知识，为科研、生产和教学帮忙服务，也因此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人实比较多，和工作中应用文物，落实“古为今用”四个字的含义也比较深刻，而又明白实有深远意义。因此即或明知稍微换个工作岗位，即可望生活方面得到全面改观，却依旧守住本职不动，觉得才对得起国家。我限于资格，其实希望也并不怎么大，为了便于工作，能有个四间稍稍过得去

的住处，甚至比有的熟人毛房大一些些，能把进行工作时工具书摊得开来，有什么人来商量事情，或要我帮忙时，兆和①能有个地方可以让开，就够好了。你是不是还可以从人大方面，属于国务院系统管理房屋处熟人方面想想法，说句话？北京有那么多新住处在不断建造落成，文化部系统中就我目下住处院子中而言，前后院就还有些房间，近于某一干部别墅一般，一礼拜间或住一二天，表示“有主”的。也有旧有住处不还，却用本人名分多占房子备儿女用，儿女也不是经常来住的。不妨试问问张僖②同志，必可明白。若回信，这一点望不必说，免得兆和责备我多事。可是她实在为生活累得快垮了！

从文

二月廿八日

因住处只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拟印两份选集，上午她三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让我工作。下午我睡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下午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子下去，那能支持多久！

为印两份选集，有几种书找不到（目下所得全是香港印的），若你处还存得有，或可向旧书店找得到，望为想办法寄来，谢谢。一、《虎雏》　二、《如蕤集》生活书店本　三、《雨后》春潮书店本，廿一③印　四、《石子船》中华书局本　五、《龙凤艺术》五九年三联印的（?）④

又华通书局印了本书，我已记不清名字。大东书局印了两本⑤，也记不清名字。若问熟人知道，也盼能得到。这次选印一回，我这份工作，大致就算最后一次，告了个结束，不可能再印什么了。费神深感谢。

---

① 兆和 即张兆和，作者夫人。原《人民文学》月刊编辑，时已退休。

② 张僖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

③《雨后》 实为1928年10月出版。

④《龙凤艺术》 实为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⑤ 大东书局先后出版了作者的《从文新著》、《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沫沫集》、《游日集》、《一个母亲》等多本专集。

19800228(2)
北　京

致梅益

梅益同志：

日昨夏所长①来，谈及“王序在考古所工作，十分重要。所中对我工作，随事帮忙，历来支持。至于要王正式兼职，似不相宜。难得同意。”在谈话中，我不易有机会开口。有的话，或由于口音不明，或因意思不明。相反，我有机会说话时，他也由于同样原因，既不大听得懂，意思也不容易明白。所以写个信，希望你在见到夏所长时，是否能商量一下，说说我的原意。我说的“并无把王序同志工作全调过服装研究工作组”，主要是解释他带笑中说的“挖走王序”意思。事实上是要王序帮一分忙，因为彼此相熟近卅年，商讨问题时容易理解问题何在。处处也必然应考虑到不要妨碍所中正常工作为合理。但是比如今年拟定出去一二次（或许只能去一次），能取得夏所长同意，对工作十分显明大有便利。如得不到夏所长同意，人地生疏，恐每到一处，都不免发生困难。是不是能得你为说明一下：

一、出去搞资料，我们已有一点预算，不必考古所花钱；

二、这份工作将来作为两所合作搞的。

是不是这么说来，比较好些？照计划，即出行，今年至多也只拟两次。夏所长本来鼓励王序研究原始纺织工具发展

和原料应用问题，据我想，在四川大学（原华西大学民俗学部门）、云南博物馆，王同志都可望接触不少新材料。在贵州，因为有老朋友蹇先艾同志，主持省文化局，又是省政协中人，并主持省文联，去年在京即早已说好，允为大力协助工作。尚可望在安顺苗族集中地区，得到工作上一切便利。对王序在考古所拟作苗族纺织工具的收集，和种种不同原料加工过程的工作，都可望得到十分有用知识。若便道还可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稍停三几天（那是我的家乡），对于土家族十分精美的老式织锦技术、苗族织缘技术，也可望从州中文化局得到极多帮助。生产工具和有代表性实物，有需要时，也易得到帮忙，代为收集。至于在长沙博物馆，王序曾主持马王堆三墓发掘具体工作，馆中人多相熟，且闻除三墓报告以外，馆中还有不少杂文物，又还有许多战国、两汉、两晋材料，十分重要。那方面因这些文物孤立存在，不甚重视，我们作比较研究，正十分得用。如一组西晋青釉俑，还全用东汉冠服制度，就可明白这并不是孤立事物，研究俑的时代性，也应有相对知识。而王序每到一处，对当地修复古器物工作，既可帮助当地解决些问题，又可从当地陈列品中得到不少有用知识。所以极希望你能和夏所长说，让王和我一同出去，以王序的热忱稳重，肯定对考古所也大有益处。对王序本人文物知识的提高，更十分显明。因为事实上全国各地新出土文物万千种，还多冻结于各个地区，大都没有在刊物公开，而当地文物工作者，也多还不知如何着手写报告。我们这个小小工作组配合得若比较全面，学习上固易取得进展，对外协作，也还在许多方面可交流经验，把关系搞得融洽一些，收共同提高效果。

其次，是我住处问题，在一时不易解决工作室情形下，即几个人想商量商量工作如何进行，也无办法。目前分配的住处，我已决定搬去，十分感谢好意！目下住处既摊不开材料，即想把一些过去已进行得有些头绪的小专题，加以补充整理，也无从着手，时间白费，不免十分着急。因为承院中好意，把我调过历史所，若工作可以展开，所中每一段都有专家可以让我拜作老师，随时有请教机会。这些老师作分段研究，或合编通史，有些涉及图像上的小问题，一时不易找寻时，我的一些零碎常识，或许也可供他们需要。比如通史所需要的插图，或旧有重摹，或拟新作，亚蓉②同志也可随时效劳。即考古所方面有什么新报告较细致绘图，用得上亚蓉同志帮忙时，据我意见，也随时可以调用。我其所以搞这个工作，就从不想到什么个人，一切和过去搞小说打算相同，只作为探路打前站一个小卒看待，从试探中慢慢取得些进展。路走不通，牺牲的只是个人，若能从文物研究一大堆“空白点”摸出些新问题，当然对于工作方法和所得理解，对于各方面都有一定好处。院所领导既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份工作，能有办法让我住处稍稍松动一点，可望把工作进行不可少的图书，随时可以动用展开，在工作组房子还未能得到解决以前，不至于尽几个年青同志悬挂着，至少也还可在我住处临时安置一二桌子，试进行些小面积图稿摹绘，或塑像复原等工作，或为下一段工作作点准备，及以后个人单独出去搞材料时，事先为提出些文献材料和有关图像，共同学习学习，便于逐渐提高他们单独进行工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也应当得到领导的同意。因为我究竟已年龄到了尽头，快接近八十岁，即或目下体力还不太坏，各省走走，大致也还不太感困难。

只是可以保持活动能力总还是有个限度，也会在小小故障中忽然报废。所以为了工作，才希望住处最好能有点活动余地，效果会好一些。为这工作打个较好基础，对今后接手人也方便省事得多。不至于辜负院中各领导对我这份带试探性工作支持的好意。若只是为个人打算，或许倒是即早接受主席、总理和乔木院长多年前的鼓励劝告，重理旧业，继续写点小说散文，或五四以来工作回忆录，驾轻就熟，省事又容易见功，生活上会比较当前从容得多，即小小家庭中年近七十的老伴，也不至于如目下那么狼狈困顿了。拉杂写来，缺少条理，说不清楚处，希望能得王序和亚蓉二同志为补充一下。

并致

春节祝福。

沈从文

八零年二月廿八日

梅益　原名陈梅雨，文学翻译家，曾长期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通信时任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① 夏所长　指考古学家、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

② 亚蓉　即王亚蓉。美术工作者，作者服饰研究工作的助手。

198003 月初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

小妹来京过节，带来点心太好，至今还保存一半，必特别亲友来时，才取出小分量款客。本意小妹还会再来，当请请她吃一回我们家中特制咖喱鸭子，久等不至，大致已赶回上学了。

我们这里凡事照常，对外大事极端无知亦照常也。虽每日看报，报中内容深刻含义，仍不易得到深刻理解。照报纸估计推测，则今年大致还会出现一二较新重大事情。至于“争鸣”“齐放”问题，看来实不宜存任何不现实期望。新换班子比较健全，但不会什么大刀阔斧解决问题。大事待安排难推动的，还有一大堆！关于“放”，范围或许比所想象的还广泛得多，例如香港凶杀片，古装戏，以至于朝山拜佛，美人画（比五十年月份牌画还低水平），无碍于“官”的，必然“放”。但如部分作家嚷的，易触犯官（大官及文化官）忌讳的，将有种种办法，不收而自收。照外语习惯，即胡萝卜和大棒均随时可以调换使用。《说苑》故事中，记漆门女因“君老太子幼”倚柱而啸的“故事”，亦可说恰可作新事解也。“子曰”中之上层，亦即××××之上层，大都十分乐观，因为一齐遵照指示“向上”看，宠幸日增，精神振奋焕发，个

人安全亦日有保障。凡事道好，必获好报。世故日增，必识大体，不犯逆鳞，便不至于重犯五七年小错，满可以说，在尖端上层共同已实现“民主”，且享受各种生活上、子女教育留学问题上，均能得到种种便利。终其一生五几年内，或不至于发生五七八年“故事重演”悲剧也。

至于转到中层，则“觉悟不高”，恐还是在“改造学习”中，学懂应分自觉自愿记住“庶人不议政”教训，可以少出事故，睡眠中亦不至于常作噩梦也。但因为生活和上层大处近于隔绝，却容易和现实小处撞撞碰碰，所见所闻，总像是“封建旧意识在新制度中泛滥”，加之年岁日老，体力日衰，不免易形成无可救药之悲观。否则不免将呱喇呱喇，因此向上爬恐不易得心应手。或终于陷举鼎折踵旧覆辙，反而不如纯“书呆子”有保障，亦合客观需要！总的说来，以个人为例，个人得失已不足计，而国家明天麻烦处，总不能不为之深怀杞忧也。因为问题在中层。既得权利各部门中小头目，不仅难于驾驭，且还易用巧佞诱哄首长！

以文学创作而言，卅年代，不必国家花一文钱，作者廿五岁左右露面，卅岁接近成熟，写个三几十本作品，似乎十分自然，也十分合理。七八十年代，则三四十岁“作家”，写一篇作品的不乏其人。写第一篇应时作品而成“家”的，亦近于一种奇迹。算总账，则近卅年的成就，花了亿万钱，印了亿万书，用尽了种种策略、方法，来把作品向内向外推销，不少国家即或已日臻友好，这方面的努力，却依旧难得预期效果，不易推销。可还从不听说有抓这部门工作的第一二把手，自责无能、无识，进而引咎自退的。也极少听说有人敢于对他们提出批评，指出宣传失败根本原因的。近于不得已，

才用部分卅年代二三流“听指挥”，“善巧佞”，“无个性”，“无特征”作家，有意高举，当成“上驷”，参预对外工作。花费不少，效果也并不佳。时间一久，对外不易推销，对内也成疑问，令人感觉“受抬举的作品”，并不怎样出众超群，受限制挫折的倒还像扎实得多。原因何在？特别是国内长久以为不值一提的，在外却不宣传而得广泛认可，不免离奇。其实平常自然，即不善奉迎而已。事实上不少在上位的，至今为止，居多还乐于在自我吹嘘或陶醉中，日子过得满十分自得其乐。却极少有人肯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架子虽大，见识可极窄，而能力也并不高。其所以占据那个位置，稳得住，只是据势有权，并无其他。即以理论水平、做人风格而言，也实在并不比一般人高多少。什么有关文艺写作的指导报告，说来说去，写来写去，总还是老一套八股，见不出什么真正新意思。因此即再反复畅谈“改变文风”，三年五载拖下去，大都近于空谈。本人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新体会、新理解，给人印象自然也凡事依旧。主要是自己即用不抵用的唯心教条把思想意识缚得紧紧的，多久以来即只习惯用“耳朵”代替“头脑”，思考能力久已失灵，那有希望产生解放已积累半世纪的八股公式文章风格？最可笑的即一、二、三各级文化要人发言时，还忘不了告人“不打、不抓、不揪……”请换个提法，即不知如何措词，只能用“这个这个……”安抚符咒既失灵，还不知道如何改，当然只能应付了事。在谈话和写作方法上，即大有问题，因为有不少大作家、名作家，本人大都一生并不曾认真写过什么好作品，也极少有十个短篇尚能达到一定艺术水平，却照例长远在报刊上指导这个委员、理事，评选那个委员、理事。有的还身兼数十职，从不感到

力难任。直到死后念追悼辞时，我们才知道，这位作家曾兼任了那么多的重要职务。可并不曾写过多少可以示范传世作品。即以过去十多年《人民文学》月刊而言，挂名编委十多人，就大都极少看过什么新作家稿件。真正在那里看了十多年外来作品，而且在为十分认真一字一字校对稿件，直到付印前最后一校时，还得去印刷所工作整夜，却全是些无人知道姓名的"编辑"，张兆和便是其中之一人。去年选举出席文代会时，虽在候选人名单上，第一次有了个名字，可是大多数作家，都不知道她是谁。更不会明白，从卅四年开始，即已为多少现代名作家改过最早上报作品中的错字！如师陀、王西彦、田涛、刘祖春、萧乾、严文井，她都为改正他们文稿上的错字，出过力气！他们本人便不明白！其实把我姓名勾去，添上她的姓名，倒是合情合理，实事求是之举。

近来常有各种"似异实同"的教训指示，要人向远看，向前看，可是说教的本人，可永远还只向近看，始终像个不折不扣的超级近视眼，这就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悲剧。由此出现许多不同的策略规划，无一不可以发现一种集体的私心和个人的私心，相互为用形成的悲剧，在发展，在传染，而酝酿自信不过的虚伪乐观。希望人热爱党和国家，他自己所作所为，却永远为自己巩固权势，并为儿孙的继承世袭特权而用心！涉及纠偏改错，总不忘说要"慢慢来""不能急"，但凡是占便宜，于本人有实利大小事，总快快追求，比读过"子曰"的秀才反应敏捷迅速得多！如日常见闻，总不外如此如彼，我们即或一切照指挥向前看，向远看，那能避免在行进中不踏上一脚狗屎或蒺藜，一下子摔倒？为安全计，也不能不向近看，注注意！

1980 03 月初

在博物馆三十年，大家都责怪我没有写过一个小说，反映所见新人新事。可无一个人能够明白……我能写我最熟习的事物吗？我还认识一个××××的头头，亲自说过："每天必抄毛选一页，思想上大有收获。"水平如高小学生，事实上却是一派头头！总之，我是个湘西人，那里地方对于大同乡某处人的特长特征，早即有一种顽固理会，实在是历史压迫积累千年的印象，不择手段的自我扩大狂，是充分反映到近五十年历史上的。全省都有关帝庙，但读《三国演义》却器重曹操。"可与共患难，难于共安乐"，"王者一怒而天下流血"，但愿一切俱往矣，来者在千万无辜牺牲中得一深刻教训，就好。

祝家中大小好。

上官碧　三

但愿彼此努力学习做个好公民吧。

认真说来，这也是并不容易事情！

19800303
北　京

致傅汉思、张充和

汉思兄、四妹：

今天是元宵节，看到四妹十九号来信，和一张圣诞节“全家福”照相，我们十分高兴。因今年北方比往年冷，我先后病，特别流感四十多天，近半月才好。三姐为家事过累，幸最近每早肯吃点牛奶咖啡，转胖了些些。我还和前年差不多。历史所特别支持我工作，为继续搞服装研究，成立了个小工作组。三年工作计划中，有五六万特别费用，可以自选几个肯长期合作的助手，在所中还算是第一次。只是至今还无个工作室。新分配一个住处，共只大小三间，总共卅六平方米，名分上一切新设备齐全，事实上近似放大玩具微型式，根本无办法把应用书摊开。唯一好处即卅年来，三姐算是有了个十一平方单用房间。

来美事，我不敢设想。我倒想过，正在付印的《服装资料》，还像本书，若秋天可出版，廿多万说明文字，能得一笔钱，如足够三姐来回路费，希望能照你前信所说，尽她和二姐一道来和你们住几十天，你的家里可以大大热闹一阵。至于我被邀来，恐永远派不到我头上。除非《服装资料》出后，在外得到好评，被邀来讲服装和绸缎，有较多发言权。别人也无法代替我。至于文学，也只能谈谈卅年代个人工作，别

的忌讳多，不便褒贬。在外谈得一痛快，回来时会易出事故。因为在这里所有作品，五三年即已付之一炬，台湾情形相同。才转作文物研究，足足卅年。机会好，见得多，特别是一些国内外还像“空白点”杂文物，兴趣广，说来也较扎实。来时可学的，也将是流散在国外这些材料。除非在美得什么文学奖，据我估计，此外出国机会不可能怎么多。闻哈佛在费正清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组，有个金介甫教授，卅二岁，即因研究我作品，得博士学位，有复印报告五百多单页厚厚一册寄给我。另外几位作同一题目报告，未见到。聂华苓写了本谈我的专书，已出版，寄了本来。本人夫妇四月里由作协特邀来京，说夫妇要亲至登门拜访，我们或许等见到后再搬家。听说她还将到新疆观光，其丈夫则住北戴河（自然另有人相陪）。法国巴黎大学第三部中文系系主任，中文名于儒伯，在京工作，爱人是无锡人，已故。回国前曾来访，说五月里有个中国文学讨论会，由法出我和三姐来回路费，我如同意，在一纸上签个字即成，但讨论的主题是抗战文学，我觉得无发言权，所以不敢答应。最近且有邀去日本可能，倒是看文物，谈绸缎。因还不甚明白是某方面约的，尚未决定。在美有个夏志清先生，用英文写了本《近代中国小说史》，已见到译文，把我举得过高。闻在美这书甚受欢迎，你们不知看过没有。又香港方面，有个司马长风先生，写了三大本《现代中国文学史》①，材料不少，且分析比较，笔下极中肯，比夏著各有长处，也值得看看，在美国或许也可以买到。国内各大学开始也许可有研究生用我作品作为对象，进行新的调查研究。也有作得细致认真，见解比较客观的。自然也还有坚持师承极左见解，还习惯以骂骂我为成功的。至于港澳，

一例好评较多。我自己呢，还是照旧，过去卅年，既不感到灰心丧气，目下也并不什么兴奋。因为今年已七十八，作品被骂了五十年，付之一炬也卅年，就并不觉得什么灰心丧气，还是对国家依旧充满感情。在内卅年既不读我的作品，因之在大学里教这一门的人之师，对我作品就无从读过，骂我的实出于无知，也值得原谅。骂了五十年还骂不倒，若许可诚心来研究我，研究材料恐还得从日、法、美、英找较省事！至于国外的兴趣，似乎也只合当成新天方夜谭看待，不宜存不切现实打算。因为中国实在还在变化，卅年来变化已太大了。你们若方便，去各省看看，如四川、云南，将承认很多是会得到眼目一新好印象的！

过春节时我在人大会堂茶会中，见到金克木先生，他说及你五×年和汉思兄合译了陆机《文赋》，似根据几个不同版本校译的，末后还附有你书的精美小楷《文赋》全文。据说只印四百本。送过北大一本。他还在北大教法文，因托图书馆查查，果然目录中载有此书。随后居然已将原书查得，即刻收人善本（或珍本）类。并答应为我搞个复印本。你们手边不知是不是还有这本书，若已没有，待金为将复印本找来时，我们看过后，或再印个复印本，或直接把这边得的本子寄你。近年来，北京、上海、港、澳，都印了不少旧碑拓。精装本重在赚外汇，定价过高。普及本倒不贵，一般三五元即可得到。只是有的时代、真伪，似可商讨。如张旭书“古诗四帖”，孙过庭书《景福殿赋》，李白书“上阳台帖”，多不可信。字近宋人伪托，宋人笔记即提及过。内中上海博物馆藏的赵佶《草书千字文》，还精彩。又曾见卓君庸[②]于抗战前后印有“自清榭”藏宋克章草陆机《文赋》，拇指大字，极精

彩。查查图书室，或可借出临一份，或弄个复印本。日本人印《书道鉴真》廿卅册，在战时出的，印得不怎么好。只是分类集印，如二王书即把《阁帖》以下各不同丛帖传世本，分别集中成二三册付印，便于检查。章草则皇象、索靖、大王豹奴、小王书孙权事，直到元明合成二巨册，还是大有用处，参考方便。当时在北京极不值钱，现在可不易找寻了。北京近廿年似乎把元人松雪以下俞复、陈镐、邓文原、陈东、陈璧、宋克、沈粲等章草书，也分别印行过，惟数量不多，一卖即完。事实上也值得有好事人就国内收藏，并诸元明画跋中章草部分，加以搜集，印一“总集”，加以排比注释，必可提高书家水平。以近十多年言此道的看来，一般“书法家”成就实不高。甚至于我写这种行草书，许多书家也感到生疏。在书法专刊谈写字用笔，居多还一例照抄，胡说乱道，令人失笑。几个人时流行的有代表性画家，如刘海粟、吴作人、李可染，不仅喜在其本人画上题字，且转到专为别人作品题字。事实上字多不中看。若爱风雅转人到大人物兴趣上时，必然更难免成为灾难性的传染病。你们若见到上海出的《书法家》专刊和港中出的《书谱》，必可得到一个印象，不怎么受重视，来提倡，倒好些。一提倡，反而如过去大家写诗差不多。新的书法家，不少作品给人莫名其妙感。加上不少人还乐意对客挥毫的新风气，便随处可见到极可笑的表演。近来且传染到八宝山追悼会上，一例可以发现满墙写的挽联，使人料想不到五四以后六十年，社会表面上都变了，这些代表封建意识的老玩意，又复流行。如今只是一种开端，还不到泛滥时。可是只是什么长稍加提倡，肯定却会在极短时期内，即可大大流行的。

一熟人作新诗已成诗人，出专集五六本，但据他来信说，读者绝大部分，都是准备成诗人的。不少新诗人，写个千把字散文，还不知如何着笔，甚至于根本还写不好，读《千家诗》也缺少欣赏基本能力。作美人画的也抄来描去，千篇一律。扬州八怪之受人重视，内中最有权威性的，是郑板桥的和李鳝的，因为容易摹仿。所谓农民画，不是美院师生代为操笔，即是原美院毕业生下乡以后的作品，所以配合廿年前大跃进，形成作虚弄假一种风气后，至今还不易脱去影响。特别是受越剧及香港电影的影响势力极大，作《红楼梦》画多把越剧中的角色作模特儿。不少历史剧也千篇一律，给人一种十分错误印象。终于还影响到历史人物画像，凡作古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英雄，由少正卯到洪秀全，大都包一巾子，着一披风，无例外可得。一切古人形象，多还依据京戏服装取法，包括国家博物馆的历史画。待纠正这种不良习惯，恐还得待十年八年功夫。所以我有机会把服装工作继续下去，有三几年时间可用，或许可为关于"衣着博物馆"打个比较像样的基础，看来是可能作得到的。因为有的是新材料可以利用。初步估计，虽可以作出点成绩，求真正达到一个"服装博物馆"的像样基础，还是要看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客观情况是在十年内社会不再出现什么意外变故。国内安定还难预言，世界不出事故更不易把握。主观限制即我已快八十岁，体力看来还能支持一阵，可是记忆的衰退，还是日益显明。这工作全靠材料，材料分散各处，实物集中可不容易，即仿制品也得费时间，或相当大一份财力。唯一希望或许也得"两条腿走路"，一面进行经常性准备工作，另一面也不能不要考虑到作些有代表性模仿品出售。个别的或成组成份，

以至于一个朝代的各阶层不同形象，我们都有较好条件，作得比目前正在画塑出售的复制品水平高些。真能把“自力更生”作到少花国家的钱，以至于不花国家的钱，工作大致就可望相当出色了。

问一家好！已经月不过二姐处，她们一家想必都过得很好。

从文

三月三日

傅汉思　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语言学、史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Hans H. Frankel 的中文名。作者的连襟。

张充和　昆剧专家，擅长诗词、书法、文章和国画。任教于耶鲁大学。傅汉思夫人。

①《现代中国文学史》　实为《中国新文学史》。

② 卓君庸　即卓定谋，字君庸，室名自清榭。银行家，书法家。

198003上旬
北　京

复邵华强

华强同志：

二信均得到，谢谢。前一阵子我因病毒性感冒病了约四十天，照老例，必大流几次鼻血，才会得到好转。这回似拖得格外久些，可见人到了七十八，体力衰退，已不大顶事。最近正赶看两份自选集，由家中老伴重校误字。因为住处只一张旧书桌，供两人使用，因此要充分利用桌面，于是想出个巧而拙办法，早上三点左右张先生即起，为把我初步拟选的旧作已校改的错字重校一次，到六点左右再让位给我。自然不是持久的办法，但住处那么逼窄，也只有接受这种现实，别无办法可望。

大东书局似共出过二三本书，书名已记不清楚。那些论文，其实多近于"抒情式"读后感，大都曾在当时朋友左恭编的南京出的《文艺月刊》上和别的刊物发表过。算不得什么论文，只近于读后感性质小文章。此外似乎还有"谈李金发"等等的。因为前期诗人，我相熟的相当多，收藏的诗集子也特别多，可惜解放前全散失了。只留下一篇小文章在《昆明冬景》内，题为《谈朗诵诗》，叙北方诸诗人在前后十多年几次集会中对新诗的朗诵得失，以一个外行旁观者对于"朗诵诗"印象和意见，似乎还有点道理，比较客观。香港司

马长风作的现代文学史中曾为列出一表，即更明确。事实上说来，我总觉得诗若全靠分行写成，或用外国方式写，我至今还缺少理解。解放后，也有机会参加许多次相当庄严场面的朗诵会，印象都不怎么好，有的还近似国际性的，虽每一朗诵毕必然有人鼓掌，多礼节性的。会后问人，却多摇头不懂！越来越不懂也许是事实。还记得五九、六零间在南京看一个展览会，大跃进成绩展，在南瓜和花生间，有个大麻布袋装满了农民诗歌，外面写一字条："内有赞美跃进诗廿二万首"，另一处另一麻布包中，却放了"廿六万首诗"，从数字上比较，《全唐诗》未免大为减色，但内容却不让人明白。若大跃进多作虚弄假，则如此大量诗恐只在"作虚弄假"上增加人印象，别的效果可难言！又前门外大街听人说所有橱窗中全是诗歌张贴，是动员商店职工定时定量完成的。且曾听陈毅副总理亲口说，外交部曾指定他每月交诗若干首，他坚持不奉命照办。我有个外甥在长春第一汽车厂作工程师，每月也必缴诗若干首，可算是世界少有的奇闻。我因正是整年在陈列室作说明员，"职业病"严重到不可理喻情形下，这一项定量写诗的差事，倒幸而免了。目前又已出指示文学应"歌颂四个现代化"，最容易反映于文学作品上可能是诗歌。

你提到的文学史历史科学性问题，这恐只能付之"理想"，不会成为"事实"。也"不可能"成为事实。即或最近曾闻胡乔木先生有"五四以来的文学史"，必须实事求是的就作品成就得失面言，不宜当成"现代政治运动史"着笔，邓老总虽亦同意这种提法，但事实上恐办不到。因为照此一来，不少文化官文学上的地位，将成问题，有不少坐第一把交椅的，事实上作品若非能作到也不烦别人代劳情形。香港美国

有几本较客观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或今后还应说“观点反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例把我成就提得较高，其实只能增加我惶恐忧惧及明日灾星的惠临，不会有别的好处。在国内可能在一定限度内，短时期也会受点外面评判传染的影响，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真正纠正为以作品为主，得到重新鉴定客观评比的估价。只是原来已成真理的秩序，照社会惯例，照政治原则，旧的排队还是不会更改的。若抱任何不切现实妄念童心，另一时还不免打倒以后再踹一脚。即在死后还可能会如此“补课”！

邵华强　通信时为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据未完废邮编人。

19800311
北　京

致龙海清

海清同乡：

这里有封无名氏的来信，还是半年前从“邵阳第三”什么狱中寄来（依稀记得是邵阳第三什么，后面还有某某字号），而且肯定是不相识的人误投的。我一生从未有什么“义儿”。但从信中分析，必是个年纪不大，判了重刑，或有冤滥情形的。十分可惜，信封已遗失。这信本可不加过问，但始终感到不安。因为信中语气，显明是在无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于疯狂，有待亲人援助的。其母亲能澄清，则必有冤滥。你在报馆工作久，熟习问题多，可能也易从熟人中明白邵阳地区有什么特别监牢，所以把信转给你看看，若可转给邵阳方面熟人，即为转去，或可发现些什么。若从记者生活习惯说来，无过问必要，就烧去了吧。

并问佳好。

沈从文

三月十一日

龙海清　时任《株洲日报》记者。

19800313
北　京

复马逢华

逢华兄：

赐信收到，谢谢厚意。卅年来社会变化极大，我一家大小托福，还好好活着，值得放心。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已成过时人物，明白再不宜“冒充作家”，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不知不觉间已三十年。主要打算，只是能达到个“说明员”水平，就不错了。事实上却不易达到，一方面史部学底子差，一方面思想水平低，以新标准要求，实在还不易“及格”，因为新材料过多，精力已有限。至于近年外传什么“专”，实不足信。国家事万千种，都有待人去素朴沉默努力。亏得改业早，机会好，坛坛罐罐花花朵朵过手经眼多，时间既久，对于杂文物有了点常识而已。今年已七十八岁，兆和先生也年近七十，体力情绪保持还能相对健康，已够幸运！孩子们多已转入中年，和儿媳均习工科，倒也省事。

旧诗并不当行，还是六十五年前在军队中作上士时，经常为一军法长焖狗肉，有机会让我看看石印本《千家诗》。偶然写写。记得当时说我有“唐味”，我还以为有“糖味”，十分高兴。一度还妄想作一“糖房女婿”，必可每天吃糖！我原名岳焕，记得他摇头嘀咕了一会：“焕乎其有文章？”因此代为改称“从文”，倒近于《烧饼歌》中预言。我在《顾问官》

中的军法长，即近于对这位老师的速写像，写得相当逼真，可不及那顾问见性格。凡是同时代家乡熟人，都能得到“一见如真”印象的。可是家乡所有熟人，大都已成古人，五六年回去看看，已无一人认识。至于现在，则国内各大学教“现代文学”的老师，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社会进展之快，变化之大，即此亦可想见。作诗，写字，均只偶尔给友好玩玩，那有冒充“空头作家”还不敢，又还来在新风雅方面再插一脚，徒增笑料？在美熟人想必不少，晤及时望便中代为致意。出自港澳的种种传说，多不足信，我一切活得很好，只是却无什么对国家的贡献。虚名过实，易致不祥，不免常怀履冰之戒。年来只希望能达到一个“合格公民”，少招意外灾殃，努力把一些待收尾或在进行的杂文物小专题工作，逐一完成，不算是吃白饭过日子的人，就很好很好了。国家在各方面变化都极大，凡是在本国生长的，都值得找机会回来各省看看，必须多看些不同地方才好。会得到一种好印象的。在发展的社会，实在伟大得很！说是面目一新，不算过分。

复候府中大小佳好。

从文

三月十三

附习字二纸，足供玩玩而已，若照自定价值，或一共只值八分行市，还得打个七折。

马逢华　经济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作者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时，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之一。

19800317
北　　京

复近仁

近仁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信已收到。对于古代绸缎研究，我并无多知识，够不上说"深有研究"，只是"点滴常识"而已。这问题的确值得国家有一批人，加上一定物力，定个长久办法，来进行，才会慢慢见出成绩的。因为材料分散全国，仅以北京一处而言，即不下五六十万件，包括前后二千三四百年，若不把材料懂得具体，和文献联系问题也摸清楚，怎么能编书？说编书，恐不大可能达到应有水平。想工作像个样子，必有"基本功"。这里有个学生，是主管故宫绸缎廿五年，见过几十万实物的，还只能写点小文章介绍某一部门材料。所说的一二年间编一本书，怕不大可能完成，不易实现。或许只能照近来某些人方式，随便抄抄别人材料，并不接触多少实物，即抄引旧文献，是否可信，也不明白，居然不甚费事，就出版付印，且作为科学大会献礼物之一。这种"研究"成果，恐值得"研究"！事实上近于自欺欺人的工作，不扎实过硬的。

今即如学习纺织，主要是改进纺织图案，希望作到"古为今用"，若能实事求是，在北京故宫织绣组，学习十年八年，专摹某一代花纹图案（比如说，就收藏中上万种椅垫、

靠垫、炕垫、桌围下手），包括绣、织、染、刻丝、堆绫、帖绢，各种不同加工方法，和色技术，可能一生即受用不浅。据弟私见，比较实事求是，还是从明清青花、豆彩、素三彩、硬五彩等瓷上反映花纹下手，摹千来种，学会转用到新的丝绸织印加工上，比较省力而见功。也对全国均有贡献！若照尊示所言，三几年即编一书，将易落空。因为我目下一点常识，学廿年也不大能接手，首先如不经手亲眼见过十万八万实物，实在说来，工作是不易入门的。

敬复候好。

沈从文

三月十七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003中旬
北　　京

复萧成资

成资：

来信谢谢厚意。最近又因病毒性流感，一度发热近四十度，拖了约四十天，末了还是大流几次鼻血，去医院诊治了二次，算是告一段落。只是究竟年已七十八（最近一月里，老朋友因肺气肿又故去两位），我看来一时还不至于报废，但体力虽和一些老同行、旧同事比较说来，像还好些，只是一身零件，究竟已使用过久，易出故障，因小小毛病，忽然报废，恐仍是迟早间事。所有待收尾、在进行一些工作，虽得院里支持，在人力物力上都同意照拟定计划进行，但工作能完成多少，殊难意料！最成问题的是“工作助手”，总得十年八年或更久时间，才能接手，且不是一般文史系、艺术系毕业高材生即可顶事。因此工作虽明明白白对国家今后还有用，却不敢随便招研究生作助手。更为难处，是工作虽有意义，却无什么出路。因为出土文物虽以千万计，治文史的却依旧乐意驾轻就熟，老一套。以文献学为主，翻来倒去，再凑凑和和抄引点马列零章片语，即认为能解决问题。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物”，永远不会给以应有注意，而仍吃得开，就十分满意，得到同行认可！所以出土文物不下千万件，在学校里还从不有人承认应开《文物学》一课，甚至于考古所、考

古系，就不曾考虑到有必要学习十年八年，才会对这上千万件东东西西有真正发言权！至于工艺美术学院，则办了三十年，设了许多系，关于文物教材至今尚无一本，一大堆副院长，也始终认为平常自然，从无一人……

萧成资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作者任教西南联合大学时，读中文系的年青朋友之一。

据缺尾残信编入。

19800320
北　京

致张香还

香还兄：

几次回信，附有用糊窗纸写成的真正适于北方补壁的字条，总觉得太糟而搁下。今年北方特别气候寒冷，熟人中已陆续于一月中作古三五人，均不过一二日即故去，真所谓警钟频敲，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弟今年已七十八岁，从表面上说来，还像比不少同年友好经摔耐磨，用油省而能量大。事实上一身零件，多已消耗到差不多程度，报废将亦只是迟早间事也。日来因赶工，拟在京港各印一组小说，终日在校对文字中，住处小书桌一张，一家二老并一小孙女轮流占用。黄永玉将在《花城》卷五为写一小文，看看或足知目下生活一二也。劣书极不成体制，较小一条，只是已写坏裁下剩余纸头，如尊处亭子间真有隙缝，或足堪填壁缝间。并候佳好。

沈从文

三月廿

张香还　上海卢湾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在作者编辑的副刊上发表作品的文学朋友之一。

19800321(1)
北　京

致赵家璧

家璧吾兄：

大会后返申，想府下节中诸事胜常也。弟年来易致感冒，体力衰退日益显明，大会中间即曾同家十日不能出席，只闻上海方面常有争持，且相当激烈。弟因与文艺界接触极少，便不易明白内中关键何在。因近月来京中故旧连续忽然报废四五人，对弟不免近于警钟频敲，报废将亦只是迟早间事。为免得身后小是小非传播，深盼将前信中涉及志摩先生事部分，托由蛰存兄代为收回处理，免得家中老伴为难。盼能得兄理解，同意一加协助，感谢万千。此信中说不到处，蛰兄当能代补充一二也。并候著安。

弟　从文　顿

三月廿一

赵家璧　现代编辑出版家。

19800321(2)
北　京

致杨苡

静如同学：

你述及树藏[①]情况，我们都感到心中十分难过。因抗战时，我和他们还曾同在东湖旁同住耿家一个别墅中，转道沅陵时，彼夫妇又同住沅陵我弟兄家中约四月。还记得每天必和张寰和小舅爷去大河边买酸过柠檬的狗矢柑，相互比赛。寰和年龄最小，还不及廿岁，现在已儿孙满堂，且头发脱光，亦已过十多年矣。这次看到你们工作都很好，我们都十分高兴。北京今年冷得发怪，今天仍大地白雪，已不敢轻易出门。三个月内熟人已连续报废四人，不免有警钟频敲感。李季[②]还只不过五十七岁，节中茶会，尚见到其活泼如虎，不意倏忽间即成古人。生命无常，大可哀痛。因年岁较轻，性情明朗，兆和与之在人民文学短期共事，就深深感到如此“接班人”，实大不容易形成！

瑞霖[③]兄身体人春必有好转，盼注点意。我们近几年来，体力能维持较稳定健康水平，从饮食注意，得力较多。去年兆和较差，其四妹回来，劝彼日服牛奶一磅，虽只听话一半，日用半斤，半年来即分明有好转迹象。我大约得力于吃糖也能吸收，荤菜用量并不多，且多素油，早上用炒面（略加玉米粉极好）加牛奶。多年来必用安宁片，近亦试取消，也不

觉难受。学校熟人必还多，望便中为致意。

候府上好。

从文

三月廿一

兆和附

便中望致个信给你亲戚，请他为把《海洋文艺》寄给我，因为我还未见到！

杨苡　原名静如，笔名杨静。文学翻译家，女作家。

① 树藏　指王树藏，后改名王育常。杨苡在西南联大的女同学，萧乾的前妻。

② 李季　原名李振鹏。现代诗人。1980年3月8日病逝，此前任《诗刊》、《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③ 瑞霖　指赵瑞蕻，原名瑞霟，笔名朱幺、朱弦等。文学翻译家，诗人，南京大学教授。杨苡之夫。

19800328
北　　京

复倪密、高辛勇等

倪密女士、高辛勇、余英时、傅汉思诸先生：

　　收得四位来信，深深感谢你们的好意邀请，我非常愿意能得到文化高度发达、土地十分美丽的贵国来作短期访问并学习，且深信从你们社会和学校可学习到极多宝贵有益的知识，并深一层相互理解，使美中友谊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关于来美的具体办法，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另函商洽。

敬此复颂

各位工作进展顺利！

沈从文

一九八零三月廿八

倪密　耶鲁大学美术馆东方艺术部主任。

高辛勇　耶鲁大学中国小说史教授。

余英时　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

19800329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兄：

上星期得到耶鲁大学由四人签名来了个信，邀我九月后，来美参观访问，征询我的意见。并说及同一信稿曾打印二份，一给你，一给社会科学院。昨回信，说是乐意来参观学习。至于来时一系列手续、办法，统由院中商洽。我们初步设想，是两老同来，院中慎重其事，可能还有几次往返信件，大致才会明确行期。今年总可有希望到你家中作一阵客！

最近正编印了两份作品，一由香港付印，可能集印四本，如九月里能印出就好；一由北京付印，或可印五集。原打算在国内行动一二次，若来美事无意外障碍，这几个月大致就不可能再出京乱跑，多少得准备些本行资料，才少闹笑话。从我来说，到美学习还是主要事！我那本关于服装的若印得出来，当然好得多，只是怕赶不出来。

去年这几天我们在上海，四月则在你家乡杭州。杭州花开得可真好！今年北方气候变化大，快四月了，房中还升煤炉。上星期还落雪。郊外至今地面还不见青。听人说南方也冷得出奇。

问候一家人好。

沈从文　三月廿九

兆和附笔

1980 03月末
北　京

致施蛰存

蛰兄：

上次得信后三天，即寄复一信，除深感厚意外，内并附二纸，一给许杰兄，一给家璧兄。如此信未收到，可能是门牌照兄所示，却又写错。近来经常易弄错号码。记得信封背尚写有百十字，如愚园路有二邮局，必在一离兄较远住处之邮局招领，亦有可能。昨复给流金兄一信，盼得你便中与之一商办法，感谢感谢。

近闻丁玲①在好几种刊物上，大骂我四十年前文章对彼与也频有亵渎处，尚未得详内容，据闻重在澄清。似意外，亦意中。廿年委屈，出于何人？明明白白，实在眼前，竟视若无睹。而四十年前为之奔走，不顾危难，知其事如兄等还活着的人并不少。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暂时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敏绝顶到家矣。恰好有港中友人为新寄来两册复印《记丁玲》，及一《黑凤集》来，有机会重新仔细看看卅五六年前旧作，觉得可谓恭维备至。当时《国闻周报》载此文时，报馆中人即觉得实近于宣传。内部不少地下党员，从无一人认为损害了她的尊严。后被《庸报》说其与一马姓特务同住莫干山，我为之作文反击，被张某痛骂。报馆还支持我为请律师起诉，《庸报》派人来道歉才了事。抗战

前她到北京来找我时，也未就此表示表示不满。解放后八年中，不止见过她一次，亦从未对此表示不满。如有错处，似只有某一时节，鸿运亨通盛极一时，人人以一到“福绥境”其住处为荣，惟我除了拜访过一次，其他即只在午门楼上零下廿度空气下，沉沉默默在说明员位置上陪陪观众。却记得就在说明员位置上，杨刚和孙维世，在我为作一二小时说明后，都充满同情和我握握手，表示谢意。可就从未见过这位同过患难的朋友想到我是如何在那里度过每一天！

据缺尾残信编入。

① 丁玲　原名蒋冰之，笔名丁玲。现代女作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800401(1)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得信，知不久又可一面。和蛰存商取信，系赵家璧，不是赵景深。我曾给蛰存一信，内附有致赵、许二便条，大致因误写门牌号数，未收到，失踪了。近来头脑集中在为香港方面编一组自选集，约共四——五集。主要是校改错字，全赖香港寄回盗印本，弄得个头昏眼花。第一集已寄出，四月里或可全部交卷，第一组新书，或亦可于四月五月间即见到。北京亦拟选一组，内容小有不同。另在沪则印一关于论文物集子，谈的问题小，惟提法似较新，复近抒情散文，结论一部分或尚易得专家认可也。配图较多。

并候佳好。

从文

四月一号

19800401(2)
北　京

复赵瑞蕻

瑞蕻兄：

寄信和学报、《诗刊》均收到，十分感谢。我平时已很少出门，你若能抽空，欢迎你于礼拜五下午二时半到三时来谈谈天，就便吃顿晚饭。一切方便，因为家中新请了个半天帮工。天气还不过热，四月半以后，屋当西晒，下午就成蒸笼了。

公共车似可坐到小街子，转廿四路车，到外交部街北口下，下车走几步，通过大羊宜宾胡同，即到小羊宜宾。回去我们可送你上廿四路车，再转车，不会迷路的。

并复候好。

弟　从文

四月一日

19800406(1)

北　京

复王渝

——改业，即免作"绊脚石"意思

王渝女士：

谢谢您托人为我带来的佳笔好墨。（似是在文代会中一个人转来的，似为何达。）久不回信，深感歉疚。上星期已看到巫宁坤，精神极好。还像四十多岁人。他教书的学校在颐和园外边，到园中开花时，如出得了门，我会去看看他。我们在京生活，不免有"凡事照常"感。事实上，或许仅在文艺界几月中就大量变化，我们则处于"极端无知"情形中。最近拟印两份选集，每份约四五册，一由香港付印，已交出一卷。第一册内计三种：包括《湘行散记》、《湘西》、《自传》、及其他一故事。据说是"至迟两个月必可印出。"（如能这样，今年或可望全部印出。）另一份由北京付印，可能会慢一点。再延长下去，也许更新的风气一来，就不印了，亦意中事。这两年来，国内有成百上千种文学刊物和翻译小册子应市，内容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我的四十年前那些"并未及格"的旧作，国内早已因过时全部烧尽，公家大图书馆也不多。因此新编选集，还多亏香港方面前后约寄来四十个复印本，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是个不认识的人，即为寄来廿多本，内中不少还是原印本。）事实上，在国内当真早已过时。最近九大院校廿多位"现代文学"教师，合编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

史》教材，竟没有一个人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小目上就没有我姓名。即此可知“一面倒”的教师，一切多照解放以来的“权威批评家”定的基调作去，可说实已全面成功。虽上面近来曾提出过“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史，应当把作品成就放在主要位置上，不宜当成‘现代政治’去着笔”，但能烧的已经烧尽了，为省事计，教材照旧作去，还是一种必然合理趋势。也比较保险。“先内后外”，是不至于犯大错误的。所以新编的教材，指定由一个教师，随便把我作品翻看了二三本，即下个“判决书”方式，放我在萧军、萧红、蒋牧良之间，可谓不伦不类到可笑程度。由他们作来，倒像是十分认真的。说不上三句好话，末了还是否定。并不是意外事。我倒觉得这些三四十岁大学教师，很值得同情。虽无知，却有功，因为坚守原则，而尊重“正统师承”，在国内说来，是应当得奖的。至于国际方面的情况，满可以付之不理。不然，把一些“官大作品少”的人无从安排。照国内习惯，作家似乎是排了等级一、二、三、四，不会错的。学校内即或已容许有研究生不必按程序、许可找些不同作家和作品进行自由研究工作，但结论可绝不会使原定的次序打乱推翻。我倒总为这些好事者担一分心，怕他们因为阅读我那些四十年前、不受任何拘束产生、早被“否定”的作品，不知忌讳，说几句什么“公道话”，终于被排除学校，而把饭碗打破，心中经常抱着不安！在写作中我得到的好处，早已超过应当得到的甚多。“虚名过实，易致意外灾星。”其所以即早改业，也即免作“绊脚石”意思。目下文艺方面的所谓“开放”，大致还也随时在变，各有不同含义。日本香港的电影，内容再荒唐些，也无所谓。又旅游开放地区的朝山拜佛迷信，旧戏中鬼神宣传，

也无碍于事。至于新文学作品方面，恐不大一样。若无什么社会影响的作品，也许得到的便利，会较所希望的还大得多。正如张恨水作品，肯定必有大量读者，也不会禁止。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却难言。因为不少带指示性的文件中，即经常可以发现，“许可自由发表作品，也许可自由批评（又还可以反批评）。”事实上，一心搞创作的人，是不大可能还会有精力和人作反批评的。我也不会反批评。正也恰如搞批评，以至于搞创作领导的人，你要他写一个可以示范作品，不易着手一样。目下在国内从事写作的，机会之好，比我们过去的工作之困难辛苦不易比拟。但是照目下温室育种方法培养作家，恐不大可能在三五年内即可收显著成效。（不必宣传，在世界上即可取得效果。）因为求作品文字见风格，有内容，恐不是依照上面指定读某几位的三五种作品，即可见功。更不是写三五个短篇，就可望得到应有进展。总是得从工作实践中，去作十年八年的辛苦探索，甚至于得从“成功”和“失败”两方面讨经验，才能逐渐使工作巩固。应当去各种天然风晴雨雪生活里去明白人、理解事，并从千百种不同作品中得到启发，也从自己千百次实习中明白得失，出过大量成本作品后，才会得到真正扎实有用的经验。也有人出过十本八本书后，还是不会有结果，终于受淘汰的。我说的看来多是失时效已多年的旧话，也许新发明的方法，完全不必经过老一套生产程序，即可定量保质出现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这方面新的事情，其实我已毫无发言权，因为隔离实在太久了，可以说已近于极端无知。只宜对你谈谈我这种近于十分迂腐的见解而已。听熟人新从澳大利亚回来的，说有个作家，写了个关于我的文章，写得极有趣，题目似《乡巴佬的沈从

文》，又另外还有两个人在美作的博士论文（金介甫以外的两位），查查或可知道，便中望告我内容。《记丁玲》一书，及复印旧照像，均早收到，十分感谢，这个作品并不拟重印。我因住处窄、杂物多，凡事易“顾此失彼”，这个信大致还是两个月以前或半年以前（或更早）写的，最近才从信堆中发现，真是万分抱歉。因此又重新另写一次。向你致谢外，也向你道歉。

并祝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沈从文

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

（六月十三发出）

我住处已改为“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507号”

王渝　旅居美国的女诗人、作家。

此信曾以《改业，即免作“绊脚石”意思》为篇名，1988年9月发表于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十辑。同期还刊有王渝女士致该刊编委郑树森的信《文学的沈从文从未消失》。

据《八方》所刊文本编入。

19800406(2)
北 京

复凌宇

凌宇同学：

信收到，谢谢。近一期《湘江文艺》载有龙海清同志一文，我们读来都觉得笔下极有分寸，实事求是。我极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因此卅年来，从不与人争名位，凡事“避贤让路”，只在博物馆打打杂，服服务而已。从不冒充“空头作家”自欺欺人。即或这样，还是难免意外也。

如方便，试望为查查卅三年《独立评论》中我作的关于《丁玲女士被捕》一文，或为复印一份，我有用处。听人说，《文艺报》（还未见）《诗刊》（已见到）均有丁玲骂我文章①，骂得极新鲜。在我笔下，她已够伟大了，还嫌不够！如学校有卅三年天津《庸报》，试为查查，曾载有张铁生文章诬她和特务一道在莫干山。我曾为之辩诬，反被张大骂。后来《大公报》支持我起诉，《庸报》派人道歉，才了事。报馆中活的人还多着！张文能设法为复印一份，也大有用处。我不会和她争是非，只是如何为帮她忙，为她辩护，她自已还不知道，反而责备我，却在《诗刊》上说这说那。说我是胆小鬼怕死，大致把什么人送她孩子回去事，全忘了。怎么会让“市侩”冒这种险？人太聪敏了，引例也令人难解。

19800406(2)

寄回书二册，退回图书馆时，望告告，《子集》[②]可能是因故误入的。因为内中每篇都附有我题记。我不会出售，图书馆也不会买这种破书。能商量一下，肯还给我极好，我留个样子，因为所有全失了。不还，也就罢了。我已不大出门，什么时候来总可见到。极希望听你谈谈家乡长沙诸情形。徐昌霖五月里来北京商量电影稿，那个电影或受阻于某方面，早在意料中。

从文

四月六日

你说的第二份谈话，我已忘记内容，发表前能看看最好。如又无心损害了什么人尊严，总以删去或不发表为是。

---

① 文章　指丁玲发表于《诗刊》1980年第3期的《也频与革命》一文。

②《子集》　指作者自己保存的《沈从文子集》一书。1949年3月，作者在病中翻阅此书，曾作多处题识。凌宇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从中文系藏书中发现了这本书，并代借来给作者看看。

反映作者当时心态的那些题识，以《题〈沈从文子集〉书内》为篇名，编入全集第14卷。

19800407
北　京

致徐盈

盈兄：

徐昌霖来信，事不出所料，电影稿有搁浅可能。这其实倒也省事。因据说只宜当作“历史作品”看待，定下的历史作品已过多，势将继续砍去一些。若作为新的，则内中人物似过旧。现在人已不懂得旧社会小河码头的管事，不像现在的长，为人必须正直，而毫无什么特别权利！据我估计，双百方针即落实到电影上，香港之《三笑》或新式凶杀案，均可以开绿灯。甚至于还可得鼓励摹仿，所以《卖油郎独占花魁》行将拍摄，至于《边城》，恐永远通不过，意中事也。

近闻丁玲在各刊物上大骂我《记丁玲》为“拙劣不堪之小说”，骂得大有道理！其实这本书早已并我所有同样不三不四、拙劣不堪作品，于解放前即受禁止，五二年且已和别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即纸型也不保存。台湾方面亦于五三年用明令禁止，焚禁后且永远不许重印，至今尚未解禁。唯一在香港有复印①本，但从无什么人提过这本书，原因是否把她“举得过高”？不得而知。全部书被禁焚，我也早即料到，所以认为“合情合理”，从不灰心丧气，近卅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搞点说明员工作，从不再在任何人前冒充“作家”，只长远把“学习为人民服务”当成工作目标，也不和任何人争

是非得失，工作即十分寂寞辛苦，却毫无牢骚怨言。这老朋友廿年受的委屈，值得同情。可是仇隙来自何方，应当十分明白，却照顾到我头上，实在新鲜。我是永远不会和她争辩是非的。她已是世界第一流大作家，为天下所公认，那会因为一本四十年前所写，烧去也已卅年拙劣不堪小说而发生丝毫不良影响？却用心深远的，把也频另一时的一诗，而把我文中断章取义，联系在一起，暗示使别人对我得一“反党”印象，也真可谓“聪敏绝顶”，却又“顾此忘彼”，不甚费力即作到“为亲者痛而仇者快”！闻人相告，彼且以为一切记载全是假的。那么全书推重她处，也应受申斥！说我是“怕死胆小鬼”“市侩”，大致把为胡奔走而失业，和送孩子回去冒的是什么险，全忘了。她可以忘掉，别的熟知其事的人，也能忘掉？我本来从不把这些事居功，直经上海方面相告，才使我记起卅三年她被捕后，天津《庸报》或《益世报》有个张铁生，曾造谣说她正在莫干山和一马姓某某同住，我为之辩诬，还为张作文毒骂。王芸老②曾支持为找律师从法律起诉，后来《庸报》派了个人来表示歉意才了事。丁说我在她被绑架后，即远远躲去，从不过问。《庸报》事或可证明我始终在北京！《独立评论》载关于她被捕事批判国民党，正是我作的。《大公报》熟人还多，大致还会有人记得这事。对于这些过去事，我从不向什么人丑表功，在她得势掌权时，也从不依靠她过，却只老老实实在博物馆做我的说明员工作，足足三十年，只是为各方面打打杂，也不想露面“冒充作家”。可料想不到重新作了什么副主席不久，就从我来“开刀”，倒也新鲜之至。如果人都那么聪敏绝顶，我可能还会要进一步下一回干校，或比补课更糟的境遇，才使人“甘心”或“放

心"！至于因此一来，是否即可完成别一人在世界历史上更盛的文名，也不大可能。如真的能够这样，像我这样"市侩"，也是罪有应得，并不出奇。所以《边城》若拍演不成，是意中事，非意外也。我早就觉得"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卅年"韬光隐遁，与世无争"还不成，老兄或当为指点迷途，如何一来，不至于让人以为我还算什么"作家"就好。《边城》即能拍，而不拍，也许对我正是幸运。

弟　从文

四月七日

① 复印　指翻印、盗印本。

② 王芸老　即王芸生。新闻工作者，原《大公报》总编辑。

198004上旬
北　京

复邵华强

华强同志：

你寄来二信，和费了许多心搞来的材料，我和我老伴都已看到。深深感谢你热情厚意。我因患严重流感，发热到四十度，给你写了几次长信，都无法终篇。我的老伴正在为你那份抄辑材料中的错字一一改正（题目上有抄错的），因此先回你一个短信，只谈三点。俟病稍好，即把材料邮还，并较详细的谈谈别的问题。首先要说的：

一、“刘祖春”不是我笔名。是个小同乡，一二·九时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后去延安，现任北京市文教书记。我曾为编了个小集，名《荤烟划子》，在香港商务印行过。

二、苏雪林文章①不足称引。那是在武大教“现代中国文学”作的讲义。这是个神经质老姑娘，对人好坏全凭感情用事！当时一面骂我，一面把鲁迅捧上了天。而次一年，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散发了一份申讨文，罗列鲁迅“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忽然而天，忽然而地，令人不好招架。对我的批评，也近于“信口开河”。当时或稍后，即作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随同逃到广州，又转人天主堂作修女。现在若还活着，大致是在法国天主堂作修女了。上海人（万象书局开始）盗印一折八扣书时，搞了我一个选集，为哄骗读

者，把她批评附上。从此以后，许多人写现代文学史，都引用这个材料，左的也引。可想不到这个“不安定灵魂”，既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又讨伐过鲁迅。而到抗战，我上武汉暂住在东湖时，她却通过凌叔华，一再向我表示对我的歉意，说当时并不曾见过我全部作品。我却付之一笑，走开了。

二、良友公司出的一本《浮世辑》列有我和蓬子②的姓名，和我不相干。我虽认识蓬子，却不可能把我作品和穆时英作品放在同一书中。估计可能是敌伪时代蓬子开书店时编的，出版时间有意倒回。(上海人搞出版，花样百出。情形和现在香港差不多。盗印了我作品三四十种，从不事先问问，事后也并不把书寄给我看看。)

据我记忆，昆明时还有些文章，在《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等刊物发表。复员后又在《时与潮》上也刊载过些作品。又北京的《经世日报·文艺》、《平明日报·文艺》、《益世报·文艺》③及……有《虹桥引言》④、《青色魇》、《白魇》、《赤魇》、《雪晴》、《云庐纪事》连载，《大公报·文艺》还有篇《我所知道的熊公馆》⑤。解放后则除了编过一本《龙凤艺术》谈锦缎、铜镜、纸张外，还有在《装饰》杂志上谈花边、蜀锦，及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评《不怕鬼故事注》、谈《红楼梦》中的《瓟爮斝与点犀䀉》，及《胡子问题》。文章虽小，比一般作品似有分量。《美术研究》上还有《谈琉璃》，上海解放前一刊物，还有篇论《展子虔游春图》⑥时代问题，可能用上官碧笔名。已快四十年了，谈的问题似乎还并未过时。

你提到丁玲种种，很感谢，我正在编选集，得知有此事，

使把有关记他夫妇二书全取消了。这事也早有人相告过，从五×年彼编《胡也频选集序言》中即理会到。熟人多感到不平，我却从不在意。大致是要"划清界线"的原因，也是事理之常。我即下降到最低层，也不会靠什么老朋友过日子的。我的性格程应镠先生知道较多，和他谈谈天，或许你会明白些值得明白，可绝不会从报刊上明白的。人活得久了，极少责望于人，只知素朴做事。左或右骂了我五十年，我从不申辩过。而且两方面把我的书全烧了，我都早在《长河》引言中预料到。若尽考虑人的喜怒，或因小恩小怨而争得失是非，那是活不到如今的。即或从来与人无争，作品存在还像是不成。直到去年，还听上海朋友相告，什么首长谈话，说我反对体验生活，特别点了点名。倒也奇怪，我放弃了"空头作家"名分不下，十分枯寂的守在历史博物馆，与世无争作个平平无奇的小职员，大家争名争位闹得不可开交，我从不参预这种争夺，怎么还总是放不过我？这倒是真正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至今在国外，日、法、英、美，似乎还有些读者对我感兴趣，照我看来，也只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我既从不会自我宣传，也不希望别人言过其实的赞美，更不会因为国外有读者，即得意忘形自以为是。事实上还只会感到痛苦，因为作品本来是为自己人写的，并不是为外国人写的。搞对外宣传的，花了大量钱，印了成千上万大小作品，送出去，人家不要看，宣传上得不到应有效果，这难道也应当算是我的罪过？可是直到最近，各大学院出的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还采用一贯正确办法，照例按名次排队，"官大位尊作品好"的方式写下去，运用典型帮派抑彼扬此办法，还沿用卅年前的郭老的批评，骂我一通。正因为这些自封权威事实

上还口径合一的支配着全国大学教学的舆论，所以我还为你担心，诚心诚意的劝你不要以为双百方针一提，即忽略现实，政治上即或再民主一些，文化方面再开放一些，直到灵隐地方为招徕游客，大放焰口，脱衣裸体舞也因提倡健康美而受鼓励时，至于文学方面大致还是照旧一二三四排队，不能不维持……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文章　指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原载1934年9月《文学》第3卷第3期。

② 蓬子　即姚蓬子，作家。原名梦生，笔名蓬子、蓬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开设作家书屋。

③ 几种报刊全名为《时与潮文艺》、《平明日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

④《虹桥引言》　疑有误，作者1945年分别发表了《断虹引言》和《虹桥》。

⑤《我所知道的熊公馆》　实为《芷江县的熊公馆》。

⑥ 几篇物质文化史论文发表时标题是《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从文物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和《读展子虔〈游春图〉》。

19800423
北　　京

复巫宁坤

宁坤兄：

得信谢谢。在半世纪风风雨雨中，亲友大半故去，彼此居然尚能活下，应当庆幸。极可怀念，即穆旦[①]兄正当壮年有为，却于车祸中丧生，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因几次来京，到弟处谈天，印象尚一切如昨日也。

王瀹通信处，不知应如何写寄，烦你便中为一付邮。崇文门新住处，一时似还不易搬移，因今年气候反常，至今房中尚得升火，新居暖气早已停止。如上月迁去，必相当狼狈。近正在小羊宜宾校改一份旧作，供香港付印，已交稿一卷，共或可印四卷。或许得在五月间才能完工。今年以来，熟人陆续故去已达五人，弟表面一切尚过得去，视听诸官能亦尚能维持正常，虽若一结构简单经久耐磨机器，半世纪在磕磕撞撞中度过，还能转运正常，似乎奇迹。但一身零件，还是毛病显明，在小小故障中，倏忽间即报废，实意中事！个人渺小不足道，偌大国家，到处总还是一堆堆使人痛苦问题，不易得到解决。特别是有用生命消耗之大，总不免为之忧危，有无可奈何感。似乎任何力量均使用不上。想起古文中提及的“死者长已，生者宜自励也”，弟等一代，总算尽了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但下一代，是否即可从近卅年严格教训中、

痛苦经验中，真正能够团结合作，把一切聪明才智，想得出种种办法，集中用于一个“公”字上，来应付此变动中世界险恶局面，不至于长在对内消耗上，总似乎不免令人杞忧！任何克己努力，作用均不大，而“世故哲学”则正在所谓“既得利益阶层”中，各方面作恶性传染。日昨听到些朋友谈及，对外宣传战，我们即始终居于劣势，年费钱不少，印刷品以亿万计，文章总还从主观出发，因之难于得到预期效果。说到“开放”二字，含义均难一致，好处未见，外来凶杀案侦探案影片，即不断进入起坏作用。“踏实认真”的好处未学得，“弄虚作假”的坏作风却易学会。搞本国文史，亦大大落后于某些外国学人，或在国外之中国人。这些方面，主持文教的认识上就还多不一致，其他方面，矛盾必然更多 你们在这廿年内，必然还有些新的格外艰巨的责任待尽！
复颂府上大小佳好。

从文

四月廿三日

四月廿三发，十天前写的。王渝通信望见告，我写了个回信向她道谢始终发不出！

巫宁坤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作者任教于西南联大时的青年文学朋友之一。

① 穆旦　原名查良铮，笔名穆旦。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作者任教于西南联大时的青年文学朋友之一。

19800430
北　京

复杨苡

笔不顶事，手亦不大听使唤，信写得乱糟糟的，很对不起。兆和的小五弟，住苏州公园附近九如巷三号，前后作了廿年中学校长，头发全脱光了。

静如同学：

得你来信，因为正日夜赶交《服饰资料研究》引言，限期交卷，忙得个头脑发昏，不能作复，真是抱歉！特别是你俩来京，不能稍稍从容些，邀你们吃一顿饭，兆和更是感到不安。她是每晚三点起床，为我待付印旧稿改正错字，一直忙到中饭以后，累得快要垮下，才稍得休息的。晚饭亏得最近请了个保姆，减了些些忙累，但仍得等到下午十一点小孙女儿睡觉时，才能上床。看来这么拖，是无从持久的，但照目下情形说来，是毫无希望有什么改变转机可望的。昨天从熟人处借来几本《展望》，她才看到你写的记巴金一文，觉得写得非常令人感动。我看后，也同样感动。我觉得这文章应当在《人民文学》重载一次才合理！我近年来也许人真老了，看到这些既有真诚感情，又知道如何处得恰如其分的文章，总不免会要眼湿好一阵。我们虽住在北京，生活却近于和外面完全隔绝，不仅不能如香港方面明白这里的种种在进行中、在矛盾中的大事，即文艺方面的种种

小事不一传说，也完全无知。

耶鲁和斯坦福均正式来信邀我出去，可能不久还有别的学校，也将有信来相邀。但去谈“文学”，除谈谈我自己作品心得以外，对近卅年别的成就，可毫无发言权。若谈的是我卅年在博物馆所学的文物问题，可担心问题过于生疏，一般“中国通”也不易感兴趣。虽然那边熟人极多，可是搞的问题及心得，仍不易引起人兴趣。只好尽可能多配些彩色幻灯图像，或许可望把弱点加以补救。若不必公开讲演，只采用座谈会办法，倒真应说“老天爷保佑”！听说两校藏的近千年文物格外多，多数还待清理，若把重点让我去鉴定文物时代，就文物答问题，比如说，从新出土物中谈美术史的新知识，工艺史上的成就，我可说的空话就多了。那就真是天大幸运，对我工作也十分得用。估计如去得成，大致是九月半前后才成行。最近正由社会科学院外事处谈待遇的小交涉。中国事变化多，也许到时去不成，亦意中事。钟开莱来信却告我，尽可能多带些材料。只是这里所有旧作，多靠香港翻印本，实在不大像话。解放后，关于文物方面，虽印过一本木刻水印《战国漆器》，一本《唐宋铜镜》，三本丝绸图录，却多过了廿年，早已绝版。另一本谈文物的《龙凤艺术》，和一本小说选，同样已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虽拟为新印一本关于谈文物论文集，可还不知道九月里能否印得出来，因为附图不少。至于比较有分量的那本《服饰资料研究》，虽已送过香港，却得明年才能出版。所以九月中唯一可拿出去的，或许只是《中国文学》六月可出的一份近于“专号”的旧作，由你大嫂①亲译的三个短篇，包括《丈夫》、《贵生》和《萧萧》，附有篇黄永玉的记我和他一家关系的文章。法文版闻译

的是《边城》，也附永玉的文章。其实《花城》近一期，还有朱光潜先生一文，只千把字，也写得很好。又黄苗子则写了一万多字，主要在介绍作品，也相当好。又《湘江文艺》三期龙海清一访问记，也写得极得体。本来拟附译，因占字数已过□分之二而抽去。我能拿出去的，大致主要就是《中国文学》这一期的英法文译本，别的便是千把彩色关于绸缎和衣服问题幻灯片了，使人有无可奈何感。如体力还顶得住，明年或尚有机会去日本看看。美国方面联大同学闻在教中国文学的人还多，你和瑞霞熟人定不少，便中告我一下，十分感谢。

近年来，各省市出的大小刊物似相当多，可不易见特色。听熟人说，即《人民文学》，每期也只有一二篇还看得下。新近在开的"期刊会议"，或将商量到如何精简问题。南京文代会，一定开得十分热闹，也会有"收""放"之争。从北京说来，似乎是适当的收有必要，因为真的放，不仅易触及大忌讳，更容易触犯不大不小文化官忌讳！此中关系，似相当微妙，难于言传，只能意会。总之矛盾多，问题多，吃文学批评的，安排作家次序一离开习惯，即易出毛病。倒不如凡事照习惯作去，不易犯错误。作者和评论家，比较聪明懂事的，即明白"一面倒"原则上不会错，所以多乐于依样葫芦，不敢乱出点子，惹是生非，不易招架。

并祝一家大小好。

从文　兆和

四月卅

---

① 你大嫂　指杨宪益夫人，文学翻译专家 Gladys Yang，中文名戴乃迭。

19800608
北　京

复吴明墀

明墀先生：

惠书收到，弟生平无意冒充风雅，尊编《现代学人自书诗笺》一书，以不列贱名为幸。

又年事日高，体力有限，有关“云锦研究所”图册，请你处自作决定，我已无从为力，代作校审工作。请原谅。

复颂安好。

沈从文

六月八日

吴明墀　人民出版社编辑。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00610
北　京

复王毅汉
暨　致香港《大拇指》编辑部

毅汉先生：

得你来信，深感厚意。上次各位相访，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极可惜，即我说话口音不正，不仅你们不易听懂，事实上，在这里有个主持“文字改革”的亲戚，有四十年来往，他也只能听懂一半。家中一个孙女，在我身边长大，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抱歉以外，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真到惊人程度。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若四月半来，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再不多久，就进入初夏了。

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

关于写作，早已无发言权，所有作品，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照我自己估计，离“及格”还远。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驾驭文字、组织故事能力，会比较成熟，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只是社会变化

迅速，对于文学要求又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旧的方法“已过时”，新的方法一时“学不会”，所以离开了学校和“空头作家”名分……近三十年来，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产生于有思想、有经验、有才气的作家手中。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至于我，过去还可聊以解嘲，像个“打前站的哨兵”，现在看来，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了。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毫不含胡。我冒充“假里手”可行不通的。我成为过时人物，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必需承认这种“现实”，并接受现实，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好在国家大，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至于过去四十年，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在国内说来，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

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很有见解。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虽然教育不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似乎有些相近处。他是个医生，身体又多病，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特别是下层人民，总充满了悲悯同情。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更贴心一些。相反，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却缺少相同好感。这也许实出于“无知”，接触范围极窄。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

的文科中老同事，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在近半世纪"社会教育"中，有些人最精明处，似乎一律是"世故哲学"高于其他知识，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至于我，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巧"处，我始终学不好，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支配我行动的，永远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且极容易转成笑料，进而成为过失。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也不大可能。至于作品，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

因为我活着时，就早已为人忘记，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那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妄念和幻想？主要毛病，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也即不懂人情世故。应付文字的能力，即或可望逐渐提高，应付人事的能力，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显明。八个字直译过来，就是"人不中用'，"迂腐到不可救药"的明确证据。"单打一"的做人方式，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也值不得学习的！国家在前进中，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

你若教中学语文，让同学多看些杂书，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

近因一病数月，不能起床，尊信迟迟作复，想能原谅，并候安佳。

沈从文

六月十日北京

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最近始发现，致复信一搁半年，深感抱歉！

从文

八月廿一

编辑部诸先生：

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说已迁居。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因此试请你们转转，极感谢。无着落，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诸位出的专刊三文，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说得过好，未免增愧。

我后天将离北京，约三个月才回来。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廿五日

《大拇指》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编辑的文学刊物。

这两封信曾以《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的《沈从文别集·柏子集》，于1992年12月出版。

19800615
北　　京

复孙康宜

——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

康宜女士：

谢谢你厚意，信已收到。信中提到的金介甫先生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本上月金先生已从邮中寄来。看到这么厚厚的足有五百五十多页的巨著，必定费了大几年宝贵精力才能完成，反而使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书中所提及作品，多半是我在学习用笔前后十多年中完成的。实在说来，我的工作离学习卒业还远，由于社会变化异常剧烈，要求日新月异，我为人极不中用，不能不中途改业，离开了学校，转到历史博物馆去，凡事从头学起，度过了这卅年的沉闷岁月。比起过去旧同事、老同行，思想上实在已十分落后，生活上也大有天渊之别的。虽在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了足足卅年，除了有点滴文物常识，此外任何一方面，都说不上什么专的。并且过去所有作品，五三年就已得承印开明书店正式通知："所有拟印各书稿（已印出十本），业已过时，全部代为焚毁。包括纸型在内。"另外一方面，则台湾，也同样用明令把各书烧毁，纸型在内。还加上一句："永远禁止在台湾发表任何作品。"这倒真是历史少有的奇闻，但在中国或许还有相当道理的。甚至于十分必要的。我即或十分热爱国家，写作方法可不和要求相适应，我得承认现实，一切接受，也

并不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的妄想幻念，即早改业，还是十分合情近理的，免得出什么意外事故。体力性格既极端脆弱，身心通不健全，若小不谨慎，卷入来去无时，难于理解的风风雨雨政治运动大漩涡中，恐招架不住。因此沉沉默默过了二十年。或许因把学习“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牢牢记住，与其他旧同事、老同行比较深刻明确，且尽可能去实践，凡事“为而不有”、“与人无争”，才能比较平静的活下来。与万千人比，实应算得是十分幸运！十分幸运！同时也应说十分“落伍”！

今年已过了七十七岁，事实上现在四十多岁，在大学里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已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很少看过我作品，那宜再对于近半世纪前的过时旧作，还在一切大变的崭新的中国文坛，冒充作家！在某一方面说来，当时也似乎有些可惜，因为从近卅年现实，即可知，在世界上得不到公家任何帮助，想训练个在世界上还站得住脚的作家，看来实相当困难。正相反，国家对于作家要求过于迫切，花了以亿万计的金钱，印行了以千万册计的作品，向世界各国推销，客观效果却似乎总不容易达到主观的愿望。原因何在？也只有领导主持这个工作的人，明白问题。不过，即当真明白了，希望换个较好办法，大致也不会是三几年即可见功。直实一点说来，本人若缺少写作的真正甘苦经验，势不可能真正更改关于写作的见解，忽然出现什么奇迹的。生产上的落后，改进，提高，或许比较容易见功。短篇小说的突破纪录，也许还困难一些，可能还得“老话重提”，得从学会掌握文字、运用文字着手。因为表现情感或思想，总离不了文字！这种说法若由我提出，可容易犯大错误。因为已有千百作家，都

在国内已作出极大的贡献，取得完全的伟大成功。不仅得到国家的认可而受重视，即在世界上，到某一时，也许会由于得到国家的支持，作品大量的推销，而成为“第一流大手笔”的。以后搞研究，非承认不可！因为别无什么作品可供你研究！所以从我自己看来，也得承认这么发展，是十分自然的。

你回到中国，若希望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可，首先或许得抛弃一切成见，对于国内目下正受重视的作家，得无保留的一例认可才对。为回答你的好意，我诚诚恳恳，希望你放弃我那已过时多年的旧作打算，来客观些研究研究中国受政府重视的作家和作品，赞许即或稍稍过点头，也不算错误。因为在到处反映出封建意识在恶性泛滥的部门，阿谀巧佞是必然有市场的，这个风气因文化大革命而大有发展。四人帮虽已垮了台，所形成的坏风气还不像刹了车。外国哲人早说过，三千人可以攻入罗马，毁灭罗马，三万人可不容易建设一个新罗马。明白现实，也不宜悲观，建立一个真正有现代化的新中国，还是得向大几亿在沉默中不声不响努力的工农学习，才会在那另一时成为现实！

我是一切已过时的人，什么都来不及看到了，你们正年富力强，一定还可为国家作许多有益有用事情。最近广东出的《花城》第五卷，有几篇谈到我的文章，都各有好，你值得看看。又听说《中国文学》英文版八月份刊戴乃迭先生译了我几个短篇小说，法文版则译了我《边城》，你在国外想必都可以见到。又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也有我一篇旧作①，谈我和黄永玉父母种种，希望你也可以有机会见到。我最近还在香港印了四卷本选集，散文已付印。今年若来得及交稿，或可望全部交稿，陆续出版。国内在京印五卷，又在沪则印

一卷关于文物论文②，附图较多，约过去《龙凤艺术》一倍篇幅。不过读者恐怕已不会怎么多，因为谈的问题多为冷门。
兼祝
工作顺利，家中大小安康愉快。

沈从文

六月十五日

张兆和附笔致意

孙康宜　女，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文学教授。通信时任TUFTS大学助理教授。

此信曾以《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为题，于1992年12月在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丈夫集》中发表。据作者印象，与收信人在美国会面时似在某图书馆工作。现保留初次发表时篇名，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旧作　指《一个传奇的本事》，发表于1947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1980年5月香港《海洋文艺》7卷5期重发。

② 文物论文　此集未能出版。前文所说两种选集，均未如数出版拟印卷数。

19800617(1)
北　京

复张香还

香还兄：

信收到，谢谢。《花城》刊载二篇谈我的文章①，和美国朋友（在哈佛研究我作品，得博士。近正来北京，还未及见面。）一个充满好意友情的来信。朱先生文章只千把字，可写得极有分量。这种老实话或许会为人不满，但却是事实，和不少目下在教书的及别的工作上朋友却有共同感，但在三十年来“一面倒”风气中，谁也不敢说，或不愿说罢了。黄永玉文章别具一格，宜和上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我的一篇介绍他木刻文章同看，会明白我们两代的关系多一些，也深刻一些。若就访问记而言，《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各有文章。三月份《湘江文艺》刊载的龙海清先生一文，写得似比较全面。他是在《株洲文艺》作编辑的同乡，懂地方种种，也懂我作品内容。我说的话也不会记错。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出了个《大拇指》专刊，有二三篇访问记，都写得极有分寸，也有感触。事实上，这些年青人可料不到为我叫屈是不必要的。我不仅这么平平凡凡沉默寂寞过了卅年，即半世纪中，原都是在同样平凡情况中度过，从来也没有和许多老同行那么辉辉煌煌得意过一天的。外人评我“有点道家气味”，大约即指这种“与世无争”，凡事“逆来顺受”，

"承认现实"生活方式及工作态度而言。事实上由通人说来，则只是不可救药的"迂腐"而已。《花城》附刊了我两首旧体小诗，题《拟阮籍咏怀》而作，像是朦胧，又像是还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有所指。记得阮的传中提及"有忧生之嗟"，译成白话即"担心活不过去"意思。这种提法过去不易懂，经过近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的教育，似乎才较多明白一些。在极端专制猜忌司马氏新政权下，诗人朝不保夕忧惧处境情形，万千人就都因之死亡了。我总算活过来了，即或心甘情愿的在极端困难寂寞中过了三十年，但在学校吃现代文学饭的教师，还依旧放不过我，得到一些新的文化官的鼓励和支持，还在新编的教材中，用四十年前老腔调，甚至于还采用荣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意见（这些教师似乎还很少知道苏的身份），加重批评我为"反动落后"，胡扯一阵交卷了事。至于某大师特赐的"粉红色作家"佳称，自然更深人人心。尽管这一位大人物生前即以"巧佞"见称。因为事实上，我的所有作品已烧去三十年，当前四十五岁左右的文学教师，其实已很少有机会读过我五种以上作品的。这新教材名分上是九大院校教师合编，事实上是旧教材翻修。我的姓名在目录上并没有，只是临时凑合，随便找个人看看过去上海出的一折八扣书选本，肯定是，五七年出的那个选本前《题记》，也没有看过。因此把我放在萧军、蒋牧良之间，敷皮潦草不痛不痒说了几句好话后，随即就又大骂一顿，才得到满足。很多人或许还不明白骂了四十年究竟是什么？总的说来，他们无知实值得同情，且种种措辞，在某种人看来，是应得奖的。因为严守师承，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正确的。即或近年上面曾已提起过，"现代文学史"由五四到解放，应从作

品成就着笔，不宜当成“政治运动史”立论，但教师若全是“一面倒”方式训练成功的，你要他“实事求是”，岂不是件十分麻烦的工作，如何能够按时交卷？所以我倒希望到再版时，还是根本不提我，倒合理省事一些，彼此都可得到安静！我实绝不抱任何不切现实幻念童心，以为还应在作家中占个什么位置的。目下大小文化官和大小作家间正新旧矛盾重重，还在勾心斗角发展中，以老舍当年那么懂行、紧跟，到头来还吃不开。我什么都不懂，那有能力在作家争夺是非战斗中混？目下待作的事还多的是，必需争三几年时间，为接手人打个基础，那里会只想为自己翻案？至于别人的“抱不平”，也只会增加我的负担，为他们“明天”担一分心！因为事实上我已得到的比应当得到的好处过多，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我那里还会感到什么不平？不妨看看《诗刊》三期，某老太婆忽然歇斯底里暴发，大骂了我一通，我也毫不在意。有人问她“为什么”？她却答非所问的举了几个可笑例子，好在人人都明白是为了自保。但是这么一骂，就证明自己凡事都对吗？这个文章很值得看看，用心之深，恰恰又对照我过去的愚蠢。

上月已搬了个家，和友好呼吁无关。因为早就定下了的。我并不想搬，才挨到五月初移窝。大小三间，一切应用东西只是凑凑和和，名叫“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会科学院大楼507”，其实在崇文门外附近，新侨饭店后边。共计三间，主要一间正当交通中心大道，每天有大几万辆大小汽车轰鸣而过，必到过夜半后，才稍停一会会，早三点又复继续循环，真正是一种耐疲劳锻炼！一搬即病，无从离床，打了大量防什么的素，吃了几十副草药，才制止了发展。像已好转，其

实还不像全告恢复，手脚动作都已失去原来灵便，脑子虽无事，可是人究竟老了。许多待完的工作，看来都得放弃了。最近试为香港编一套自选集，约四卷，已交一卷，年底若无别的事故，或可完功。因为手边存书已不多，亏得香港方面为寄四十个盗印本来（一半还是陌生人好意寄来的！）才能着手！另外北京方面拟出个五卷本，把近三十年关于文物部分的也辑印一厚册。完成以后，大致这方面工作就算告了结束，不再过问了。至于港澳东南亚的热潮，或许也只是三五年事，过不多久，就将另外为什么新趣味所代替，不宜抱什么大希望的。国外情形或稍持久些，因为英、美、法、日，都比较客观。搞问题，熟习五四以后到卅年代的成就，对以后作品兴趣可不大。我们近卅年搞对外宣传，下的本钱虽不少，似乎还不大成功（一说一个外文出版社每年得赔七千万，希望作到只赔三四千万，还不容易。）受抵制原因，部分或属于恐怖意识形态的传染，部分还是作品本身缺少引人兴趣或启发。即以红都女皇的自传，也并不能哄动国外群众。每年推销亿万册书刊，却只能得个“宣传品”印象，作用还不及杂技等玩意儿。这倒是值得有心人深刻思索一个问题。一二年内能否扭转这个费力不见好的局面，指导方面的高级文化官似有责任。但是问题即或明白了，还是不济事，因为“近三十年的成果伟大”，对内言，既能对作家起“鼓舞”作用，也能对读者起“开心”作用，但对外言，即正在国内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帮手而言，也不易相信。若主持宣传的首长，自己能有勇气承认工作不怎么好，还可望得到纠正。若还是依旧以为自己十分正确，当然不会出现改弦易辙的新办法。特别是内部若还矛盾重重，用人极多，工作能力却提不高，希望

"宣传品"产生估计到的应有效果，自然不怎么容易。这些问题我实近于极端无知，说的也不过是比较相熟方面点滴口头传说而已。但愿内部的什么宗派、帮派即早消失，能有个较一致的、也较客观的新设想和办法，先本身能真正团结识大体就好。这就很不容易！

最近听到几个从外国参观文物的领导，谈国外对中国文物研究工作种种说来，就使人痛苦。比一比，我们在这方面也得承认实大大落后了。我们绝大部分文物，多还近于冻结在各自一摊的大小不同库房中，谁也只想从保管上捞点外汇，可是却不知如何捞法。对外只要有钱就"开放"，对内却作成十分慎重的样子"保密"。有的大博物馆本只有保管责任，却任意廉价处理文物给院中工作人员，如把乾隆时盔甲，用一二元钱一件折价变卖，事情虽已经为许多人知道，却不受检举处罚，因为主管人有上级撑腰！不久前，还听说长城还有人随意拆去了百多里，或因农业搞生产基建，或因军队作营房，任何方面都无从过问。你说的事比起来就太小了，而且太普遍了。最好还是从大处看，还多的使人更忧心的明天！高兴乐观些来接受这新的现实吧，个人得失比起来未免更小了！并祝凡事顺手！

从文

六月十七日

---

① 文章　指1980年5月发表于《花城》第5集的朱光潜著《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黄永玉著《太阳下的风景》、黄苗子著《生命之火长明》。

19800617(2)
北　京

复陈有昇

有昇先生：

三号寄来尊信，早已收到，你的隆情厚意，十分感谢。我因搬到前门东大街三号楼507号，一病经月，下不了床，尊信迟迟不能作复，极其歉仄。我改业整三十年，对于文学已完全陌生，不仅无发言权，即作为一个读者而言，资格也不多了。近卅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接触实物比较杂也比较多，各部门似乎都有了点常识，却无从深入，外人说的什么“专精”，实不足信。因为出土重要文物当以千万计，写出的报告，多还近于摊材料性质，且不及万分一。大多数重要材料还冻结在各省市大小文物机构库房中，值得有心人耐烦认真十年廿年去分门别类加以清理。事实上这种工作实费力不易见好。从实物出发去搞物质文化研究的人，到目前为止，算来是还大大不够的。也引不起国内学人给予应有注意的。我的工作和过去年月写小说理想相差并不多，只能算得是一个探路打前站的尖兵，原来在文学方面进行的试探努力，由于社会变化过于剧烈，一时难于适应，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放弃了从事文学的幻念童心，到十分冷落的午门楼上历史博物馆，搞搞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消耗此剩余生命。但是近卅年社会的剧烈变化，任何对国家建设有长远的主张，大都

在倏忽来去的人为风风雨雨扫荡下，失去应有作用。我的一切努力，当然也不在例外。文化大革命一来，在十年折腾中，虽还居然能活着下来，可是人究竟快到八十，报废将只是迟早间事，所有积累下来的一点资料图书，大多数已损失，想重新着手，已来不及了。即或工作转入历史所，得到院中的支持，对物力人力都得到支持，可是个人能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多可争一二年时间，为拟进行的工作打个基础，别的全待接手人来努力了。

月前晚报上的访问记，说及的比较简略。在三月份长沙出的《湘江文艺》上有个龙海清先生的访问记，似乎比较全面。又前月在香港出的《海洋文艺》上刊载我一篇和黄永玉父母一家关系的小文，若能连同最近在广州《花城》刊载的黄永玉、朱光潜、黄苗子及美国金介甫诸先生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述及我的作品和作人笨拙处对照看看，也许还有趣味。不久前杨宪益先生的夫人戴乃迭先生，用英文译了我的三个短篇旧作，并附有黄永玉一文，将在八月份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刊载。又闻还有法文译的《边城》将在法文版刊载。另外还听朋友说到，我那些抒情式小文，用法文译比较容易传神。我不懂外文，你若看过法文译本，很希望能听听内行的意见。

你的好友陈庆浩先生若到北京，极欢迎你能和他同来谈谈天，让我也多少知道些国外治中国文化史的工作进展情况，彼此交换交换今后工作的看法，和可能分工合作进行的办法。我估计有不少方面，会能从陈先生的指教，得到极多有益启发的。去年巴黎大学第七部中文系主任于儒伯先生，曾邀约我于今年五月中去法，谈谈“抗战时的中国文学”，因为那八

年中我只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国文系教点书，一半时间在滇池边一个小小村子里住下，既没有到过重庆，也没去过延安，见闻十分狭窄，对抗战文学缺少知识，所以不敢应邀去法国。若此后还有机会去法国看看那边收藏的中国文物、字画、陶瓷、漆、木、玉、石、玻璃和丝绸、锦绣，倒应当去好好学习一年半载，并听听法国方面专家的指教！因为有许多近年新出土中国文物，居多还分散各省市，保存得虽还好，分门别类的研究，一时还说不上。甚至于可说许多部门至今还少有人在进行研究。这一代六十岁以上的人若来不及研究，此后恐更无望有人注意。我们这一代因机会较好，常识较多，兴趣也较广泛，若能明白保留在世界各国的杂文物多些，又能知道他们某些文物研究的情况和新的保护方法，对于这些近于冷门的工作，组织人力来作有计划进行研究时，必然可以得到不少的便利，且可望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少走许多弯路！

我因两月来不用毛笔，手和笔都不听使用，这个信写得乱糟糟的，盼能原谅，并祝工作顺手，府中长幼健康愉快！

沈从文

六月十七日

陈有昇　外文出版社编审，民俗学家。

19800625
北 京

致沈虎雏、张之佩

小弟、之佩：

我们忙匆匆的搬了个家，一切全得大和王序，还亏得新凤霞的大公子，为买了十个葡萄酒外运纸箱装书，大用平板车先后五次才运完的。恰好开电梯的青年，是大同事的儿子，也得到不少便利。这里只一定时候有电梯，亏得有熟人，才例外帮忙。住处共三间，总面积为卅几平方，若上面说话兑现，则新屋落成后，可望分配到一百平方米左右，就像个样子了。副研究员也有七十多平方，住处兼工作室！所以这里住房证，注明“特别困难户”，表示“暂时”性质。妈妈廿年来总算有了个单间住处，若把衣柜放入，还是极窄，只十二平方大小。我的一间虽大及十六平方，可是正当大街，对面是新楼一列，离崇文门十字路不多远，一天约有大几万大小汽车来去，吵闹到不易形容。因为一天日夜只有午上十二时后稍清静些些，延到晚上十二时才稍清静，可是早三点即又开始热闹。真像是疲劳轰炸。持久怕招架不住。

五月二号搬过来后，坐面包车去过十三陵一次，回来即病倒。打针吃药好一阵，四五天后才稳住。不料脚又因湿气感染，转风湿性关节炎，脚趾红肿，到右膝盖红肿，又连续打针吃中药，第二回却延长了约四星期，四五天前才能下床。

虽已不再红肿，可是手足关节总时复硬痛不灵，走路也不大灵便，可能从此以后，单独出门资格，得宣布取消！搬过来后，这里唯一方便是和新侨饭店隔壁，请客吃点心真方便，却相当贵！大菜市在马路对过，可是蔬菜并不多，全被一个大招待所“优先”了。有时只能从盘菜得到黄瓜和西红柿，其贵可知。交通也较便利，车站在楼下马路对过或马路边。一切似比小羊宜宾方便，买菜可大大不如小羊宜宾。

今年九月，虽有去美邀请，不一定能成行。因为商条件，要我们出钱，就不大好办。必须别人包下我们来去路费，才能成行。我估计不易交涉好。重要处即我不是党员，邀去谈文学，看文物，公家未必感兴趣也。但若有人知从远处看，必然还是让我到各国走走上算。因为出去谈谈我懂的问题，总不至于闹笑话，丢中国人的脸。近日在美极活动的聂华苓（女的，嫁的安格尔，写诗极讽刺。近来京，写了赠永玉的《问猫头鹰》，极有趣。又赠了我一首，还未译出。）为我写了一本传记。这次来京，作协特邀来的，同吃了一顿饭，临行前，到住处看了我们一次。还是48年才从中大外文系毕业的，在台十五年，才去美，作品也被台湾禁止。作协邀来是希望由她拉拉在美台湾作家的。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夏志清，写了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颇得好评，把我说得太好。香港有中文译本。照这里说是“极反动”的。又香港方面有个司马长风，写了部《中国新文学史》，也把我说得极高，分析举例却极有分寸。两部书都说我是夹在两大中的牺牲者，可能这方面说的还易为有识人所承认。只是因此一来，我却反而多担一份心。因为这里教“现代文学”的是一面倒了卅年，教材中照例把我当成反面人物提提，或索性一字不提的。

事实上四十多岁的教师，就根本不读过我的作品！希望落井下石的，老熟人中也正大有其人！如丁老太太，事实上骂得极可笑，为了自保！我不回答她，让她骂好。事实上明眼人全知道的！最近虽然从上开始有指示：“《现代文学史》应以作品成就为重，不宜当成政治运动史来写。”闻邓还批“同意”二字。只是明白问题的却不说话，或不敢说话。在那里操纵一切的却装作不注意到。教这一行的，还多有所师承，照老调子唱，才不至于出差错。所以即或不得已要对我口是心非称赞两句，随后还胡乱大骂一通。一切听之而已。在国内书既早烧尽了，骂了三四十年，不仅外国人不上当，反而还不断有人搞研究，取得博士学位，而我们教师，倒反而以不读我作品为得意，也是历史上少有事情，以及少有趣闻。近年来已许可有人专研究我的，只是居多都不免戴着旧框框，懂得极少，大不如国外日、美、法人认真深入。有的人或许还希望在人家研究基础上才有话说！目下所知，北大有一研究生是湘西人，懂得还深，作的分析文章不多久将分别发表。上海师范学院也有一位，工作也作得极细。大致多是受本校教师鼓励，而带点“打抱不平感情”而出现的，为实现双百方针而产生的。即或如此，总不会即动摇照政治地位排队方式官定某人列某号的程序，因为若真的从作品成就及其影响而言，许多文化官，事实上并无什么作品，恐排不上队的。如此一来，这些官将居于何地？所以在国内，我从不抱什么不现实幻想。最好是照近卅年习惯，让那些在宋美龄蒋介石时代吃得开的男女“清客作家”位置占得高高的，无碍于事。我还担着一分心，怕那些天真烂漫的年青人，为研究我，把我旧作说了几句好话，另一时还会得罪了什么据势当权人，

而打破饭碗，或划成什么“新右派”！大势所趋，看来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最好倒还是少有人为我说话，我本人也能够安静些，为国家认真工作几年，少忧心忡忡。

近一月到七月中旬，那个在美国哈佛研究我作品得博士的金介甫先生，已到了北京。人只卅二岁，摘了千多张卡片，什么都看过，远比国内研究我的人认真得多。这次来，是主要向我询问些不了解的问题，且希望去湘西自治州。外事局已为他电话州中，我倒希望他去不成，因为天气过热，县里住处肯定会多蟑螂、臭虫、蚊子，毛房或和四十年前差不多，有点什么病可不好办。地方且尚未正式开放，招待所也不成样子！

上次我们在外文出版局吃饭，恰恰见到韩，大大骂了萧一阵。韩这人专走中国上层，所谓油子，十分机伶，但可说也还是不什么懂我们，不看对象，一见面即大吹和西哈努克友谊，又说一会儿即将和某副总理宴会。却料想不到我那会对这些感到兴趣？她大致过去因跟得江青相当紧，所以这回来却不上报纸。但中国还是在利用她。聂和韩比起来，家常得多。油菜花伯伯印象，觉得“海”一点，因为美国大学里大致还保持一定学院派气氛，活动过头，仍不免给人一种“海”的印象。这次来京的金，却保留学院派风格较多。懂日、法文，中文对我作品可特别熟习，大致是真专到一定程度的。另外还有几个用我作工作对象念博士论文的，情形不详悉。比较起来，我们这方面可相差太远了。这次金来还为复印了大量港澳方面谈我的文章，除了三五篇说得比较近真，大多数也只是抄来又抄去，部分且近于三四十年前由上海小报上辗转重抄的。特别是关于生活方面，不足信。社会在这

方面特别是香港地方，多还继承上海小报传统，改变不多的。也有少数是联大学生充满好意而写的，写得恰如其分的不到十篇。内中以永玉的叔父一篇较近真实，把大伯三叔叔写得极生动。

愿你们都好。小姨姨什么时候来？

从文

六月廿五日

19800702
北　京

复徐迟

徐迟老兄：

得信谢谢，你的工作实在令人羡慕，到处可以走动，比我们老守在一个十二平方房子中，永远和一些死去上千年或更多的一堆破烂打交道，有意义的多！

你说的“跳丧鼓”大场面，极值得录音并照相保留下来。是否和“巴渝舞”有点联系？大致也得从“音乐”和“形象”以至于乐器组合上都重要多有些印象，才好办。这一行我常识也缺少，惟和这里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先生及文艺研究院跳舞组长董锡玖同志均极熟，可以转告他们。我觉得值得研究，交通又还便利，两方面或可以共同商量组成个工作组，作为和湖北文联假定那么说合作，来作一次正式调查，他们都有人，又有预算，还有录音、摄影器材，若无别的计划，肯定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的。

有关文学方面，我算得是一个早已“过了时的人物”，无丝毫发言权，也不对之存任何不切现实妄念幻想的。你说的散文，不知是否在《海洋文艺》上介绍黄永玉一篇旧作，那

是四七年在大公报发表，重新略有增改而成的。此处只近期《蓉城》发表一首旧诗，拟咏怀诗而作。史称阮籍有“忧生之嗟”，意谓不得寿终正寝，故诗中不免朦朦胧胧，不易为当时告密人拿住把柄，少些未免意外的灾星。弟诗作于七〇——七一，下放咸宁双溪区一个近于与世隔绝孤立长冈上时，不加以廿倍文字注释，一般读者恐不易懂也。若全懂了也还是会找岔子。另外三文一书信：永玉文必和《海洋文艺》上小文同看，才会感到兴趣，也才会明白我和他的一家关系。苗子文因感觉已有永玉文在前，不易着笔，所以只随手引了拙作，加以欣赏式介绍。朱先生文最短，可提出了些他人过去不敢提的“京派”问题，熟人看来，大家都点头认可。另一金介甫先生通信，信写得很好，措辞也极得体，是美国人，在哈佛以研究我而得博士的，年只三十二岁。近正在北京，搞的资料可远远超过国内各大学目下在研究我的人，而且非常客观，明白问题，抄了卡片过一千，许多我已记不到的。还为复印了不少材料，内中当然也免不了当年上海小报式文坛新闻和近年港澳半真半假新闻，主要是有材料。工作又踏实认真，不抱任何成见。完全是个“书生”。已得外事局同意，许其下月去湘西我家乡看看，并可能在黄永玉那个家中住一礼拜。只可惜我不能陪同他去，黄永玉又刚从湘西回京。

《湘江文艺》三月份，还有龙海清先生写了篇我的访问记，也写得很好，本拟并朱、黄二文，一同将译成英文，同刊载于近出的《中国文学》中，作为附录。王文则为杨宪益夫人戴乃迭先生译我的三个短篇，计有《贵生》、《丈夫》和

《萧萧》。可能占篇幅已过多，将龙文抽去。法文版则译有《边城》。听人说，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用法文译较易传神。这多属于“正面”的。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几乎所有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丧失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所以这文章也还是值得推荐给所有熟人看看。特别是六十岁以上，或多或少明白卅年文艺界大

事的人，看过后一笑了之，根本用不着为我“抱不平”。知道有这种事就够了。从常识估计，这种人看来是坐不了“第一把交椅”的，〔不是一〕个党员应作的小动作。因为即或能使用似巧实拙的玩魔术手法，胡骂我一通，除了极少数几个身边体己人诓得过去，年长的和更年青一代，却不会信以为真的。我因此试重新看看从香港一个陌生人为寄回的《记丁玲》二册，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其实我当时既不明白内中还有个“立三路线”复杂而秘密的问题，是某些人最担心到的问题，我还记得着有人十分亲切的提及立三立三，而后来却成为最大忌讳。这也是近几年才懂得点滴的。至于举得“不够高”，事实上看来，我倒是把她举得过高，而由后来发展看，“降下”的却不应由我负责了，只宜由她本人行为负责。

我的一切旧作已于五三年即烧尽，纸型也不保存。台湾方面待遇相同，倒像是历史少有事情。“文化大革命”一来，且把手边留下的，作为纪念的底子全部“代为消毒”毁去了。近年有机会重印几卷旧作，公私图书馆既保存极少，全靠香港方面为寄来翻印本四十二册，不少还是上海一折八扣重印本，才能着手。今年或可印出一部分。老兄若有兴致写一篇介绍性文章，肯定会十分深刻感人。俟这里把拟印的交卷后，当为寄几本来，最好是实事求是的说说我在试探中文字逐渐成熟的过程，有关“第一位女作家”，则尽可能不着一个字，免得意外触犯尊严，将来你又变成什么“小京派”，一动员围攻，你可招架不住！应当明白，我不像巴金情况，被骂已成

习惯，不必担心。称赞我，总不免使我忧心忡忡怕累及朋友！并祝工作顺利！

弟 沈从文

七月二日

通讯处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507号
（事实上在新侨饭店后边）

徐迟 现代作家。

此信曾由收信人发表于《长江文艺》1989年第一期。据发表文本编入。

19800711
北　京

复厚瑜

厚瑜先生：

惠书收到。承询"筸"字出处，系凤凰县苗乡一地方专名，旧名"筸子坪"，与另一"镇大营"地方合并产生个"镇筸镇"，时间在清代嘉庆时，加了个统兵官镇台，统兵三千，后称镇守使。又另由"凤凰厅"升级为凤凰县，设了个辰沅永靖兵备道，也在这个县里，有战兵千七百人，围绕县城设碉堡千多座，用苗汉混合民兵七八千防守碉堡，且有土长城①二百多里，贯串凤、乾、永三县碉堡，日夜有兵于碉堡间巡逻。主要是镇压当时的苗民。这是二百年前旧事，现在已成立十三县②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州上且成立了"吉首大学"，校长、教师和学生均有苗人。但镇筸城旧名还存在。即此复候学安。

沈从文

七月十一

此信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 土长城　明、清旧政权为镇压、防范苗民而在湘西建造的中国南方长城，当地俗称"边墙"，总长360里，大部在凤凰境内。

② 十三县　实际为十县。

19800716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兄：

你托人送来的奶制品早收到，至今还留着专为款待特别客人，才装点出来，配上朋友从湘西古丈捎来的苦茶，都觉得很好！此后不用费神再寄来，因为新住处去大菜市极近，且在新侨饭店旁，各种吃的都有。

最近那个美国人在哈佛用我作题目念博士的金介甫先生，正来北京，年只卅二岁，还充满书生气，十分素朴可爱。教中国近代史，中文相当好，隔一天必来谈半天。抄了上千卡片！七月廿五后，且将去湘西凤凰，看看我家乡。已得外事局同意，地方尚未开放，有专人相伴，将住一星期，可惜我无从相陪。

近来有几篇文章似值得看看：一三月份《诗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丁玲女士大作；次为广东出《花城》第五期中朱先生和黄永玉及苗子三文，又金介甫先生一通信；《湘江文艺》三月里一篇龙海清作访问记。多从各个不同角度写我，各有好处。内中最惊人之笔，大致数“大女作家”一文。真如鲁迅说的“不意熟人从背后来一刀”，真是显得绝顶聪敏，不愧为“玲珑九窍心”！这廿年她受的委屈，来自何方，出于何事，十分容易明白。她倒从不敢对真正对手轻轻哼一声，

只想另出花样，自己“树碑立传”，用我来“开刀祭旗”。满以为在外国人来时把我一骂倒，且知道我肯定不会和她一般见识，来和她争是非，她即可取得全面胜利，稳坐“第一把交椅”。不意廿年痛苦经验，别的得不到什么有益教训，却学会用“闯将”修辞术语，熟习四人帮权术衣钵，依照近三十年社会习惯，以为“有权”“有势”即“有道理”。措辞越狠，用心越险，加上手下还有一批四五十岁亲身训练而成“小打手”应声齐唱，即可使得他人“不信自信”。其用心虽险，但其愚亦不可及。不想想卅年代还有得是活人，过去和我不相熟，甚至于还骂过我，但近卅年从我生活和工作得来的印象，和这位“大女作家”种种相对照，是不是就不再考虑，即能同意认可她的判决书似的定论？此外还有年在六七十岁间，既认识她也认识我的人，或彼此陌生，只稍稍注意到卅年代文坛情况的人，印象中将更明确是非！也亏她竟想得出我是个“典型市侩”，市侩含义应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却不想到这么一来，她能达到什么？即或“贵人多忘事”，也不想想一出了困难，别的方面通通无从为力时，却反而来依赖我这个“市侩”！以至于到迫不得已，必须冒险把孩子送返湖南时，既找不着什么真正“侠客”帮忙，却又要利用我这个“市侩”来担当其事。天下那有这种绝顶聪敏人，能在历史上“坐第一把交椅”道理？因事近突然袭击，教书的熟人中，觉得难于理解。在广东中山大学国文系教书的吴宏聪，西南联大研究生，曾当面去问她原因，她却无从回答，只支吾其词，以为有两点理由使她十分生气：一为我卅三年冬回湘西，没有去看望她母亲过，她母亲生气，她“也就十分生气”；二为她被捕时，由冯雪峰

找我出面营救她，我不答应，却只允许签名并写点文章。于是她也十分生气。(因此即来一场骂街！其实是答非所问，别有说不出口处。）试想想看，即真有此事，就宜于在刊物上骂我为“典型市侩”或“胆小怕死鬼”？其实所说，也是临时胡扯。我回去，主要是我母亲病重，特别赶去看看，当时家乡军队正因和黔军作战，死了些人。我在家乡中，军阀印象是有左的嫌疑的，所以回时什么人都不敢见，只陪到快要死去的母亲病床边三天，即忙匆匆回北京了。我母亲生死还顾不了，那能考虑在常德看她的妈妈？二是关于她“被捕”或“失踪”，我根本不见过冯雪峰，当时也不认识他，除写点文章，还有多大能力营救？并且这也不是事实。记得当时《庸报》或《益世报》有个张铁生（似燕京新闻系出身)，写了篇文章，说她正和特务马某某在莫干山避暑过夏。我即写了篇《丁玲女士失踪》在北方刊物发表，又写了篇《丁玲女士被捕》，在北方也就仅止我写这两篇文章！

因她一骂，我才重新有机会看看《记丁玲》，才明白原来错在我预先感觉到姓冯的之可疑，现在还在台湾日子过得上好。又从别人方面明白她之被捕即出于冯达知其与冯雪峰要好，而向国民党告发了住处。这种复杂内容，我党外人那得知道？她近来撰文说由共营救也非事实，因去南京看她时，左恭即告我，实江西人彭学沛，汪派之中委作保（原北大教授，后《中央日报》社长，飞新疆摔死），所以软禁在中山门外狮子桥附近一小洋房里，与蓬子各占一半。冯达正躺在床上养病，彼则正在蓬子家玩麻将，月给一百元生活费，日子过得可比我好得多！最近又才明白远东饭店一伙是立三路线派，无怪乎口中常说立三立三，十分亲昵。不久前“立三路

线派”还犯忌讳，现又恢复，所以大致不久在自传中又要谈和立三友谊了。闻《密勒氏评论》有个罗生曾有详细报道，说系叛徒向南京告发，所以一网打尽（已有人译出，可不许发表）。这老太太正和江青手法一样，怕人提及过去，所以用我来祭旗。我真正的错误，其实是把她举得过高，倒不是贬得过低！所以决不和她争是非，还将听她再自吹自夸下去。可是知道她的事的人比我还多的是，即再善于说谎，也树不起什么权威的！我却将凡是称赞她的文章一律删除，不加入选集中。但是《诗刊》三期那文章，还是为推销让一切熟人都看看，并看看是否即可在国外坐第一把交椅！

我可能九月里有机会出去一次，也许去不成。这边虽允为出来去路费，包括兆和的，那边还得花钱，是否能解决，还不明白，似在商洽中。近正为香港编五卷选集，不久北京也可出五或六卷。

并祝府中人人好。

从文

七月十六日

198007

北　京

复邵燕祥

燕祥老弟：

上次你来信，提及丁玲在《诗刊》上胡骂我的文章，感情上总像过意不去。依照近卅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更不会对你有什么意见的。我因搬家，一切乱糟糟的，最近又病了一个月，没有作复，使你心中总像不安。昨天吴同志来，还转告我这件事，其实这事太小了，万望不必在意为合理。《诗刊》上既有那么多副主编，肯定都经过考虑同意发表，甚至于同意她那些离奇古怪提法的，你那有什么责任可言？即或由你负责审定发稿，也无碍于事！总之这是一种十分平常的小事，不必为此放在心上，感觉什么不安！

我是个快到八十岁的人，被各种批评“权威”，骂了将近半个世纪，所有作品则不仅在内地早已烧尽，在台湾也同样受禁止。（可说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遇，也无所谓不应当。）或说是“完全已被权威批评家骂倒”，又或以为正相反，不少骂我的权威由于擅长“巧佞”，跟得过紧，在骂倒我以前，先就在人民面前垮了。如此或如彼，我都认为十分平常而自然，并不曾动摇我对国家的感情。虽在文学方面，早已无任何发言权，却并不妨碍我在新的工作中，充满热情学习为人民服务，尽

一个普通公民应尽的责任。自己也十分明白,由于不善于运用新的“世故哲学”,趁机会趋炎附势向上爬,一生在工作上、生活上,总像是经常陷溺在“吃不开”状况中,日子过得相当狼狈。但在近卅年社会剧烈变化中,万千对国家真有大贡献的人,还多在不易料想的变故中死亡了,我那么一个庸俗平凡小人物,还是居然活了下来,这就应当说是十分幸运,那还会为一些别人出于小恩小怨嘀嘀咕咕觉得难受?至于某老太太突如其来的爆发性的袭击,倒真像是鲁迅所谓“从背后杀来一刀”的意义。乍一看来近于出人意外,但仔细加以分析,也“事出有因”,不足奇怪。她是个十分聪敏的人,应当极其明白,近廿年所受的“委屈”,来自何方,可不宜派到我的头上。党里六七十岁的文化人,也大都明白我从友谊上说,应当是够对得起彼夫妇了,在困难中凡是我能出力处,总是尽力作去,当她得意时,却从不依靠她过,谋个什么一官半职。她希望重新树立过去的声望权威,应当反求诸己,可决不是把我那么一个近卅年来已下降到小市民程度的无权无势的人,再踏上一脚,即能顺利成功的。照我估计,不敢去碰当年提出“丁陈集团”实力派,尚能得人见谅其中苦衷。主要还应当由她正视现实,凡事能实事求是,从近廿年痛苦生活经验中,取得点真正有益教训,既不回避自己的弱点,也能正视党内作家中争宠争权形成的种种矛盾,对党内所作成的损害未免太大。最好是内部能识大体,和衷共济,各用自己有限余生,毫无私心的,来为党培养些作风素朴,工作扎实,学习勤恳认真的优秀接班人,才是道理!若还只图维持自己“坐第一把交椅”,卖弄机巧,滥用权势,避重就轻,做文章时又只图自己快意一时,不计后果,用我来“开刀祭旗”,搞这

种损人不利己的小动作，这那像个坐第一把交椅的大作家应做的事？即希望取得身边三四十岁几个体己的群众的相信，也不容易，更何况党里还有的是三十年代作家，这些人即或原本或和我并不相熟，但用近卅年时间种种印象，作为判断，是否能不加思考，就相信她的毒恶提法？尽管四十岁左右，在“一面倒”教育方式下，训练出的“现代中国文学”教师，容易轻信她的指示，在新编教材中，还乐意照她的腔调，骂我为市侩。年纪较长，对卅年代略有理解的人，或更年轻一代的学生，却很容易明白，那是一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谎话！因为文章的措辞，多像是文化革命中的“闯将”写大字报时害人的常用语气，十年前出于廿来岁的闯将手笔，不足为奇，但出于一个快到八十岁的“大作家”之手，看来却不免令人发笑。若不是信口胡说，难道真正是“返老还童”，才口不择言到如此程度？说我是“典型市侩”，陌生人听来，倒也新奇动人。因为照这个名词正确含义，是“唯利是图”，或“见利忘义”，以至于“卖友求荣”。且加上个“怕死胆小鬼”，真应当深恶痛绝，不与同中国！但是试想想看，在她们夫妇的困难中，别的“正人君子”不为之奔走，为什么倒反而派到我这个“市侩”头上来，我是不是因此赚了多少钱，或从国民党方面得了什么好处？她若不太善忘，那本《记胡也频》的版税，还是由她拿去！并且到后迫得非送孩子返回湖南不可时，为什么不要个真正侠客去冒险，这相当危险的差事，又轮到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市侩”头上？

因为这文章出现，使得多数人都觉得奇怪，不易理解，我才重新翻翻朋友从香港、从美国寄来的《记丁玲》前后集，想弄明白我的“错误”究竟在何处。重新看过那份国内久已消灭的旧

作，才明白最大的错误，大致是对于现在还在台湾活得上好的另一人，我第一面印象即不怎么好。最不巧，是我的疑虑，又恰恰为后来出现的事情所证实，犯了老子所谓“察渊鱼者不祥”的忌讳。但事实还有更糟处，即经过最近一个熟人的指点，我才明白当时上海方面，不少人正受“立三路线”的影响，（闻《密勒氏评论报》某洋人，曾作有一报告，提及远东饭店案件，系由叛徒向南京告密而产生，也即立三路线的失败。）才想起无怪乎某些人口中，在过去某一时，曾十分亲热的不断提到“立三，立三”，充满了感情的原因。我既非党员，那会懂得党中这些十分复杂秘密矛盾的问题？有的人欢喜表功，对自己有好处，则大事张扬，至于对己小小不利，则极力避开。我当时写那个时，对这些事根本无知。主要只是天津和别的地方不少人在她失踪后，极力加以丑诋，造作种种恶劣谣言。或说她和什么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住，如何如何。在北方，似乎还只有我写过两篇文章为辟谣，不久就被《庸报》（或《益世报》）叫张铁生的记者丑骂一顿，《大公报》还支持我，拟为请律师向张铁生起诉，那边报馆派人道歉才了事。就事论事，那个《记丁玲》恰是充满了好意且为之辟谣，把她高举而产生。（若说不好，只能说是举得过高，使她后来忘乎其所然，而应受谴责。）正因为这样，那本书的下卷，才受国民党图书检出处扣留，直到战后复原，才能印行一次，不久又复禁止。解放后在内地，则并我所有作品，一律焚毁。逃到台湾的一伙文化官，也还放不过我，采取相同手段，将我作品全部焚毁，至今还未解禁！我身边所有，还是香港近年翻印本！因她文章一评，我倒正好把所有拟印集子，凡是关涉及她处一律删去，好让她来重新自造一

篇伟大光荣历史！我却决不会写什么回忆录来提及以后的文坛见闻，免扫她的兴！别的友好，更不必感觉什么不平，来为我“抱不平”，这既不必要，甚至于还可说实在相当危险易出差错的。近年来，港澳或国外懂中国卅年代文坛内幕，及近卅年文艺界纠纠纷纷的，总不免要为我说几句好话，或以为我“是两夹攻中牺牲者”（应说是失败者）。又以为近于一个“道家”（缺少战斗性）。说的即或有些对，不必全信。正如过去人骂我是“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回到北京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还加上个“小京派头头”，到云南后又是“战国策派”，事实上什么却都不是。说是典型“单干户”倒差不离。因为以前后十多年编大公报副刊而言，很多经常投稿人，我始终还不见过面。内中有个写诗的柯原，曾经帮过点小忙，还是事隔卅多年后，才知道他现在广东军区任宣传科长，提及过去帮忙事，我根本已早忘了。我实深深明白五四以来，从“文学研究会”、“创造”、“语丝”帮派中早浸透了的封建意识，护短、私心的毛病，搞小说散文，若没有什么直接帮派关系，没有同乡同学关系，想尽方法也不会有出路的。正由于本身的经验教训，因此到我负责编副刊时，就绝不让有任何帮派气息抬头机会。既不让任何对我个人捧场的文章出现于自编刊物上，也从不鼓励为我辩护作品刊在自己刊物上。我在上海始终不加入左联，也就是极早便知道内部争领导权，总是在派系上斗争，勾心斗角，情形复杂到不易设想，甚至于一直影响到现在，看来还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至于争工作成就，却兴趣不大。这也显明影响到近卅年的文艺成就，关着大门自己十分满意现有的成就，可是拿到国外去，每年花上亿万宣传费，却不易得到预期的效果。

一提到文化官，人家就摇头，不买账。主要给人印象是无文化可言。我们内部的“争”，港澳方面的人也比我知道得多许多，人家总觉得我们文化官的用心，多侧重如何维持自己既得权势名位，并如何发展巩固个人势力，可极少去努力，把自己作品提到和位置相称的高度。也因之官职虽日益加多，始终却不明白责任之艰巨，更不会从本人自己工作经验实践上，为年轻一代作家起点示范作用。不少内封的“名作家”或某一方面的负责人，卅年过去了，多只会作报告，一二三四说空话，官架子越来越大，和新旧作家都形成一种隔绝作用，彼此少共同理解。

邵燕祥　现代诗人、作家，时任《诗刊》杂志副主编。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0年夏
北　　京

致胡乔木

乔木院长：

承厚意，让我转调工作到历史所，并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持，才有机会把个一搁十五年的工作，初步完成。这个试点本的图录，由于真正用的时间并不多，原有补充材料多已散失，虽告完成，内容肯定不够完备，其中某些解释，也恐不易得到专家通人认可，有待印出后，得到院中所中各方面的帮助指教，逐一增改，才会比较像样。院中所中，既鼓励我把工作继续下去，目下有两个问题，看来只有你能帮助，得到解决，工作才能进行，并可望在一定时间中，把基础打得扎实一点，三几年后接手有人，不至于半途报废。

经过长时期从各方面考虑，我这一份工作，最理想的接手人，还是在考古所修复组工作的王序同志。这事曾请梅益同志为向考古所夏鼐所长商量，盼得夏所长同意，许可作为兼职（不兼薪）名义，以不妨碍考古所工作为原则，来把这个小小工作组打个基础。因为事实上第一个试点本能够交卷，王序同志前后出的力就特别多，没有他的协助，是不可想象能在三个月中完成的。

这工作希望取得新的进展，需要文物知识比较杂，兴趣比较广，且善于会通运用，才能得到新的启发和理解。若仅

凭文献求证，不大抵用，仅凭考古学知识，或美术史知识，或工艺史知识，或文学史知识，都不容易解决问题。所要的知识，不一定是高精专到出人头地，必须把基础放在博和杂上面，却十分重要。我因为在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觉得这个机关旧，意义新，学习为人民服务，转到古为今用上去，工作可望做得十分具体，事实上若不调过历史所，这份工作是无从得到馆中任何支持的。照夏鼐所长意思，“帮忙工作可以，名分上以不兼职为好。”事实上，这工作若值得继续，组织工作人占首要地位，我和王序相熟已将近卅年，较明白他的长处，在那边并没有充分发挥。从组织训练干部经验说，和业务能力说，以及对人对事的诚厚热情说，都应当得到党的更多信托，给他一份新的任务，发展他的长处。所以我希望你为作点主张，目前让他作我的副手，过两年，工作若还像个样子，就让他正式接手下去。我相信，工作会做得很出色的。因为今后工作重点在积累材料，沿着搭好的架子排队，他完全可以胜任。遇问题待解决时，向所中各段专家拜老师，求帮同提提文献，他作的肯定也比我还干得更好。三五个工作组同志，在他帮助下能协作，这份工作显然会能够很像样的，即用人少，花钱少，资料工作搞得有条有理，可起示范作用的。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资料问题。求把基础工作做好，先得对国内三部门材料得懂到一定程度，并且至少得想办法，能把重要有代表性的资料掌握住，用彩色或黑白照作成分类卡片，并在每一图像卡下作简明扼要说明：(1) 传世重要人物故事画，和传世或新发现庙宇、祠堂、坟墓壁画，反映某一时代人的生活形象材料；(2) 从传世及出土用铜、玉、木、石、陶、

牙作成的立体人物生活形象材料；(3) 从出土和传世保存下来和衣着有关的纺织物和不同技术加工，直接和间接材料；(4) 各个不同时代和纺织物图案有相互影响关系材料。

这四种资料能够掌握得住，作成三几万带说明的卡片，就打下了个良好初步基础，好办多了。这件事文化革命前作，其实并不怎么费事，就可得到解决。因为就我已知道的，和记忆中有个印象的着手，只要得到收藏于北京两大博物馆和北图及考古所方面的协助，至多用两年时间，就可望达到目标。即或到时仅把卡片摊出来，给人印象也将是惊人的、崭新的，为文史学专家，甚至于文物考古工作专家难于设想，而引起极大兴趣，得到不少新的启发。材料一集中，许多问题即因之可以得到深一层理解。如积累资料到十万八万，仅对于历史所通史组，和分段研究诸专家而言，也肯定会相当有用的。再改成内部参考资料性电影，对全国大专院校文史教学，也将产生良好作用。因为就个人所知情形说来，大专院校文史教学，这方面比较有系统知识，实在太缺少了。我其所以整三十年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也就因为明白国家那么大，材料那么丰富，却还没有人肯用个唯物态度，来进行些试探工作。一个历史博物馆二万平方米的陈列，有他好的一面。但所有历史画都不过关，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将帅，由于画塑的人不明白“巾子”裹在头上时代各不相同，却作得前后近二千年竟无多差别。就由于主持业务领导的，和主持陈列工作的，对于应有业务知识不足，也从不认为这些知识重要，才会这样。

自从发展旅游事业，为外贸积累资金，便于进行四个现代化口号提出后，国内所有大小博物馆，多把工作重心放在

小商品经营上，增加收入数字，外单位摘资料非钱不行。这份工作主要就是从资料出发，分门别类把材料照秩序排出，日积月累，材料日多，内中问题也就日益显明。目前虽已就个人所知，搭了一个骨架，即就已知问题，新出土或传世图像十分有用的，多还大量冻结在国内各收藏单位库房中，从未有机会给观众知道。或因为保密，绝大部分其实倒因为是工匠手笔，以为不足重视（不为鉴画专家所重视），不明白这些画的现实性，因之长期积压在库房一角。但我们这个小小工作组要使用时，即照目下摘文物资料供应最低市价而言，恐就得准备几十万元耗费，才能得到所需要的一部分。并且将来作为专题插图使用时，已付费用不算数，还得另付版费。这么一来，国内研究工作根本无从进行。因为层层若都以材料独占近于私有，为“理所当然”，保管的都把它作为达到经济指标的资本，上下既成为风气，结果不免将研究工作陷于停顿，却给有钱花的外国人以便利，而束缚住了本国研究工作的进展。所得者少，而所失者未免过大。因此是否能商请为解决一下。

个人认为，国家博物馆，只能是一个典守保管机构，最重要馆院应成为一个研究机构。力所不及，也应分是为协助研究工作便利，当成重点任务而服务。国家即再穷，也不宜把它当成“摇钱树”看待，以营利经商为目标。若文物局把这两个文化教育单位，给定下过重经济指标，是主持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还缺少对于这些机构作用应有的认识。若不能得到资料供应上应有的便利，这工作组恐怕不容易得到出色的成就，与其费力多，费钱多，而效果不大，不如放弃这个不切现实的打算，或暂时把这工作搁下，等待条件好转时再

进行。或认为工作还是值得进行，有关资料供应问题，恐得你在百忙中能抽出二三小时时间，邀集文物局业务局长，及两馆主持业务的负责同志，及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政烺、李学勤同志，搞个小型座谈会，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并听听由日美回来，国外博物馆对于研究资料供应的情况，对比一下，即可知我们目下落后状况严重到如何吓人程度。许多问题我们本来应有充分发言权的，却落到作简单说明也得照抄外人论断，甚至于即抄袭，还不知从何着手！资料问题若不能得到各方面协助，这工作不大可能做得真正出色的。只好即早放弃，另外派我个职务，来争点时间为国家在另一份任务上，尽最后努力。因为今年已七十八岁，在别人进行工作时，已正用电子计算机排材料，我们这工作，却还是一个头脑的记忆，实在太不经济！

胡乔木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00806
北　　京

复龙海清

海清同学：

得信，知你能留在家乡接待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先生，十分高兴。能陪他各处走走，将来可能还有别的国家朋友会来，可以熟习不少问题。金先生到北京后，我们曾谈过好多次，并见过李健吾、朱光潜先生，和北大中文系凌宇同学，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所以得外事组同意，特许到凤凰看看，由高鹏同志相陪。我曾有信给永玉的五弟，永玉另有信给县中诸同志，希望金先生来时，能给以工作上的协助。金先生一中文信，近在《花城》五卷发表，你若能见到，必可得一极好印象。因为凡读过这个信的，都感觉信中提到中美友好，可说是真正中国友人，充满友好感情来凤凰的。也盼望你能和县里同志好好商量，能给以热忱友好的款待。不必在吃喝上特别破费，最好是在工作上能给以较多便利。公家不必为之花钱，也注意不要使客人多花钱。因为来的学者，不是商人，不是富翁。注意不要使他过累，并不至于在饮食上出毛病就好。永玉曾说过，若招待处不大好，最好是住他家中。这事望和老五研究研究，以大家方便为好。保存较完整的苗人砦子，和距离较近又较热闹的乡场（如长宁哨），陪去看看

好。想照相，尽他照照，不碍事。他乐意看的，大致是原来的凤凰风貌，不是什么新建设。所以凤凰老式的银匠铺和加工方法，土机织染挑花作坊，也许对之更感兴趣。若见到想照些相，也随他便照些。特别是苗阿妈、老米和代狗[①]等手作的围裙、头巾及口水搭、虎头帽、吹吹棒烟杆，旧的，不甚花钱能买到的让他自买几件，或送他几件。若有小"狮子头"，小"笑罗汉头"，作为礼物送他也极好！拿回国去送人或作纪念品，都将算得是重要收获。因为内中包括有家乡人的真诚友谊和感情，比大都会的高级礼品，有意义多多！

我老家在道门口老张公馆斜对面，黄家老五知道，若未改建，也可陪他进去看看。（我生长在正屋左边房中，五七年我回去时，还进去坐了一阵。）又洞腕上田星六先生家中，原是永玉的家，若还保留原样不大变，也值得看看；文昌阁学校正面房子课堂，若不改建，也可让照几个相，因为我和永玉都在这学校上过学。小石桥和进门左边荷塘边一大桂花树，希望都还在。观景山奇峰寺的大树，若还未砍尽，也可照些相！他特别对苗歌感兴趣，若能收集到一些，或商县中党委，为邀几个优秀年青苗女歌手，搞个小型欢迎会，会中随便吃点江米酒，可比什么喝咖啡亲切得多，也有意思得多。天气不太热，即在城外大树荫处野地上举行。用这个方式举行，比什么正式宴会有意思得多！当个远从万里来的中国朋友，简简单单致几句欢迎词，就好极了。他这次回去，可能会把一切见闻充满友情写到中国游记上去，或其他作品中的。所以一切家常随便些，重要。多去几处地方看看好。此外如旧式油坊，水磨，糖坊，和其他手工业作坊，以及河边引水的大水车，凡感兴趣的都不妨尽他看看或照些相。记得西门上

洪公井一带，和笔架城陈老师长住处附近一带，从上远望四方，都相当好看，都可陪去看看。事先应和县里说说，不要客人一来，到处即有小孩子围观或跟着走，这可不大美观。应想法事先说一声好些，免得客人会在包围中受窘，却不易安排。若腊耳山山高树多，交通还便利，同去看看也好。鹭鸶咬鱼，若大河一带还有，也值得看看。

若时间从容，我觉得能看白河②上游，由石堤西到王村一带风景，会得到好印象。因为保靖对我印象也很好，特别是河边种种有地方性的小工厂，还是值得看看。若改变已成半新式，则不看为妙。若在州上有一二天参观，我已去信吉首龙再宇副校长，请他安排欢迎一下，也以表示友好亲切为妙。金先生虽以研究我作品而得博士学位，事实上也可说是由我作品介绍家乡，而热爱湘西的土地和人民，充满友好感情，而不远万里前来湘西的。论文中提到的苗民问题，比国内许多专家还懂得深刻。所以到县里和州上，若有时间特别介绍几个苗族土家族作家，及各县文工团中人著名演员或歌手，在一个小型欢迎会上和他见见面，也极好。这种会，喝杯茶，各随意带点点当地生产有地方性水果，就好了。款待外来学者客人，最重要是亲切，不是吃喝！（凡事如何进行，望随时问问同来的高鹏同志好。）热情亲切的接待，是会给远来友人以深刻愉快印象的。也是今后国民外交的一种任务，所能起的良好作用，有时比请人参加国宴还更贴心难忘。我们若出国，其实情形也一样！

金先生是目前国外友人研究我作品最有理解的，比国内学人踏实深入得多！来时为我复印了千多卡片，多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各大学藏图书中抄辑而来的。有很多我自己

也记不清楚了，有些又是于抗战时，在各刊物中登载，尚未辑印成书，在这次浩劫中已全部毁去了的。另外还为复印了上百篇分别在刊物中刊载，久已失传的作品。这份卡片不仅对我个人印行全集时帮助极大，即此后国内拟研究我作品的家乡人，如吉大的蒙慕秋同志，或其他大学里教师，也可得到极多便利。看看别人的研究工作，如何客观而认真，也就可以从方法上和态度上，得到不少有意义启发！

过不久，可能上海还有个摄影组，要来湘西。因拟摄《边城》作电影。上面计划已通过，惟剧本内容可能还待商讨。待从一条沅水上下走一次，再据之将剧本修改，第二步才能进行商量如何拍摄。依我意思，这事也必得州上充分协作，以至于为挑选演员，才易保留原来气氛。事实上这个作品若希望拍成电影，取得应有成功，大致只有我亲自来改编，才有希望。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大公报》名记者徐盈先生最有见地，以为应当多看我一些作品，特别应熟习《湘行散记》和《湘西》，才理会得到小说好处和整个沅水分不开。电影的拍制，更必须对我作品有个总印象才合理。

应当作一个沅水流域画卷来处理，才会成功。音乐也只需要用杜鹃声和画眉、竹雀声反复重叠相衬，加上风吹竹篁声，船上下滩时的号子声，及一条酉水流域水边的各种不同山鸟歌呼声为主调，贯串全剧，只在对话时停停。背景也应以全个酉水及沅水各码头节日和平时不同情形为主，才会生

动活泼，不感单调。可惜我已老了，恐怕来不及完成剧本改编工作了。并祝佳好。

其他同乡均望致意。

沈从文

八月六日北京

---

① 阿妡　苗语，大姐。

老米　苗语，多指未婚姑娘。作者在作品中常写“老妳”。

代狗　苗语，男孩子。

② 白河　亦称北河，即酉水。沅水的支流之一。下文所说石堤西、王村，均在酉水北，永顺县境内。

19800812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兄：

上海师院邵华强同志已到北京。金介甫先生到申时，拜访过施蛰存、程应镠诸先生，均由邵同志相陪，彼此也有机会交换了些意见，谈得相当融洽。邵现住北京师范学院131室（可能是招待所名称），你这一阵若公家事不太忙，有时间可进城，或和他约个日子，同来我处谈谈如何？他有一个月住。你或查查电话号，通个电话约定时间，在四五天后，再告我一声，好有个准备。或去个信也成。他初来，人地生疏，肯定还会来北大查查材料，我也将介绍他去见见刘西渭①、朱光潜几位。

文章若还有待发表的，如乐意在广东《花城》发表，直寄花城编辑部苏晨同志收，处理必较快。因为刊物容纳量大，过万字以上篇章，亦容易安排。

广东方面可能将印行我全集②，我已提及你和邵华强同志。工作进行时，工作量似相当大，苏意或将向学校方面商量借调两位过广东组一“编委会”，帮忙助成其事，估计有半年时间或可完成。此事目前还只是初步谈起，苏不久前来京，近已返广州。真的进行，还待下一步来信商讨。但如何付印：或分年代，或分门别类，或全部付印，或早期作品不必付印，

不得已放在后边作附录性资料印行。多希望能听听两位意见。至于两位的专著，似亦可分别各印一册，并将刘西渭（李健吾先生笔名）及其他较有分量、有内容之介绍文章，另合成一集，均待听听两位意见。至于出版部门，大致关于编排问题，是毫无成见，会接受我们建议的。付印事一定妥，希望一年内即可全部印出。（说笑话，必让我还活着时，看到这份作品作一套出版！）目下估计，我一一过目修改，占时间必较多。

前不久，见到香港来的一位陈先生，专门研究陈独秀，国内材料还不如香港多，香港又不如日本完备，因此去日本三年，却得回大量资料。这也可说近于一种悲剧性故事。我们近三十年凡事一面倒的方法，人的历史位置若长远跟着当前局势走，尽说"实事求是"，到写现代史即必然将有"早晚市价不同"情形，无从着笔。和近在国门前沿的港澳比，便落后一脚。和日本比，且远远落后也。许多"倒退"现象十分令人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年来南方的对鬼神迷信，已近于普遍发展，把中国亿万人思想拉回六七十年，目下说是为了旅游弄钱，事实上在这个基础上培养的思想感情，倒正合符许多做官的意识形态，日子过得更好，更适意开心！
并候安好。

从文

八月十二日

---

① 刘西渭　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李健吾的笔名之一。
② 全集　实指《沈从文文集》。

19800822
北　京

致黄村生

村弟：

小蛮等到港，见到时必可知道些亲友日常情形。上月陪那个专研究我的洋人金介甫先生，看了看长城和定陵，照了许多相，惟不易冲洗，过些日子或可寄来些看看。这个朋友近由外事联络员陪到凤凰去住了八天（近于特许，因未开放），看了不少开心事，大受家乡人欢迎！除到我出生那个家照了些相，文昌阁小学还组了个小型欢迎会，特邀了几个年青苗姑娘唱苗歌，“打猴儿鼓”（一切还是汉代老式样），唱“阳戏”（即傩愿戏，非职业性）欢迎嘉宾。并由吉首大学一中文女教师，讲我作品地方性，及现实性……又看了看总兵营，大新场，及贵州松桃景物山水和苗乡苗砦，照了不少相，还录了音。九月里，大致就将在美国若干大学，谈这次旅行见闻了。

这人只卅二岁，十分诚朴有意思，中文学得很好，在美国就搞了我作品卡片及千种，许多我早期写的文章早已忘了的，他却感觉十分熟习。你不妨写个信给你孩子，若能邀他去讲讲湘西见闻，一定也会使其他美国人感到兴趣，十分开心。

这个月似乎是我家里最热闹一月，因为老二小虎夫妇调

京教书，在轻工业学院，二三天即将由四川到京。他的一个女孩今年也升了高中。朝慧的女孩已长得和朝慧一般高。不久前，《广角镜》编辑带了他的新夫人到京，照过五六张彩色照相，你住处若和他住处不太远，或可通个电话问问。这人名李国强，商量借用底片冲洗几张，一定不甚费事。内中有两张可知道朝慧母女已成什么样子。又闻大姐一个孙子，今年高中毕业，已考入同济大学，大姐身体精神都还好，诸亲中她大致已算得真正元老。

上次我寄你照相中，是否有一张显得乱糟糟的书房中照的，若有望为加洗一张。因为拟放入新集子内。近或将出全集。

从文

八月廿二

黄村生　作者的表弟。

写此信时收信人已逝世，尚瞒着作者，已封好的信，家属并未付邮。

19800823
北　　京

复萧成资

成资：

得信，知已返校。我似乎因五月搬家，住房面对大街，整天日夜在上万车辆来去震动中，折磨得神经异常难堪。总是半夜中忽然被什么车辆惊醒，逐渐且影响消化力和头脑应有的适应能力，却陷于无可奈何情形。全身各部门官能都日益感到失调状态中，写个信也相当费事，大概是老之已至一种警告。今年已七十过八岁，能支持到八十岁，把一些待收尾的工作完成些，在进行的工作打个底子，大致也就应照庄子说的“息我以死”的真正休息了。

上次所说的报告，我手边没有，上海方面有打印稿，已商请为复印一份，得到时，当寄上供参考。这种报告你的学院不可能不有，或许积压在什么“长”文件包里，按级别只给主任看，不传达。这极自然，有许多事都有相同现象也。换句话说，“各地情况不同，因时因事而异”，毫不足怪。据我私意说，即或看到了后，明白有此事就成了。教书时，恐仍得“凡事照旧”，不宜另出主张。因为国家事情况复杂，外松内紧。在双百方针实行时，《小五义》《封神榜》《啼笑因缘》……都可以得到解放，可是我的作品未必宜于在国内重印。上海方面有的情形和北方不同，广州又更多不公开消息，

即同属与北京有矛盾，申、粤又各不相同。为安全计，最好还是“依样葫芦”照旧作去，似乎好些。万万不宜以为上面有了指示，即凡事可以照指示作去也。最好是在教书时，不提我作品……千万不必在谈现代文学时，为我叫屈。这么一来，只会增加我的困难，你也容易招致意外灾殃。外国人可以直言不讳的研究我，赞许我，正如《花城》五卷里那个金介甫先生，最近还得特许，去我家乡作一星期访问。至于国内，任何赞美都可能待到另外一时成为过失，因为赞美中即不免在无形中近于对当权“文化官”的批评。特别是官大作品不高明的一些人，易起别的设想，触犯他们的忌讳。还是让那些对“革命有贡献”的大人物，活得尊贵而自得的下去罢。什么《作家传略》没有我的名字，我倒十分愉快。因为实在是“实事求是”。你应当明白，直到去年用九大院校语文教师名分合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内中廿五个年在四十五左右的教师，没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作品，教材目录上本来并没有我的姓名，只临时找个什么人看了一二复印选本，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赞美后，末后便依旧采用四十年前什么“权威批评家”老腔调，胡骂我一顿完事①。这种教材居然能通过印行，即可知是得上面同意允许，且得到南方什么主管的“长”支持的。你如今若冒冒失失自出心裁，说出些真话，危险是显明的，意见也显明会触犯那九大院教师，肯定会在另一时受迫害谴责的。望牢牢记着此事。并候佳好。

从文

八月廿三日北京

---

① 收信人页边注：“见该书327页”。

19800827
北　京

复田懋畦

懋畦同乡：

谢谢你好意，托陈同志捎来的花生，因搬动住处，致将通信地址遗失，未及作复道谢，歉甚。

我是个早已过时的老人，已卅年不曾动笔，旧日习作且被焚毁已快卅年，冒充空头作家也不大相宜！《花城》中所载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先生，近日来京完成其大著，曾得外事部门特许，由一联络员陪同至凤凰住了八天，由县委派吉首大学一女教员蒙慕秋先生陪同各处参观，除县城各处外，还到总兵营、腊耳山等地，各处苗砦苗乡看了几天，并由本县为特别组一小型欢迎会，为演猴儿鼓、苗歌对唱，及阳戏一剧，留下些足和我作品相映证印象。还开了几次座谈会，十分愉快回国。不多久，或就将在美国所任职大学放映苗歌录音，并大谈畅游中国内地苗乡经验趣闻了。这位外国朋友曾写了上千卡片，载明我这些四十年前旧作篇目，及刊载书报名称，发表年月日。成集子（包括近年港中翻印盗印）的大小册子闻将及百种，有不少我已忘记内容，他却记得十分清楚。到北京时且和北大中文系一研究生凌宇同乡，及一上海师范学院研究我作品的邵先生，交换资料，也谈得很开心。因为在美国各大学保留我作品还比较多，他却充满了友好热

情，把所能得到的材料看得透熟。国内将来真正研究我的人，大致也还得去国外看看，才明白许多问题！但在国内，似乎还有不少人还不感疲倦，仍用四十年前什么批评权威的话骂我，倒也合情合理！复颂
安好。

沈从文
八月廿七

田懋畦 作者的凤凰同乡，时任职于合肥制药厂。

19800908
北　京

致诸有琼

有琼同学：

政协正在开会。闻一亲戚说，委员中杨崇瑞先生（似属九三，九三中医务人员多），今年九月十四值九十寿辰，《文汇报》曾有一访问记，写得似还不够好。杨先生是协和医校最早出国进修女医生之一，因女医生不许结婚才许出国。也是中国婴儿保健创始人之一，对中国这一部门工作的创始贡献极大，我觉得值得在一日报及晚报以至于在《人民日报》也有所表示才合理。你如还有机会见及陈柏生，似乎可和她商量研究一下，向杨先生学生，在政协的委员访访，与杨先生经常接近的访问访问，或从杨家亲属找三儿张照相，最好包括她早年的照相，及最近照相，到十四前后刊出来，对国内外都有意义。因为杨先生一生贡献于本业，在国外或比林巧稚还知名。如和外文出版社鲍文清同志熟，一道去访访，在外文版如《中国妇女》一类刊物上作点介绍，我认为都是应当的。并候府中人好。

沈从文　十日①

诸有琼　女记者，时任职于《北京日报》社。

① 十日　据收信人注，邮戳为9月8日。

198009上旬
北　京

复陈越

陈越先生：

尊示见到，厚意可感。主席著作中曾提到五四以来，中国只有一个硬骨头作家，即鲁迅。先生任教恰在鲁迅先生生长的绍兴，一定明白全国各大专学院中文组都有研究专家，明白对于这工作的重要意义。我私意以你工作便利条件，如能和同学商讨，试同写几十篇绍兴风土新志，有些作品甚至于不妨鼓励同学用绍兴充满地方性语言来反映，附以市廛人物，山光水色的照相，或并把国内外知名作家、专家，关于来到绍兴参观的诗文汇成一集，我首先就乐意作为一个好读者，且估计和我有同感的人必不少。因为鼓励同学毕业论文，就可望写得出不少有内容好散文，肯定会比目下专家在鲁迅先生研究工作中，别具一格，且具有长远意义。

至于我，已是个早已过时的人，而且思想十分平凡，工作则在未成熟以前，就因社会变化剧烈，难于适应，被有权威性批评骂了将近半世纪。骂我的即或早已成为尘土，但不少再传子弟，却还接受衣钵骂下去。试看看近年九大院校教师名分所编现代文学史教材即可知，我是不会有真正翻身一天的。所有旧作，且早在五二年就全部毁尽。台湾方面亦不免同受焚禁，见于明令，至今犹未解禁。稍有自知之明即可

知已无丝毫发言权，那好意思劝人用我作品作“研究对象”，陷人于罪？为了“避贤让路”，我倒早在全书毁去以前，就主动进人历史博物馆，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工作了足卅年，为各方面做点打杂工夫，想的只是能够达到一个合格的说明员，便不错了。事实上新出土文物以万千计，并不易及格，因此七八年才转人历史所，其实文物常识虽有点点，文史底子极薄弱，工作方法可能又不容易和传统治学相合，做不出什么成绩可想而知。至于近年来海外的“沈从文热”，事实上十分平常，不足为奇，因为国外居多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只熟习五四到卅年代一段，有的且用香港翻印本作根据，出于感情用事，难免会把我估计偏高。若注意到过去布克夫人和王宝川的热闹，则可知这种“沈从文热”只不过一时感情反映，一种近于时髦事物，不到三五年即将成为“故事”矣！

陈越　当时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教师。

据废邮存底编人。

198009 中旬
北　　京

复徐盈

盈兄：

转来昌霖先生信，得知《边城》拍制电影事，障碍甚多，事近必然。看情形夜长梦多，最后恐非放弃不可，亦意中事。因电影不比小说，一个小说一时即无主顾，过些日子，或许又复成为“热门”，大有销路。电影和商品关系密切，必须考虑当时能否赚钱。所以不能不注意到目前观众兴趣，甚至于以“吸引观众”成为中心目标。内容安排，也不能不到这问题上发生麻烦。

朋友汪曾祺[①]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

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追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

---

① 汪曾祺　现代作家、戏剧家。时任北京京剧院编剧。

19800921
北　京

复吴子慧

吴子慧先生：

你的信收到。好意极感谢，可是我实在无从对你作任何有益的帮助，因为照我习惯，十分担心任何人为读我过时习作而受累。更不鼓励别的人就我早已报废的作品进行研究。最好是和教师商量，用绍兴山村、河流、风俗、人情，写十篇散文，可望在研究鲁迅先生工作中别具一格，能得同意，你着手作去，我相信必易取得显著成绩。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的所有习作，五三年就得承印我作品选卅种的开明书店一纸正式通知，告我“作品已过时，代为全部销毁，已印（已出十种）未印及纸型，包括在内。”几几乎同时，还从香港文汇报载的消息，知道台湾也有焚毁我作品明令，并提及永远禁止我任何作品刊载。这倒是历史上少有事情，但必须看得十分平常自然才合理，因为上千万人都在各种不同情形下死亡了，我却还活着！稍加分析，也就容易明白，理由不同，方法一样，前者新社会需要新作品，且有万千思想正确、文才过人、充满革命经验的大作家，即早主动“避贤让路”理所当然。若还当路冒充“作家”，另一时必不免成为“绊脚石”，招来意外灾星。至于台湾方面，八百万美式装备，还打了个大败仗，虽明明白白为政治腐败的结果，无气可出，

(一些“文化官”大致觉得我作品并未过时，还能“起不良影响”,）因之来个“巧着”，把我书全部焚毁，也算得是一种绝顶聪明的政治手段。事既如此，我即或不“承认现实”，也依然得沉默“接受现实”，放弃个空头作家名分和学校工作，进入“历史博物馆”，这个名辞，照一般解释，即等于完事报废。我觉得实理所当然，因此毫不丧气，不折不扣，在文物库房和陈列室中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间转下去。原以为学个十年八年，或可望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的程度，也就不错了。事实上由于文史底子薄弱，虽足足在博物馆搞了三十年，出土新文物以千万计，虽过目经手动不动总是十万八万，和各种不同阶层观众接触，三十年来，或许已到二三十万，但“合格说明员”的程度，看来还是并不够格。人可快到八十岁了，真可说一无所成。近年港澳传说的“沈从文热”实只是一种短期性的感情反映，不二三年将会成为过去云烟。至于国外，则因为多数习中国文学的只知道五四到解放前的书刊，中国留学生且多是西南联大同学，有部分人对我作品发生兴趣，也十分平常自然，不足为奇。我的一切很快就会被人忘去。我若能多活几年，大致还可以见到这种变化的。唯一真正能比较持久的好感，可能还只我的家乡少数几个年青人，我的工作素朴认真态度，对他们还能起点鼓舞作用，别的不切现实的幻念童心，所谓成就，都是无根据的，会被长于“世故哲学”的老同行、或官方肯定认可的作家所代替的。

我琐琐碎碎的说了不少，主要是奉劝你千万不要把我作为研究对象而浪费有用精力，毁去前途。我由于材质平凡，思想落后，性格拘迂，在旧社会“吃不开”，在新社会依然吃不开，实当然并非偶然。如今希望社会一个“合格公民”的

资格，就很不错了，别的奢望都不现实！你在绍兴，研究鲁迅先生，既保险又省事多多！

沈从文

九月廿一

吴子慧　文学编辑。通信时为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三年级学生。

19800922
北　京

复陈有昇

有昇先生：

得信谢谢。弟因得电期于十月初一到达纽约，诸事不免乱成一团。外友晤谈，恐得在十二月初返京以后，始能再约一适当时期矣。望能转告，一致歉意，甚感。敬复颂著安。

弟　沈从文

九月廿二

关于《红楼梦》起居服用器物图照，一时恐不易集中，亦难望发表，特附闻。亦望转告另一陈先生。

198009
北　京

复萧成资

成资：

得信谢谢好意。向任何方面请求迁居事，势不可能。此间熟人中还有市委书记，或副部长，尚无能为力。王忠那有什么说话能力？他已三数年因病中风，头脑不中用，你万万不宜随便写信将我情形相告，免彼再受刺激，加重病情，我实担当不起。至于我调过历史所，能迁此住处，总算二十年来，张先生有了个单独住房，在此已算特殊优待，我早晚已不必出门上公共毛房，不必担心跌倒中风，即是卅年来大大幸运！二年来一事不作，那宜再烦扰领导？何况在博物馆卅年，定级极低，对新社会又无任何贡献，今年且已快到八十岁，至多能勉强支持三几年，把待收尾和在进行一些工作能逐一完成，新成立之工作室，为搞个三五万图像卡片，为接手人打个比较扎实基础，便于工作能继续下去，就不错了。

半世纪以来，除了本身工作以外，对于生活上的得失，都近于"与世无争"情形，如今快八十岁了，至多活个三几年，那里还会在快到报废以前，还会为住处不适宜向当前据势有权的人请求换房子，或要别的人帮同请求？至于工作引起国外部分人好感，也只能增加一种忧虑，丝毫不值得高兴。其次即到目下为止，政治局中人事，尽管大有变动，至于文

化部门的“文化官”，不大可能有什么变动。将一切依旧混下去，还是继续操纵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以对外宣传而言，我不必花一文钱，却为国家挣了大大面子，但这事从某些人说来，只会增加他们的不快，那会认为是好事？就从住处分配，也即可以明白，所重视的还是伙内的几个人，或在国民党时吃得开的，青年会小办事员的那种人物，决不会是我这种人。所以应该明白我这一生是在工作上还拿得住，在生活上将永远吃败仗的。一切放心，请你不要为我乱出主张，增加我的担心忧虑吧。史称阮籍有“忧生之嗟”，过去对于这句话总觉得不易懂。据近半世纪的学习，似乎已稍懂了些。新社会我吃不开，十分自然。尽管这卅年凡事总先想到国家，再考虑个人，许多任何人忍受不了的困难痛苦，都克服过来了。不久前，在东堂子那一间小房还做了不少事情，现在已不必在大寒天半夜上公共厕所，不至于使家中人担心滑倒。应当说是“进人天堂”了！

记得初来北京时，不少大房子门前还有晚清留下的习惯对联，写得是“皇恩春浩荡，明治日光华”。这种对联近年来已少见了，但不多久前，所有大小平房大杂院，门额还一律写有“向阳院”，从上海、苏、杭、宁，都得到同一印象，可知这是统一的规定。这种富于“艺术性”的标题，虽又失了效，但在万千人头脑里，恐怕还是占主要地位。包括我家中一个小孙女，不多久前还说：“饭是毛主席给的。”这种教育还在灌输人中学生头脑中，一时不会去掉！

从文

19801001

北　京

致林曾

林曾同志：

九月廿五日得见贾树枚①同志写的访问校样，诸同志好意极感谢。惟近来这种访问记大小刊物发表已不少，夸大的不易纠正，正十分为难。贾同志和我并不相熟，我说话因口音不正，更容易致误。这文章多贯串不久前别的记载，有些多不足信，我说的也不宜发表。贾同志文，弟意认为不发表较妥。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已卅年，并无什么专长值得称许，任何报刊记载，都只增加我深一层处境的困难。由于虚名过实，易致不祥灾难，卅年来沉沉默默的下去，实心安理得。工作目标，能达到一个博物馆的“及格说明员”，尚不可望。近来只希望达到一个“合格公民”。

沈从文

十月一日

林曾　时为《光明日报》记者部负责人。

① 贾树枚　《光明日报》记者。所写访问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1980年11月7日刊于《光明日报》。

19801005
北　京

致莫自来

自来甥：

得从历史博物馆转来你一个信，知道你还在乌宿住家，是作木工还是换了别的工作。我五六年回凤凰时听大舅舅说你工作还好。他已于七一年死去，大舅妈也死去已数年。现在只有一个大姑妈还活着，已八十六岁，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和你一个大表哥田纪伦同住。二舅妈还住在凤凰县，我们很少通信。我也快到八十岁，住在北京，早不写什么文章。解放后只是在历史博物馆作个平平常常的研究员，事实上经常在陈列室里为观众作说明，过了三十年，作不出什么成绩。七八年才又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我历史底子很差，看来也不会作出什么真正成绩了。许多年来，我作的书都烧尽了，近几年，国内各省市才又把我四五十年前旧作重新整理，分别付印，今明年或可印出一批。大学里中文系也才许可学生研究我的小说。其实也只能起些点缀作用，没有什么意思，不多久，就将成为过去的。年来港澳和国外对我作品表示一种好感，写了些研究赞美文章，也是极平常事情，不应当说是对我个人的特别重视，只能看作对整个中国的热情。现在有万千新作家都写得比我好得多，不多久就会在世界上得到极大重视，我不过是先走一脚而已。正如老话说的“打前站”

人物。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结了婚吗？工作每月收入是工分制，还是计件制？住处有几间房子？这些琐事盼望你来信时告我。问安。

二舅　沈从文

十月五日

莫自来　作者已故九妹之子。

19801011

北　京

致诸有琼

有琼同学：

我有个亲戚王先生，因公去成都，急于成行，希望你能和你爱人商量一下，能帮忙使之得到点便利，感同身受。

我和张先生大约将于十月去纽约，美方邀请文件已到，国务院已批准，惟还得办理护照及向美大使馆写申请去美签证，还不悉这一系列手续，要等候多久才能办妥。可能有三个月勾留，拟在纽约耽搁二月，再转旧金山半月，即返回。到定下时，有些事或尚得向你们请教！

并候双安。

沈从文

十月十一日

19801014
北京

复高庆琪

庆琪先生：

得赐信，谢谢厚意。我人已快到八十岁，体力衰退，记忆失灵，任何过去事几几乎全忘了。（我经常感疑，我难道当真写了那么多作品，又忽然全部烧尽？）您询问的种种，已无从一一奉答，望能见谅，幸甚。因为我自己写的整堆作品，在五三年时就已因过了时而完全烧去，台湾且进一步用明令禁止，至今还未解禁。这种奇遇，肯定因为作品有毒，不宜存在的。新社会近三十年来，据报刊记载，已产生了成千上万伟大作家，并印行过成亿伟大作品，在全国流行，同时还在世界流行。至于近年翻印了我一点早年习作，至多不过能起些些点缀作用而已。对我实不足道，对社会也无多意义，二三年人一报废，就一切完事。过去友好的关注，值得感谢，但也应当实事求是，万万不宜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想，免得另一时犯错误，出毛病。你保存的《记丁玲》，为你安全计，似以即早焚毁为得计合理。因为这是经过丁玲本人判定为某某市侩写的一本最拙劣的小说。丁玲女士是我们新中国最最伟大（同时也将是世界最伟大）的女作家，我由于无知，竟在四十多年前作品中，把这么一个伟大作家“低估”或“丑化”了，所以即从小说角度而言，也应当算是最拙劣不过的。

绝不宜流传下去，十分显明。为酬答你的好意，愿意你明白情形，希望把偶然留在手边的那本书，即早毁去，免在另外一时受连累，出现意外麻烦，招架不住。承认现实并沉默接受，才符合“明哲保身”之道！即此复颂
著安。

沈从文
十月十四日

我本质说来，实在材具平庸，思想极端保守落后，文字也半通不通，不过因缘时会，坚持不懈，从学习试探中，写了几十本不三不四的作品，并没有任何值得赞美处。虚名过实，必致奇灾异难，居然能活到如今，已够算得幸运了。所以放弃了空头作家的名分，转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也只希望达到一个“及格说明员”的程度，事实上，学了三十年，也并未及格！外面说的我又专什么什么，都不足信。写作上还一败涂地，那里会又来冒充什么专家？

高庆琪　笔名卜谷、任琪。新闻工作者、文学编辑。时任职于《青海湖》月刊编辑部。

此信曾在高庆琪的《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文中摘录，1989年4月发表于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河不尽流》一书。

据手稿编入。

19801015
北　京

复黄仲轩

仲轩先生：

得信谢谢厚意。你问的唐伯赓，本名不这么称呼，家似在晃州城里。还记得抗战时乘公路汽车上云南，在晃县候车，曾入城里去看过他姐姐一次。他在农大时，对同学多极友好、热情，和几个湖南同乡同住两间宿舍，只记得石门有个姓詹，新化有个姓向，芷江另有个姓唐（浑名唐胖子），凤凰有个黄育熙[1]，（黄玉书的堂弟，后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校长。现还活着。）都曾因在学校活动，一度关在北京监狱里，不久即放出。（闻和被张作霖枪毙的高仁山先生同住一室。）这些人除黄在厦门，其余回湘，大革命时多死去。此外无所知。芷江龙家是当地大族，闻龙三老有个孩子，也死在当时请愿中，试问问龙家老一辈，或可得到一点消息。敬复颂健康安好。

沈从文　十月十五日

唐伯赓之死，是任农会主席时，必在"马日事变"前后数天内，不大可能是一九二五。

黄仲轩　时任职于芷江县人民医院。

① 黄育熙　即黄村生，作者的表弟。

19801016(1)
北　　京

复彭荆风

荆风老兄：

得赐信，并附寄件，谢谢厚意。昆明地方对我始终保留极好印象，一家人八年中是在呈贡乡下度过的，和当地人关系也极好。孩子在那里长大，至今还会说昆明呈贡乡下话语。还记得初到昆明那天，约下午三四点种，梁思成夫妇就用他的小汽车送我到北门街火药局附近高地，欣赏雨后昆明一碧如洗的远近景物，两人以为比西班牙美丽得多，和我一同认为应当是个发展文化艺术最理想的环境。（过了四十年，我还认为我们设想是合理的。）所以后来八年中，生活虽过得困难不易设想，情绪可并不消沉。

我最早住处是青云街三号。萧珊、杨苡等借住楼上一角空间。傅雷夫妇住楼下，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住后院。随后住北门街唐公馆对面一所旧洋房边小楼上，听人说原是蔡锷住的。唐家的豪华和蔡家的简陋恰恰形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对照。我每天都可看到小院子三株尤加利树上的松鼠跳动。不久即因空袭下了乡。三天中我上城里教习作，住处在云大门外牌楼前那个米线铺对过小楼上，每顿吃一毛三的牛肉粉，铺中掌柜当成笑话转述，以为最节省，可料想不到有时下乡无路费，经常还得去开明书店借一二元版税才能上车！生活

19801016(1)

过得不成个样子，气候温和可救了我一家人。所以对昆明特具好感。本来今年九月已拟带了个小小工作组来昆明住一月，因美国邀我去看看，原定九月即成行，现在看来，恐得要到十月将尽才可成行，大致有二个月停留。我那个古代服装工作组三个工作同志，十一月依旧还是要来工作两个月，内中王序同志，是援朝志愿军转业，在考古所工作了廿多年的山东人，曾主持长沙马王堆古坟发掘工作，一定会和另外两个助手拜访你。工作主要部分，是就博物馆中的那一批铜器摄影摹绘，工作有一个多月停留。特先为介绍给你，希望你们能成个好朋友。这里熟人称赞你在云南领导部队青年文艺同志工作极出色。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和我的家人同来昆明看看，因为一家人对昆明还充满了一种良好印象的。

并复颂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十六

彭荆风　当代部队作家。

19801016(2)
北　京

致蒙慕秋

慕秋同学：

承好意，把尊作寄来让我看看。我和张先生已看过。印象是前一部分把我估计过高，说得太好，不大符合事实，最好是把这部分删去一些，比较妥当。事实上，我是个材质平平，思想保守凡庸的人，所有作品，多还在试探中进行完成的，那说得上什么真正成就？文中有两个部分，特别不宜在你作品中提及，也不应当随便告人：

一即帮助鼓励某某人去延安的事情，绝不宜形于文字。因为某些人目前都已成了“部长”或“副部长”级要人，有许多不同原因，他们虽居多还对我怀着好感，我却绝不和他们往来。所以照朱光潜先生在《花城》上写的短文提到“京派”，只泛泛的不具体说到什么人，已是几十年来第一回事情，我已极感不安。因为这个“京派”，照某些文艺界有势力权要说来，至今还是个不祥名词。我并且还被人骂作“小京派头头”，在文化大革命时，好些人即被人指责（或自批）为小京派之一，而受冲击。我即充满了歉意。事实上，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不少人我始终还不识面。有几位直到最近才来拜访我。我一生最讨厌的就是什么派！现在虽已成为过去，我那宜把这些事用来装点自己？

我还记得你去包头时，曾一再告你务必十分谨慎，最好是多听人说话，而自己少发言。且千万不要为我抱屈。因为有的人已看过我大几十本书，都明白赞许我还不是时候。还有的且正千方百计找材料，作为另一时批判资料。这是一种对于你极其担心不安的事。为了你少犯错误，一切必须“实事求是”，不要凭感情用事，作成对你不利，对我更只会增加处境困难的发言。因为你不明白文学界的十分复杂行情。我之所以改业，自有原因，被人漠视、忽视、轻视以至和所有旧同行、老同事关系都近于完全断绝，并不是受什么压迫。情形正相反，我始终还应当说是上面团结的对象。任何事我都作得尽职，只是不再写小说罢了。因为写作上，毛主席既明说作家中只有一个鲁迅是硬骨头作家，那就应当承认现实，趁早改业，别寻生计为合理。且深深明白个人的性格，对于新的要求不易适应，同时还明白作家内部争权争势十分剧烈，因此转到博物馆工作，宁愿放弃“空头作家”虚名，凡事从头学起，以学习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工作对象明确，丝毫不为自己打算，不知不觉即过了三十年。所有旧作在五二年就被全部烧去，也觉得理所当然。（而且早就在四七八年出版的《长河题记》中，就预料到这件事。）新国家正有万千种工作需要人去作，至于写作，由延安来和香港来有的是思想前进，文笔又好的万千革命作家，我实在是“虚名过实”，容易招致不祥灾难。为自存计，换个新工作，来学点新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所以即或从香港报上得知，逃到台湾的一群文化官，还放我不过，用正式法令把我作品全部烧尽，且永远不许再发表任何作品，我都认为十分自然平常，从不感觉什么丧气灰心。这虽像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可一切无动于衷，从不说

一句话。作品在内地为过时而报废，台湾则为未过时尚能起不良影响，而被禁被焚，都合情合理。我若希望活下去，为国家做点事情，只有即早改业，转入历史博物馆。

照一般习惯，一个人入了历史博物馆，当然即等于“报废”，不至于发生任何作用了。我觉得一个人若真的热爱国家，不大为个人得失设想，总会有办法把这点有限生命，在一种计划中配合国家需要，做出点事情的。我于是和最初学习写作采取了个同样工作态度，低下头来，不声不响，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间转了十年。明白理解到材料太多，知识不够踏实，因此继续再转了二十年。在近三十年社会剧烈变动中，万千老革命、老同行、老同事，多在倏忽而来的人事风风雨雨中消灭了，即幸而未折磨死去，也多显得十分衰老，我却因为与人无争，头脑简单，避免了各种意外灾星，活到如今，还对工作充满了童心幻想，体力也似乎还支持得下三五年，满可以把新的工作继续完成一部分，为接手人打个比较扎实的基础。还有什么不平可言？所以正如三月里《诗刊》中，一老朋友为了自保，近于点名，胡骂了我一通，泄泄她近廿年所受的委屈。对我而言，倒真像是鲁迅所说的“料不到熟人反而会从背后杀来一刀。”正不必问是什么用心，却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至今还有人深怕我还抬头翻身，再来在文学方面插一脚。只是骂得过于离奇，我却毫不感到奇怪。因为她明明白白知道这廿年委屈，来自何人，出于何种原因，总不是应由我负责。把责任派到我的头上，只是一生为人过分聪敏了点，知道她的对手还是个实力派，明白找我出出气，不会出现对她不利情形。可是料想不到，我倒更乐意成全她的“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希望，极乐意更主动些，再退后一

步，打算此后凡是有她的露面处，我绝不参加。今后她如果在美国及世界被人称为第一位作家，我也应当高举双手，成人之美。并且在我拟重印的文集中，一定得把一切原本充满好意赞美她处，叙述她处，全部删去，免得我这个市侩妨害她的尊严。所以你这文章中凡是涉及我们过去部分，最好也一律删去，才不至于受批评，招贬责。

你最大疏忽处，即这次不认真注意我的预料，盼望你少发言的好意。不仅仅是凭一时感情发了言，更不好是让人把发言材料抄去，或给别人见到抄去。天真到如此可怕程度，真意料不到！这可能会产生极不好的坏影响，因为目前正是各种人怀着不同动机搞材料。搞材料风气盛行时，从好意说，别人正好以为是来自我同乡的材料，肯定十分可靠。无忌讳的胡乱发表，就会造成许多不良印象和坏影响，会以为我到了这时，还在丑表功！至于怀着敌意的，则更可以利用你这类记载，作为攻击我还在梦想在作家中再插一脚。想想看，这是不是你理解到的事？是不是你估计到的结果？在四十年来一为人说是“小京派”，至今尚未得到澄清，三十年来久已断绝关系从不来往的熟人材料，在社会略有反复情况中，这些人肯定又会在“莫须有”派系牵连中成为受害者。你想想看，这是一种多危险的疏忽！所以最好能想点办法，把那些我们谈谈固无妨，形诸文字则极不应该，且易受别有用心人所利用，作为陷害的工具那一部分，向人申明说是“经过核实，多不可信。”或补充告给那些人，“谈到京派问题，说的比较合适，还是朱光潜先生在《花城》五卷中的小文中提法较妥。”因为他是同时当事人之一，且和我卅年相熟，我的作品，至少也看过卅个集子以上，还担心到我因此受累，更注

意到别人受累。你却不注意影响，不理解我的处境，又只读过我一本薄薄选集，只凭一股热情，就说得我那么好，那会不出乱子？（这和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不合！）

至于到凤凰作的调查，也不可能尽信以为可靠。因为我已离开六十年，老朋友多已死去，田景阳等多比我小得多，他自己家中事也并不明白，那能明白我多少？所以绝大部分近于传说处，似都不宜写到文章上。至于在学校另开专课，实在易犯错误，应当取消这种天真打算。至多作课外读物介绍介绍就够了。最好是一切照官定的教材，依旧不列我的名字，为识分寸。（甚至于照那些专家权威也无妨。）应当明白，我早已算不得什么作家。世界上那有作品早已烧尽卅年，还来冒充"作家"？务必要尊重教材，因为是国家九大著名院校廿多人同编，通过批准，绝不会错的。余多附于你原信中。不尽意。

沈从文

十月十六日

慕秋同学：

因去美事，有一系列杂事待作，尊文搁置许久，极抱歉。文章和张同志都反复看过，好意可感。惟把我说得过好，似不大妥。有些即或得自家乡人口中，却不尽符合事实，且易给人以错误印象。我们意思，尽可能把前一部分与作品无关的叙述删去，重点只在介绍介绍作品具乡土性，比较妥当，且免使家乡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因为这里还有人看过我四十本以上作品，且和我相

熟四十年，还不敢作文章批评得失的。至于外国人，由于一时兴趣形成“沈某某热”，也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三几年后，兴趣即会转到另一面去。并且希望你不要开专课，只作为课外读物介绍介绍我即够了。内中值得一读的似只《月下小景》、《自传》、《湘西》、《湘行散记》、《春灯集》、《黑凤集》、《如蕤集》、《八骏图》、《长河》，文字比较成熟，此外不宜介绍，不值得介绍。望能同意。[②]

蒙慕秋　女，时任教于吉首大学中文系。

① 尊作　指《故乡人谈沈从文》的初稿。

② 这段文字附于蒙慕秋稿中。

19801019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老兄：

来美事，总算得到国务院批准，且闻已发下护照，似乎还有一系列手续待办，如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签证……等等，大都如旧时代坐小帆船情形相近，每一个码头都有一种关卡，必须学会“善于等待”。必到通知飞机行期定下后，才算上路手续完成。估计日子，可能要在月底前后才可望成行。或许可稍早几天，很难料想。

由傅汉思先生安排，住在他家，比较方便省事。暂定在纽约二月，回路到旧金山、芝加哥、檀香山半月，便可回国。由于初次上路，一切生疏，上路后，必不可免有麻烦，且会闹些乡下人上城笑话。虽得到些指点，依旧难免出现些小问题。到纽约一段，大致简单一些，到旧金山一带，就得说靠天保佑了。今年虽已到七十八岁，张兆和也进入七十岁，看情形还和你住新侨饭店见面时差不太多。很快又能见到你一家，我们高兴得很。名分上来讲学，事实上我讲不出什么，至多能谈谈廿年代到卅年代新文学在北京和上海的情形，特别是廿年代北大学校和社会情形，为一般搞文学史的人全不知道的事情，和个人克服困难的种种，并说说近三十年来新工作的意义，就差不多了。据说一般只谈十五分钟，至多半

小时，其余让座中人提提问题，大致是不会太受窘的。如果范围小些，采用座谈会方式，必可减轻压力不少。

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其次则谈谈天，交流交流意见。而主要收成，当是去博物馆看看国内看不到的中国重要杂文物，由晋南北朝，到清代康熙、乾隆时，一般中国专家出国多重在商周秦汉青铜器，对以下金、玉、瓷、漆均少兴趣，我正好看些收藏格外丰富，却不甚引人注目的东东西西，对我极有用，对收藏者公私各方面也会觉得有意义。这方面研究是不大好办的，我的杂常识多，兴趣广，容易明白问题。

我在历史所新成立了个“中国古代服装研究室”，将尽可能为几个年纪轻的接手人打个基础。待二三年后，过了八十岁，若居然还活着，也应当照新办法退休了，离职后，将可望去全国未到处走走。今年夏天曾和兆和到过敦煌一次，住了一星期。我还想去昆明、贵州一带，看看各民族为旅游外国人而进行的手工艺品生产部门，看看有多少可以出点主意处。这也是近卅年为“古为今用”学到的问题，懂了还待用！

流金今年来过，明年将去日本一年半载讲宋史。

兆和和我祝你一家好。

从文

十月十九日

198010中旬

北　京

复长林

长林先生：

尊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承询及陈从周先生，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专家，和徐志摩先生是姻亲，编有徐先生年谱。徐先生全集，也由陈先生和赵家璧先生编辑，不久或将由上海出版。至于台湾方面，闻早已有十二卷全集印行，似由梁实秋编辑，你学校需要时，可从香港订购，（说明供研究参考用，应可收到。）这书我未见过。我是个早已过时的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得失，已无任何发言权。因为所有旧作，在解放后不久，即由承印我选集的书店正式通知，告我“已印，拟印各书，均已过时，失去意义，业经代为全部销毁。”至于台湾方面，则从香港报刊得知，曾用明白法令禁止，“凡是沈某已出，未出各书及纸型，一律焚毁，且永远不许发表任何作品”，至今犹未解禁，倒像是历史上少有事情，其实也极平常，不足为奇。内外情形虽并不相同，却采取同样方式。或认为“已过时”，不会起好作用；或认为“并未过时”，尚易起“不良作用”，总之，各有不同理由，付之一炬，都极合情理。我当然得承认“现实”，并接受“现实”，工作原本在“尽一个公民责任”，责任之尽，本于老子“为而不有”明训，即早“避贤让路”，比较得体。

因为在解放前廿多年，在学习写作过程中，虽相当辛苦，可说不上什么成绩，但所得于社会种种好处，各方面的信任支持，实在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古人有言，“虚名过实，易致奇灾异祸”，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新要求既不同于过去，我想冒充“空头作家”可不成。且有的是思想好，经验多，文章又特别好的第一流作家，所以我即早改业，实心安理得。四九年后，即去历史博物馆作了个普通工作人员，名分上搞“文物研究”，事实上原只希望学个十年八年，能够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像一个合格公民，就够好了。不意整整学了卅年，目标还不易达到。因此才又转调到历史所。我的文史底子既极薄弱，只不过是对于文物各部门有点常识，年龄却已快到八十，做不出什么成绩，可想而知。这卅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实史无前例。眼看着千百旧同行，老同事，朝夕间人渊升天，在不易设想中成为古人，我虽然因为工作重点转移，由于与世无争，一心只想到如何把工作落实到“古为今用”上去，为生产教学，打打杂，服服务。但依然不免在不断遮腾中过了卅年。唯一幸运即在人为风风雨雨袭击下，至今还未报废。工作调动后，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只是体力显明已日益衰退，记忆力、分析综合判断力的丧失，更十分明确。和一些老朋友比较，表面上还像是个“经久耐磨”的机器，由于结构简单，耗油量不大，若不出意外故障，似乎还可使用几年，事实上重要零件多已磨损，报废仍将是迟早间事。照目下估计，至多只希望能争三几年可用时间，把在进行待收尾的一些工作，赶早搞出来。并把一项比较麻烦的，新成立的一个工作室，为接手人打个较扎实的基础，可以使他们工作能继续下去，少走些弯路，别的实

在通通说不上了。你说的“回忆录”，这工作应分是一些对近代中国文学有真正伟大贡献，且得到权威专家和人民认可的大作家工作，写来才有示范意义，起良好作用。我只是个在学习用笔过程中尚未毕业满师的学徒，由于不能适应新社会变化要求，即被否定了的一个典型庸俗人物，似不宜还抱住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来作这件事情，增加文坛笑料！目下虽还有机会，将四十年前的习作，重新整理付印一部分，供少数人参考，至多能起些点缀作用而已。事实上，社会在前进，已有了万千新作家，新作品，密切配合社会新要求，产生并推动了历史进展伟大意义的，这才值得你注意！

此信曾发表于1980年11月《广角镜》杂志，题为《一个无法投递的信件》。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01023
北　京

复吴宏聪

宏聪兄：

谢谢来信，上次来京，未及畅谈，极为憾事。

弟近卅年在社会剧烈变化中，大致与人无争，且和所有同行老同事多成隔离状态，只在历史博物馆陈列室中转，因此在人为的倏忽风风雨雨中，竟居然还活得下去，不能不说是幸运！

已定于本月廿七去美，名为“讲学”，事实上，不过是谈谈廿年代到卅年代文学运动中一些琐琐小问题，和近卅年来学懂的文物杂常识而已。主要大致还是看看流传国外一些南北朝到明清一般杂文物，可能会得到不少新启发，新理解。因为出国专家多侧重在史前及秦汉青铜器等问题，此后一千七百多年的东东西西，还有万千种在国外保藏得上好，即对于敦煌感兴趣的人，也侧重文字上的反映，此即兴趣不大。我因为在博物馆工作，兴趣较杂，常识较广泛，或许走马观花三个月，时间虽短，对比较重要的少见的材料，会有机会接触得多些，收获也稍大些。据人说，最方便是资料在国内十分“保密”的，在国外若出于同行，则花极少资料费即可得到。

飞机本有两条路可走，因来回票由科学院为订，大致是

经日本东京停停即直达美国。回来也同一路线，因此希望从香港到广东去看看友好，只能待明年另外机会了。看来只要体力许可，总会有机会到广东走走，住一个月，因为已纳入明年工作计划中。

盈昂兄处望一致意。

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沈从文

十月廿三

若熟华山、杜埃、钢鸣，均望便中致意。

吴宏聪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01025
北　京

致杨苡

杨苡同学：

我已定于后天飞美，和兆和一道，人地陌生，恐不可免在新环境中，会到处“出洋相”，真应合了“乡下佬进城”情形！说定住傅汉思及四妹家，在纽约停二月，去旧金山可能住钟开莱家半月，即返国。金介甫先生文已看过，只把一部分他不明白致误处删去。如说熊希龄与湘西军阀关系。这人给我们印象甚好，像“洋书生”，但使我感到十分歉仄，即无从把他那个五百五十页研究论文中得失提提意见。或因文字隔阂处致误为一一改正过来。我不久或可以见到他。他到了凤凰，住下八天，看了所希望看的一切，相当满意。返长沙，即转广东回国。录音记录未见到。他那文章承你费神为译出，已寄《钟山》编辑部。他说的我一生分三阶段，极有理解。

我一桌子还有十七个信待复，乱成一团。草草作复，盼能原谅。祝大小好。

从文

十月廿五

兆和致意

19801026
北　　京

复邵华强

华强同学：

得信知种种，中文系五十岁以内的教师不知我是什么人，十分自然合理，不足为奇。因为所有旧作，均在卅年前后即已全部烧尽，台湾亦不例外。恰恰证明我在新要求下，工作早已失去意义。即早改业，还是明白“虚名过实”，易致不祥。不自以为是，搞一点“人弃我取”的为人民服务工作，既说不上什么成绩，总比在人事风风雨雨中弄得个颠三倒四，失去方向，为省事而见实益，还像个正当公民也。相片寄来一份，注有年月，或许会有小误处。可惜较早的过少，另外有一张家乡风景照，记得《人民画报》前几年有一张彩印的，比寄来的这一张时间可晚些，桥上房子廿四间已拆去，望斟酌看看。

我明天即和张先生去美，约三个月不到即可回来。可给人的不会多，得于人的必不少。体力看来还支持得下。程先生不日可回申，见到他时，必可明白些北京小事情。我平时已不下楼，小事也知道不多！

我私意用我作品开专题课，易犯时忌。至多提出三几个一九二九后到抗战习作，作为同学课外读物，就很够了。这么一来，对你或许也好些。系中诸先生好意，并致谢忱。

诸照相制版时，望告知请莫弄脏，用后还寄北京住处，有人收信，不会失落。并祝身体健好。

沈从文

十月廿六日

1980 10 下旬
北　京

致李祖泽

祖泽先生：

我于廿七号去美，约在纽约停留两个月，在旧金山停半个月，受十一个大学相邀，主要谈谈廿年代到卅年代文学情况，及个人工作。次一个问题，即谈个人搞文物的心得，必然会涉及服装研究。闻你和另外同志均去法国，如回来能在十一月内可以把待印行的样本寄一份来，对我工作或许比空谈使人易感兴趣。能用快件寄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傅汉思教授，必可望转到。我是住在他家中的。有这个样本或印本，给人看看，显明对于这本书会给人以较好印象的。至少在方法上也较新。费神，感谢之至。

沈从文

李祖泽　出版家，通信时为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01030

美·纽黑文

致沈虎雏、沈龙朱等

小弟、大弟、之佩、永玮、朝慧、焕章：

我们十分平安到达纽约，比预定时间还稍早一些些。出一道门，远远即望见四姨和汉思，隔着一道象征性的绳栏，原来他们也到得略早，海关只循例看看行李，并未开锁，查查护照后，即放行。于是出了站门，只见三行车一致由左而右，上了他们的瑞典造新小车。照规矩，把一条约一寸宽胶皮带斜挂腰间，嘻嘻哈哈的开出车站，估计约三四十分钟，才开上正规直路。沿路经过一些关卡，都得给买路钱才能使车栏木柱自动高举。约二点钟才到家，原来他们家在另一州。

一行最幸运的，即前一排有个壮年，一问知是季羡林①伯伯的大公子，是同路，到芝加哥才离开，是在美学高能的。所以到上海转东京，又等机先后约耽搁了二小时，转弯抹角上下楼梯无数，且经两次搜查（怕坏人劫机，向别处飞）才通过。手续繁多，而迷宫似的飞机场内转来转去，多亏得小季先生随事指点帮忙，才不至于迷路。没有个伴，又不懂话，必然麻烦还多。我和妈妈在路上，在四姨家都极舒服，就是累点。正在补充睡眠，今天已初次到耶鲁学校看看，一所所房子都小小的。四姨家附近是住宅区，枫叶明黄，房子和积木一样，路上屋前多有一辆新亮亮车子，却不见什么人，行

车也无声音，不许按喇叭。家里房间不大，可十分清爽美丽。昨晚从电视看看二总统辩论，不多久就睡了。吃住都极好，望放心。住处比我们公园还好看。住宅区各隔一定距离，全是红红紫紫的树木，小果子多挂在枝上，无人采摘。不远即到了小商店区，约走廿分钟路，也依旧极静。

从文

到后第二天下午六点

① 季羡林　梵文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副校长等职。

19801119

美·纽黑文

致钟开莱

开莱兄：

我和兆和于十月廿七离京，乘中航机到申，转飞东京，换机再飞纽约。第二天晚九点到达纽约。路上幸亏前座为季羡林大公子，因此得到极多照顾。在换机、验关等等方面，免去许多势不可免的麻烦、狼狈处。他在芝加哥即下了机。到纽约时我们还担着一分心，怕无人来接，想不到在海关取行李之前，已见到傅汉思夫妇，才算是有了着落。现住在他们家中已廿天，由住处去耶鲁开车只十几分钟距离，已去过学校两次。离纽约却得车行二小时以上，所以除了去哥大一次，谈谈廿年代前期北京文艺环境背景，参加一次什么诗人画家招待晚会，并在唐人街百货商店和大群大小华侨挤了约十多分钟，另外还看了看纽约著名的艺术文化街的夜景，此外统未观光。大约因初来新地方，吃喝睡眠都改变了方式，人一老，不易适应，大有镇日昏昏状态。

由于离京过迟，得由一副总理签字同意，才能成行，原来行程计划已打破，本应十二月十五即离美回国，亏得汉思兄为张罗安排，延长了半月归期，昨天才办妥手续。约在这里学校谈两次话，在纽约附近几个学校谈三到四次（有余时间，再分别看两次博物馆），即飞芝加哥，停三四天，再飞旧

金山。日子定为一月廿六日飞芝加哥，一月三十日由芝加哥乘 AA65 飞机到旧金山，住七八天，二月八号离旧金山飞檀香山。廿五号即返飞东京回国。本意还将去华盛顿等地看看，因气候过冷，就不去了。

临离北京前一天，正值“中美史学交流会”开幕日，在全国政协举行，我参加开幕式。流金是副秘书长，大有可能下一次交换中美学者短期讲学的人选中，将有他在内。

到这里来廿天中，附近一切还极陌生，出门即乘车，更易增加生疏感觉。至于纽约，自然就更生疏了。耶鲁图书馆留下印象不错，房子虽旧，还整洁，学生也像学生。哥大则接近黑人废宅区，街道和建筑，似乎都太旧了些，台湾来的学生倒不少。在这里还将去哈佛谈一次话，我最希望是座谈式，大家提问题，我来回答，容易具体。若谈我近年搞的专题，在国内还嫌过深，要用大量图像解释。这次只拿了《扇子发展史》和部分锦缎幻灯片照相，只有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感兴趣，事实上倒极重要，因为方法新！

祝全家安好。

弟 从文

十九日

19801210
美·纽黑文

复沈龙朱、沈虎雏等
暨　张兆和复沈虎雏

大弟、小弟、永玮、之佩：

信得到，计九天，我们到这里，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多月。一切事均得麻烦四姨、四姨父，出门由四姨父开新车，开车前，人必有一胶皮带子缚定，车值九千美元，为我们来新买的。若没有他们，可比四姨父在成都将狼狈得多多！因为除了邻近耶鲁，到别的州大学谈话，纽约算最近，也得来回四小时，粗略估计，总是超过一千华里。中途路平且直，车接着车，经常是上百里路却还无个停车处！到了纽约，为找停车场地，更得四姨父费神。有些地方存车得花好几元。即他自己学校，停车也有一定地方，不易随便得到。路旁一般有标志注明，能停车，得花钱若干一小时。

我已到四五个学校“卖膏药”，总是超过预定时间，因为翻译占时间一半以上，得在四十分钟完成任务。剩下的日子留在四姨家，还有一个半月，估计还有三四次谈话（学校消息报照例说是讲演），且还要过华盛顿一次，停三天，看看博物馆。已看了两个博物馆，只走马观花，好东西真多。被人请吃了三顿馆子里盛筵，最大一次每人花廿五美元，可并不好吃，倒不如在四姨家随便吃点什么，喝一杯橘子水顶用。

我和妈妈都过得极好，可以放心。收到香港卅本精装本选集，十分得用。许多有趣味事将待回来说。

从文 十二月

小弟：

你十一月二十九日信前天八日收到。爸爸已在此作过九次讲演，四姨父作翻译，都说翻译得好。前天在哈佛（在波士顿附近），见到黑妮同韩丁的女儿，并参观福格博物馆，行车二百二十英里，归途中上了车，爸爸问："今天是在什么大学讲演?"（哈佛是美国第一流大学）昨天到新泽西州州立大学，行车二百八十英里，晚十二时许始到家。主要是四姨父开车，在公路上同四姨换着开车。我在车中听四姨唱《阳关》《琴挑》①……有时就打盹。爸爸同四姨父坐在前面，不断谈话，也不觉累。四姨父说，你们能住一年就好了。他们有共同语言，爸爸的许多杂知识对他有用，每到吃饭时，他们就谈问题。也有些特为来请教问题中外朋友，一切日程由四姨父安排，我虽也有一个小本本记，但总记不得，给爸爸写个日程表挂他书桌前他也不看，反正全由四姨父安排，他是非常可信赖的。我担心一月二十六日离开他们，到芝加哥等地既没有好翻译，又没有好向导，会抓瞎。但四姨父几处有学生，早已安排好，接待宿食全无问题。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好，比在家时好，只是每早被四姨逼着吃银耳，厨房里不许我插手做事，以致洗碗抹桌……使我不满。 妈妈

此二信同写于一纸。

①《阳关》《琴挑》 均为昆剧曲目。

19801212

美·纽黑文

复聂华苓、保罗·安格尔

华苓女士、安格尔先生：

谢谢你们厚意的招邀，来你们住家作客，虽不能成行，出于友好的盛情，仍使我们十分感谢！我们初次出国，凡事陌生，耶鲁地在康州，去一次纽约，就得烦劳傅汉斯夫妇陪伴，来回约四小时以上。汉斯教授每星期隔一天必有课得上，因此友好邀约在纽约聚会，也必待周末便利，方能成行。上次华侨在美国画家郑先生邀去纽约一餐馆聚会，正执艾青夫妇及王蒙、卞之琳先生由你们住处返回，纽约同席，得见惠示。并从高瑛先生谈话中，得知贤主人由于大几月中陪客过劳，体力上显然有超支，需要有一定时期休息情形，所以在电话中正式向你致谢。因为记得北京作协在萃华楼聚餐初次相见时，贤伉俪的精神极好，但第二次你们临行前在我们住处重见时，华苓女士已见出体力疲劳过度现象，再加上回美不久主持创作会议，出于对来自各处的客人热情接待，体力难支，实意中事。所以我们不好意思再来增加麻烦。只希望下次两位到北京时，能够有机会陪你们各处走走，就便谈谈天。我们在美前后已到过几个大学谈了几次“廿年代前期到卅年代北方文学的点点滴滴”情况，约在本月底，将去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做短期停顿，即乘西北航空公司飞机飞

东京，返回北京。这次长途旅行，多谢各方面的深情厚意招待，留下一种极好的印象，值得深深感谢！另寄上香港时代图书公司新印拙著散文一册，内中包括四种旧作，惟最后一份系曾在报刊发表、尚未集刊的残稿，虽不完整，似还值得一读，因全系记实，去其他拙作风格不尽相同，盼得指教。

并祝府上一切佳好。

沈从文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兆和附笔致候

又近得北京家中人来信，承惠赠尊著《桑青与桃红》中文本，已收到，感谢感谢。

聂华苓　1925年生，湖北人，女作家。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持人，艾奥瓦大学"翻译工作室"教授。通信时已出版十余部著作，其中包括英文的《沈从文评传》。她创作的寓言体小说《桑青与桃红》在台湾被禁，1980年在大陆出版。

保罗·安格尔　美国诗人。1941年创办了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室"，1967年与聂华苓共同创办艾奥瓦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任主持人，1977年由聂华苓接任，安格尔为顾问。

19801220
美·纽黑文

复沈虎雏等

虎虎等等：

得十二号信，知一切。湖南方面不即回信，上海更不会为写什么。走那么远地方，那宜为人来忙着写应景文章？这里已到三个大学谈话，印象还好。以昨天在耶鲁谈《扇子历史》，临时为制成四十五张幻灯片，放得如四个方桌大，约五十个老人听，耶礼协会中人，由四姨父作翻译，使人大感兴趣。可惜小专题材料带得不多，若把“衣着”、“打球”、“马戏”等多带几份图像来，一定会得到更多成功。这些用图解史的讲演，易引人重视。

四姨家如乡下，比公园还安静。已落了雪。我和妈妈都很好，还极容易做江米酒吃。离纽约二小时行车，来回得四小时，总得四姨父开车。只去过纽约一次，三五天将再去一次，在三个大学讲话，也许还将再谈一次“扇子问题”或“绸缎问题”。若香港出的那本书能即时寄来，闻已有出版广告，临时制五十个幻灯片，作讲演资料，一定会使人感兴趣。

这里有个《海内外》中文刊物，还将为出一个特辑，已有了四五篇文章，王浩教授写的很好。永玉说的“挑战”问题，对我们不会发生。因为我们谈的全近于故事，人家来的却充满了友好感情，从不使我们怀着敌意看待。劝人多回去

看看，许多人事实上却多回到中国观光过，明白中国知分困难处，比我们还多些！也许我们接触面多是学生和教授，不是什么“艺术家”的原因。但是即或是台湾记者，我们也不把别人看成外人，或给人以挑眼机会，或去撩拨别人，所以永玉表哥遇到的事，我们根本不曾碰到过。

我们已决定二月中旬回国，临上飞机前必另有电告，各种应办手续已商办妥了。这次回来怕拉亏空，什么都不买。平安到京即幸甚。

从文

十二月廿

19801225
美·纽黑文

致沈龙朱、沈虎雏等

大弟、小弟、焕章、永玮、之佩、朝慧等等：

我们在这里过了个圣诞节，落了几天中等大雪，因为住处是在康州乡下，每个人家各有一二十丈空间在屋四周，一下雪，照习惯，得自己打扫门外临街人行道那一段路，又得把后车房一段路积雪扫光，所以不免忙了四姨父。五天前，我们去华盛顿一个大学，讲了一堂课，看了几处博物馆。白宫和国会大楼均在博物馆附近。以航天博物馆最有意思，还一直走近那个从月中回来的"航天室"，两个人吃的用的包括澡盆在内，都十分有趣。又还有那辆在月上行走的小吉普车，一切机件都明确显著的搁在里边，多是轻金属作成的。还排队摸摸从月中取回一小块乌黑石头。住的是知名世界的"水门"三座大楼中之一座中第六楼上，一个中国女教授正空着的房间。听说这三座大楼中大几百房间，一共只住有两位中国人。我们住下来，虽房中空空的，也十分有意思。这些房间是可以出卖、转租、放空的，住了三四个晚上，还不什么讨厌，住久了后也受不了。主人曾转租给人，每月即收租一千五，若作旅馆住，每天可能得在二百元左右。离四姨家三百二十多英里，比纽约远一半里程，得七个多小时乘四姨家车子才得到。沿大路直走，要经过二三个州境，沿路行车得

花买路钱七八次，共费六七元美金。还有些路更远的大学，我们就辞了。

在这里还将有一月住，已在十二个大学“卖膏药”般谈“廿年代到卅年代北方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种种”。尚得再去一次哈佛，谈旧绸缎问题。并在耶鲁谈一次文学、一次服装，即去芝加哥。四姨陪我们乘飞机去，只住三天，就去旧金山，油菜花[①]伯伯已为安排一切，可作八天停留，除非意外招邀，只搞座谈二次。再去檀香山住二天，即飞东京……这里吃的方便，鸡最贱，素菜比鸡贵，牛里脊极贵，上馆子一盘中一块，得花廿元。萝卜豆子玉米都极甜，鱼不好吃。中国饭馆多，贵而不怎么好，不久人家请我们，每份廿五元，不中不西。可是主顾不少。唐人街全是广东人，国内东西无所不有。街上旧汽车出卖五六百元的，原价有万元以上的。

从

十二月廿五

① 油菜花　指数学家钟开莱教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抗战期间，钟开莱曾为西南联大研究生。一次行至校区内城墙豁口时，钟采摘一小枝油菜花，作为希罕物送给同行的虎雏玩。当时作者一家住在乡下，随处可见繁茂的野花，对钟开莱的书生气感到有趣，故此后当面以“油菜花”相称。

一九八一年

19810106

美·纽黑文

复谢璞

谢璞同乡：

得你寄尹梦龙先生转来一信，深深感谢厚意。我这次出国，名分上为“讲学”，事实上，主要还是看看国外研究中国文学情况，和几个公私大博物馆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保管及研究情况，看看有什么国内未见的可用材料，和我近三十年工作，有无发生联系处。只因住在康州亲戚家中，距纽约得坐车二小时左右，距华盛顿还得坐车七八小时，上路要一整天才到。除耶鲁较近外，到最近大学座谈，也总在一小时以外。由于人地生疏，每次出门，除张同志相伴，还必得在耶鲁教书的傅汉思教授夫妇陪行，因为出门乘车，和到地作翻译，都少不了要麻烦两位亲戚，有时还得外出住一二天，更少不了这两个亲戚。两人都有教学任务，必预先约定日子，不使他们上课受影响。已经去过各大学作了十二次谈话，谈的只是廿年代前期到三十年代，北京文学运动情况点点滴滴，和社会背景，及个人从事写作具有的希望。此外即谈谈近三十年的专业中几个小题目。承各方面好意，谈的虽只是琐琐小事，依然得到各方面友好热情款待，且在各种座谈中，交换了今后如何扩大中美友好，在某些研究方面的扩大可能的意见。只可惜时间迫促，离住处较远的邀约，多来不及应邀前去。目下已拟定返国日程，约在二月十五

号或可到达北京。二月初即转芝加哥停三天，再飞旧金山，在那边斯坦福大学谈话一二次，停留八天，看看三四十年未见朋友，转飞檀香山，在那边谈一二次，即飞东京转北京矣。

这次出国，由于准备时间过于匆促，有些专题材料来不及捎带，到此后，才知道国外友好兴趣极广，对我近卅年工作，也感极大兴趣。只是任何小题目，总得有图像相辅，谈来容易见效果。临时商量复制些幻灯片，未免相当费事，费时间和物力。又今年此间奇冷，为七十年来少见事，因此不少地方应去参观学习处，天寒地冻，担心车行易出事故，通去不成。我因老年，饮食居处，虽十分舒适，仍不易完全适应。在此情形下，势不可能还写得出什么文章。特别是停笔已卅年，对解放以来的一切新作家的优秀作品，几乎毫无接触，那有什么发言权？你的作品中的特征，张兆和同志早即提及，只是这也是廿年前旧话，她已退休十年，近年正忙于为我整理在港出版选集，校改错字。到此后，又因别的需要，正为整理作品简目、核对谈话记录而忙，看来不仅在国外绝不可能有时间看你作品，提得出对你作品什么有益有用意见，即返回国后一二月中，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因为在香港印行那本《服装研究》，这是我主要工作一部分，出版方面，最近还来信需要和我商讨重改版面问题。此外还有三本自选集，也得在春季交稿。我们的可用精力实在有限，看来必须斟酌轻重来处理。你明白情形，一定能够原谅！在这种情形下，既抽不出时间认真看看你的作品，更写不出什么像样序言的！敬复候佳好。

沈从文　八一年

壹月六号　康州

198101

访美小记

1981. 1. 16 康州

金介甫和他的女友康楚楚到康州充和家，谈了个下午，过了个极愉快的下午。两人回纽约时已近晚八时。大雪已停。曾带来杨苡译他的《沈从文论》，约一万八千字。译文极好，内中字句小有误处，稍加改正即成。国内报刊似乎尚少有相等分量评论作品发表过。这个文章是在南京省文联刊物《钟山》九十月号发表的。

1981. 1. 17 康州

去哈佛谈服装，用图片卅，效果还好。有一老太太带一裙子问时代，告她约在同治、道光时。随后又问值多少钱，率直回答我不是商人，无从奉告。另一年青女学生却问以色列问题，美国和苏联均不过问，不知中国意见如何。告她我不是搞政治的。

1981.1.24

请客[1]卅人，济济一堂，十分有趣。有余英时、赵浩生、黄伯飞等均耶鲁教授。又《江青传》作者夫妇，也谈了许久。

十一点左右看电视中审江青一刹那，判刑一场，人多是呆相。

---

① 当时作者夫妇即将离开美国东部，借傅汉思、张充和家请客和新老朋友话别。

19810124

美·纽黑文

复马逢华

逢华吾兄：

得来信，知健好，十分高兴。上次见可嘉[1]，即知兄曾回过北京。去年三四月间，我因工作，曾去江浙约二月，五月已返回北京，未能一晤，十分可惜。八月又和家中人去敦煌，前后约半月，虽稍累些，尚不太困顿，可知体力尚对付得过去。今年虽已七十八，大致总还可工作三几年，还可每年到外省工作二三次也。解放后不久，我即离开学校，转到历史博物馆，因机会好，工作条件也较好，过手经眼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经常以十万八万计，同时教授级同事约十四人，前后均以不同原因离开，我却不知不觉过了卅年，成了一个专业文物工作者。直到前年夏天，才转调至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得到院中所中领导人力物力支持，才把第一册《中国服装》[2]补充增改完成。事实上，这工作是六四年即已基本完成的。因政治动荡而搁下十六年。目下所完成的，只是一个“试点本”。若今后尚能照原订计划作去，还尚有九册工作待进行。就体力看来，工作机会即再好，也不大可能逐一完成了。因为在近卅年社会大动荡中，工作还近于文物研究中的真正空白点，材料多，问题多。工作与人无争，因之和所有旧同行、老同事比，实显明费力而不易见好。工作和生活且

十分寂寞，不过正因为近于人弃我取，在社会变动十分剧烈情形下，所有人无不被折腾得颠三倒四，不知如何是好时，我的工作倒似乎始终还能进行。即在“四人帮”势力压倒一切时，我也不免在冲击中，下放到湖北咸宁所属一个近于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了二年。在那个十分离奇环境里，也还依然能从回想中，把工作进行补充，亦近于奇迹！生命亦可谓经摔耐磨一文物。近三十年来，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只是有些方面又像是变化不多。亿万人在一面倒方式中进行改革，当然难免会走点弯路，但是基本建设，还是历史上空前壮举，你若有机会再回国，很值得到各省去看看。前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数学的钟开莱先生，曾特意去昆明看看，为我旧住处青云街照了个相来，窗口那一堵旧墙，就还依然少变化。文学方面我早已无发言权，甚至于作一个读者，也有问题，如读诗读散文，即多不明好坏。至于我所有旧作，则早于五三年，就得承印我选集卅册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是作品已过时，业已代为全部销毁，纸型也不在例外。（照理我似乎还得对书店表示感谢才对！）料想不到逃到台湾的文化官，也采取同样方式，用明令禁止并焚毁我一切作品，且永远不许重印任何作品。从我说来，都未免过分抬举了我，那些习作，那值得这么认真来处理？最近在港重印，也只近于一种应景点缀新局势小玩意而已，事实上是无多意义的！

候府中人好。

从文

一九八一，一月廿四康州

此信似在北京时十月初写的。来美不知不觉间

已过了三月，将于廿六飞西部。在芝加哥停三天，旧金山停九天，檀香山停四天，十五飞东京，十七或可达北京矣。这次受时间限制，除了在东部各大学作了十五次谈话，较远大学相邀，均来不及一去。真是憾事，若体力较好，二年后或尚有机会再来谋一晤也。

---

① 可嘉　指袁可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

②《中国服装》　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19810207
伯克利加州大学

致沈龙朱、沈虎雏等

大弟、小弟、永玮、之佩：

我们已于卅日飞往西部旧金山，一路顺利，气候温和空气清新，花木多已开放，似乎像昆明情形。花鸟越来越多。已见到大姨凌宏等，在学校谈了三次话，今天七号，住伯克利大学招待室，四围花木极好，既多海鸟，还多松鼠，又格外清静。明天即飞檀香山，听说气候将如中国七月，衣着必需大减，可以较从容过三五天海边生活。十五号飞东京，公司方面事先约好，在东京机场内住半天，等待中航机返回北京。已去信告钟处长，更改航程去港事，恐来不及，还是先回北京休息几天，再看情况。若大书改版事，必须我去决定，再飞广州，也还方便。并商钟处长为向院中借一较大车辆于十七号下午七时来机场，由你们乘车来接接我们，处理一下行李。若此信能于十六日收到，最好上楼问问钟伯母，有无车辆可借。若无车可用，我们或将乘公司交通车到民航局再返家了。你们来时最好身边带两百块钱人民币，可能有些东西要上税。

到了西部，我们都觉得身体十分好。一切放心。

祝大家春节快乐。

从文　一九八一，二月七日

伯克利加州大学

19810226
北　京

致钟开莱夫妇

开莱兄嫂：

我们已于预定的二月十七回到北京，下午一点才离飞机场，一切顺利。不免在忙乱中过了一星期。去美时，就有亲戚说因为时差，必有些日子不易适应，事实上我倒极易适应。但这次回来，可能是正值大风小雪，白天昏昏沉沉，半夜里总是忽然惊醒，直到昨天，才算真正恢复过来。

这次在旧金山几天中，把你们一家的平静生活全打乱了，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可是你一家大小和睦生活，却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来后，我们还不曾出过一次门，所以近四个月的变化，看来还不如在美在港朋友知道的。初步估计，下月初还得南行一次，大致到广州为止，便于校对那本分量重，内容实在还薄弱的图书，作最后决定，即可返京作下一步工作准备。两个助手已从云南森林中回来，收集到不少材料，十分有用，也十分有趣。

从我们住处五楼窗口望出去，崇文门大街一切，还是和去年十月相差不多，下班时自行车成一道洪流来去。动风时，两列楼房每个转角处都如同安置了个特大哨子，发出不同响声，却共同形成一种无比洪大的呼啸，使人发生恐怖感。更

容易使我想起在旧金山夏威夷时清静，真值得羡慕！

并候一家健好。

从文　兆和

二月廿六

19810227
北　京

致林蒲夫妇

林蒲兄嫂：

这次在美能一晤面，愉快之至。我们是照原定计划，于一月底过旧金山，再转夏威夷，二月十五飞东京，十七晚上回到北京的。路上多亏友好为照料安排，所以虽一切陌生，还是无多困难。特别是到了北京，亲友见到我们毫无甚风尘憔悴颜色，相反倒是精神比出国时壮旺，真是皆大欢喜。出国时，亲友都为时差使人晕头闷脑担心，事实上到美后，倒极易适应。回来后，才觉得有点异乎平常，主要大致还是睡眠不足，亲友来访的多，又加上正值北京大风小雪，住处两列楼房形成一个风洞作用，每一层楼平台和转角处，都发出一种尖锐呼啸声，使人如在一种不断洪涛中摇摇晃晃，无从得到安静。风声一停，气候转晴，人也就恢复了。

你寄汉思兄处信已收到，谢谢两位厚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曾拟把卅四年前在英印行，久已绝版的《中国土地》复印一次。我在美曾为写了个短短前言。是当时北大英文教师白英和助教金隄合译的。又回到北京后，听人说，这里外文出版社拟把去年八月份在英文版中译的《丈夫》、《萧萧》、《贵生》三个短篇，印成个小册子出版。另外八九月两期《中国文学》还译过《边城》，用法文译，是否要再印成书则不得

而知。六三年《边城》也曾英译，在《中国文学》发表过，译者杨宪益先生，似未印成单行本。我这里正为香港时代图书公司编选集五或六册，除已出的《散文选》，还在付印的计有《边城》与《长河》。今年拟交稿的，有短篇两本。时间如来得及，还将把《月下小景》等故事性作品编一册。我只担心这些过了时的旧作，占你们时间过多。若认为还值得译出，怎么编排效果好些，就照你们设想作去。或照时代图书公司那一份编排方式也成。总之，照你们理解作去好。或者如过去英国某女作家①译契诃夫作品方式，作三十六开小本本付印。完成一册印一册。每一册附上一篇近年来谈我作品的文章，或过去的如李健吾的评论，或节录其中一部分。这么办或许既易着手，也易见功，更容易从已出的一本明白得失，便于次一本改变办法。据我估计，这么印二十本，是较容易着手的。如不便利，即照你们意见作去。如分册印小本，或许还可附上我的一些不同时代照相。

我下月五号还得过广州，校我那本关于服装的廿万字说明，估计有二星期停留，即可返回北京。极希望你们在一二年内有机会再一同回北京看看。北京今年特别寒冷，在美三个月中，虽各处来去车行过了二万多华里，虽累些，却不曾害什么大病，特别是往年一到冬天就易患感冒，三个月中经历了美国东部近半世纪以来的奇寒，每天还能吃冰水，不出什么毛病。想不到一回到北京，倒反而出了老毛病。小病一星期，还不易好转。我还不曾下楼出门，若去北大，一定会去看看占元②兄。

国内事我们知道的，或许还不如美国朋友所知多些。只听说建设要大大紧缩，这是照常识即易明白的。市面供应还

好，社会秩序也还好，外省有些地方不那么好，是当然情形。

并问府中大小安好。

沈从文

二月廿七

兆和附候

林蒲　作家，时任美国路易斯安娜、南部大学文学教授。

① 女作家　英国女翻译家加尼特夫人（Constance Garnett），曾编译13卷本《契诃夫小说集》，及大量其他俄罗斯文学著作。

② 占元　指北京大学教授，林蒲夫人陈三苏的哥哥陈占元。

19810329
广　州

致沈龙朱、沈虎雏等

大弟、小弟等等：

我们已把那个大图录交了卷，图稿好几十斤重，今天已带过香港。我们也搬到了个新住处，粤秀公园对面，拟住五天即去长沙。在这里是看内外都要印行的旧稿一大份。主要由妈妈在看，我只能看其中一小部分。最好是慢印一些，稿带回来一一看改过，再斟酌付印，似乎慎重些。草草争印对我意义实不多，甚至于一本不印也无所谓。因为实在太陈旧了，有的可能还不如红红的文从字顺，这份旧稿对我既无多意义，对读者更不会有好处，主要作用，或许只是出版方面可以趁此卖一笔钱，别的问题可并不在打算中的。我想尽可能适当删节一些，迟些日子再付印好。能商量把稿件带回来看看再选印，效果会稍好些。

《服装》我看了两次，图还好，像本有分量的书，文字部分也还好，有的地方弱些，不能令人满意。总的说来，还"像本书"就够了。或许到印出后还应当由王序来看一次，肯定秩序号码上还会有应改正处。头绪过多，乱是不可免的。

我脚已好，不妨事，只是图稿连看两次，约共五十万字，不仅要注意文字措辞是否得体，还得对照那五百来图的安排是否恰当，实在太沉重了点，所以完事后，有点"解体"模

样。主要困难工作是对图审核，全得由二王担任，比我责任担负可重得多！目下估计三四号过长沙，长沙可能有五天以上工作，即可返京，必有信或电告知日时车次。妈妈还好。一切放心。

从文

三月廿九

星期天

长沙要照不少相，为补充《服装》这本书，可能时间要久一些。十五号以前必须回京，有些照相工作得在北京赶，不然书今年出不来，出版社就恼火了。

19810410
长　沙

致沈虎雏、沈龙朱等

小弟、大弟、永玮、之佩、朝慧、焕章：

我们主要工作已快结束，虽有机会去韶山、凤凰、南岳、岳阳楼各处看看，也稍稍松一口气，可是若无特别事故，大致还是照预定计划，将于十四五六动身返回北京。原定飞回，小飞机动荡大，正值雾雨天，有二三处得停停，即或比火车略贱，大家意还是坐车好些。大飞机则得在十八号左右才有。这里住处虽还清静，三几天后，却将开什么轻工业部系统会议，可能属于推销外贸卖不出的产品会，到时热闹可想而知。我们照相工作，若较早可以完成，还是只想早些离开这个地方好些。这次在广州吃的极坏，住处又吵，气候也闷人，所以应看看几个熟人，也来不及。在长沙，算是保密得好些，主要是去博物馆看材料，直到昨天，才为省文联和《湘江文艺》发现，来了几个人。今天和明天都将出去或等待人来谈谈天。前后六天中只昨天放晴，争机会看看岳麓山的爱晚亭。返回市里，又到古"天心阁"上看看，抗战时曾和金伯伯①、张奚若伯伯、梁思成夫妇一同上去过，是长沙城里最高处。还在湘江边停一会会，正值大洪水发，一只帆船也没有发现。至于抗战剩下未烧去的著名"坡子街"，又窄又脏，正值久雨新晴，每家人都把雨中洗晒未干的衣被挂在街边，如同万国

旗一般。过去所有商店，因水码头已改，多破破烂烂改成一般人住处。又到了个著名老吃食店，叫“火宫殿”，可能是原来的火神庙，正在收拾场面，四五个穿得脏脏的服务员，在打扫卫生，地下脏水横溢，我们居然跳跃而前，原来两廊黑黑的大白天还有电灯黄光，定了一会神，才看清楚大几十张方圆桌子旁，还零零落落有十来个老主顾在吸吸吮吮，原来是著名长沙的卖臭豆腐处。又脏又暗，地方似乎也湿滑滑的。一端老式玻璃橱里，还放五六盘颜色焦黑的什么木耳、豆块、姜片，如待加工的盘菜，问问那两个女服务员，却说“早已没得了”，因为正在脱围裙准备下班，可想而知必大忙了一整天。对面一列屋子，原是卖江米酒鸡蛋的，也极著名，则中午即已关门歇业，可见生意更忙而兴旺。出了小小弄堂式的殿门，门前正有人在改写墙上大招牌，上面用楷书写的是四五种鸡的作法，和其他菜蔬卫生补人的形容。门弄口正有个小汽车下货，一共十四个半边猪，像是刚从冷藏库取出的，刮得十分干净，我问司机，能几天卖完，他却说明后天就会卖净。生意好咧。问我明天要不要来试试江米酒鸡蛋，我们都说不用来了，看看已很好，也很够了。晚上临时邀我们去看《阿凡提》试演。这个影片倒不坏。主片看后还有个青藏高原科教片，也极长见识，可是偶然向后一望，原来半场人早已散尽，连我们四位另外只有近于主人四位能继续看下去，倒觉得十分有趣，受了另外一种教育，即这种科教片，在这里没有市场。白天我们还在本省日用品市楼看过一遍，地方不小，生意不旺，比苏州工艺品差一大段；事实上苏州的作品，如绣花拖鞋，在外堆积在大街上，已够令人感到凄惶，可是这里柜中物质量式样颜色却更糟。只竹篮编得还好，三

个却要廿六元。

我们行期若定，必先一天有电相告。若买票便利，总在十四五上车成行。再晚不会过十六。打了个电报要你寄钱，因为这边借不到，要机关寄又太慢。希望行前可收到。

① 金伯伯 指哲学家金岳霖。

19810504
北　京

复田庆蕙

庆蕙同乡：

赐信已收到，深谢厚意。至于国外的“沈从文热”，似不宜过于认真看待，不过是四十年前一些习作和卅年代报刊，多还较好保留在国外公私图书馆中，因此有些人学习中国文学的朋友，有机会见到时，得到他们认可罢了。其实国内近三十年教现代文学史的，已居多不知我是活人还是死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近年九大院校十分认真精选廿五位教师，合编一本供全国用的教材，据其中负主要责任的教师之一来信相告，廿五人中就从无一人读过我的作品，可知从正统提法，实完全正确合理的。因此我家乡中找不着我的作品，极明显是十分有道理的。最近发表那本自传，还是四十年前旧作，聊备一格，起些点缀作用也不会久，并不值得注意。更盼望不要相信报纸消息传说，影响你教学工作。应当凡事照“专家权威”指示，才不至于随时犯错误误人子弟。你要的拙著我无从寄给您，因为目前为香港编印几本选集，还是从香港翻印本才能着手的。虚名过实易犯忌讳，你教书多年，这一点必理会到。我对于写作已无什么发言权，因为即作一读

者也有问题。有些事您就近问问吉首大学蒙慕秋先生，或会明白我意思多些。

敬复颂教安。

沈从文

一九八一五月四日

田庆蕙　土家族，时任吉首民族中学教师。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里吃饭，真算得相当热闹。我只能谈谈廿年代初期到卅年为止的一些问题。且尽可能不谈文学。幸好同时还带了个《扇子应用历史》和《服装问题》，各有百十种彩色幻灯照，可以少闹笑话。只是难为了翻译，因为内容引例较多，问题生疏，不易恰到好处。

看了几个著名博物馆中特别文物，以铜玉为主，画不怎么好；还看了更多学校中文艺书和报刊收藏，印象很好。复印材料之方便，出人意外，一般课室外廊子上均有复印机，只投入五分到一角钱，即可把所需要刊物大幅印好。也看过他们教美术史课，照例有一大墙壁示例照片，放得大大的，供学生观摩。有不少廿来岁习中文的学生，说北京话很有水平的。教书的大多数从台湾和香港来美，从内地去的似不多，且近退休年龄，以西南联大同学而言，居多年已近六十四五，如何补充真是个问题。文化官在那边似不甚受欢迎，但美国当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也有左得到家的。近来却有了变化。最缺少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史教师，一面难学，一面学来无出路。四十岁中国教师在美读学位的，似多搞明代三言二拍、《金瓶梅》等题目。再向上，人就少了。学生想学，也缺少好教师指导。有个吴讷孙，在美教艺术史（世界艺术史?）人极活动，同道似不甚欣赏。中国在美诗人或作家，作品在美不易有出路，居多还得从台湾、香港找出路，台湾稿酬多。靠卖画为生倒有些人，也不多。我们作协前不久，邀了七个台湾在美作家诗人来观光，其实更值得注意邀请的，应当是各大学教中国文学的教师，因为他们对学生起直接影响。还有是那些教中国文学的外国知名教授，邀回来作三几月短期流动讲学，也有好处。只邀几个诗人或小说作家，面过窄，影

响不大。瑞蕻若出国，值得就这问题注注意。多有些了解，对南大、对全国，都有好处。

巴金闻经常在北京，或无机会见到。只从小道消息说，上海方面有受人排挤攻击传说，望就所知相告一二。

并候佳好。

从文　五月十三

兆和附笔

---

① 刘北汜　现代作家，故宫研究室主任。原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

19810606
北　京

复杨克毅

盈昂：

得近信，知心脏出现故障，望保重。我住处为“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会科学院宿舍大楼507室”。中国科学院则指自然科学部分，另是一个机关，在西郊钓鱼台附近。最近因湖南出版社拟印我两卷关于湘西的叙述，寄了个草目来，要写个后记，不免使得我十分狼狈，昨天交卷后才有机会写几张字，笔生手硬，难称合作，条子只是小小的一张，主要是希望不要花钱装裱，贴在一张纸上玩玩而已。

从文

六月六日

19810610(1)
北　　京

致荒芜

荒芜兄：

达航、陈燕两位同学来谈天，印象很好，且看过他们写的文章，提法甚新，笔下也极有分寸，不一般化。只是对于我那些早已过时报废文章，过目或许还不够多，设想将用我作品作毕业论文，我担心费力不易见好，既不容易得到教师认可，完成后也不易通过，以至于将来出路也大成问题。不如“实事求是”一些，用一年时间，去把最近得奖小说作一番分析比较，或许还容易见功，且不失“向前看”意味。因为据我所知，北京方面教现代文学教师，多是属于“正统派”，以“吃鲁迅”为主要思想。中国只有一个鲁迅的指示，在他们心中尚具有绝对权威，其他即近于异端也。若不作论文，只写成业余欣赏，不妨和北大国文系研究生凌宇通通信，或可从凌处有希望得一份较详目录，由一九二八到一九四八部分，足供参考。凌宇同学是目前对我作品理解得比较全面的一位，且生长于湘西，我拟编选的集子，即委托他主持的。又近见《广东文艺》（似第三期）有一人对我作的《桃源与沅州》一文，也作过一点相当中肯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两位小友如能参考那个小文，选我集子中五六七八篇，用不同方法作的试探性习作，写写所得印象，并本文一同，另一时

发表于湘、鄂、广、申诸刊物上，大致都会得编者欣赏。复信望便中一转，感甚，因二人就读处似在阜外某处，不是海甸区。

天气异常，由湘回京后，至今犹未敢单独出门。看来已失去单独上街资格。只闻宪益夫妇和永玉一家加上韩丁小姐均在凤凰，永玉家热闹可知。

祝府中诸好。

弟　从文　六月十日

兆和附笔

文学所是否有一陈纪熊先生，金介甫寄来两本英文《现代中国文学》，不知应送何处。

荒芜　原名李乃仁，笔名黄吾、叶芒、方吾、荒芜。文学编辑、翻译家、诗人，通信时为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810610(2)

北 京

复安国荣

国荣先生：

五月十八日赐信，经过半月才转到，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是作协职员）。我依稀记得你的家在道台衙门转角处，隔壁是丁家杂货铺。你大伯我记得是在湖南四十九标作伍长，辛亥革命吹了声集合哨子，后来升任第二团团长，同属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靖国联军第一军，驻防马蹄驿，纪律不怎么好，部队被第一团团长陈渠珍兼并后辞了职。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时，他去南京找当时熟人，他算是“老革命”，所以被派去守中山陵，日子还过得去。只听人说害了眼病，此后就无所闻了。你父亲是县里长得顶漂亮人物，为人活泼潇洒而有才华，和包戈军相近，我还来得及见到。我廿多年前，曾回过凤凰一次，熟人全过世了，只剩下我云六大哥和黄玉书的太太杨光惠，现在也都死去。我也快八十了。你嘱托的事，我恐无从为力，因为我并不做什么官，又和有权有势的人从无往来，且年老多病，等于退休，照医生嘱已“不宜出门，不宜见客”，因此，一家三人，去年还只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必得去街道上公共毛厕大小便，住处或许还不如你。一个自顾不暇的人那会有什么办法帮别人的忙。和“文学”隔绝已卅多年。近来偶看有贱名在报刊上出现，也不过起些点缀

作用。事实上所有旧作，已全部毁尽，算不得什么作家的。虽开始印行旧作，多是四五十年前习作，别人说好说坏，通通不宜信以为真！你的处境据我所知，既已领过退休金，又接受了补发工资，再要求补发“坐牢工资”，本机关并不能得到解决，向别方面请求仍然难得结果是意中事。关于儿女婚姻，孩子既有了工作，应当一切从实际出发，由他们自己去处理。我们那个时代结婚还花不到一石盐钱，儿子结婚更不过问。你处境既不太好，那用得为这些事操心，还以为必须办个一千八百才像样子？据我看来，是不必要的。我过了一生的穷日子，在任何困难中从不泄气，永远能坚持所学工作下去，正因此，这三十年也过了些不易设想的难关，总依旧做我所能做的事，尽我所能尽的责，甚至于还不知道去年有普选的事。你既认为选举票和公民权相关，正好直接向街道办事处弄明白问题，他们自会作出符合规定的答复。民委、政协不大可能来过问这些事情的。若是国民党员，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凡事如实作一番陈述，不带丝毫与本题无关的感情牢骚，也许碰机会凑巧，能有个答复。也许还依旧无什么结果。正如你自己知道的，和你情形相同的人实在太多了。统战工作，要我理解，也看对新社会能否有好作用而言，不是救济难民性质的。复候，安好。

沈从文　六月十日

此信曾于1991年1月25日刊载于《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1～2期合刊“沈从文研究专号”。

据《吉首大学学报》发表文本编入。

19810611
北　京

致康楚楚、金介甫

楚楚、介甫两位好友：

去年到美，多承各方面友好热情款待，真是感谢不尽。又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几次，留下难忘印象，极可惜时间还是少些。回来后不久，我们因校对改订那个服装图录，又去广州工作了一月，在长沙工作了半月，才返北京。接到你们的结婚请帖，估想吉席那天，客人必极多。相隔过远，只能和王亚蓉王序写了个喜帖致贺。今因湖南博物馆熊传薪先生来美工作，熊是和王序先生一同挖马王堆古墓的，对楚文物极熟习，特别托他便中捎带了两件薄礼给两位。图章是我亲戚雕刻家刘焕章作的，双连印照中国习惯有“珠联璧合”含义，用作你们藏书印章，还有意思。锦缎花纹还不俗气。南京《钟山》八〇年四期文学刊寄来给你一百五十元稿费，暂存我处，你要什么书刊，望函告一声，即可为买来。

我们在北京都还好，只是今年极热，我们已很少出门。这半年来，有不少刊物转载我那些四五十年前旧作时，居多还附了篇评论文章，注重点不同，有的写得很好，且有只就一个章节，分析得相当中肯的。但“正统派”恐未必能点头认可。这是意料中事。这里今年气候异常，温度过高，降雨量不足，住处未免相当沉闷。二王先生工作室，系一工作棚

改成，热如猪八戒所入之蒸笼差不多。工作虽依旧能进行，效率可不高，有点无可奈何感。我们秋天也许可去山西看看材料。新材料应数洛阳、西安多，但我工作上用得着的，大致还是山西的北齐、金、元新壁画有用，安徽则战国、西汉材料新而重要，一般作文物研究的，还不大注意到。你若有熟入能精通文物摄影的，望为把唐初懿德太子墓门那个宫女摹绘本照个可放大洗印的底片寄来，我们有用处。

在夏威夷大学，我见过你弟弟，他在学藏文，我曾为问在北京熟人，有无好教师，初步打听结果，民族学院今明年将招收外国学生，具体办法像是还未决定，师资和住处大致都还有问题，更重要是工具书恐还不够用，不如夏威夷方面方便。你不久前寄来七本书已收到，分别寄往各处。惟内中陈梦熊不知是否文学所里人，望便中见告。高鹏似已不在文学所，另调工作。

并祝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沈从文　张兆和

六月十一日

19810616
北　京

复杨克毅

克毅兄：

得近信，知仍在医院中，深深系念。宏聪兄回广东，必可谈及此间种种。人住北京一久，许多大事反倒不如外来人及港澳消息灵通。因长住楼上，除亲友来谈谈琐闻，其余即近于“与世隔绝”状态，至多从报刊上，知道“某某副总理接待某某外宾”，此外则生产增多，可信，亦未必尽可信，例如照数日前消息，为河北全省旱灾严重，另一日又说小麦丰收若干成。大约消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重在“政治需要”，是是非非，总不宜过于认真看待，反而为之发生杞忧，感觉危惧。实不必要知道许许多多也。

回来即为这里那里印我那些过时已久作品而忙，似乎都乐意重印我那些旧作，可从无一人注意到我应当添些不可少的图录工具书，新的工作才能比较顺利进行。天气奇热，住处楼下一大街，每天总是过万大汽车嗡嗡隆隆来去，必到夜十二点后才休息，早上四点多复重新开始。若继续下去二三年，恐怕什么事也无望进行。到此才明白四十六年前在青岛住下时“安静”对于工作的意义。那两年正是一生中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吴伯箫[①]还记住我同时为三个短篇写了个开头，全放在书桌边，这个写不下去时就换别的题目继续。如

今整理这些旧作，大多数都是卅年在抱冰堂住和卅一年去青岛住那三年，文字比较成熟完成的。即七〇年流放到湖北双溪一个孤立空空学校中一年，也还能在那个难于设想寂静中作了不少事情，现在却整天在闹市中使得头脑昏昏沉沉，似接近一生中工作效率最低阶段，有限生命竟如此耗去，真无可奈何。

写了些字都不好，而且一下笔总不免错字落字，反映处境之糟，头脑之乱。拟印的书似乎对我多无什么意义，即点缀性也不大！

弟　从文

六月十六

---

① 吴伯箫　现代作家，1931年后曾任职于青岛大学，与作者同事。

19810704
北　京

复陈若曦

若曦女士：

收到你的信和明信片，久不作复，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写个回信，你即或不见怪，我自己总觉得十分抱歉。庄因几位来北京时，我们正在广州、长沙工作，为那本分量沉重，压了十七年之久的《服饰》，和两地拟印几卷旧作，校改说明，增加新图而忙得头昏眼花。整四十天才返回北京。回来以后，又为新成立那个服饰研究工作室安排工作和人事而忙。兆和则为校核广东、湖南各处新拟重印我那些旧作而忙得更乱。

寄来小幅劣书三纸，难副盛嘱，用的纸张即北方人一般糊窗用纸，不值得装裱。能商卓以玉为找一有木纹淡牙色薄木板，比字幅大些，把字贴上，效果也许比装裱还好些。

记得初到纽约去看老朋友王际真时，一见而即向我们推荐你的作品。这次到美国西部半月中，有机会把在国内见不到的你们作品，从东风书店得到一部分，真是最好的礼物。更令人难于忘怀的，自然还是平时不易晤面的朋友，能有机会在一处欢聚谈谈，特别是在你和卓以玉寓中，承你们那么盛情招待，不是用“感谢”两字能表达我们的心情。极希望过二三年，还能有机会，再到旧金山来看看大家。

见芥昱、卓以玉、白先勇诸位时，望便中代为一一致候。

俟天气稍凉些些时，当再为诸友好写些字来，留个纪念。

并祝府中长幼安好。

沈从文

一九八一七月四日

张兆和附笔

陈若曦　原名陈秀美，女作家，台北人，六十年代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66年经欧洲到国内，1973年离开大陆旅居加拿大、美国。

据废邮存底编入。原稿尾注："七月十日付邮，时温度卅六度，为今年入夏以来最高度，看来还将升级。"

19810707
北　京

复吴宏聪

宏聪兄：

信收到，已转凌宇，他在北大似留不住，也许会派到别的学院。他口试已通过，但还得校中正式发个什么凭证，才算“功行圆满”。他算得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中唯一用我作为研究对象，得到硕士的第一人。若乐意来广东作你助手，同编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当然极得力，因为搞的恰是现代中国文学，知识广博而又能博闻约取。不多久必有回信，当即奉告。

这里天气闷热，使人有猪八戒坐蒸笼中无可奈何感。悟能尚可望师兄应时救出他，我们却只能终日昏昏沉沉，等待台风尾扫到北方来几场大雨稍解闷困！午间照报上说已达卅三度，我们住处事实上窗外或已近四十度。盈昂处望致意。

并候府上佳吉。

从文

七月七日

花城自己在检讨，究竟错在何处，具体是些什么，便中能相告，极感。

198107 上旬

北　京

复吴宏聪

宏聪：

信收到。凌宇研究论文口试已得到通过，似乎还有正式文件由校中一批，才算完工。看来他算得是北大中文系研究我正式得到硕士学位的第一人。你意见我上次曾问过他，他留在北大似不大可能，因为系中两个正统派在口试时，似乎都认为把我成就不宜估计过高。也极自然，不足为奇。按照上面排队方式，为郭沫若、茅盾、老舍、丁玲……巴金、冰心，十分合理。不然即丧失了立场。中央主席或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及中央委员，人大主席副主席，都可不断换人，形成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但作家排队，则千古不变，因此理论领导也永久不变。不少人兼有二三十个名分上的什么长，还在不断的增加，近于终生职，以至于还有可能成为世袭制。这种现实必须无条件承认，不宜稍有怀疑。我就从不怀疑。

在国外，因为条件便利，卅年代到四十年代书刊比较完备，即缺少也易复印，对我习作感到兴趣，我无从过问，也不便劝人不要看我那些早已过时，成为陈迹的作品。但内外情形不同，在国内，凡是问到我，要开我专题课或进行研究论文的，为了酬答他们一番好意，我总诚诚恳恳劝他不用这

么办，免得将来无出路可得，甚至于累及他前途。这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正视这个新的社会现实，知所选择。我作品虽并未经明令禁止，但从五三年起始，印行我全部选集三十种的开明书店，即正式通知我，已印（已印十种）、未印各稿，因已过时，全部代为销毁，纸型在内。照常情说，这并不是小事，决不是发行部门可以单独执行的，即无明令指示，至少也经过书店所有重要负责人通过（比如叶绍钧、王伯祥诸先生同意）。因此不多久，各图书馆也就有会于心，静悄悄的或把我作品书卡从图书室抽去，或搁在一旁作为不外借图书。据我所知，就包括北大、北图在内。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搞得彻底，红卫兵的破四旧革命行动那会有错？我凡事得沉默接受。家中前后抄了八次，所有在八年抗日战争由京寄到昆明，又由昆明运回北京，始终还能保存留作纪念样本的旧作，和在昆明八年中，由香港、江西、桂林、重庆、成都重印及新印的各种土纸本，和一些业已分别发表于各报刊未辑印过的作品，始终尚未发表的大量其他文稿，都一例搜去。末后一个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廿一二白白脸小伙子，却装模作样把我叫去，说是“一切黄色作品，代为消毒。无害的，你自己拿走！”见我沉默不语，便做成严肃神气说：“你以为我没有文化吗？不服吗?”这倒真是我从来还不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我平时倒满觉得这一位文化军干长得漂亮英俊，估计在军队中或因支援“工管”，升了三级，已由少尉级升到上尉级科长，照形势发展看，不多几年还会升处长局长！平时必能歌善舞，到馆中来和不少年青职工都极合得来，对他一切由衷赞许。但经他这些一说，真倒应合了过去一句俗话“光棍心多”，他大致误认为我是什么高

知，才这么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说："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还算不得白专，卅年前写了这些黄色有毒东西，多亏得一一指出，你处理那会有错?"我赶忙把还我的一份破书乱稿，塞到预先准备的一个麻布口袋里，拖拖跌跌下了楼。既提不上公共汽车，因此约费了二小时，才拖到了我那个值得纪念的小住处，住了廿年的东堂子胡同宿舍。经过这么一次"连根拔"的大扫荡，我才较深一层懂得"不冒充空头作家"的幸运，也觉得"付之一炬"对我实"如意称心"，更"心安理得"。随后看到不少"紧跟"的先进头头，都一一成了"五一六"，我就更加心情开朗，随遇而安了。七一年在湖北丹江血压上升到二百五十，还不觉为死亡担心，终于过了难关，大致就得力于无多牵挂。倒只希望即早回来，可争时间做点事，一个交待！近年即或又听人重提"双百方针"，可能在实行中还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我的作品即或这里那里都在重印，我可并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这些过时旧作，早已成陈迹，尽管少数人在为我说话，书印出来三几千本，和那些有计划五十万—百万推销的作品比，至多起些点缀作用而已，即点缀作用也不会持久，过三几年便会一切忘却的。这就是我希望你也不要以为在广东即可以写出一本崭新《现代中国文学史》，能超出现实权威的影响，别具一格和读者见面的。照此设想，到另一时，恐怕教师位置也保不住！照由实用哲学看来，《三侠五义》、《封神榜》、《济公传》、《笑林广记》都可用"群众需要"大开绿灯，一印百十万，事实上也不会在社会起什么比目前天下大修神庙，企图从旅游中招徕游客起更坏影响。即起坏影响，也不会影响到部分文化官的一切独占的支配权局

面，和既得利益，因为彼此关系不大。至于我的对于文学、对于文学作家的应有自由，某些见解可易犯禁忌，出问题

据未完成废邮存底编入。

19810722
北　京

致龙海清

海清同乡：

在长沙照相一纸附邮奉上，看来还好。你给《民族文学》那个访问记，编辑部那家伦先生拿来让我看看。我觉得内中记载多摘引《海内外》文章，在全国性《民族文学》中发表，似不大妥，在家乡刊物发表，则无所谓。那先生如把稿寄还时望你斟酌处理。这类文章最好不发表。

沈从文

七月廿二日

19810724
北　　京

复马国权

国权兄：

得信，及附来《大公报》七月十三日第三张介绍拙编服装图册一文，谢谢厚意。三四月间，我和历史所工作组到广州商务招待所，校核在港待付印那本图册，问及熟人，才知道你已去港，主持《大公报》副刊工作。未能一晤，大是憾事。

昨见《大公报》另一天（似十五号）另一整版介绍此书种种，有一文（似为潘耀明先生所作），有几处记载错误，望能便中即早为更正一下，免得以讹传讹，十分感谢：

一、关于协助工作二人职务称呼弄错处，王序，系考古所“副研究员”；王亚蓉，系历史所服装研究工作室“助理研究员”。

二、关于画名弄错的，如文中说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实系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展画《游春图》经过分析，才在一九四七年作小文①，估计应为《唐人游春山图》之一。若《虢国夫人春游（或出行）图》则明明为开、天间张萱所绘，传世本且署明为北宋赵佶摹绘，那还用得上我来由隋拉回唐代？商务潘先生，似采用较前一时广州花城编辑易征先生写过我的访问记，误将展子虔《游春图》为《虢国夫人游春图》，易征早已更正，潘先生不明白情形，将错就错，用意虽

好，结果却近于“帮倒忙”。且不知道展子虔《游春图》的时代判断，和服装研究毫不相干，不加思考，胡乱安排到介绍服装报道文中，真难免令有识者大笑，使得整个篇幅都失去意义！所以希望你能为便中更正一下。

又兄来信相告，拟将弟所作《后记》发表，极感极感，因弟实对于此书从宣传上估计过高，不免转增惶恐。《后记》中曾提到此图册实近于试探性工作，且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才有付印机会。俟出版后得到各方面的反映，才便于作第二次试探，重新进行工作。《后记》印出后，盼兄为寄两份报刊，留一份备查，另一份弟将送历史所。因此图册涉及许多不同部门协作，《后记》措辞是否得体，还盼得历史所诸先生一一指正也。

又前不久，晤一山东大学某先生，闻对于刘胜墓中鸟篆文错金壶文字有不同解释，不知是否已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彼曾在中大进修一年，向容商二老习金文，兄或未晤及。

吾兄数年前拟著之《章草字典》，不知已完成否，甚念念。近见《书谱》中常载及“书学”问题论著，似还少有将过去文献配合近半世纪出土金石竹木材料，综合加以分析提出判断的。即此复候

著安。

沈从文

七月廿四日

马国权　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原任教于中山大学。

① 小文　指《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1949年在《子曰》丛刊首次发表时，曾以《读〈春游图〉有感》为篇名。

19810726(1)
北　京

致龙海清

海清同乡：

金先生嘱转书数册，另邮寄上。私意此等事，宜适当加以节制，下不为例最好。上次那个访问记，我已还给那家伦先生。我觉得近年各方面对我的宣传，实在已过多了，只能增加我的不安，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一过了头，就会形成相反效果。我希望你注注意，这类文章也以“适可而止”为合理。因为我是个真正早已过时的人，在新社会毫无什么贡献可言。你的工作正开始，宜把注意力配合新社会新露面作家，才能起促进作用。这一点盼你认真注注意。
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廿六

19810726(2)
北　京

复萧成资

这信最近退回，可能你已迁石家庄。因再寄石家庄试试。

从文　九月十日

成资：

得二信，知学校有迁石家庄事，你一时还动不了。前年我到石家庄看中山国墓，住了两天，地方不错。我是去年十月去美的，在东部较久，住了三个月，西部只住廿来天。看了些学校和博物馆，去十七个学校，约谈了廿一次话。见了不少熟人，如许芥昱、马逢华、钟开莱、王浩、林蒲……见得更多的是台湾和香港大学在美教书的作家，如白先勇、陈若曦等……都十分热情的招待，其实主要还是反映他们对于中国的关心！是二月底回到北京的。回来不久，又即过广州、湖南，工作了约四十天。回来还是忙于工作室的工作，和人事布置。张先生则为广东、湖南、上海、天津各处分别印我的选集校对文字而忙。作品多四十五年前旧作，重新印印，不过近于点缀点缀而已，一切早已过时，即点缀作用也不会久，过三几年即完事的。年纪已快八十，那还宜和人争是非

得失？我倒觉得最好不要提我的名字，什么辞典上也不再见我的姓名，十分愉快，省事趁心！相反事，则若干大学，下年有些人将开我的专题课，有人作文说是“文化倒流”，因为美、日都有专研究我的专家，搞的材料可远比中国权威多得多。（中国权威以不读我的作品为得意，倒也有趣。）美国有个金介甫，年纪不过三十二三岁，就搞了上千卡片，许多我早已忘记的单篇作品，和单行本子，他都看过，而且明白得失，写的论文达五百五十页。北大有个凌宇，湘西里耶人，上海华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在长沙教了几年书，考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今年毕业，算是研究我作品得硕士学位第一人。又上海师院有个邵华强，也是研究徐志摩和我的，今年毕业，年纪才廿五岁，各写有专文，不久可以出版。我今后付印的集子，多托他们编选，再和兆和先生商定篇目秩序，今年大致可出四五种。另外九月里在香港付印的一本关于服装的大型图录，也可望出版。由于篇幅过大，用图到四五百幅，定价到五百港币，特种本到八百一册。国内一时恐难望印行，也许国外英德法日反而易在一二年内有译本，因为内容还有意思。其实若有半年时间，全部换成彩图，效果会更好些，目下仅一百彩图。宣化曾出了个辽墓壁画，内容极丰富，特别托你为便中探听一下，原壁画是否已移到宣化文化馆，或留有摹本？如在宣化可以见到，不论是原画或摹本，我将和助手王序来照照相，便于在那本《中国服装研究》再版时或外译本中，加人到本书中。

今年北京气候极热，昨天大雨，才稍稍转凉。方纪生处若去信，望为便中致候。并托他为探询一下松枝茂夫①教授

住处，似已退休数年，我拟寄松枝茂夫教授一本散文选，不明白通讯处，致迟迟不付邮。

并候府中大小佳好。

沈从文

七月廿六

① 松枝茂夫　日本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教授。曾将作者多种作品译为日文出版。

19810727
北 京

致钟开莱

开莱兄：

去冬今春在美，大大搅扰了诸友好三个多月。回京不久，又即去广州长沙工作了四十天。每到一处，都像是闹得友好人仰马翻，心中真过意不去，可是至今为止，许多人都还不曾写个信，道道谢！别无理由可言，只是一个“乱”字！其次，即是在香港行将出版那本大图录（到广州就是做最后校订），照香港商业习惯，宣传得超过了实际成就过多，预定九月出书，定价之高也为稀见，港币五百和八百，不免老担着一份心，等待八月十五从香港寄样书来，才可明内中得失，书出以前，作任何事都有无从着手感！

我住处事实上在新侨饭店隔壁，你们八九月过京，若能选住新侨饭店，可望有机会多谈几回天。若天气不太热，也可望能陪陪你们去西山看看，西山碧云寺大石塔，大致还算是北京真正值得散散步，和野餐一回的比较清静人少的地方。别的地方如天坛，也较空旷，不至于如赶街子拥挤。今年北京太热，最近两天才转凉。黄山极值得住三几天，以北海宾馆各处最美，十多里山路值得爬爬的。若担心山上供应不如宾馆，到北京时带一二十个大小罐头就足够了。大连似乎还不及青岛安静，解放后这两个地方我都到过三次，印象中青

岛的海水，比大连好得多。住处若在住宅区招待所，也静得多。若在青岛可小留，崂山值得打个转，住一二天好。

应镠曾到过北京一次，听人说，可能会作师院副院长，他极会办事，如真如传闻作了什么副院长，肯定会把事情做得很好。我们一家五人挤在三间楼房中，兆和本来占有一间十三平方米房间，小虎夫妇一调回京，就把兆和又挤到一个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一张饭桌还兼办公桌子，天气过热又恢复了原始人席地而卧的方式，好在一家人情绪都还好。

问一家好。

从文

七月廿七日

19810729

北　京

复任欢

任欢先生：

寄上海信展转转到，谢谢你一番好意。我是个早已过时的人物，四十年前所有习作，还未达到成熟期，社会起了剧烈变化，对于文学有了个崭新要求，因此在五十年代初，我所有已印未印作品，便全部被毁销了，从此以后，公私图书馆就极少有我作品保存公开出借事。我认为这是十分自然平常事情，因为一切早在预料中。当时台湾也有相同禁毁法令，见于香港报刊中。虽像是历史上少有奇闻，但是也不值得惊异，因为总都是有理由的。内外情况都使得我必需接受现实教训，趁早放弃了原有教学和写作工作，并放弃一切对于写作抱有的不切现实幻念和童心，换个新的职业，继续活下去。因此就方便，改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原以为学个十年八年，或可达到一个合格讲解员程度，事实上足足学了三十年，还像不容易达到目标。所以七八年后才又转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我的史部学底子极薄弱，作不出什么较大成绩，是十分显明的。人可快到八十岁了，迟早报废是意中事。三十年来我仅仅写过一篇散文，还是五七年返回家乡时的习作。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那里还好意思冒充“作家”，自

欺欺人？近年来，国外什么“沈××热”，似不必尽信以为真。即有其事，也不过一二年内就会成为过去。因为国内新旧作家中，有的是成百过千的伟大作家，作品都紧贴着社会发展而产生，思想既十分前进，文笔又特别高明，且各在国内外负有盛名。他们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你若在教学工作中，还有余暇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我认为最值得你用心处，应当是一些作品多、声望高、紧傍着新社会、负责领导国内文坛的一些大作家的成就，和年纪稍轻一些新作家的成就，才合新社会需要，也才有出路，见成果。万万不宜用我这么一个庸俗落后人物过去四十年一些未成熟作品，当作研究对象，来进行徒劳无功的冒险。至于说我是什么“风俗画派”的先河，若信以为真，到另外一时必不免成为文坛笑料。我部分旧作，虽在近年内将有机会重印一部分，我觉得至多不过能起些些点缀作用，决不宜抱任何不切现实幻想的。即点缀作用，也不会延长多久，三几年后，就必然成为陈迹。你要的《边城》和报刊，我手边均没有，十分抱歉。在文化革命中，我个人留作纪念的一些旧作，全部早当成“四旧”，破得极其彻底，目前用作重印校核本子，还多得熟人从香港想办法，找回些复印本。你若用作教学时参考，不如就近找找《湘潭大学学报》今年（似三期）何益明先生谈《边城》，和《广东文艺》第三期有一位先生介绍拙作《湘西》中《桃源和沅州》一文，谈的问题，分析的方法，都比较有分寸，值得注意。我以为这么选些作品，加以比较客观分析介绍，谈谈其中得失，看来似乎比强调夸大我的成就有意义得多。这也是一种研究，对读者却比较有说服力并具启发性。即此已够

了。千万不要赞美过多，可免去许多麻烦，甚至于影响到你出路。因为事实上我在新旧社会都是吃不开的庸俗平凡人物。

敬复颂著安。

沈从文

七月廿九日　北京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任教学校未详。

19810730
北　京

复常风

常风兄：

得信，十分高兴。这里经常有山西来人，我们总问到你的情况，说法多不一致，实深惦念。近三十年，我因工作关系，跑了不少地方，十分凑巧，偏偏长安、洛阳和太原未到过。本拟定今秋九十月间，将到太原或合肥看看，若无其他故障，到时或可成行也。我和兆和去年十月里去美，廿七到达，在东部停顿了约三个月，今年二月末才返京。看了十来个大学里生熟朋友，看了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系住在四妹充和纽黑文家中，离耶鲁不到十分钟车路。过了个新年，又过了个春节，还过了两个外国节日，且在附近小镇上看了一回“总统选举”。吃的完全照中国方式。到朋友家也全吃中国饭！照充和夫妇意见，还以为最好住下一年就好，因为三十年才有一次亲戚作客。只是每次出门去别的大学谈话，必得傅汉思开车，还得他作翻译，未免累坏了他们！因为若去华盛顿，即得开八小时的车！最近为纽约，也得两小时。我们总觉得十分过意不去，两位居停主人，却十分高兴，以为像是在梦中！在那边见到许多美籍华人教授和作家，部分来自台湾，

谈天无什么忌讳，吃了许多次中国馆子，还在最著名的“水门饭店”住了约六天。去十多个大学谈话，谈的只是廿年代初到北京时的社会文化种种，截至卅年代为止。另外却谈了些近卅年研究的“服装”和“扇子”问题，因为配合有彩色幻灯，似乎还新鲜有趣。今年二月，我们才转到西部，在旧金山和夏威夷住了约廿天。论气候，应数夏威夷最好，比昆明还好得多，既干净，又清静。香港方面本来还邀我们取道香港看看，我们怕和人应酬，就依照原计划飞东京，换机直回北京了。计前后一百过十天，也可说见了不少世面，只是一切全近于“走马观花”，除了到联合国大厦各处走走，“白宫”和“国会图书馆”也来不及看。听人说，若想明白文化大革命种种，国会图书馆东东西西倒真多！我们因为校对那本在香港印行的关于服装图录（本子特别大），回京不久又去广州工作了一月，补充更换了些彩图，转长沙，又停了半个月，才返回北京。目下就等着到八月中旬看香港带回那本新书了。内中计图五六百，彩图也到一百，说明文字约廿五万，曾初步与英美德一些公司商量，将文字减到一半后，将用两年时间，那边将分别译成英、德文，在国外出版，并希望到时去英美作个小规模新型展览①。因为这将是两年以后的事情，我今年已七十九岁，到八三、四年时，我或许照文物法令规矩，“八十年后即不许出国”，大致就只有让助手出国了。

年来国外对我过去那份习作，似乎还感到兴趣，因此国内也开了点绿灯，容许有人开始“研究”我。北大中文系有个用那份过时旧作做对象，写了份论文，得了个“硕士”学

位。除了完全正统的北京外，各省刊物都陆续刊载了些谈我作品的文章，且多在分别印行我的旧作，但是我却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以为至多不过是起一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作用，时间也不会久，三几年后社会新的变化一来，一切就将成为“陈迹”的。

这里熟人已极少见面，因为去年迁到崇文门附近新侨饭店紧隔壁，社会科学院宿舍大楼五楼后，即不下楼，极少去看远近熟人。什么熟人在八宝山开追悼会，也少参加。只约略知道，孟实②兄体力精神都还很好，处境也为近三十年最好时期，许多会还参加，且参加必发言。金龙荪③先生也还好，思成孩子从诚陪他同住干面胡同宿舍，已不能出门，终日坐房中。从诚有个极秀美的五岁大女孩，和住处一只白花猫，大致算得是金先生最开心伴侣！冯至、之琳、健吾，均仍在外文所，之琳只去年在美曾见面一二次，闻已在写《回忆录》，将来出版，必成为一名著。健吾去年曾见及，今年尚未晤面。体力似不甚好，似血管硬化，颈部转侧亦感困难，极可念。与念生同一楼住，不如钟书、罗大纲等。孙毓棠因同在历史所，去年见过一次，也显得衰老多了，主要是喘病尚未痊愈。曹禺新续婚，夫人名李玉茹，闻为京剧梅派嫡传名角，因此曹禺甚感兴奋。应说幸福，给人印象却是兴奋。新作《王昭君》一剧，已拍成电影，不久或公演。作话剧演出时，上座虽好，似不算成功。电影恐亦易给人以“新戏”印象，难给人以“历史感”，用非所长，必然结果！

兆和七二年即已退休，因在湖北种菜担粪二年，身体虽未被重劳动拖垮，人已日趋瘦弱，惟精神还好。家中小龙小

虎，各已成婚，各生女孩一个，小虎成婚较早，女孩已及高中，明年即将毕业。小龙还在工业学院，前后已二十多年，现正从工厂调学习“工业管理”，或将从工人名分上调“讲师”或其他职务。小虎两夫妇去冬由四川调至北京轻工业学院教书，是从四川一工厂调回的，同是工程师，本来长于机床设计。目下还暂和我们同住，明年即将迁过学校新宿舍，算是“独立门户”了。我从一般说来，体力还过得去，比巴金等几个老朋友受的折腾少，因此可说十分十分幸运。一家人也在卅年风风雨雨中，但冲击实较少，因为不在位，与人无争。但从近年开始，工作效率显明在下降中，调过历史所后，工作条件也有了较大改善，还特别成立了个工作室，有了几个副手。只要体力许可，每年可以到各省去一二月看看材料。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主义泛滥情形中，作任何一个小小专题，向各处搞资料时，总离不了一个“钱”字，一个小题目也得花三千元照相费！且有的材料封锁独占性质十分严重，因此凡事总难照计划进行，再想照六四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因此可能到八三年即将工作交给一个助手，自己退成第二线半退休性质。能够这样，也许反而方便些，可望和兆和各处走动走动，作个“自由人”了。但恐怕这点愿望仍不易实现。到此才深深觉得宋代“守宫观”的制度，令人羡慕，因为虽近于一种处罚贬谪，但是却可得到清闲。现在却必须作了“大文化官”才可望随心所欲到所要到的地方去避暑避寒。若非官料，就不可能有清闲日子过也。所以即在八十岁后，看来大暑中还是只能如当年猪八戒一样，坐蒸笼中过日子，等待这

个夏天过去！今年北京可真热！

并此复候府中长幼佳好。

弟　从文　七月卅

兆和附笔

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507室

常风　作者抗战前的文学朋友，文学评论家，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

① 关于译成英文事，请参阅【附录】19811002安东尼·舒尔特致沈从文。

② 孟实　即朱光潜，字孟实。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③ 金龙荪　指金岳霖，字龙荪。哲学、逻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810822(1)
北　　京

致邓云骧

云骧先生：

大作拜读，深钦文情并茂，而感慨遥深。给兆和尊示①，亦收到，谢谢厚意。弟与老伴此生可用岁月已有限，势必稍稍考虑如何节用此不多生命，使用到对国家较有意义方面去，为得计合理。且照医嘱，心脏早已随时可以恶化到报废情形，最好能自知衰老，闭门谢客，不作任何点缀场面应世文章，以及其他相迫蠢事。一生滥用精力似已太多，所得结果，则为至今年近八十，还无个稍稍清静可以好好工作一阵的住处，反不及三四十岁后生，精通"世故哲学"，一面知用什么"青年"名分，得到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可自称"专家老手"得到别的方便，巧佞逢迎，图宠取信，两面开弓，左右逢源，逍遥欢快，活得神仙中人也。"不善自处"虽难于改正，"简化关系"不能不尽力而为！

从文　候

八月廿二日

邓云骧　笔名邓云乡，并以行。当代作家，民俗学家。上海水电学院教授。

① 尊示　收信人此前曾致信张兆和，为《文学报》转约作者写文章。

19810822(2)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兄：

你返湘后久不得消息，不知工作有无留湘可能？前几天院中人事部门来问我，是否要你工作，工作中是否用得着你。我考虑到工作虽要个副研究员，但从工作出发，为完成任务着想，要的是有文史知识，而兼有文物艺术素养的，才能进行工作，加速完成任务，又没有房子可住。曾提及为长远计，最好是在文学所有个职务，比较容易得到合理发展。近几天听到一个人谈及，文学所有可能要个人，不是由我推荐，或是所中从其他方面提出。只是不容易安排家眷调京户口，目前对你工作这是说的“可能”，还不能“拿准”。听听你的意见如何。若担心下放外省，公布名单后不大好办。乐意来京，我就试为进行认真询问询问。好处比文学出版社好，不必上班，一年也可因工作各处走动走动，不好处是家属户口难为解决。望考虑考虑，即早给我个回信。

从文　候

八月廿二日

198108
北　京

复赵家璧

家璧兄：

得七月廿四日惠书。北京今年因天气过热，人如坐蒸笼中昏昏沉沉度过，头脑已转入低能状况下，尊示迟复，深感歉仄。近日始稍转凉，志摩先生纪念文，希望能在一星期中写成二三千字。因久不用笔，每遇写信，即不知起讫，且整个心思均搁在香港八月末出版那本“有关衣服”大图册中，将在廿以后带样本由港至京，港方为争取东南亚读者，用“现代商品”推销宣传方式，把这本书说得神乎其神，如卖补药办法，以卖出为“成功”。其实只是一个试点工作，我对于这方面常识有限，那会凭空出现奇迹？心中为此夸大宣传实无从平静……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19810905
北　京

复汪挺

汪挺先生：

承惠示，好意可感。我已年老力衰，自己作品整理工作，尚得托人帮忙，恐无能力看别的文章。你对《边城》感到兴趣，拟进行研究，我所有作品早已过时、报废，早在五三年全国范围内均已毁尽。此事必有理由。世界上那有“无作品的作家”滥竽充数？新社会重“实事求是”，据我意思，我那些报废作品，实已毫无研究价值。你若有条件搞研究，照近日全国都在为鲁迅做百年大寿情形看来，我觉得还是研究鲁迅先生，既容易有出路，更不至于出差错。至于我那些早已过时作品，如还感兴趣，不如从欣赏出发，看看过去、当前人关于《边城》一类作品的印象，或许还有用。较早的如四十年前刘西渭（即李健吾）在《咀华集》内所谈印象，较近的如萧离（北京出版社）、凌宇（北大研究我得硕士的一位）专文，湘潭大学教师何益明先生一文，又朱光潜先生作品（在广东《花城》短文），黄永玉先生《在太阳风景下》①一文，又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李恺玲先生写了些欣赏文章，特别有见地，文字也极好。港澳的有司马长风的《现代文学史》②中的介绍，你会觉得他人说的已够多了，你实在不必精力白费到这个工作上，费力不讨好。我已改业卅多年，不希望和人

谈论那些习作得失的。

即此复颂著安。

沈从文

九月五日　北京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 为《太阳下的风景》之误。

② 为《中国新文学史》之误。

19810910(1)
北　　京

复钟开莱

开莱兄：

得信知九月半将来京，盼能一晤。我们回来不久，就去广州长沙工作了四十多天，回京后已进入夏季。今年北京比过去多年都热得出奇，八月间每日如在蒸笼中，直到九月才转凉爽。你若九月廿左右上黄山，正是山中极好季节，十月半以后，可能就接近大雪封山了。有联大同学巫宁坤先生公子巫一丁，在美读二年制某学院学习，明年秋季将要转进一正规大学，或有进斯坦福可能，特介绍他来看看你，若有机会拜访，望能在见面时，问问他的理想打算，并便中告告他如何准备，感同身受。我们回来即凡事照旧，唯一大事是过去当作实验性质编的那本有关古代衣服书籍，近已在香港出版，有彩图一百、黑白图五百，并不怎么专精，只近于完成一种心愿，因为搁下已十八年！

并祝府中全福。

从文　九月十日

兆和附笔

19810910(2)
北　京

致巫宁坤

宁坤兄：

给钟开莱先生一信，可由你大公子转致，或约个日子，得他回信后，再去看他。他在联大即和我极熟，住处相近，我每进城必去看看他和王逊、流金等。并没有上过我的课，毕业即去云大作讲师。他一二年回来一次，今年九月廿以前，又将到苏州安徽讲高等数学。过京约住五天，我见到他时，再当面托他关照一丁一下，信上不便写及，当面说反而好些。石家庄一行，想必还不大累。北京方面似又在“学习文件”，内中必有“道理”，只是我们永远不易明白原因罢了。一般情形住北京的人，不大容易懂得北京事情，已成习惯多年，倒也省事。我出了本新书，还是十八年来完成的，算得了一心愿，据香港商务方面意见，已初步和兰登书店商定，将删节文字成通俗本，由廿五万字改成十三万字，希望半年完成，好译成英文本在英美出版，对我压力可相当重，至迟下月即将着手。

并候府中全福。

从文

九月十日

19810915(1)
北　京

致杨宪益

宪益兄：

小序①原以为容易于一二天内完成，不料一着手即无从控制。前后经一个星期，重抄了三次，还不易达到要言不烦，恰到好处。主要或许是久不用笔，一到动笔，即不免“百感交集”。虽照来信中所说，只叙叙写作时间、背景，及当时意图，希望不逾越范围。末了还是虽下笔千言，不能自休，却枝蔓芜杂，希望删到一千五百字左右，竟不知从何着手。只有充满歉意，托吕剑捎给你看看。来不及用即莫用。以为可删或必须大删，即一切照需放手删节。原稿用后能还我，感谢之至！

弟　沈从文

九月十五日

杨宪益　文学翻译家。

① 小序　指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翻译的英文《湘西散记》序，此书选入作者11篇散文作品，由外文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上述序言见全集第16卷。

19810915(2)
北　京

复蒙慕秋

慕秋同志：

你来信迟迟未复，深感歉仄。嘱书件写上，如不适用，似以另请一家乡长于大字的高手另写，比较好些。千万不要客气！我长年只会用二毛钱学生笔抄抄书，作大字实不在行！金先生这次充满友好感情，来到凤凰作客，得到县中各方面热情款待留下极好印象，真是偏劳诸位，我也应当向同乡深致谢意！这类事可能还会发生，所以我觉得接待办法，总以家常而不破费公家为得体，因为来的必是“读书人”，不讲架子，极乐意是亲切诚恳而随便，使客人不觉得受款待中的拘束，就对了。闻照了不少相，不久或可由美寄来，我当请工作室王同志为选些放大寄回凤凰给大家看看。我正赶工校对香港付印那本服装说明，下旬即将付印。明年可能将由美、英、法、德分别译印出版，只是说明廿万字，恐因谈的问题较复杂，将各作不同删节，或减去一半，亦意中事，国内版大致还得过一阵才会付印。

并问同乡中友好工作顺心。

沈从文

九月十五

19810918

北　京

复赵瑞蕻

瑞霟[①]：

得十八日来信，知你已到北京。极希望有机会欢迎你能到我住处谈谈天，就便吃一顿便饭。如系廿三、廿四两天，即来吃晚饭。若廿七日方便，就来吃中饭，只是这天是星期天，家中人多些，稍乱一些，也并不碍事。两个男孩通通是在昆明乡下长大的，如今不仅已长大成人，且多在延长十七八年“文化革命”运动中，由青年进入中年，第三代且快升大学了。看看他们的成长，更易明白这半世纪过的日子是如何稀奇古怪，只能照一般常说的，“能活下，便是胜利，便是幸运！”前者近于“自我解嘲”，后者倒是“实事求是”，因为熟人中大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都成了“古人”，报废了。我们至今还算过得去，生活和一切隔绝，能吃能睡，总是在匆忙中度过。只是任何工作都不宜抱什么希望。现实只是在闹哄哄大街五楼上，日夜让千万大小汽车形成的一片市声从“心口”和“头脑”中碾过！

从文

九月十八日

① 瑞霟　收信人1946年以前的原名。

19810920
北　京

复王家鼎

家鼎先生：

得转来四月十六号赐教，迟复极歉。承询及和刘潜初①相识事，大致是在二四年时，因我经常去北京盔甲厂旧燕京大学董景天②（字绍明，抗战后改秋思。天津霸县人，天津南开出身，转燕京大学毕业）先生所住小楼宿舍去谈天，见过刘先生几次。当时董一度作过学生会主席，又兼司徒雷登校长秘书，所以宿舍同学来往较多。还记得另有刘廷蔚、顾千里、唐亮、王受益、李天耀、于成泽、张士隽③（采真）、司徒乔……都是这时相识，只有张采真、司徒乔后来还来往。顾则后一二年短期又同在一个公寓里住过。听人说大革命失败后，想过苏联，在哈尔滨被捉死去。其余如唐亮、张采真、刘潜初，则于一九二八年在董绍明先生处还晤及，是他们回到上海后相见的。一九二八④我在上海吴淞教书，入市时常去董家，才见到董的爱人蔡咏裳女士，也是燕大毕业的，大家谈起往事，才知道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董和蔡都在人群血泊中逃出。广东大革命时，又参加广州的暴动，失败后才逃回上海。我在董家见过张采真，正被派拟返回武汉工

作，还有唐亮、刘潜初，刘则因病拟返回家乡。似乎还有孟用潜[5]，小小个子。我不是党员，可也不和国民党有关系，且和董极要好，所以谈什么对我无什么忌讳。和斯沫特莱相识，也是董夫妇的介绍，董的爱人蔡咏裳，时作斯沫特莱翻译。一九三〇年夏我去武汉大学教书，冬天返回上海看朋友，到董先生处，才知道张采真到武汉不久即被叛徒告密，已牺牲。刘则返回家乡，被县里作为“共嫌”而被捕。判了短期徒刑。后来因韩复榘以韩青天自命，经常各县去审案，随意提在狱的人自来审判，见刘为燕大毕业，就随意判处了死刑。这事可能是三一年春天从董先生处得知的，因为四五月我即去青岛大学[6]教书，三三年返回北京，三七年抗战后即去昆明，在联大教书八年，一九四六夏天才飞回上海，重见到董先生，得知他的爱人蔡咏裳也死了。新的爱人名凌山。我只住五六天就回北大，无机会谈这些旧事。董已于七〇[7]年故去。估计和刘先生相熟同学，只有个孟用潜，即于解放后在全国合作总社主持工作的。只听董说过，文化大革命时，被冲击得极厉害，早已神智不清。如今是否还活着，我已无从明白。我知道的刘先生事极少，因为只是相识，而不什么相熟。

　　敬复颂

大安。

沈从文

九月廿

王家鼎　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时任职于山东省博物馆。

此信曾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0年第6期。据原信编入。

① 刘潜初　原名刘乾初，后改名刘谦初。“潜初”疑有误，下同。革命烈士，1928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该年冬转赴山东，任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8月被捕，1931年4月牺牲。

② 董景天　即文学翻译家董秋斯。原名绍明，号景天，字秋士，笔名求实、求是、求思、秋斯等。

③ 张上隽　笔名采真，并以行。革命烈士，文学翻译工作者。1930年在上海时，于中共中央秘书处从事宣传工作。1930年底在武汉牺牲。

④ 一九二八　作者任教于中国公学的时间，实为1929年秋至1930年暑期。

⑤ 孟用潜　董秋斯的燕京大学同学，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中华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革中被捕入狱12年，至1978年底才获释。

⑥ 作者1931年5月末由上海到北平，当年秋始赴青岛。关于刘谦初牺牲的传说，估计在离沪去平前得知的。

⑦ 文学翻译家董秋斯实于1969年12月31日逝世。作者于此前一个月，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作者与董秋斯最后一次晤面情形，参见19691005致张兆和信，编入全集第22卷。

19810922
北　京

复苏仲湘

仲湘兄：

你八月十五日来信，并《诗刊》上惠赠佳章，厚意深深感谢！因近二三月来为杂事缠身，迟迟未复，盼能原谅。嘱书件，久未涂抹，手易发抖，只试捡报废旧书一纸，并新临祝枝山书杜诗一纸，用酬盛嘱，不足言书，见意而已。运燮必早已返京，本月廿七号以后，星期日若能约运燮兄来谈谈天，十分欢迎。或廿七后任何一天都在家。（今天得他来信，说下星期或来弟住处。欢迎你能同来。）去年十月末，有机会去美一行，前后约四月，大半在东部，在东部时，用耶鲁附近纽黑文亲戚家作根据地，往来各处。今年二月，才转西部及夏威夷，住了约半个月。得见不少西南联大同学旧友，音问隔绝多已卅年，重复相见，彼此均不免有"隔世"感。此外多为来自"台湾大学"及"东海大学"，或"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新友晤对，亦大不容易，对弟等表示欢迎，其实还是对祖国一种深厚感情！美国方面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对弟作品较感兴趣原因，实由公私图书馆保存三十年代文学书籍和报刊比较完备，习中国文学的比较"实事求是"，所以介绍拙作教师，也较方便。其实弟所有作品，多为四五十年前练习用笔时写成的"过时废品"，在国内搞"现代中国文学

研究”的，多以不读拙著为有见地。书则付之一炬已卅年。世界上那有无作品的作家？所以在美也总尽可能不谈中国文学，至多只谈谈二十年代前期，初到北京时社会情况和学习情况，别的即不敢胡言乱道矣。因为事实上改业已卅年，即作一读者，发言权也并不多！并祝佳健。

弟　沈从文

九月廿二

苏仲湘　诗人、高级记者，任职于新华通讯社国际部。

19810926
北　京

复李孝华、吕洪年

孝华、洪年二老师：

惠书收到，深谢厚意。我并不会写字，友好过誉，万万不宜相信以为真。为尊编书题签事，杭州有一真正大手笔为沙老先生，私意不如就近求其大笔一挥，定必比弟高明万千也。

至于为书作序，更感惶恐，怕不能交卷。因近卅年来早已改业成一历史博物馆陈列室普通工作人员，社会进展格外迅速，新陈代谢实极自然。直到近年九大院校专任教师编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得其中一负责教师赐教，始悉廿七位专任教师，事实上即无任何一人曾阅读过拙作。无可如何，才临时找一人随意翻看一二种上海出一折八扣旧作，胡胡涂涂把我放在蒋牧良萧红之间，实在太抬举了我。可知个人对此已无任何发言权。近来四五十年前旧作，虽复有重印机会，每书似应作一二百字说明，亦不知从何着笔。估计这份过时习作，至多亦只起些些点缀作用，不多久，即将成为陈迹。因为实在站不住脚！两位老师任教多年，势必比弟更明白“社会现实”。解放以来，不仅已出现思想好、文笔高的青壮作家千千万万，更重要是大学里还特别训练出了千百理论高，思想又极端正确的批评家。在统一指挥下，另一时要来向某

一作家进行批评时，即鲁迅先生重生，恐亦“招架不住”；我这真正“早已过时”的人物，任何选本或什么传记，我都希望不要有我姓名出现，可以省事清心。尊著中，若能不提起我，或许可望免去明天许多麻烦，个人也十分感谢！新社会重实事求是，我近卅年深怕误人子弟，兼得罪批评家，工作多属于为社会打杂性质，《游记选》能不把我那些四五十年过时旧作加入，免得误人子弟，实在深深感谢。孔子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我所得已够多了，虚名过实，不祥之至，所以总觉得不冒充作家为得计也。

沈从文

九月廿六

李孝华、吕洪年　时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教师。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10929
北　京

复夏阳

夏阳先生：

得信谢谢好意。从你信中才知道广东有人在报刊上骂我，事极平常自然，不足为奇。××先生我并不认识，只常从港穗报刊介绍上，说是"当代第一流大散文家"，我觉得中国多有几个这种伟大作家，多好！（或许还是"世界上中国有代表性散文作家"！）他既觉得我应当骂骂，必大有道理。早在四十多年以前，我就已被"权威"骂倒，从无还骂能力。近年来且复为一"老朋友"狠狠大骂一次，虽出于"意料之外"，也不作计较。因为我本来就是个"思想庸俗"人物，还很像是"无灵魂"人物。且又无权无势，骂我不仅无害，还能提高其人地位，不骂骂我骂谁？改业已卅年，从不想冒充"作家"，与人争得失，据我想，还是让人骂骂好，因为也符合"废物利用"原则，是应当乐于成人之美的。你不宜为此"不平"，也不应相信年来报刊上对我的恭维，就觉得我真有什么值得称许处。事实上我肯定不是什么"聪明人"，所以一生都吃不开。任何努力，到头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即点缀作用也不会怎么大，一会会即成过去。我过去习作还不"满师"，社会一变，即失去意义，实在不足为奇，也无什么值得惋惜处。改业三十年，新的工作虽得到许多便利，依然作不出真正成

绩，只是“学习为人民服务”，随事为人打点杂，此外什么都说不上的！外面说我是什么“专家”，更不宜信以为真。我从不向任何人认为我有什么专门特长的。你一面做工，一面还有兴趣从事写作，十分难得。我家中有两个孩子，都学工，他们看到我工作上生活上的失败，从中取得了经验教训，只一心一意在本业上用心尽职，我觉得倒也比较省事。你问我写作意见，我无从回答。因为我是照五四文学革命总要求而学习用笔的，坚持了廿五年，以失败而告终。若用失败经验报告，岂不害了你？照我理解，新社会搞文学要“出路”，比我那个时代便利多了。你照一般要求去写，三几年会成功的。“天下定于一”，照上面说的行事，既可少犯错误，又易得出路。如像最近全国为鲁迅做寿，写文章，报刊上都特辟专栏登载颂扬文章，你照要求写去，就会有出路。称赞他，不懂也只照权威性文章抄摘，加上点心得，依然会有出路。不要“别出心裁，自以为是”就成。若以为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出路”，那也不妨照你所理解的写下去，试个十年八年，再从工作实践上讨经验，也是个办法。可是这显明费力难见好，怕你支持不下去，末了才会明白古人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有道理，不过十年时间却白费了。我就是一个“反面教员”，最大缺点即“不识时务”，放弃了空头作家，还得继续挨骂！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九月廿九

夏阳　时为合肥手帕厂工人，文学青年。

198109下旬
北　京

复鲁海

鲁海先生：

谢谢盛意，赐信迟不作复，十分过意不去。

我于一九三一夏间到青岛大学，卅三年夏离开，屈指算来，正巧五十年！时学校于福山路口收拾了个新教师宿舍，我迁入时人还不甚多。“窄而霉斋”名称，是廿三年到北京沙滩附近银闸胡同一个小公寓，住搁煤间小房时取的，曾在《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忆翔鹤》一文中较详细提起过。解放后，我曾三次到过青岛，两次是公家让我去休息，一次是自费。

在青岛那两年，正是我一生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时，许多较完美作品多是在青岛完成的，如《自传》及其他短篇。即返京以后写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先后曾上过六次崂山，有一次且和杨金甫先生及闻一多、梁实秋诸先生一共住了六天。以棋盘石白云洞印象，特别深刻。熟人中如巴金、卞之琳均因我在青岛，来短期住过。时老朋友陈翔鹤先生正在公园对过铁道中学教书，生活在苦闷中，我经常陪他在公园傍近福山路一边一个荷塘中央亭子里谈天，每每谈至午夜。公园极端静寂，落月正值下沉入海时，呈鸭蛋黄色，使人十分恐怖。陈不敢回校，我经常送他返校，

到校门前才独自穿过公园树丛，返回宿舍。因为我从乡下来，什么都见过，从不感到畏惧。青岛海边山上均给我以极好印象，也从自然壮美中得到极多启发。那两年中，除工作外即向山上和海边各处走去。对崂山印象也特别好，到达青岛第二天，即到过北九水。随后有两次是从海边直爬上白云洞的。解放后也去过上清宫一次。

我大约因为心脏供血不良，氧气不足，一到海边，就觉得特别舒适，精神健旺。你们图书馆藏书情况不知如何，旧的工具书是否具备？附近有无招待所可住，供应入秋后是否还如夏际紧张？想能得你助力知道些情况，因为如一切条件还好，或许将来青岛住两个月，把一本在香港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明部分删改一番，由廿五万字删节成十三万字，工作相当沉重，得找个“与世隔绝”地方才易见功，估计到青岛也许比别地方好些。

鲁海　时任职于青岛图书馆。

据废邮存底编入。

【附录】

19811002
纽 约

安东尼·舒尔特致沈从文

尊敬的沈从文教授：

我收到了您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壮观而精美的书，现在正在阅读，并通过几位美国博物馆这方面的学者给予评价。

当上次六月在北京饭店会面时，我们谈到过是否可能为美国一般读者而出版一个简化的缩写译本。为此我曾积极地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一起探讨这种可能性，并希望了解您是否认为出版这样一个译本具有可行性。

同时，我亦希望能与中国权威博物馆合作，组织一个有较多重要实例的中国古代服装流动展览，在 1983 年到不同城市，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以及伦敦展出。

再一次祝贺您编著出这部惊人精美图书的巨大成就。

您的忠实的

安东尼·舒尔特〔签名〕

1981．10．2

安东尼·舒尔特（Anthony Schulte） 通信时为美国兰登出版社贸易出版部副总经理。

19811004

北　京

致赵瑞蕻

瑞蕻：

这次你来京，没有机会多谈谈，极可惜。近闻静如体力也不大好，你似乎也太瘦了点，应当注注意，在吃喝上不宜太疏忽。因为要工作持久，得有个较结实身体作基础。出国时，若得从北京起飞，盼能再见见。听我亲戚傅汉思说，德国比美国安静，只是供应上不如美，且居住吃喝都贵得可观。他们夫妇每年五月必去德讲学，八月终才返美，一月约五千美金，折扣种种税收下来，住和吃也就差不多了。但总还可各处走走。那边治汉学的，老一派差不多均已死去，新一代大大不如美国人多（可能也不如法国），若能去美国，倒值得各校住一年半载，中文材料之丰富，即以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而言，也比国内搞材料便利多多！

这里搞“指示”学习[①]，科学院即进行了两次学习，不懂问题何在，说话的多非本题，正和“文化大革命”前期情形相似。不多久，或可见到《文艺报》批评文章（据说改过七次还不通过）。但是参加鲁迅讨论会的熟人，想看看白桦的电影，却没有得到允许，据说是免得扩大影响。正因此，应发言的似可以用“没有调查研究，无从开口”为词，不乱开口。惟既有学习“指示”，到一定时候总会有急先锋前头阵的

人出面，是意中事。南京方面静如等不知如何，这里文学所有学习三月传说，历史所隔了一行，大致不会如何热烈兴奋。静如拟写的文章，或许得搁下了。

并问府中长幼好。

从文

十月四日

① 学习　指当时组织对电影《苦恋》的批判。

19811005
北　京

复龙海清

海清同乡：

上月得你信，因杂事忙，未及作复，极歉。那家伦先生处你那访问记，我看过后即已寄还，以为不在大刊物发表好些。地方报刊也不发表还更好。我们还不够相熟，这些文章少写些对。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那有无作品的作家？我不冒充作家为是。前信中提到的种种，实因为明白社会“外松内紧”，我生活和外界近于隔绝状态已多年，稍不小心即易出差错，也即“防不胜防”。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近三十年来从不和人争名位权利，只沉沉默默活下来，牢牢记住“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凡事“为而不有”，才在倏忽来去人为风风雨雨中，免遭灾殃。年来即或国内外都有人为说几句话，也很够了，甚至于可以说“过分”了。其实“虚名过实”，即易致不祥，招架不住。“光棍心多”，还是不要触犯什么“光棍”为省事。我总以为在国外情形，与其说是对个人表示欢迎热情，其实不如说是对中国表示好感为合理，因为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人在外国人面前发牢骚，可不大像个中国人！外人称赞，我无从过问，国内熟人总还是少赞美为得体。因为照规矩，我总得尊重社会习惯，“作家排队”是大有道理的，我无权无位，显明

是个吃不开的人物。这是十分合理的。事实上过去和现在工作，都不过是一种打前站的“哨兵”工作，凡事只在试验中向前，什么都说不上！我们有的是不折不扣“大文豪”，过去、当前的成就，都是配合得社会要求历史发展十分密切、作出过极多极大贡献，同时还对于世界也肯定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作品迟早将为世界认可，而影响到世界的。已经产生过千百种绝世名作，在国内发生过辉煌夺目光彩，而在国外还将发生更大的作用！年来即或对我的那些早已过时报废的习作，还给以机会重印个二三十本，我自己觉得至多能在一时间起些些点缀作用，过三几年便成为陈迹，是意中事。绝不宜抱任何不切现实希望，以为怎么怎么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才算得懂事。如和州上蒙老师通信，也盼望转致此意，并盼不要以我前信在意，劝人不宜随意和外人通信，我就不敢随便和国外亲友通信，免得麻烦。我也可说是个十分典型思想庸庸碌碌的人物，在旧社会吃不开，在新社会也吃不开，就因为学什么即只懂什么，而新社会最重要的“世故哲学”，快到八十岁了，始终学不懂。即懂了也不会用。真可谓“愚不可及”！近来看到古华的《芙蓉镇》，印象很好，却不免为之担心，这么写成吗？北京似乎不少人在学习指示批白桦，我孤陋寡闻，始终没有见到小说和电影，无从发言，因为照“不经调查研究无发言权”指示，听听别人发言倒也很长见识。

候安好。

沈从文

十月五日

19811013(1)

北　京

复彭荆风

荆风兄：

得信谢谢。嘱书件，字形太简，不易布置，写来写去，总不像样。只好全部寄来，望能挑选一个比较符合需要的。若通通不合，就莫用，另请人写写，必较好看些。照习惯，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的糊窗高丽纸，照寄来小条子可分成八张！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作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附来一纸日常习字，无体无法，见意而已。万万不要费钱装裱，只找快三夹板或硬纸板，剪裁得比原件大些，用浆糊贴上就够了。

本意今年秋冬间可过昆明贵阳走走，现在说来，又只能待来年了。因为搞的那本《服装研究》已约定在英美翻印，廿五万字说明，得在五个月内删改成十三万字，所有专门名辞均得改成通俗文字，才易翻译。工作等于重写，极费事。并候安好。

并祝府上大小安好。

沈从文

十月十三日

最近看到古华写的《芙蓉镇》，小说写得很好。

19811013(2)
北　　京

复赵瑞蕻、杨苡

瑞蕻、静如：

得信谢谢。许久不写字，笔呆手生，总不易为自己认可。或俟搁下一阵，又才觉得还过得去。有时则搁下再久，始终觉得无体无法！不只是对之无多信心，事实上或是越写越糟！用纸总乐意用一般糊窗纸，用笔则始终只值一毛七分钱的学生习字笔，亦无可奈何坏习惯！这一星期来，北京寒流一到，即成深秋。今年本意还可去贵州看看，大致又得待来年矣！最近广东拟印文集十二到十五卷，今年或可印出二册，所有旧作多已在国内烧尽，大半是从香港盗印本得来，因此重校十分费劲，兆和总是过于认真，其实不必这样，因为在国内即有机会重印，亦不过起些点缀作用，不到三几年，就成陈迹矣。最近幸得院中同意，让北大今年毕业研究生凌宇同学来参加整理校对工作，（他是目前为止，国内第一个研究我作品得硕士学位的。）兆和因此得空抽出手来，体力过一阵或可望转好一些。我一切还维持得下去，不过事实上虽算得上是经摔耐磨，实由于结构简单，在近卅年人为风风雨雨中，始终还像是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且耗油量也不大，看来若非意外事故，总还能支持几年。不过表面虽还过得去，一身零件，已耗损到一定程度，报废还只迟早间事。真用的上老子说的

“其生若浮，其死则休”！

瑞霞若过京有几天住，盼望能来谈谈天，上次在寓中便饭，适值一年未见面的亲戚相过，未能多谈谈，兆和总觉得简慢处过意不去也。静如说的为小外孙缠裹，大有行动失去自由感。我们从七二年回京起即为小虎带孩子，我们这里有两个孙女，一个外孙女，大的已十六岁，明年即得考大学，其次十二，第三九岁，竟像是在不知不觉中混大的。大了还更得为升学担心，此后随同而来便是看对象，唯一方便处是其父母均在北京，我们可以不过问，每星期天来看看二老，倒也省事！可是为了一个小小工作摊子，用了三四个助手，虽不必每天去看看，还依旧为些责任牵绊住，有些“无从动弹”感。希望再过二三年，工作室底子稳定一些，有人接手过去，我们就自由了，春秋二季想过南方走走，也方便多了。七六年九月里，我们因地震逃过苏州（住小五哥处约大半年），去天平山玩了一整天，时枫叶明黄，阳光从枫叶间滤过，真如神迹，不易忘也。字幅送人若不甚好，望即来信见告尺寸，尚来得及再写十来张。寄来几张字样，可留下，亦可随意送人。

并候佳好。

从文

十月十三日

兆和附笔。

19811018
北　京

复李恺玲

恺玲先生：

信收到，谢谢。论鲁迅先生翻译文学，我和兆和同志都已看过，觉得很好。给张简先生一信，望看后便中投邮箱即成。这一个月还不到一半，就开了许多会，听到好几次上面人发言，在座“秀才”都不免感到一点头脑混乱。到小会上要发发言时，多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上面说话，谈的事虽前后问题不同，给人听来印象却有连续作用，总的成一句话，即“外松而内紧”。但对内对外，若都说话算数，岂不相当矛盾？而对内对外事实上我们所知有限，甚至于极端无知，所以如果看过那电影，也许还可指出坏处何在，说两句话。既不曾看过电影，因此近十位“老秀才”都哑场无话可说。另一次就国共第三次合作谈意见，也是十来人，一例说的都是对于“文化交流”或许可作点事。各就个人认识，台湾或美国，有多少人若可争取他们肯回来看看。照我理解，在台湾的乐意从文化交流上参加接触的必不少，但多数恐来不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在美国的来于台湾的教师，取得学位多是搞中国文学研究的，若有机会回来，必相当踊跃，也易说服。或回来教一年书，并为设法从各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为设法解决看材料及翻印材料的便利，有半年还让他各处走走，

不要见外，把他们当成“外国财主”款待，能当成个“亲友”，招待亲切而不必隆重，和同行可共同切磋，不必要什么副总理接见。这些教师即或原抱有一定成见，也容易改变过来的。搞得好，可能比随便请一美人来中国短期教书，效果还好一些。因为台湾在美教书读书的，比我们国内去的人数都多得多，在美教书对学生影响大。能尽可能把这些教师邀些回来，在台湾肯定也会起好影响的（也可以弥补我们在美大使馆的缺点和无能的）。就我在美三个多月和十多个大学来自台湾的教师接触印象说来，我觉得在那边受到的欢迎，事实上不是对我个人的表示感情，实在是对祖国表示的关心！都希望国内能一天一天好转，不要再来什么大动荡就好！可是在中国，我们年快八十的“老秀才”，却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朋友！而华侨的势力，却大多数始终还为台湾方面所控制，也必须加强大使馆方面“搞文化的”水平，什么专员参赞的文化水平，都得加强提高！才能提高威信的。这些事或许已经注意到了，又或根本还无人注意到。我们文化界都像是长于“内争”，而不大熟习对外作战，对外也只懂“宣传”却不明白较注重“实际”工作。或许不久会改变改变工作方法，会把这些人作为统战对象，情形会慢慢好转的。并候教安。

沈从文

十月十八

李恺玲　女，时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据废邮存底编入。作者旁注：“已简复，此不用。”

198110中旬
北　　京

致徐盈

盈兄：

城北上月相过时，告我子冈不久将印行个集子，让我写个小序，谈谈印象，介绍介绍给读者，也留个纪念。我当时满以为这件小事，可以不甚费力能完成。谁知到真正着手时，才明白头脑已不大抵用。写来写去，总是难得要领，先后写了约三十纸，又改来改去，十来天不离开书桌，还是一团纷乱。试请兆和看看，印象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明确反映我头脑混乱到一定程度，早失去控制能力，虽还能“写下去”，可不知如何“结束”，似怪实平常。其实近一年来，好几回试验，都在同样情形中证明头脑失灵，表面上还像凡事尚能维持一定健康程度，其实任何工作都不成了。即或有机会重印一批四十年前旧作，想写个千八百字追忆追忆这些过时旧作的产生情绪和生活背景，也同样始终说不到“点子”上而放弃。所以关于子冈集子的完成，虽交了卷，可不一定适用。务望不必存丝毫客气，仔细看看，可改就改，能用就用。如觉得内容枝蔓，既把握不住子冈作品长处，只能给人一种“杂感”印象，而且虽出于一种赞美心情，由于措词极不得体，不仅无当大处，反易犯时忌，受批评，就请莫用它最好。

解放后，个人还以为在文学写作上，从经验出发，所有设想显明已失去意义，还来得及趁早改换个学习方法，从另外一方面来学习下去，自以为用个十年廿年时间，或可望取得应有进展，生活上尽管将继续吃不开，或比写作时更辛苦寂寞，总以为并不妨事。只要工作能拿得下，作得出些成绩，工作方法又还对头，工作态度也还得到认可，就终其一生，关闭在午门文物库房里，也无所谓。这就是在新工作上一直坚持了三十年，不声不响，从不显得丧气灰心的原因。直到像七二年后，独自返回北京，住在东堂子那个小小窄面霉斋里，新的工作也陷于完全绝望中时，我还能毫不在意，把那份待完成的报废工作继续下去。且抱住一种深刻信念："这个工作在目前即或无用，对后来人总还有用。"如此这般又拖了整整十年。我尽管还像个结构简单，款式陈旧的机器，正由于结构简单，而经摔耐磨，耗油量既不大，却始终还维持运转正常。或许正应合了古人说的"无欲则刚"一句老话！可是直到最近几天，眼看到由香港特别派人送来那个重过九磅的新书，倒反而使我感到深深痛苦，有点"垮下"模样。因为这份工作应有的意义，主要是在国内同行，或可望给予年轻同行得到一点有益启发，正面作用是对文物艺术研究方面提出些新材料，新理解，新问题并新结论。反面效果是觉得"此路不通"，也可以刺激他们换个方法，从一条新路走去。（也就正如同过去搞文学一样，凡事从试探出发，失败了，牺牲的只限于个人，无伤大体！）应分在国内能先印出来，公家即或赔点钱，当个内部资料，有计划印个万把本，分散到有需要方面去，定价至多二三十元，一切"实事求是"的，在什么报纸上或《文物》上，作个至多三千字恰如其分的介绍，

附上在本书上的后记，也就很够了。如所得反映还好，让我再来做适当充实删改，再送出去，还不甚晚。如今却不能不在香港付印，且用大量不大符合事实方式的“港式”宣传办法，来推销这本书，等于当成“自龄机”① “鹿茸精”等补药，我却算是这种补药的发明者，向港澳东南亚慕名华侨兜售。书局主要目标就是赚钱！方法却是把我名字向一些对我过去文学作品怀有好感的读者招徕，因为普及本定价港币五百，签名本便上升到八百一本，虽听说三百本签名本已售尽，事实上三百本共只多卖九万港币，而在港宣传费却已花去了十万。这本书真正的重要主顾，却在国外图书馆方面。但英美出版家却希望我把说明简化一半，并改成通俗文字本重印，简化文字到一半左右，才便于翻译（估计两年后才能印出），又还希望到时能以马王堆出土衣物为主，为配合个小型展出，这种展览若从文化性质出发，倒也还说得过去，作来还有意思，再累一二年也还值得。若又只是从商业目标出发，为推销译本而着手，即到时有机会再出国一次，就无多意思！至于在中国出版事，大致还得等到那本书在国外的销售情况而定，或许迟早总有机会出版，只是我本人已无多希望可亲眼看到了，因为就最近体力情况看来，若住处一二年内无改善机会，仍得在闹哄哄的五楼上，日夜听过万大小汽车从大街上来往奔驰而过，每夜至多只能得三几小时睡眠，挨不到两年，必将变成个真正半白痴。这现象已经见出征兆，发展下去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政协方面“当权派”中有熟人，或能试为问问有无可能让我换个比较清静的地方，既可多活几年，也可把待收尾的工作，尽可能多完成一些。没有那种既当权又还理解我的什么长，就不要提它。人到了八十岁，能

做的事究竟有限，就那么熬下去也罢。可不用担心，在任何情形下，我总还能像个公民努力下去的！）

昌霖先生处若去信，望为婉转些一商，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因为《边城》在国内外得到认可，正是当成个抒情诗画卷般处理，改成电影，希望在国外有观众，能接受，也需要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种种去忠实处理，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若上影的领导必加上些什么什么，才能通过，我以为还是放弃合理。不如趁热闹，从鲁迅任何作品搞个电影，搞得稍微过得去，不仅易上座，还可能会得奖。工作容易做，又还保险，正当新的讲话作为全国学习对象时，争主动作去，显然不会犯什么错误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只能当成一种"历史"性作品看待，既已烧去三十年，我倒觉得极近情合理，还鼓励了我第二次改业的决心。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也许真将照城北过去估计，将来还是会由日本方面技术合作，才会照原样拍成电影的。）其实这也极不现实，倒不如待我死后再拍好些。最好是不拍！

① 百龄机　20世纪20年代上海中西药房发卖的一种补药名。

19811020
北　京

复两位同学

××、××二同学：

得到来信并看过写的文章，谢谢好意。我近来因体力已不大好，相熟医生告我，万万不宜再揽事做。因此本分上工作，也得暂时放下，无从照计划进行。新印行二十多个习作选集，都通通交给朋友整理校核，无从过问。你们写的文章，读过后，也提不出什么意见，只觉得把重点，放到文笔“美”的成就上，接触不到问题。因为照我理解，一个小说的完成，四五十年后，若还能给读者留下个印象，不因社会变化而失去意义，绝不是只由于文字美丽能见功，更不是意境朦胧的结果。可能还是文字使用比较准确，叙述事情发展、经过，能懂得加以节制，使之恰如所需要结果。由于时间和空间限制，我写的故事本来交代得十分清楚明白，一个生长于边僻小乡村的童养媳，在她那个环境和年龄里，对于城市的憧憬，对于偶一过身的女学生的印象，以及和实生活对面时，如何应付现实的困难，和乡村家庭对于处理这种事件的方法和态度，一切都写得十分自然，正因为写得十分自然，所以故事尽极其平常，看下去总还像是有生命，人像活人，事像真事。你们如有机会，在今后把我新印的那份过时习作，全部看过，或摘要看过十本以上，会明白这种解释是还有点道理的。我

由于底子不好，工作条件又极差，原以为别的作家三五年可以完成的工作，我或许得用个半世纪的努力，从各种不同试探摸索中取得些经验，文字也才比较成熟，必到自己认可，够得上“毕业”时，才可能再来考虑，如何就社会需要，较有计划的集中精力来写个十年二十年，或可望配合得上要求。所以所有作品，都只宜当成不折不扣的“习题”，算不上什么“成就”。其所以多样化，以及大量生产，都由于“习作”原因。可是我的指望可说全落了空。五四文学革命，主要要求是争“自由”“科学”与“民主”，但是事实上廿八年以后，文学中的在朝在野社团，都把“争自由”看成一种过失，或某一社团独占权利，不容许不同见解存在。我从此就成为挨骂对象，事实上也可说是“争取”对象。我都无动于衷，还是牢牢守住五四原则，只是写下去。这一点我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那本小说习作选《题记》上就说得极其清楚。骂人是极省力而又容易见功的，写出大量看得下去的作品，可比较费事！我因此始终低头作我的试探性努力。可是到解放，“天下定于一”，社会起了迅速变化，前不久还在“争自由用笔”的人，却提出新的要求，文学作品必须照一定程式如何如何写，才能认可，而不至于出问题。我从一部中国文学史得到的认识，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几十年专政下，可并没有产生什么真正伟大作品。但新的情况我既缺少应有认识，实在追赶不上这个新要求，所以一切习作全部报废，是意中事，也不值得什么惋惜，甚至于还以为十分近情合理。我得承认工作上的全部失败，即早改业，才能活得下去。因此这三十年，在博物馆工作，只学习到“为人民服务”几个字，从实践中去学习，把学懂的，来协助有关科研、生产和教学各方

面工作，为各方面打打杂，就零零星星把生命消耗尽了，什么成就都说不上。现在已进入八十岁，报废只是迟早间事，正应合了庄子说的“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近年来虽有机会将三十年就已毁尽的旧作，重新付印，我觉得至多能起些些点缀作用，也不会久，三几年便会为过时陈迹，不宜寄托任何不切现实的幻想。所以在原则上我实决不鼓励任何人来研究我那些早已“过时”“报废”的习作，白费他们可贵有用精力的。

对于你们，我还是以为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宜从趣味出发。应当明白我是个真正早已过时的人物，至今自己还吃不开，即乐意照近三十年，继续用个博物馆研究人员名分，为各方面服服务，打点杂，也受材料限制，有心无力。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四年），出了千百思想好、文笔好，见解又高，针对现实、把握现实、上得国家认可、下则得到万万千千读者认可的作家，这些人的作品，我看得虽不够多，但就已看到的而言，可十分钦佩！你们接触这些新作品必然极多，如能进行些综合分析或个别探讨工作，作些论文加以肯定，可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至于研究旧一代作家，也以研究业已完全得到肯定的第一流大作家，如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这里还有百十位大作家，值得作研究对象！）即为个人今后出路设想，也值得实事求是些来考虑考虑，说“出路”并不是笑话，应当严肃对待，因为毕业论文为是这些得到国家重视，和大多数权威认可，有在万千群众中负有盛名的大作家，论文即或不免抄来抄去，只要像篇文章，到毕业分配工作时，就见出十分具体现实效果，或有机会留在本校作助教，或可转到别的出版新闻单位工作。至于研究我，

目下北大的凌宇先生，便无从得到这些便利。

复候学安。

沈从文

十月廿日

作者于10月21日在信旁注："此作废，已简化作复。"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11027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同志：

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等三同志和商谈出选集事，由你负责，望能谈谈办法。我们初步拟分出四集付印，不一定对，统望你斟酌斟酌。

并候佳善。

沈从文

十月廿七

19811031(1)
北　京

复古华

古华同志：

你信早收到，不即作复，因为我看过《芙蓉镇》后，觉得印象极好。转给兆和同志看后，印象相同，又留给家中学工，十八岁即作技术员的老二看过，他看的新书比我多十倍，头脑也极细，是搞铣床设计的。全都觉得好极。我又反复看过两次。今天才能写这个信，恰巧文学所（外文所）的李荒芜先生相过，又谈及你这个作品，原来他和家中人也看过，十分赞美。我们共同意见，觉得特别是表现一个小小地区在这个十年人为倏忽风风雨雨中，一些小人物随着风雨来时的动荡而产生的悲欢离合，不仅用“传神”二字能尽赞美之意！文字处理得特别准确，对话如面对其人，都是少见的。又听人说，还有个短篇，也极动人，不知在什么刊物上登载，望便中一告。还盼望你“热铁打钉”，能一鼓气写个三年五载下去，篇幅且不妨也略缩小些，在万字以内，规模不妨小些，甚至于只写一人一事，短到三几千字，来写人写事，肯定会能得到多方面的成功。

我们还看过张洁一篇《沉重的翅膀》，前后分两期刊载，写得也很好。只是涉及问题过大，超出一般人常识以外，懂的人懂，不懂的人就必然难于明白矛盾所在，对话中常常加

以思索解释，易给人以枝蔓感，前后不联系感。这也许正是她的一种长处，这种表现方法，年青一代是从新派电影中早成习惯的。至于像我们偏于保守的旧式读者，欣赏能力落后了，就有些隔。总不免还是习惯于屠格涅夫、契诃夫等文体，以为写人写事，最好在一定背景下活动，容易得到传递作用。处理上还是明朗素朴些，易产生真切而深刻效果。节制夸张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有时读些现代刊物中的名作，和新的国外名著译文，都难于说是全懂得它的好处。最难理会好处的，大致还是新诗，文字虽一一认得，可不容易懂好坏，有些不免给人以读“天书”感，含义得从猜想中解决，读者未免担负过重。比读杜甫诗深奥得多！可是照许多诗人意见，却常认为有所突破的“高明”处。如此一来，像我们一代，不仅难再冒充“空头作家”，即“读者”资格，也大有问题了。因为社会变了。不过有许多事从我们看来，变得多是一种表面时髦，反映的不是什么生命充实，只是生命空虚。其中一部分影响，且还分明来自香港。不少诗作散文都反映对中国文基本知识还不过关，即出了诗集。香港有不少朋友，中西文底子都极好，但也不懂这些新诗的内涵，在写诗的是另外一种人。懂画的也不少，却和在作画的作插图不相干。国内似乎也有这种趋势。作美学论文的，且有既不懂诗文，又不懂文物绘画的美，却在作品引了些些莫名其妙不美插图来作抽象解释，用的语言也缺少明确意义，另外即有人盲目叫“好”的。这些人在一定范围内，即被誉为“美学大师”！可以想见，总的文化水平，显明是在普遍下降情形中。小说方面，若继续从故事“离奇不经”、“惊心动魄”去吸引读者，也无可免将跟着香港电影跑。新的《火烧红莲寺》、《小五义》等

等重新抬头，是意中事。画则到某一时，必以学丁竦①作美女月份牌式为最高成就。歌曲更先走一步，比《毛毛雨》还毛毛雨！这些趋势正在日益抬头，十分显明，对年轻人起广泛作用。或许也还会得宣传部鼓励的！因为对青年一代，宣传方面当事人，作不出正面有力的鼓舞教育启迪，必然会以任其放纵为得计，可吸收其对政治上的不满作用。如此一来，庞大无比的官僚群，反而容易存在下去，彼此且能从“各取所需”情形下，能暂时相安无事也。所以新文学若还可以容许寄托一点好希望，恐不会是梳长头发留小胡须，戴来路货黑色眼镜，跳新式舞的摩登新式纨绔子，能寄托希望。不管他是什么大首长的儿子，又从欧美得了科学博士归来，对扭转国家的封建主义的坏影响及新式洋奴的恶劣影响，都无大帮助。唯一希望，还是多出几个契诃夫、果戈理，用乡村人事作背景，或用这些假时髦作题材，来各自写下大量作品，到一定时候，或可望起些些针砭作用。

我这三十年为了“避贤让路”改了业，和这个在变动中的大社会一切全隔绝了，对“文学”已少发言权。但就个人本业所见的，一个官僚群空疏虚伪的种种和假时髦种种说来，却觉得有心人不甚费事，就可写出百十种新的《官场现形记》，新的《儒林外史》，新的《廿年目睹怪现状》②，甚至于内容更丰富百倍新的《笑林广记》。你值得扩大题材范围，试来作点试探性努力，不必过分夸大其鄙陋面目，只如实的素朴写去，积累到一定数量时，比如十本八本，集印成一组，也会取得极有意义的成功！懂官腔而无能的一群，和无头无脑摩登另一群，原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但在某一点上，却又像同为一种对国家起腐蚀作用的生物，结合来写，必可

成为动人篇章。到今为止有计划加以反映的，却还不够多！

我前一阵为一堆杂事瞎忙了几月，知道你也正在赶编新作，一定也忙。如近些日子，可以从容一些，欢迎你能来谈谈天，大致下午三点以后，或晚上七点以后，我这里都还方便。祝好。

沈从文

十月卅一

古华　当代作家。

此信曾在古华《一代宗师沈从文》中节引大部内容，于 1988 年 7 月发表于台北《联合文学》杂志。

据原信全文编入。

① 丁竦　20 世纪初仕女画家。

② 即《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长篇小说。

19811031(2)
北　京

复彭荆风

荆风同志：

信收到，谢谢。北京已进入初冬，明朗朗的大白天，气温还常在十度左右，云南昆明却可能还刚刚结束雨季不久，正是秋光烂漫，山茶、木瓜、丹桂、报春盛开时。我一家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因此对昆明自然景象特有感情！初到时，住云南大学文林街三号①，译巴尔扎克的傅雷住前院，时傅聪刚生，刺杀孙传芳之施剑翘则住后院，我住楼上。后来才迁北门街，唐公馆对面，蔡锷旧居。不到一年即迁呈贡，至今过了四十多年，杨家大院一切，犹记忆得十分清楚也。嘱书件，重写附上，四字笔画过简，不易好看，望斟酌，不合用不妨请人另写一个。这里表面凡事照常，除听说周扬辞职，三天后即已得到批准。批白桦事刊载了《文艺报》批评，似即告一结束。那个电影许多人都未看过！此外什么便一无所知。因为事实上我和家人都已极少出门，和外界近于绝缘状态，国家大事，社会上芝麻小事，均极端无知。在香港商务付印那本“体积庞大，内容琐碎”（重过九磅）的书，多亏得二王同志努力在编排上搞得还像本书，业已出版，样书虽已见到，另寄应分别送有关方面的原书，由广州付邮过五十天，至今还未收到。书倒印得还像个样子，只是定价过高，普通

精装本得港币五百一本，特别签名“豪华本”则得八百港币。据说特别本限印三百本，早即预订完毕。日本人希望全部包下，却只给八十册。共印三千，可能早已出卖一半。在香港算今年出版界一件热闹事。我自不觉得什么。但这本书大致在英、美、日重印出书以后，国内还无多希望重印，甚至于此后也不易重印，亦意中事。英美方面初步接洽，本已约定将印“通俗本”，必将说明部分廿五万字，删节成十三万字，还希望明年三月交卷。工作可相当沉重，近于重写，王㐨亦无从帮忙，因为编排上有经验，删节改作情形可不同，看来恐不易交卷。（估计日人或许将书购去以后，若认为有钱可赚，或争先一着重印，亦未可知。）

这里从各省来京亲友熟人谈到些地方问题，总不免令人得到一种痛苦印象，令人深怀杞忧。摊子过大，问题不少，得用人员却不够多，真使人无可奈何！近和家中人读古华作的《芙蓉镇》中篇，及张洁作的《沉重的翅膀》，家中大小数人，读后都觉得写来极深刻动人，但是如沿照白桦例子，或亦易成为“不点名”批的对象。（或在某种小范围内已批过，不得而知。）我们因不懂问题是否触犯“时忌”，只是照一般标准，就作品谈作品，觉得写的比同时一些创作好些，还可从作品中明白些不易明白的大小问题，如此而已。若从政治要求判断，或将是另外一种情形。张洁文中弱点，似有意从“意识流”方式上用了些心，在对话中经常附加了些“感想”或“解释”，不善于直接从对话中加以安排处理，因此对读者反而发生不连贯印象。但说到副部长以下的处、局长中层干部勾心斗角的情况，及一群新官僚“打官腔”的种种，还是写得相当好，大处小处均能把握住他们的特征、性格和身份

长处以及坏处。古华是湖南郴州人，在农村工作久，熟习地区性在文化革命过程中一群小人物的升降变化，性格、语言加以处理反映，文字既准确，也生动，特别是这一段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人和事件，笔下反映得很不错。

九月中在北京看过一次云南五人画展，姚医生长公子作的油画较正规，底子也扎实。另外一位作中国山水的不会皴石头，又用得是墨汁，一片灰，不甚成功。又有两位追求国外早已过时的什么派，恐走不通。其实在云南作画，宜大量用绿色，重绿色中见层次，会给人眼目一新印象。向现实可学习可取法处甚多，何必追求那些与中国传统离得极远的似新实旧的技法走死路？特别是作了教师的，值得帮助他们把国画底子打得好些，前路实广阔。他懂得多些，对学生今后影响大。补救这个教师知识不广的办法，能就国内邀几批人来短期讲学，搞几回示范性展例，花费不大而影响会相当好。（四十多年前初到昆明那天，我即为梁思成夫妇用他的小汽车把我运到北门街旧火药局附近，欣赏昆明市景，一片绿影过了快五十年还保留在记忆中，想不到在展览会上只能看到一些大小棕色圈圈和用死墨作成的画幅！）

复候著安。

沈从文

十月卅一

① 1938年作者初到昆明住处在青云街11号。

19811031(3)
北　京

复王家鼎

家鼎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附来的纸也得到，好意可感。我虽欢喜涂涂抹抹，对于“书法”还是一个外行。至今为止，用笔还如同一般人拿筷子方法，只宜于用小学生习字笔，在值壹毛六分糊窗用高丽纸上写点什么给友好玩玩，从不敢在什么书法家面前冒充“当行”的。从工具使用上也可知，是实在情形！如今从习字中捡一条真正可供“补壁缝”用的习字留个纪念。只有一点要求，就是留下玩玩，千万不必花钱裱装，至多找个稍大些硬纸板，用浆糊粘贴上去，就够好了。平时也不想随便为人写字，因为易成一种负担。过些日子，若写得有稍好些的，必记得住再寄一二纸来。我也从不会作旧体诗，如今写来的，倒是六一年上井冈山时，在一个“名记者”用打趣方式，以“一言为定”迫胁情形中逼出来。虽隔了整廿年，我却记忆得十分清楚，是用个破瓦底倒了些蓝墨水写在一个旧式红格子账本上的。原本是那位朋友见我既不会“玩扑克”，又不会“跳舞”，却开玩笑约同来写诗，并约好，不论是谁先作了诗，另外一人必需奉和（当时一共七个人，内中且有真正知名诗人三位）。我和那位记者彼此一经拍掌，便算是定下了。我从此就起始做起旧诗来了。实在出人意外，

并且出我自己意外，不管什么打油体，在井冈山住下约十天，那朋友的诗兴，似乎不久就转移了方向，和文工团女孩子跳舞去了。我却用《井冈山诗草》题名，写了十来首长短不一的五言诗，到发表后，家中人也以为离奇。因为家中老伴和孩子，就全不知我会写打油诗！可是这些诗倒也像和近代史有点联系，所以抄一部来给你玩玩。除了约一百天和那位朋友在一道，其他诗人朋友也早停了笔，我却还继续写下不少，在庐山、赣州，都写了些不同篇章。后来有一首写青岛的七言抒情长诗，七〇年下放鄂南咸宁，又写成另一首《秦本纪》叙事长诗，又一首写《红卫星上天》的，更长的可观，似乎都还像诗，且用历史背景写成，可是除江西所作，此外却失去了发表的兴致，即稿件也搁在一堆杂稿中，让它给小虫子咬去了。一生中不少工作都像是在这类偶然中产生，又复在偶然中毁去。所以近年国外对我五十年前一些旧作感到兴趣，其中有一位以为我思想中有点“道家意味”，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你在博物馆搞现代史工作，也极有意思，必然可接触极多材料。工作寂寞一点不妨事，我一生工作几乎全是在极端寂寞中进行的。我解放后就转到博物馆，原以为学个十年八年，或可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谁知一直学了卅年，还未达到目的，因此才改调历史所。由于底子是个杂家，工作进展和实物分不开。转到历史所，多的是书本，看来或许还得再改一次业，也说不定。

山东给我的印象极好，因为一生工作中效率最高，是在青岛大学那两年多，似乎写过十来本小说，都还像个样子，所以解放后还去过三次，又上过崂山两次。每过济南必去拜访王献唐先生，对于今后山东文物研究，彼此意见也相近。

还有我早期作品，给美国读者留下点印象，也是个山东朋友名王际真，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中文系时翻译介绍的。他同时还是最早译《红楼梦》成英文的一位。现在年纪已八十多岁，身体还十分健康，可是退休已廿年，住在纽约一个教师退休公寓里，生活十分寂寞。去年十月里我去美国，到他住处看他时，他还把我不少旧信和早期作品，都保留得完完整整。(王先生似乎还有个大公子在山东省建委工作，王先生却不乐意回来住住。其实山东省政府主持文化的什么长，若具有远见，为他在青岛安排个住处，邀他回来住一年半载，组织个暑假学习班，让山东大学和其他大专外文教师，跟他去学学外文，对本省显然是大有好处的，会远比一二美国籍教师有用，为这么一个老留学生花一笔钱也极值得。)

我现在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持个“古代服装研究工作室”。有个极好助手，在考古所作修复组工作廿年，也是山东掖县人，即长沙马王堆的发掘者。除了最近在香港商务印了本大型图录，还有几个附带较小专题在进行，待充实材料。解放后我曾到山东博物馆参观过好几次，有一次还住了将近一个月，廿多年来馆中熟人或许多已退休了，馆长也换了人。想从你打听一下，馆中汉石刻拓本还多不多？徐州石刻有无拓本？又前闻文物局熟人说，有件前商出的残漆器，嵌蚌石作虎纹的，是否在济南馆中，已否修复？许多年前，曹植墓出的那个大型完整陶案，和一组青玉佩，是否也还在馆中陈列？又听熟人说，有件有銎①嵌金商代铜戈，是否也保存在馆中？又前闻陈簠斋先生府中藏有一批古玉，已转藏馆中，内中有极稀有珍品，我几次到济南均未见过，是否真有其事？又济南馆中藏的明及较早人物画，有较好的没有？若我们

（和那位王抒同志）想来看十天半月，照你估计，应当以那一月方便？（若来时，一定会带有文物局介绍信和科学院院部或历史所介绍信的）就便还为打听一下，馆中附近有无招待所可住，离山东大学远不远？通望便中见告一声，十分感谢。因为今年若不及来，明年大致还是要来一次的。山东给我个"名誉教授"名分，也还想来看看学校，那边文史二系或许还尚有几个熟人可交换交换意见。因为许多年来，我总以为博物馆工作宜于和大学里文史系工作方面的人打成一片，学校可以得到极大便利，利用馆中文物资料搞综合研究，馆中也可藉助学校文史教师文献知识，共同把陈列搞得活泼而有生气（我还曾为学校代购了不少文物供教学用）。但由于各是一个摊子，合作得总还不够理想，也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交换些意见。即此复候

安好。

沈从文

十月卅一

此信曾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0年第6期。据发表文本编入。

① 有鎏　疑为发表稿将"有鋈"误排。

19811106
北　京

致许礼平

礼平先生：

在京欣得一晤，深感愉快。两次寄来书刊、照相，均收到，感谢之至。于先生嘱书件，附邮寄上，望于便中转致。劣书无体无法，平时虽欢喜涂涂抹抹，始终不易摆脱六十年前"老司书生"写公文时习惯方法，有时凑巧，还看得去，居多显得庸俗散漫，亦无可奈何。又附赠习字数纸，不署上款，可以随便送人，书不足道，见意而已。宗颐先生佳词，去年在美住亲戚家即有机会拜读，真正当行出色，留下极好印象，亲戚懂词曲，更加推重。弟意与夏承焘先生，合当推为当前词坛双绝，想先生定有同感。这次来京停留时间过短，未及从多方面向两位请教，下次如来京正是秋季，弟必相陪过故宫看看展出文物，或颐和园、香山各处玩半天，因这个地方弟均住过，一年四季早晚不同景色，均较熟习，作一个导游人，似乎尚称合格！还记得梁任公先生墓在碧云寺前，左侧山脚下路坎边，一大石碑约高市尺丈许，还是葬后思成先生花廿元，从附近小村中一个住户买来的，原系康熙时一达宫墓前旧碑，临时将字磨去，再添写任公姓名，若附近至今还非新建筑范围，或尚可发现。和北京市方面商量商量，如何设法加以保护，才对得起一代大师。因袁世凯之复辟阴

谋，终被蔡松坡将军一反对帝制檄文而推翻，此重要文件，即出于任公先生手笔。观近日纪念蔡松坡诸戏，编演者竟对此大事毫无所知，一般纪念文章中亦少有提及者，真是一大憾事！（蔡锷之《盾鼻集》，也少有人知道。）其实任公先生在政治思想上，虽与中山先生有牴牾处，《饮冰室文集》中，却有不少文章，在近代史某一阶段中，对于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进步影响，实远过后来鲁迅先生作品多多也。即后来主持“清华大学国学门”，对于中国文史研究的贡献，也极重要。北伐成功，各大学改制后，全国各大学主持文史二学系的，出于清华大学国学门的占相对多数，世人善忘，未免令人痛苦。

先生与国权先生同编之《章草大字典》不知已付印否，弟于此道常识亦不多，却深深希望从此宏伟新著中得到一些新的常识，且北京方面文改会中有二亲友，亦必对此书深感兴趣。因据弟估计，此书对于文改方面，亦必提出不少有用难得资料，可供参考也。文改会第一次进行工作时，即有人建议以为章草可作重要参考材料，反对者认为不易捡寻作理由而放弃，事实上或与几位委员对章草缺少理解有关。私意先生等字典问世后，对文改第二期提出的简体字，无疑必能起较好作用。即此复颂著安。

沈从文

十一月六日

许礼平　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此前曾陪同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来作者住所拜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111 上旬
北　京

致张盛裕

——读古华《芙蓉镇》一点印象

盛裕先生：

上次麻烦你，承为将《长河》校正稿邮寄武汉，顷得张简先生来电相告，稿已收到，感谢之至！

最近读古华写的《芙蓉镇》故事，我和家中人读后，都觉得印象极好，写的人事虽近于十年浩劫中一个小小地区，在人为倏忽来去风雨中动荡不定，而产生的一般悲欢离合情形，事实上也反映了全国都若在相似而不尽相同的政治变化中，万万千千小地方的人事动荡形成的悲剧。我们大多数人都一度生活在这种现实情形中，反映于作家笔下如此生动活泼的，却并不多见。特别是作者掌握运用一时流行的公式言语，处理得逼真传神处，不仅符合故事中人物的职务、身份、性格，且密切贴近当事人在当时的感情，都既准确又恰到好处，真是值得赞赏的一支好手笔！其实应说是新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一种。应当鼓励这种作品的不断产生，且尽他从各方面写去，想方设法避免在语言文字上故事进展变化中，过度夸张或用作者意见参预其间加以褒贬，逐渐明白节约文字外，还懂得节约感情，一切力求恰到好处。凡事如实写去，又能够有所取舍，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必将得到更普遍的好影响。这成就，肯定必比由上而预先为定下主题，或自己写

成纲要，临时去到什么工厂，体验生活，凡事遵命的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一个作品，来得自然而亲切又深刻得多。若照目下上面要求习惯方式作去，恐不容易取得什么真正崭新成绩。最好倒是让他从各方面去进行试探性努力，且不一定期望每一篇都成杰作。只要能够这样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写下去（有百十位作家能这样写下去），会使得我们新的一代，在小说方面取得的进展，在世界上也将产生一种崭新的印象！使我们担心的，是新时代的“新忌讳”过多。一篇小说的好坏，本来十分简单，处理上不够尽善尽美处，找个人和他商量商量，告他国家还多困难，作家应当明白，可能会引起不良倾向的发展，能想法改改，可以较少产生不好影响。作家理解问题，自然明白如何节制他手中那支笔。若一个小说，却也必需总理全国政治的一二首长来定调子进行批评，难免使得国外人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免影响到过三几天另一向台湾和谈宣言的分量和作用。若内地处理一篇小说，还那么严肃对待，以为不好的必“绳之以法“，怎么能使得台湾方面相信这方面提出的“凡事可以商量”，信以为真？像我们这种年近八十的人，报废原是迟早间事。可是在报废以前，总还想就本业方面懂得的一些问题，作些实事求是对国家有益的建议，使得落后状况能有所改进，不至于继续下去。原本以为从“为人民服务”出发，或许还可以就半世纪工作经验、常识出发，提出点本业有关的方面问题，有较多陈述的机会。这一来，也多将无从说起，不仅不知如何继续用笔，甚至于更不知如何说话了。因为即属于不折不扣的“歌德派”或“凡是派”，若还有点书生气，缺少明白国家内部真正困难何在，只从文件字面上提的问题去求理解，不知忌讳，即或写

赞美当前“形势大好”文章，有时依然会犯错误的。熟人亲友中不少懂政治经济的，大都对国家深怀“杞忧”，我近三十年除了把在博物馆学来的一点文物常识，用个不折不扣的“为人民服务”态度，去为有需要帮忙部门打打杂，服点务，其他多近于无知。许多建议都似乎得等二三十年才会引起应有注意，真不免有“人寿几何”感。国内有万千种事值得重视认真商讨的，都似乎在冻结中无人过问，即过问也多草草应付，不了了之。对于影响人民青少年行为最直接的港式电影殴打全武行，却采放任自流方式，不加过问。而对于一篇小说中一两句话就担心到无以复加，……

张盛裕　时为《湘江文艺》编辑。

据废邮残稿编入。信前标题为作者所写。

1981年冬(1)
北　京

复程炎

程炎小妹：

你九月五号寄给我的信，月底才由博物馆一个熟人转来，因为我早已离开那个机关，改到科学院历史所工作了。原以为不多久，我的旧作可以有一二本在国内重新印行出版，可为你寄几本来，所以迟迟未即作复。我于唐山地震那年，去苏州住了一阵，曾到上海你家中住了大半月，四人帮还正当权，你舅舅还为我画了个像，你妹妹还正在住处附近食品公司作售货员，晚上有时还得骑个自行车，背了支自动步枪，准备作自卫队，“保卫大上海”！那一阵，为了我和你舅舅的日常三顿，可真忙坏了你妈妈！临上车时，我还带了一大堆东西回苏州，更累坏了你家小妹！过不多久，就听说你宗津舅舅便死了，到知道消息时，已是几个月以后。这几年我一共到过上海三次，你父亲到北京也三五次，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谈起在昆明旧事，都充满了感情。有个在昆明和你父亲及宗瀛舅舅同住一宿舍的钟开莱先生，现在留在美国，布林斯敦大学①教数学，已成世界知名数学家，一二年必回国讲学一次，有一次还特意到昆明，给我旧居照了个像回来。去年我去美国，在他们学校住了一星期，每天必去他家中吃饭。我们这一代都进入老年了，却总还是对老朋友友谊十分珍重，

和“现代派”的情形，似乎不大相同。得到你来信时，和我的老伴看过后，对你的不幸遭遇，都充满感情，平时极少流过眼泪，从你来信说及的点滴，却不能不热泪满眶。因为“四人帮”倒后，不久就见到你被囚禁多年的哥哥，和在北京做工的嫂子。最近知道他已回到农学院工作，工作条件也一定比在邯郸时好多了。听说你家小妹也升了学，你父亲可能已升了副院长，这些消息都使我们十分高兴。你若有机会回来探亲，从北京过路时盼望能来我住处看看，我很希望多知道些你们在西北生活的情形，对我们也是一种真正教育！你文笔很好，如还有空闲，其实把这二十年生活种种，较素朴的写出来，会写得很动人，将来有的是发表机会的。谈写作，我“发言权”已不多，因为是“早已过时”的人……

程炎　程应镠、李宗蕖的女儿。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

① 实为加州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

1981年冬(2)
北　京

复张盛裕

盛裕同志：

得信谢谢。今年北方冷得出奇，这一星期夜里在零度以下，白天居多也在八度以下。报上说，今后还将逐渐再冷下去。我看来是年纪过老，终日坐在桌边，两脚如在冰水中，因此只能坐在床上用热水袋扪在脚上，似乎得在半点钟方才暖和一点。一个人如必须这样取暖，情形可知是写不出什么像样文章的。你说的上次记录稿，这里觉得已刊载过，以不再重复好些。湘中老中青作家，年来成就贡献极大，值得庆贺和尊重。应当想方设法把他们的成就精印些出来，向全国推荐，十分合理也极其需要，特别是蔡、孙、古华诸位作品，新成就已远远超过我那些四十年前习作，应实事求是，我早已是个过时人物，工作并未真正成熟，就被时代在社会变动中失去了意义的一个人。这三十年转到文物方面去，即或过了三十年，由于底子差，学得了一些文物常识，所以也作不出什么真正值得称道的成就，虚名过实，实在只能增加个人警惧，望同乡不要信以为真，以为我是专什么什么！认真说来，这三十年只能说认识了五个大字，即“为人民服务”，尽力所能及，协助各方面科研、生产和教学，点滴零星作了些小事，能得到各方面信托，能免于犯错误，就算够好了，此

外全说不上!

来信说的湖南有人以为我骂过贺龙，倒真是一件新闻。我又不和国民党有关联，写文章对于何键加以讽刺，倒有之。贺龙原本是在陈玉鍪[①]处作营长，驻防桃源时，我正在常德赋闲，由向膺生介绍我和黄永玉父亲黄玉书去找工作见他，贺对我们表示欢迎，黄玉书充参谋，月薪十三元，我任差遣，月薪九元，记得他还说了几句趣话，以为“码头小不能泊大船，有伙食吃大锅饭总还过得去”。后来不久我即上了保靖，闲了半年，才入陈部作司书，不久就随同陈部张子青援川，到达川东龙潭驻防。贺作了张的警卫团长，经常到张部中来打牌，我作了张的内收发，和贺虽同在龙潭，既职务不同，所以无过从。到张部调回湖南驻防沅陵时，贺可能驻防龙山大庸，仍属陈节制，随后才升任常澧镇守使，我已到了北京。

湖南某人说的事，大致指得是我在抗日时写的《湘西》一书中，叙述重到箱子岩那一段中，提到个贺龙名字，他可能看不懂文中内容，以为我是在骂贺龙。事情正相反，那正是认为对于家乡情形感到绝望，以为家乡的转机，只有尽他腐烂，才会有转机。若这位同乡指的是这个，值得要他好好重看一下这个小文，会合《湘西》这本书全文，会明白他的错误理解。因为《湘西》这本小书原本是在抗战那年，我在武汉，听人传言延安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那边，曾有我在内。不久我们去长沙，便去拜访徐特老，问问情况。听他说到，战事估计会延长下去，不是三几年可望结束。乐意去延安当然欢迎，若有一定工作，去不了的，盼能搞点团结工作，也很好。《湘西》这本书，因此而写成，曾经得到各方

面认可。六七十岁的人都明白这小书在家乡是起过好作用的。……

据未完废邮整理编入。

① 陈玉鍪　即陈渠珍，别号玉鍪。祖籍麻阳，后迁入凤凰，行伍出身，参加护法战争时，军事才能和谋略受到赏识，被委以军界要职，1921年兼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成为长期掌管湘西地方的实力人物。

19811204

友谊宾馆

致张兆和

兆和：

来回路上极方便、省事。一切都好。昨晚看《西安事变》，未公开电影，十分好。只是一时或不宜公开。不久还是会公开的。同住毛星先生已入医院，至今犹住特别病房，名“监护期”，似未脱离险境也。当天病发后，是六人一同抬下楼的，已相当危险。他还只六十二岁。平时未见征象，只感觉心中闷闷而已。对我也是警钟。但看来我还好，因许多时以来，未感到胸部难受。我星期天或搭便车回来，和凌宇谈谈。或有他事来不及回，吃饭时可不必等我。这里发言讨论文艺部门待遇问题，极热烈。得知许多事（亦正是多年来现象），听来长不少知识。吃住均好，可以放心。大衣得用。夜来一般能睡四小时。白天也可稍稍休息。精神还好。

气温似一时似不会恢复。幸得带了厚衣来。卧室温度或廿度左右，正合适。小组学习在对面大楼，得披大衣出门。经常有点呛咳，吃了那个带核桃仁的蛋糕，好一些。今天阴沉得很，或许天要落雪。若落了雪，星期天就不回来。

十二月四号早上

写此信时作者正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19811211

北　京

致《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

编辑同志：

上月得你处一同志为寄抗战时长沙出《抗战日报》（日期似为民国廿七年①十一月……日）我作的一小文，内容系鼓励家乡人参加抗战而作的。承你处为寄了两张缩小照相，十分感谢。我因年老，回信致谢时误将回信写作长沙，恐不易转到你们手中，深觉抱歉。

最近才明《解放日报》在上海。原信记得是烦请你们为查查《抗战日报》较前一些日子（十一月或十月里），似乎还有四篇拙文刊载，若发现，请为复印一份，深感谢。因为当时编辑是老朋友王鲁彦②先生，时正是湘西苗族龙云飞倒何，把提倡读经打拳救国的何键轰下了台不久，湘西还在混乱中。王先生以为我是湘西人，且懂问题，约我写十篇社论或感想文章。事实我并不懂何键下台的内部问题，更不明白政权重分配争夺问题。写到第四篇时就闹了乱子，刚出头的蓝衣社，就派了四五个壮汉到报馆找王鲁彦先生，王先生不久即因此辞职，去广西。后来且病故于广西。我想写个小文纪念这老朋友，这些文章内容，和当时发表报刊名称，已难记忆。承你们厚意，为找出最后一文，才知道叫《抗战日报》，极希望

能为查查。若较前写的诸文还可查出，能为复印一份深感。

沈从文　敬启

十二月十一日

据废邮明信片编入。

① 民国廿七年　疑为1937年之误。

② 王鲁彦　原名王衡，笔名鲁彦、鲁颜等。现代作家，翻译家。

19811218
北　　京

复李恺玲

恺玲先生：

得信谢谢，《长河》中语意不明处已一一注明，附邮寄上。麻烦你处，感谢之外还十分抱歉。此小书似乎用得着“命运多舛”四字，此未完成旧作四十多年前，分别在重庆、昆明、香港发表时，即因触犯时忌，既一再被删节，到送交桂林付印时，由于得罪了当时主持图检处的头头潘某某，稿即扣下不予发还。直到抗战胜利，才亏得在重庆中山文化馆工作的老友左恭为交涉取回付印。四七年只印一版，解放后到五三年又复被销毁，并纸型一同在劫。隔了三十年难复有重印机会，现在人看来，内中许多问题多不易理解了，我作的题记一般人也看不懂！为了对读者有所启发，你只须写个短短介绍，就够了，万万不必过分誉美。社会变得太大了，《七侠五义》《封神演义》都可望“翻身”，会有千万读者，我的未完成习作却真正已过时，不宜抱任何不切现实希望，如今重印，即点缀作用也不会怎么久！过不了三几年即会成为陈迹！

并颂教安。

沈从文　十二月十八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11220
北　京

致杨宪益

宪益兄：

前天文井兄或已给你过电话，谈到我想来看看你，商量商量我那本新在香港付印的《中国服装研究》，是否可以译成英文问题。初版印三千，一月内已售去二千，主要是东南亚和香港。书印得还像样，彩图约一百，黑白图占比例较大，说明约廿五万字。美英乐意翻译成较通俗性质付印，由美之兰登出版社出版。但提出希望，说明得减半，到十三万字左右，另添换些彩图。我因不懂外文，不知如何简改才合用。图可以添换几十个彩色的，更多恐不易办。（英则提希望图必据原件重照，似不可能，因文物分散全国，一一去照相费事太大，又有的是国家一级品，无从照。）我意思送你一本，盼望你能看看，是否值得翻成英文，因为外面说是"中国服装史"，实不足信。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服装的试探性杂论，主要内容是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来谈它的衍变问题的。虽提出了许多问题，解释也有些新意，但用的方法，在国内正统考古家未必能点头认可。有些意见搞美术史权威的也会难于赞同，因为和他们一贯的鉴定名画方法易抵触。但不少看法还像是能站得住脚，迟早还是会得到认可的。内中如衣必绕襟面下为战国以来通例；汉代梁冠成熟于东汉（西汉约

发而不包头)；沂南汉石刻列士传部分出于西汉旧稿；唐代胡服分两阶段，和史志记传时间不同；唐宋花冠式样不同，由式样和一项圈可判断《簪花仕女图》必成于宋人据唐旧稿而成；《夜宴图》必成于南唐投降之后，证据是图中人均服绿，《宋大诏令集》曾提到这一点……我希望最好是你体力好，又可以抽出点时间看看这本书，对全书有个印象后，认为值得译出时，再看如何译。盼望告我一声，这星期内（最近一天好）来看你共同研究一下。因为香港商务方面明年一月廿即有人去美国商洽，我推荐最好是你来译，因为当中谈的问题得失，你懂得比任何人都多。且明白什么文字可以删去，什么必需保留。总的说来，只有你明白这书内容的得失。听香港方面说，德法对此书也感兴趣，大致是要据英文本转译的。这书说不上什么深，只是解释意见却较新。估价过高不合适，在国内说来，还像一本书，可以说得过去。余面罄。
并候府中大小安好。

弟　沈从文

十二月廿

19811229
北　京

致林蒲夫妇

为你们写了几张字，有的在装裱，三月托人带美。

林蒲兄嫂：

两天后又将过年，这里过年我们和平时一样，外面似十分热闹，我们极少出门。想及去年晤面情形，犹如昨天事情，应十分感谢欧阳（司徒?）牧师。这一年我们只是在忙匆匆过去的。三月中曾过广州，校核那本《服装资料》，经月才成事，在从化休息了两天，又即转长沙工作半月，回来后，即在等候出版消息，过了个夏天。直到九月，这个积压了十八年的图册，总算居然在我八十岁前还能见到它的出版！其实只不过一个资料性试点本图书，书店方面却在广告中说是部“中国服装史”，因此不免转增惶恐。印得倒还像本书。惟内中还有些新材料，且有些新提法，可说“得失参半”。在国内说来，也就还算得本比较有内容的新书了。（正在添换百余新图重版，半年后或可付印，新版出书，必可设法寄一本来。）英美将拟翻译，或由兰登出版社出，目下说明文字正由外文出版社杨宪益先生转译，如交涉好，大致明年即可有英文本出现。我也许还有机会再来美国一次，准备三五个有关衣著小专题讲演，并配合个小型展览，来个半年。这事目前说来，

只是一种设想而已，见诸事实，却还有许多具体周折，特别是中美友好若出故障，自然就多麻烦了。我那些四十年前旧作，在陆续付印，广州拟印十二到十四本，湖南选两本，武昌印《长河》，四川选四到五本，北京印二本，上海江西各印一本，估计今年或可出十本左右，到印出时，当一一寄你们请教。在国内，变化大，真正成为过时的旧书了。事实上许多还没译出过，到时你们看看，值得译的或选出两本较好的托你们译如何。全部似不值得译。金隄是联大同学，在南开教外文多年，四七年即和白英教授合译了个选本在英出版，似名《中国土地》。不久将来美，系研究翻译理论。拟将那个选集重译，下月向哥伦比亚夏志清教授一打听，必可知道他通信处，如见面，必可畅谈这里一切。占元的夫人闻已去世，我还未曾见到占元兄。
问一家好。

从文

1981年
北　京

复莫自来

自来甥：

你来信收到。从信中得知许多过去不明白的事情①。近五十年社会变化太大，全中国人民几几乎照例难免摊派到一份，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或在内战时家破人亡，或在近三十年各种运动里遭到种种不幸，死的死去，生的也失去生存意义。我们目前还能活下来，只是偶然幸运，因为在整个社会大动荡中死了千百万人，个人显然显得十分渺小，无能为力的。寄来点钱，或可稍稍补充家中过冬零用。万望不要作来北京打算。来去花钱多，我没有钱给你作路费，来时也无什么意义。我住处紧得很，不能接待任何亲友的。我从来不做官，没存钱，又无权。也很少和做官的有往来。近年来，间或有人在报刊上提提我的名字，以为我有什么成就，不要信以为真。我作的书多是四十多年前的，早已过时，解放不久就全烧了。虚有其名，其实在博物馆工作三十年，作不出什么真成绩，生活也总是够紧张的。七二年到七六年，在北京还和舅妈分居两处，七八年才搬到一处。外面做事和家乡小地方不同，凡事都必十分谨慎。孩子们一到成年，就由自己负责解决生活，不能依赖家中的。我自己既经极端困难中活过来，所以家中两个孩子学工，也无须照顾他们。不久前，

大姨姨的孩子到北京，我告给她你在乌宿，大姨她已八十六岁，不久会给你来信。

愿你一家大小健好。孩子有吃穿能上学就行，□□□□□□□下次来信告我。

据残缺转抄件文本编入。

① 事情　指作者九妹晚年的生活遭遇等情况。

一九八二年

19820104(1)
北　京

复凌宇

凌宇：

信收到，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的二序言，我和张先生看后，都觉得极好，不必更改一字。湖南印的二选本，想可见到，纸张较差一些。总算近二十年出的两个选本，也是近三十年出的第二三本小书！印数不及万本，我倒以为"过时的旧作"，供参考用也很够了。如像鲁迅先生集子，以十万计的印行，一面邀集大几十个国家友好人士来祝寿，场面铺排之大为历史少有。另一面，琉璃厂和西单书摊上都廉价处理，《二心集》只一毛多一本，影印书信只一元一册，未免令人短气。这里凡事照常，同时也一切处于封闭无知状态中。只听说一月里即将有大量高级一层退休，看来恐不会多。至于中层，既闻有不少修整单位又复"上马"，自然还是"挹彼注此"，不大可能大撤大换的。故宫历博，可能有二几位头目换班，其他仍不会动也。那本《服装研究》，各方面印象，看来还好。但怕期许过高，则结果反易令人失望，因整编时间过短，还有的极重要又好又新材料不及加人，弱点显明。近已向上交，如得认可，以为可照原来设想，作为送给外宾礼品，则另换百十新图，必较省事。书出一月，即已售去二千册（共印三千），估计若三四月可以售尽，则今年可望再版，有

半年增换新图，调整文字，也许可像样些。拟译成英文。（《萧萧》、《丈夫》法文译本二月可出，可能将和法文《边城》集作熊猫丛书之一。）近已商主持《中国文学》的杨宪益先生试译二章，下月即可带至美国商洽，如感觉满意，过半年可望全部译出，则二年后或尚可有机会出去半年，作五个讲演。这只是目下设想，事实上两年后体力是否能够支持得下去，不可知也。

并候府中长幼佳好。

从文 候

一月四日

19820104(2)
北　京

致萧离

老萧：

昨邮片除拜年祝好，只提及买油事，不及其他。“老太婆”辱骂我文章，已混入刊物丛中，一时不易找寻，等过了节，当为找出奉还。见最近一期《海内外》，在美国夸夸其谈自小进步性。回答金介甫之询问，依然说《记丁玲》是本最坏的小说，却不具体指出坏到那里，真是极有意思的事。她似乎极懂幽默，始终还不明白，不少欣赏她、研究她的人，却由于看这本“坏书”而起，且一例把它当成唯一材料。稍作分析，便可了然明白，所谓“坏”者，主要是内中提及冯达前后而已。（这位先生现在台湾还活得上好，对老太婆说来，也可说相当麻烦！）其实国外读者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的。正如江青，即和十个人恋爱，也不以为大不了事！这本“坏书”在国内既已烧去卅年，我绝不会再印。至于香港方面，我可无从负责制止。（若能制止，我也乐意劝人决不要看这坏书！）其实研究她作品的人，若不看《记丁玲》，是绝对提不出更好得体赞美词的。她至今还不明白这书真正应该挨骂处，正是把她一切举得过高，并不是什么写得极坏，个别处虽不真实，大处实在相当出色，内中既毫无贬低她的用意，所以东南亚方面，最近还被人称为一本“出色传记文学”，实不算

过誉！若照她自己所说，她母亲廿年代中期日常即看“辨证唯物主义”，你相信吗？我的印象，却是这老太太有她的爽直处，也有流行爱好，不仅在上海经常和我母亲及大哥加上也频“打麻将”，即五几年住在颐和园避暑，我去看她时，也还正在“打麻将”。并且对我就表示感谢，并不忘记送孩子回湘的旧事。说是“也算对得起也频，抗战后，组织上派人把孩子接过了延安，我算尽了责任。”但到前二年，老太婆在《诗刊》上骂我时，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都以为《记丁玲》把丁玲写得够好。问她原因，她却巧为托辞，以为她妈妈生我的气，原因是卅三年冬，过常德不去看她，老太太十分生气。她也因之生我的气！天下那会有这种事？我卅四年才开始发表《湘行散记》，当时正是长征前夕，湘西军队又正和黔军冲突，家乡死了不少人，局势外松内紧，我路上二十多天既近于冒险，回到凤凰，不能不去见见老上司，却不敢拜访任何亲友。我在外面一些人尽说我是“无思想落后分子”（主要只是不介入争吵行列），家乡中却以我是危险人物，加上老上司多疑，我什么话也不敢说，只陪伴着临危老母病床三天，即匆匆返京。回京不久，母亲即故去矣。那还有心思来得及拜访平时并不怎么熟的蒋老太太？老太太又怎么会对我见怪？这期《海内外》还登了个祖孙三代的照相，内中只说送孩子回乡时所照，可不提张三李四谁冒险送那孩子，真是绝顶聪明！用心之深，直到如此地步，我一生还少见。“上河佬”可真永远不如“下江人”，笨得可笑可悯！她这二十多年的委屈，假若真的是“委屈”，明明白白是得罪了大老总和内部至今尚当权的某某，和我毫不相关。如今不敢面对现实提一个字，因为懂得我绝对不会和她争论是非，且

既无权无势，更不会出别的点子使她难堪，便三番五次的这样那样的骂来骂去，用心之深，可说“举世无双”！或许还会有一天更作得出阴狠手法，因为还有个帮手在身边！又有一群经过训练的体己批评家当权，也不是意外之事。我照例牢牢记住家乡老话，“男不与女斗”五字真言，一切沉默接受而已。老太婆如果还有在作家中“坐第一把交椅”兴趣，据我想，恐不那么容易。但对我说来，倒是应当加深沉默警惕，以免招忌为得计，任何场面不露面为合理也。若有机会发言，我倒十分乐意劝人千万不要看我写的那本坏书，免得中毒。只是这机会怕不易得到了。所以这三十年不冒充“空头作家”，还是对的。

从文

一月四日

萧离　原名向远宜，土家族。现代作家，新闻工作者。时任职于北京出版社。

19820109

北　京

复周健强

健强同乡：

来信收到，谢谢你的好意，丁玲在什么刊物上骂我，你觉得不可解，十分自然。因为凡是熟人，都有同样离奇不可解印象。不应担心，不妨把近年她的许多文章通通找来看看，也许会明白原因何在？从八〇年《诗刊》三期开始，说我是个“市侩”后，对于骂我像是特别感兴趣，每一提笔，总忘不了对我这个与世无争无权无势的人要痛骂一番。骂得且越来越精巧！曾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熟人，去当面请教，询问原因。据说理由有二：一为我卅三年冬返回湘西，路过常德时，没有去看望过她母亲。母亲生气，因此她也生气。天下会有这种道理？二为她被捕，左联派人（冯雪峰）商量营救，我不肯出名。我根本不见过左联某某。这也不是事实。她被捕后，在北京，我是唯一公开写过两篇文章呼吁的。我从二十年代写了点文章开始，就是个被骂对象。逐渐升级，由“多产作家”到“无思想”、“无灵魂”作家。我为人本来即庸俗到家，又少远大志气，从不自以为有什么过人才能，且从不会在大庭广众中以“作家”自居。更不会和人争吵，什么派也不参加过。被人痛骂总是沉默接受，无从计较这些小事。唯一希望，只是能不受一时流行的口号限制干扰，得到些一

个从事文学不可少的比较自由用笔机会，来继续写个三几十年，日子过得下去，就够了。任何嘲讽从不回答争辩，即在负责许多副刊文艺版多年时，既不刊载争论文章，更不刊载对我个人赞美文章。因在学校教书，自己写点批评时，居多也较客观，只提长处，极少以个人爱憎随意贬低前人成就。过去由于彼此生疏，别人以为我属于什么“派”的，到解放后，也多逐渐清楚我并本省、本县同乡会也不曾参加过，因此多能相谅于无形。解放后，我为了身体不好，难于适应新的写作要求，为避免作“绊脚石”，心安理得转到博物馆去做个普通说明员，凡事从头学起，从不向任何人发什么牢骚，或冒充“空头作家”。即或所有老同行、旧同事，甚至于学生的学生，也无不“飞黄腾达”成为大小不等要人，我也从不作“攀龙附凤”妄想。一心只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认为极有意思，极有道理。因此凡事由无到有学下去，不知不觉过了三十年。经过三十年人事风风雨雨，至今还能存在，只能说是幸运。许多骂我的，都明白我这个平凡渺小的人，除了把所学懂的文物常识，为各方面需要打杂服务，什么向上爬野心都没有，也不是出头露面拿得上台盘的人。为人思想庸俗平凡是事实，再学廿年也还无从提高，但也不是凡事随风转舵吃白饭混日子的工作人员。工作再困难寂寞，总还是充满热情去求理解，觉得国家死了不止千万人，总还是必需尽理解的去爱，才像个“公民”！我能理解到的是国家还多困难，我的职别虽始终只是个起码文物研究人员，因为机会好，学到的文物常识，对许多方面看来还有用。人快到八十岁了，报废是迟早间事，报废以前念念不忘，只是如何尽力把三十年改业学到的有用知识，如何尽可能设法转成为比较

年轻接手人的应有知识，才像个“合格公民”。近年来，那些烧毁已三十多年的旧作，有重印机会，在国内外即或受到少数人认可，我觉得总的说来，多是这些读者对国家的关心，并不是对我个人认为真有什么了不得贡献。国家困难还够多，实在需要亿万人来在个人职分上“忘我无私”的，十分素朴、认真学习和工作，不以个人得失荣辱在意，勤勤恳恳的、扎扎实实的坚持到死，才会有个真正转机！丁玲这廿年来受了些委屈是真事，以她的绝顶聪明，应当明白这委屈自有或远或近原因，可派不到我的头上。她目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有权有势，并且也是“举世无双”的伟大女作家，谁也无从否定，我却只算得是个挂名“空头作家”，任何一点都够不上被骂资格，更不会妨碍她在世界上在历史上的尊严地位，可是正当上面最高层领导一再提及应“加强团结”时候，她的位置，她的责任和她的年龄，依我看来，应分是能够深深体会“加强团结”四个字的意义，贯彻到工作态度上方式上，才可望在她的职务和名分上，把工作领导得更好一些。不至于再给人以廿多年前形成内部矛盾以“丁陈集团”的藉口。如理解到这些大处的责任何在，那还会一再变换花样，来和一个老朋友争鸡毛蒜皮小小是非，且言不由衷说是不曾看望过她母亲或不曾出名营救她，而如此生气？即或真以为有其事，只要稍稍调查研究，不就明白了然吗？即或果真因此而生气，那值得每写小文必骂骂泄气？更何况被捕后，我是唯一写了二文批评国民党，且因此被一个叫张铁生的记者，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后来得到王芸生支持，要向法院起诉，张某某才约人谈和道歉的。质实一点说来，只不过是四十多年前那本《记丁玲》认为内中不大真实，她最近在国外还向人

说是本“最坏的小说”，主要还是觉得举得她不够高，有损于她伟大形象，如此而已。其实这本小书可说多灾多难，当时写成付印时，即被国民党扣禁，直到抗日胜利四七八年才印一版。解放后不久，且并我所有旧作，完全付之一炬。即我自己，也还是七八年才由香港盗印本见到。东南亚或美国人都把它当成一本正经作品，从正面去对书中提到她的好处，加以肯定。照国外习惯，对她印象之好，也多从这本“坏书”得来，至于她的廿年代写成的小说，国外熟人是否真有多少人赞赏，实在不得面知。但研究她的外国人，写论文如果不用我那本“坏书”，恐怕将无从下笔。如我有机会禁止别人看我这本“极坏小说”，我自然一定努力作去。只是据我知道，国外还有的是抗战以前报刊材料，并且编排得相当完整，我那本小书倒很少有人认为是贬低她的伟大形象的。

你来谈谈天好，能带本骂我的刊物长长见识，十分感谢。

并候安好。

沈从文

一月九日

周健强　女，文学编辑工作者。

此信曾发表于 1989 年《散文世界》第 8 期。据原信编人。

19820110
北　　京

复金介甫、康楚楚

我的写信能力越来越差，写了四张信笺，似乎说不到一半要说的话！

介甫、楚楚：

得到几次来信，并寄来照片，都不曾回信，十分歉仄。我们在这里是等待在香港商务印行那本《服装资料》出版度过半年的。十月中，看到香港寄来新书样本时，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图稿搁了快廿年，我也快到八十岁了，才有机会见到这书出版。印出后，大家印象还好，特别是一百个彩图还像个样子。听说香港和东南亚一个月内已卖去近两千本，共印三千，已售三分之二。今年或可以卖尽。北京方面也认为还像一本有分量、有内容的图书。即或不够完美，在中国，总还是这类性质第一本书！我们可觉得只算得是本“资料性试点本图书”，正在设法改换约一百个彩图，便于在北京于半年内出“改订本”。如所需要的改换图照，得到便利，估计今年或可望印出个北京版。香港本纸张过厚，共重超过九磅，改印本可能只五磅就已足够了。又香港方面，曾和美国兰登出版社商量译成英文本付印，在商洽中。希望减去一半说明文字（由廿五万，减成十二三万，这工作等于要我重写，相

当费事)，初步已请两个朋友译两章试试看，一为引言，一为唐代，如认可，即在中国译出。朋友极相熟，是新译《红楼梦》的杨宪益先生，且同住北京，人在附近，随时可以商量，省事不少。不合用时，就得尽兰登出版社方面自己想办法翻译了。这本书我们觉得虽不够完美，用的大量图像材料，还新而少见，提的问题也较新，可惜书由香港支配，我们无从寄给你们。北京版若印出，一定会寄一本来作个纪念。

这里又到过春节时候，我们总想念着去年在美诸友好的深情厚意，一切还像是昨天情形。从报上消息，知道今年美国特别冷，但愿你们节中快乐，若见相熟友好，还望一一问候，并申谢意。今年张先生为各出版社校对了我一批旧作，计广东七本（广东共拟出十四本），湖南出两本（一散文选，一小说选），全是写湘西的，已印出。待精装本寄来时，必可寄你们请教，有的文章，介甫可能还没见过。武汉重印《长河》，二月中可出。四川拟印四或五本，北京出三本。今年估计可印出十到十二本，出后必一一寄来。一共或许印到廿五本。一般每本约卅万字。王孖等都还好，不久前又去湖北工作，那边新发现多。若《服装》英译本可在明年完成，初步设想，在出版时，或为准备个小型展览，我为预备五个小专题讲演，重来美作半年巡回讲演。希望中美友谊不要因向台湾出卖飞机面闹翻就好。里根总统若看得远一些，就不至作这种蠢事！中国是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的。我们研究工作组，有了六间办公室，今年还可望各省去看看新材料。我今年身体比去年好得多，住处取暖设备还好，室外虽干冷在零度下，房中总还能维持到廿度。只是杂事多一点，做不出什么显著成绩可以奉告。丁玲说“《记丁玲》是本最坏小说”，极其自

然平常，不必介意，也不足奇怪。大致是以为抬举她不够高的原因，在政治上她比我伟大得多，我只是个公民而已。她廿年受了些委屈，值得同情，她的不幸，不会是我那本书招来的。我以为她健康不大好，必然影响到情绪，我照中国旧规矩，“男不与女斗”，不和她发生任何争辩。如果可以有办法，让国外想研究她的人，不看我那本坏书，最好另外找别的材料自然很好。这书事实上已赞美她够好了，你一定明白。外国人对她印象，大致还多从这本“极坏小说”而来。这书在中国卅年前就被烧毁，现在虽有机会重印，已不打量重印。你的朋友熟人，以后若有研究她的，烦你转告一下我的希望，最好不用我的那本“极坏小说”，免得她感到受损害。她在美国一定大受欢迎。她是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可什么都不是。

在夏威夷时，见到你的弟弟，极可爱。可惜谈话机会不多。他想学藏文，我在这里问过熟人，中国民族学院藏文教师相当好。若有机会来北京学习，望直接去信民族学院，商量办法，因为我和教育部门关系不多，且不知道你弟弟的希望和藏文程度，不便说什么。

张先生和我一家都向你祝好。若见到丛甦也望致意问好。

沈从文

一月十日

19820112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

总以为不多久即将来北京开什么会，必可谈谈上海种种。这里似乎“凡事照常”，其实恐外松内紧。机关大，人多而效率低。普遍传说，则为行政院以至各部各大中机构，或将裁员大合并，势将以万千计老而不抵用的“长”字号告休，三月中即将实现。进行得若还顺利，真是国家一种转机！事实上应当告休的必早有安排。我们则一切处于“隔绝状态”，只能从报纸上知道点滴而已。你在新疆的大妹，我想寄两本书给她，通信地虽曾写下，一晃又无处找寻，望告告我。待复信书桌上堆积过多，总完不了！上次说她有到北大进修可能，若已到京，通信处也望一告，我可将书直寄学校，十分省事。香港那本积压了十八年的《服饰资料》，十月里已出版，亏得社会科学院支持，否则再过十年也不会出版！印得还像本书。不算是什么“中国服装史”，书店为宣传说是史，不足信。只是个带试点性资料图书，印刷制图都还好。用的纸张太厚，竟重达九磅，我又不能支配外汇，所以无从送人。共印三千本，三百本签名，售价到八百港币，一般精装本也到五百港币。出书前，签名本即已售尽，出书后，精装本，也闻已售去二千，算是在香港近年出的一本大书。销路上也破了纪录。

近正在为改换一百新图，供“新订本”备用。美国兰登出版社拟出英译本，总的说还像一本有分量、有内容图书的。也可说明这二十年在博物馆不声不响的学习，不算白费生命，且不算“吃白饭”过日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个平凡生命。若许可我多活五几年，能把“在进行”“待收尾”十来个小专题，逐一完成，大致还像是对于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开了个端，相熟友好中会承认放弃“空头作家”不做，改业早，不致卷入近卅年文学界的风风雨雨纠纷中，不算是失策也。所有旧作虽也在陆续集印中，预计广东印十二卷文集，已交稿九卷，照计算今年当可印出六本。广州印后再由香港三联印，二月里可出一本。四川允印四——五本，若交稿早些，或可望印出三本。长沙则只由湘潭大学中文系选关于湘西部分，印二卷，八一年已出，印得不如香港那本散文选好，错字也多，但依然算得是全部作品烧毁后，近卅年出的两本旧作。我居然还能看到他重印出来，也是奇迹！此外北京还拟印四卷，能否出版却难于明白。因为这里大作家多，有功于党、国的作家更多，出书必考虑宣传效果，重“平衡”，重“排队”，重“关系”，因此原拟将五七年付印的选本翻印，本来费钱不多，十分省事，且在广播中业已宣传三星期，说是二月出版，至今尚渺无消息。或者因某大“权威”一说，终于取消，大有可能。总之，对这些过时旧作，即能全部印出，也不宜抱任何不现实妄念幻想。能印出也好，不印出或印出后又再一次付之一炬，都无所谓。总的说来，即全部付印，至多能在国内起些点缀作用，也不过三几年事，即成陈迹。绝不应抱不现实妄念幻想。得承认现实，我是个真正过了时的人，至多能得认可，算得个从试探中打前站的小兵，已够好了。我甚至于十分担心，

总不免常在如履薄冰情形中，不懂现实的年轻人，“一窝蜂”在学校用我来作为研究对象，将来得不到出路，还会受牵累。总劝他们“应重视当前上面认可的大作家，去研究他们，才有前途，也比较安全。”说的话实在十分老实。或以为我过分谦虚，或以为我还在闹别扭，有情绪，真是无可奈何……卅年来，凡是过去骂得我一文不值的，大都能相谅于无形。但也依旧还会有以为举得她不够高，而找出种种理由，利用本人特权，来作“巧骂”的。可见人心之险，而处世之难。若明白这些人我间微妙关系，我那些过时旧作，在北京出不了，也就并不出奇了。记得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真大有道理。有的是举世无双大文豪，官高位尊已到极点，却由于我“敬而远之”而勃然生气的，下次来京当可谈谈。也极有趣，也极可悯。曹植诗有“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见所让者大而所争者小，对照形成人生两极。

我香港印行那本笨书，十月前出版，十一月廿台湾《中央日报》就登出翻印①出版广告，说是“和解象征”，未免言之过早，说是从商业上出发，近则港台东南亚，远则国外均可赚钱，当属事实。估计日本方面，过不久或许也会有同样翻印本出现，因为在国际上他们书店分布面积极广，凡是能赚钱事，总会想方设法作去，令人无可如何也。至于内地虽有“考虑”重印事，恐不大可能在一二年内成为事实。可能将和那些旧作同一命运，排不上日程而搁下来。国外的“沈××热”，只会增加我在国内的困难，不会因此得到应有什么便利的。今年不久就八十岁了，因为在博物馆定的级别极低，至今上医院还得排队，一等二三小时，甚至于极怕进医院看

病。今年来，手脚还有气力，行动不感到困难，只是已不敢出门挤车。最近听熟人说，几个仅余的老熟人，大都忽然间瘫痪，如曹靖华，吴伯箫，冰心……像是警钟频敲，我的报废也将是迟早间事。但却希望还能多活几年，待把一些“在进行”“待收尾”的工作，争点时间逐一完成，比较合理些，也对得起各方面友好的期许。这点妄想不至于影响别人的威信，或许尚能得天保佑认可！

你家小妹是不是快毕业了？宗藁健康想必还好。并祝全福。

从文

八二年一月十二

---

① 翻印　台湾龙田出版社翻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广告称该书作者为沈从文，实际翻印本则删去了作者姓名及郭沫若的序言，并从初版的8开本缩小为16开，低价在台湾及海外销售。

19820118
北　京

致许芥昱、卓以玉

芥昱、以玉：

谢谢寄来的照相。早就收到，始终还不曾写个信，向你们一申谢意，心中大不安！三几天后，又将到春节时，回忆及去年在你们寓中作客，饱享盛筵，回忆及时一切犹如昨日间事。这一年中我们在这里是匆匆促促度过的。由夏威夷回北京一星期，就赶往广州校对那本大型服装资料图册，经一个月才完成，又即赶过长沙工作半月，回到北京，便在等待出版消息中过了个夏天。十月书已出版，不久还将有改订本在北京重印。得到你们从巴黎和宁和①见面的消息，十分高兴，宁和是兆和极小弟弟，音乐方面的长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机会，十分可惜。附信寄了三纸习字，不怎么好，有一张还是盛夏中写的，不宜装裱，因为手生笔涩，足供玩玩而已。

在香港印行那本服装资料，十月中已出版，印得还好，只是个试点性资料，内中题记说得极清楚，书店方面宣传却说是"中国服装史"，不免增加我一点惶恐。内中材料还新，提法也较新。正和美国兰登出版处商洽英译出版事，先由杨宪益先生试二章看看，如不适合还得另请人。如商妥，到明

年出书时，还拟为准备个小型展出：一衣、一扇、一鞋、一薰笼、一袜及手套。

我为准备五个小专题讲演：一、由战国到两汉衣着“绕襟而下”的普遍性；二、中国古代妇女坐具的衍进问题；三、中国古代扇子的应用进展；四、中国古代鞋袜应用的进展；五、中国古代丝织物。每一题约配合五十到一百彩色幻灯照片，谈来大致还有意思，也是国内外还没有人作过的研究工作。如商量条件妥当，我还会有机会再来美作半年巡回走动。若中美友好关系恶化，大致就无从说起了。联大同学金隄，在南开教英文多年，我们极熟，不久将来美商讨“翻译理论”，或有机会见到，必可望谈到我们这里最近生活情况。

我不久前已过了七十九岁的生日，明年即达八十了，看来身体还过得去。国内最近各处都在印行我的旧作，多是四十年前的习作，已烧去了卅年，当时说已过时，重印多还得从香港盗印本中想办法，因此错字不少，累得张先生日夜忙。今年可能有十本出版，有不少是过去未辑印过的。其实现在看来，真正算得“已过了时”，印出来至多能起些参考作用而已。千万种新作品，都作出极新成就，值得注意！

熟人处通信时统望一一致意问好并道谢，我正想在这个春节中为在美友好写十二个申谢的信！候好。

沈从文

一月十八日

19820118

许芥昱　作家、诗人、学者。原西南联大学生，时为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作者 1981 年访问美国西部时，许芥昱曾为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演讲和座谈会担任翻译。

卓以玉　女，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授。曾与许芥昱合著《中国书画》，中译许著《诗人闻一多》。

此信曾以手迹形式发表于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版《永不消隐的余韵——许芥昱印象集》一书。

作者发出此信时，尚不知 1982 年 1 月 4 日许芥昱已在湾区大风暴中遇难。

① 宁和　张兆和的七弟，指挥家。50 年代曾先后任中央乐团和新影乐团指挥。60 年代以后定居比利时。

19820120
北　京

致徐盈、彭子冈

盈兄、子冈：

闻萧离说两位近来身体都欠佳，希望节中已好转。我这里熟一同仁医院华侨外科医生，也懂内科病，且懂骨科问题，如从诊断上，已得知子冈病情，需要什么特别药不易得到，望见告一声，香港美国我都有亲友可为托人找来，并不费事，万望不用客气。

快到春节，我今天沿例清理清理抽屉中东东西西，忽然发现一个旧信套，内中保存了两张旧信稿①，都是写给子冈的。可能还是四六七年所写成，未付邮，或另外又写了的。这卅多年中国在风风雨雨中变化多大！我小小的家，已近于一再“扫地出门”，所有旧作早烧去了三十年，即在抗战八年中，于江西、广西、重庆、昆明印的土纸本，留作样子的，也保留不住，一例被“代为消毒”。在六九年最后一次毁尽。还有一包六公斤重的旧信，由我哥哥为保存下来的，也在劫中。这两个短短旧信居然保全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今天恰好又得见《光明日报》载的我那个小文②，如早发现半月，把白纸写的那一张印作插图，也有意思，可以向读者证明我是你两位读者，已四十年，“有字作证”。还望你们再写点有历史性的回忆录，我将是一个老读者。近见徐铸成先

生写的回忆，写和要人过从多了些，不是办法。

我已不宜单独出门，希望开春后，得到许可单独走动时，必来看看你们，并看看“孙少爷”！今年③除了三月里去广州校核增改那本九磅重的大书，前后四十天。夏秋天便在等这本大书度过了。十月样书已寄来，又将增改作英译准备，及在京另印增改图像考虑，恐又得有半年瞎忙。书印得还好，只是内容不够理想，总算是中国这一类性质的第一本书。唯一值得一提，便是积压了十八年，我快到八十岁了，居然能看到它出版。只可惜支持过工作的总理，和齐燕铭、龙潜、刘仰峤诸先生，都已故去，来不及看到了。

城北④我总希望他去作记者，写散文报道，生命可得到充分发展，三五年中，肯定会有好成绩。京戏在话剧、电影、新歌剧及地方性戏曲包围下，又在本身一套程式控制下，衣着则不分今古，编剧者受的束缚过大，虽能出“名角”，不会出什么“大编剧人材”。城北才气高，应摆脱这种不利业务，有的是路可走！父母年高不宜远行，大城圈子工作也多！

弟　从文　八二年一月廿日

彭子冈　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作家、新闻工作者。时任《旅行家》杂志主编。徐盈夫人。

此信初写于1月17日，20日重写后付邮。原信未分段落。

① 旧信稿　指19461227《复彭子冈》，已编入全集第18卷。

② 小文　1982年1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作者的《人间重晚晴——子冈作品选序》。

③ 今年　指1981年。

④ 城北　收信人长子徐城北，戏曲评论家、作家，时任职于中国京剧院。

19820123
北　京

致钟开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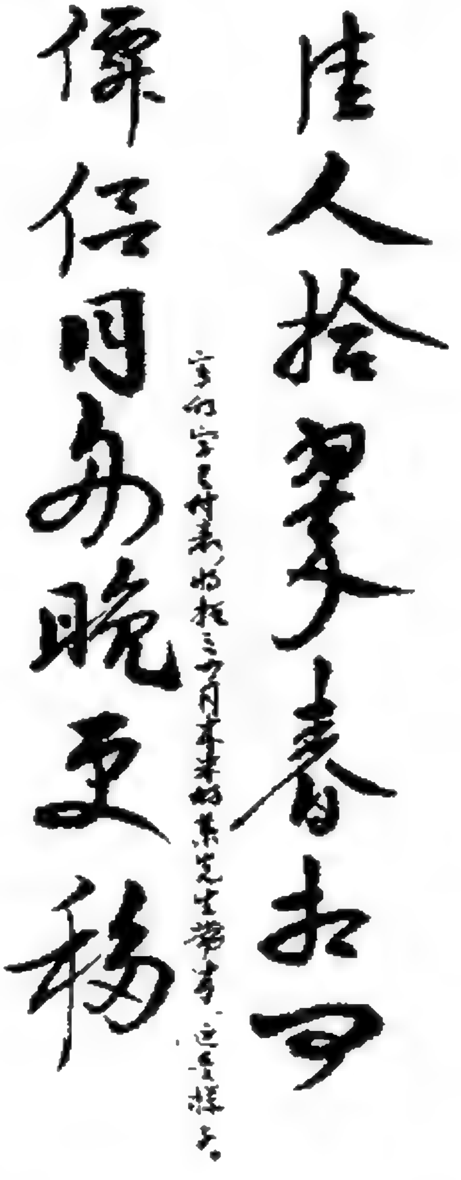
开莱：

不知不觉又快过年了，祝一家安好。回想去年这时正在纽约打转，所有友好的热情款待，犹如昨天事情。特别是你家中大小的深情厚意，不易忘记！上月流金来编《宋史辞典》，带了尾大鳊鱼，随即就走了。

兆和总觉得你们来时过于匆促，家中吃的那顿饭过于简慢草率，心中老觉得不安。后得小五哥从苏州来信，把接待你们的菜单也写得整整齐齐，她认为像是为我们补了补简慢罪过！这里最近开了半月会，像是十分热闹，据说一片“形势大好”，是真的。但小会上人说的话，不免忧心忡忡，如人多、官多、效率低问题，深感举足困难。和外国人做生意，常常吃亏说不出口。主要事先少计划，事后无知识。轻工业生产相当繁荣，但购买力还是不大，且到一定时候，某些产品会饱和。刊物多，书店实乐意印《镜花缘》或《封神榜》，对什么“文豪”大作品，送出不了国门。费力大，见功可不易。

这个下半年，我在等待香港那本书出版中度过的，九月里送到样本时，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搁了十八年终于印出来了，约九磅重，六百图中一百彩图，五百黑白图，五百多

页，印得还像本书，错字不多。只是图编排得不够令人满意，本来只是本试点性资料，书店中却宣称为“中国服装史”，不免使得我感到狼狈。这书美国兰登出版社有意译英文本，在美英出版，近正由外文出版社杨宪益兄试译二章，作商讨用。如谈妥，我和两位助手，还得有半年忙，更换百把彩图和原物黑白图。且拟为准备一个小型实物展览，以马王堆出土衣物作中心，为配备五个小专题讲演，每一题有约五十到一百彩色幻灯片相配合。条件能谈妥，我体力又还支持得去，或许还可在明年译本出版时，再出国游动半年。若中美友好转入重复冻结状态，大致就作罢了。



作者手书条幅样品

写的字已付裱，将托三四月来美的某先生带来，这是样子。

这里正在印行我的卅年前就已“付之一炬”的旧作。在近五十年大风大浪中，万千相熟好人都几几乎死尽了，我那么一个平凡家常的人，居然还能活下来且能活到八十岁，还不失尽“童心”，烧去了三十年的部分作品，又还有机会重印出来，也算得是大大幸运了。

其所以居然能活到现在，或许正是近卅年改业，与世无争，头脑简单的结果！新出的那本《服装资料》，正商讨在北京印个增订本，纸薄些，分量可减轻到四磅左右，换图一百多一点，看来会完整些。北京版印出来时，可望寄你们一本供嫂夫人玩。说明廿四五万字过多，谈的问题也较深，恐不感兴趣。只是大几百个图还有趣味，比如说，商代女人已卷发，是中国历史专家也想不到的，两汉已有大裤管，六朝喇叭口裤且相当普遍，如此如彼，有些图像大有可能今后还会在世界流行！这种图书若译出后，能在英美得到读者认可，估计还可再编一本专适宜于现代生产的专书。材料可多的是！

这里已快过年，市面相当热闹。我已不常出门，杂事忙而无什么结果。今年欧美大风雪成灾，北京却大几月不落雨，下了两次小雪，不到半天就融化了。新住处经常温度保持廿，室外则夜里到零下十二度，白天平均在二度到零下五度。大街上车拥挤不堪，已失去独自出门能力，其实身体倒比去年还好得多，足放心！

张小五从苏州寄来几张照相，附邮寄来，照得不大好，留个纪念。流金或许已作师范学院副院长，身体极健康。宗藁或已退休，孩子们升学的升学，做事的做事，都有了安顿。学校从表面看已逐渐上了轨道，事实上教师和职员还是多了些，也无从纠正这个现象。不少机关情形相同，只希望能稳定三五年就好。

开放地区如福建、广州、温州，生产上升得快些，社会也必复杂些。麻烦也多些，走私便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作家中少壮出头的相当多，也有不少好作品，一般说青年作家，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大家都延长了青春期。刊物

之多为近卅年少有现象，听人说必得三万以上才维持得下去，看来有的刊物不到一万还是可以维持，因为有机关支持便可继续办下去。机关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为少见，懂内容的说还在不断加多，对这件事我们都近于无知。

兆和和我候一家好。

从文

一月廿三日

19820201
北　京

复田志祥

志祥先生：

来信收到，谢谢厚意。多承过誉，实不敢当。我实在只是个典型庸俗平凡小人物，离开家在大都市混了六十年，始终只像个走码头的流浪汉了。由于底子薄，机会好，在“人弃我取”意义下，写了几本小说，原以为学个半世纪，可能在写作上能达到及格程度。不意社会变化迅速而剧烈，既难适应新的要求，人又极不中用，等于被逐出学校，为免被人作“绊脚石”看待，来加以“扫荡”。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再冒充“空头作家”可不成。此次主动转了业，改在历史博物馆作个普通职员，心安理得作了十年说明员。凡是过去“旧同行”、“老同事”无一不飞黄腾达，在新社会成为要人。我正因为不中用，才长年在博物馆库房和陈列室打转。原本还以为转个十年八年，或可望达到“及格说明员”程度，到后来才知道文物越出越多，学了三十年，还不易及格，只能降下目标，求努力达到一个“合格公民”，也就不错了。现在看来，这点希望也怕会要落空！万望你不要误信人言，以为我真有什么大成就。事实上报章传说什么什么，多不足信的。近年来那些四十多年前的旧作，即有复印机会，至多能起点点缀作用罢了。即点缀作用也不会怎么久，三几年内便

成陈迹。我个人是绝不抱任何不切现实的幻想的。新的工作，也只能当成一种常识看待。不可能真如一般传说，专到何等程度。我是个空头，工作理想目标也不太高，只是把三十年所学文物常识分门别类，进行些新的试探性努力，永远不会脱离一个打前站的哨兵位置，别无什么壮志雄心（或野心）的。今年将到八十岁，能多点时间把“应进行”、“待收尾”的本业工作完成一部分，得到认可，这三十年不是吃白饭过日子的公民就很不错了。

你搞的问题，我完全外行，无丝毫发言权。只能就北京方面熟悉这一行专业的人，将刊物分别转去。至于国外，照习惯不当行无从介绍推荐。依我想，你还是直接把刊物分别寄去省事且方便。我也不懂画。我搞的问题，虽和物质文化史十分密切，不可免谈问题时，会牵涉及传世千百种名画时代、真伪意见，但显明和传统鉴定“专家权威”有矛盾，所有意见不易为并世“专家权威”认可。因为出土文物日新月异，个人见闻有一定局限性，也不一定我说的就对。所以这方面提问题时，多从商讨出发，至多能供“专家权威”参考而已。在一切大小图录说明中，多只是供参考，说不上什么真成就！至于“数学”熟人中，似乎还有几个世界知名第一流学者，西南联大读过书。听人说湖北出了本《概率论》，你有兴趣不妨找来读读。作者钟开莱，杭州人，二十来岁时，论文即在法兰西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这本书应当值得你看看。还有个王浩，也是西南联大的，听人说也有本大几百页数理逻辑专著，在国内有翻印本。湖南大学数学系负责人，必知道这个作品的重要性。你能把这些作品看得下去，自然对你用处极大。

欢喜作画也好，就学下去吧，不要说是拜某某为师好些。外面搞工作，从不闻什么“拜师”称呼，也毫无什么“秘诀”可传。努力探索，从不断失败中求发展，取经验，是一切工作唯一办法。也许在习绘画、唱京戏方面，还保留这种旧社会拜师习惯。我一生中可从不拜人“为师”，也无一个“徒弟”，只有“朋友”。文学方面搞宗派，或许得要收罗徒弟。我在大学混了二十年，和学生只有“朋友”关系，从不想到我比同学高一筹的。国家问题多，有万千事都待人去努力进行工作，而且条件也越来越好，盼望你能充满信心做下去，扎扎实实干下去，必然比我们那一代作出的贡献大得多，也有用得多。“世界属青年”，肯定是以千百万计的雄心勃勃，又能扎扎实实去搞问题的青年！万万不要对我抱一种不现实的错觉。应当明白我事实上在旧社会吃不开，在新社会也吃不开。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才能够以我为戒，不至于再走绝路，或再走“弯路”的。应承认这种现实，才是道理！并复候著安。

沈从文

二月一日

田志祥　青年数学工作者。

此信曾发表于1989年《湖南文学》第1期。据发表文本编入。

19820202(1)
北　京

致金介甫

二月三号有个小朋友金隄来纽约，托他带了两本长沙新印的旧作品给你们，他还是我姨妹张充和和傅汉斯婚姻的介绍人，我们极相熟。四八年就和白英先生译了我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名叫《中国土地》。这次来美可达半年，还希望把那本《中国土地》加以改正，在美能出版就好。我那本《服饰资料》，最近得到香港消息，说台湾一个书店，已于十一月廿日在台湾《中央日报》登了广告，翻印出版。出版那么迅速，有点出人意外，因为我所有作品，在台湾被禁被烧，也有了三十年，至今还未解禁。这本大型图书，却照原样能出版，除了经济上打算外，还有不有别的意思，你在美也许可以较早见到这个新印书，在美国华侨报纸上，也会有广告和介绍文章，若发现，望为寄一份来，只寄中文部分，极感谢。

又春节中我参加人大会堂喝茶会上，听到戈宝权先生说，听说美国水灾，朋友许芥昱受泥石流灾害，全家大小遇难。这消息使我十分痛苦吃惊。但愿消息不是符合事实，你们如从熟人中知道些情形，也望告告我。若有华文报纸记载，最好寄我一份，感谢万千。

从文　二月二日

19820202(2)
北　京

致马逢华

逢华：

一别经年，在美受诸友好热情的款待，至今犹如数月前事。熟人均望一申谢意！寄来照片早收到，盼望能为再印几张。金隄不久将到纽约，或可住半年，如有机会晤面，必可谈及这里不少事情和熟人中生活情况也。去年回国不久，我就和张先生及二助手同过广州，把那本待付印厚达五百页大书作最后校正，约四十天才返北京，这本搁下已十八年的资料性图书，到十月里终于在香港得告出版。这本笨重图书虽只算得是试点性作品，国内读者还不多，外面反映却还好，院中也很重视，因为时间拉得过长，上下及三千年，总不免有顾此失彼处，新材料又过多，必还待加速增订，三几回后才可比较使自己感觉"满意" 但在国内还算得是真有分量一本新书，至少内中许多新材料和新判断，还是可供作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研究者参考。台湾方面眼尖手快，这里十月刚出版，那边十一月廿的《中央日报》已刊载出版广告，重印出版。我的作品本来在台湾也早已烧尽，且有"永远不许发表任何作品"明令。所以这一次翻印这么一本大书，争着出版，或许不止是经济上可望捞点油水，此外还有别的什么，一时还不得而知。过不久，必可明白情形。至于国内何

时可以付印，可不容易知道，也不应抱什么不切实际幻想。

我快八十岁了，过去既思想平凡庸俗，且从不和人争名争位，也缺少向权要阿谀奉承能力，生活上要求也极低，年纪到了八十岁，唯一希望是能较安定些，工作条件稍好些，在报废以前，不会为什么“人为的风风雨雨”中再来个大扫荡，能把这三十年里所学，争点时间，尽可能编几本还像样的图书，把“在进行”“待收尾”的工作，赶出来，对国家有个交待，使后来接手人继续作下去少走些弯路，能这样，就很不错了。这点愿望是否能得到，还难说。国家一切在进展中，大处只能从报上知道点滴，小处、麻烦处，却极端无知，和一般平民情形相同。只能盼望有五几年安定就好。

你的弟弟下乡多年，和我内弟张中和同学，同在北京市建筑机构工作，初来情绪不甚正常，中和对他极关心，为照料到生活种种，同事中还有不少同学，也对他极好。近闻一切已逐渐好转，只是还未成婚，再过些日子，中和他们或会帮点忙找个对象，你可放心。能通信或和他通通信，凡事鼓舞鼓舞他，对他精神恢复必有好处。他挫伤太大、太久了，不少熟人有类似情形。

并祝府中佳善。

从文

二月二日

这里杂事多，嘱写字，过一阵可寄上。已久不写字。

19820202(3)
北　　京

致王兰馨

兰馨同志：

嘱为广田兄文集题签，试出数纸，请拣选较合用的，如制版时能印得较浓重，效果或好些。

并候府上大小安好。

沈从文

二月二日

王兰馨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已故作家、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的夫人。

19820205
北　京

复国庆

国庆同志：

得惠书，并复印旧稿，费心处，十分感谢！上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小文，系为彭子冈先生新印其在《大公报》《新观察》等报刊新闻通讯报道而作。承寄拙作系四十年前所作，内中提及当时诸作者，居多并未相识，近则大半已成古人，若来得及附入彭先生新印书中，拟商彭先生加入此旧稿，留一纪念，也像还是值得纪念的小事！我们对于这些对于国家近五十年贡献极多的记者工作，照习惯至今仍不如对“作家”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心，事实上是应当刮目相看的！

并复颂工作顺利。

沈从文

二月五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20209
北　京

复赵瑞蕻、杨苡

瑞蕻、静如：

得信谢谢。新印旧作，内中除一篇《张八砦廿分钟》系廿四年前回乡作的以外，其他均四五十年前习作，这廿年社会变化太大了，我既然还生存，且能见到这些书重印，也算是奇迹之一！近虽重印，即点缀性质，也恐不会怎么久，二三年后便成陈迹，意中事也。我那些真正已过时旧作，去年底由张先生校核，广东花城、长沙、四川付印……上海、江西各出一本，大致以上海的较重要。多是近卅年中改业后作的关于艺术、工艺、文物等，和近卅年工作有关专题短论和序跋、题记，似乎可用来做证，这廿年不是“吃白饭”过日子，或比较有相对长远性。有的似乎又过于专门，即得人认可，恐真正懂得其中得失的仍不多！但部分还是比较写得还有趣。只可惜待配图过多，原共拟用图到五百以上，图一缩小，就不易达到所期望效果，这次付印至多用图到百十个而已。另外一时也许尚有机会把这本杂书改印成廿个精印图录出版，这事目前说来，只算一种梦呓而已。香港所印那本有关服装资料性大书，重达九磅，在国内实积压了十八年之久，出版部门不感兴趣。担心赔本是事实，更重要原因还是出自我手。不料十月在香港出版后，签名本三百，高价到每本八

百港币，出版前即已售尽。普通本也到五百港币，共印三千，十二月即已售去二千本，估计到三四月即可售尽。近已拟出新订本。更出意外，即十一月廿，台湾的《中央日报》，便登出重印沈××所著新书广告。我所有作品五三年时台湾方面本已全部付之一火，并用明令禁止，永远不许发表任何作品，不意这么一本笨大图书，却在一月稍多一点，就由台湾重印出来，其中原因还不明白。目前只从经济方面设想，这书看来在台湾所以重印，必然还可在东南亚赚一笔钱，事极明显。至于北京方面，虽有“重订本”付印“考虑”，若照凡事慢腾腾行动看来，恐怕还得待英美译文出版后，再延长若干岁月，才可望考虑成熟，许可重印。至于何时真正付印，我大致已来不及见到了。这里正闻六月即将实行大撤员大合并，外文出版社有与文物出版社合并传说。因此一来戴乃迭[①]大嫂子所译我的散文选，是否能照原定二月初出版事，或亦难于成为事实不足为奇也。明白这是中国情形，也就学会了凡事既不必过分乐观，也不宜动辄悲观。一切处之自然，就好了。

我们在这里，凡事照常，但在“形势大好”声中，却终不免仍多“杞忧”。因从大处说，凡事均显明在慢慢好转中，能有个五几年“天下平安”，南海石油一出，形势必将真改观。只是若就所熟参预工业、外贸、外交……等等亲友谈来，每事都不免有“才难”、“官多”印象，说是事事令人“杞忧”，并不为过。我们虽在首都，也可说对国家事实在毫无所知，一切都只能从公民出发，要求自己能作到一个“合格公民”，尽可能打起精神，争三几年有限时间，就本业中“力所能及”，把工作继续下去，不受意外干扰，末了来个“无疾而终”，就算得是格外幸运！过不多久就到八十岁，对工作虽不

抱任何不切现实妄想或幻想，可是一点童心，似乎至今还未消失，以为若真又出现“此路不通”情形时，还准备作第三次改业设想。因为和人争是非得失，虽挺不中用，毫无“战斗力”，在生活上也永远败北，但在工作上争成就，似乎始终还保留一点永不消失的童心，因此在近几月中，听友好相传，在旧同行中，好儿位都忽然瘫痪，近于报废。我却总以为，这事情一时还不会到我头上，还可再爬爬黄山，仍然会如六年前，爬毕八百云梯时，还能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和小孙女最先爬到最高处，在十六个亲友中得第一名！

嘱写的书签，照习惯总觉得不够理想。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好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纸笔墨砚太不讲究是原因之一，试写了好些纸，似乎通不过关，一齐寄来，望你们选选，觉得合用即用，不合适全部不用也无妨。照经验，这些字或用浓墨印出，效果会好些，且以尽可能放大些，制成版还看得过去，若让我自己说，却不易及格！由于近来新书太多，放到距离远去二丈外的千百书丛中，远远让人见到，封面设计人必须明白如何让人发现这本书名称，书名在封面上或在书背上都得加强效果。

在美种种印象，过些日子再写个信来相告。那边一般情形，都对由“大陆”来的朋友同行，都十分热情，不抱什么成见，不有什么忌讳。去那里的“文化官”一显官架子，似乎不大吃得开，因此也易留下些可笑印象。联大同学在那边不算太多，科学成就大些。文艺方面似乎居劣势，大多数出于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其实对

中国朋友大都极热情，少机心。当然也有死硬派，可不用担心。

从文

二月九日

① 戴乃迭　外文局文学翻译专家 Gladys Yang 的中文名，杨宪益夫人，杨苡之嫂。

19820211
北　京

复陈有昇

有昇先生：

两信及附来港报庄先生文章均得到，谢谢厚意。庄先生在《美术家》之文，早已拜读。据庄文说《服饰研究》"已读过数次"，且摘引内中章节许多，证明业已反复过目。事实上书中《引言》《结论》[①]，提及的此书编辑过程和意图，他并未认真看过，也没有看懂。只随手摘引一些章节表示过目，至于内容得失，所知殊不多也。如"曲裾衣"普遍应用于战国秦汉；如"汉梁冠"定型于东汉，西汉则有冠而无裹头之帻；如"曲领"形象及应用情形；如"唐胡服分二期"；如"帷帽"盛行于唐初，废于开元天宝，遗留物在额前为"透额罗"，于头上则为"盖顶"；又"唐花冠"全套于头上，宋花冠则散乱在头发间；如"宋花冠"和当时牡丹芍药真花相类同；如宋"对襟衣"限于骑上应用，且起始用衣扣，到元明还不废，清马褂即由之而出；如契丹发式之多样化为过去所不知，照《净法须知》一书引大元新例，且有可能元之发式或许还受契丹影响；如元之"罟罟冠"，名称虽同一，内容却视各人贫富而用料作法不一；如"漆纱笼冠"定型于北魏定都洛阳以后，可证《洛神赋图》产生必晚于东晋，接近陈隋间产物……如彼如此，提出图像不下二百种，提出问题都较

新，为前人所未及，足以证文献之不尽可信。传世名画年限，第一流专家作的判断，亦有可商讨处甚多。若从制度出发，还可望提出许多新解。

庄先生先说“材料丰富”，末后却以为“一无可取”。一面在此文上说“无可取”，却又在另一报上悄悄取下李寿墓六个舞女图像，加上个美国博物馆相近石刻，以为是“柘枝舞”，其实与柘枝舞全不相关。却不注意本书关于柘枝舞部分，不仅引了许多唐诗描写形容，及唐石刻陶俑中着“浑脱帽”及“鞊韘带”形象，文图互证，比前人论此舞的，有不少具体形象可证。庄先生对之均视而不见，胡说一通，十分可笑。《美术家》约他写这个介绍文章，也证明那边编辑，对本题实无基本知识，否则绝不会用此文也。另外周策纵、郑德坤②诸先生，有个座谈记录，在港报发表，对此“试点本”书的出版，多充满了好意，指得出此书得失何在，比庄先生文强多了。

这本书，本来只叫做《服饰资料》，由于尊重前期设想，仍将原图二百作正图，补图有先后数次，所以图像安排目次有混乱处，不易检查，重订本将加以补正，另排目次，并说明情况。至于此书在国内出版，亦在“考虑”中，因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内中材料如乐舞、衣制、若干名画年代重新判断，对于许多研究单位，材料相当新，提法判断也有些新意，或尚可供参考也。但“考虑”到“决定付印”，到“出版”，似乎还有大段时间。因国内专家虽多，挑剔短处容易，肯定长处必懂得其中问题得失，发言才易中肯。例如谈绸缎，国内至今为止，还极少有人真正用过心，并无多少人有真正发言权，结果若只从传统考古鉴赏出发，找缺点易，提长处

加以肯定却难。末了"因怕赔钱"，恐将再搁十年，也无望出版，亦常理也。但情形相反，最近得香港商务印书馆通知，转来一台湾《中央日报》十一月廿广告，内中却说业已翻印出版，详细情形，还不明白，不久亦必可明白。弟所有作品，五二年台湾即有明令禁止，所有作品全部焚毁，纸型亦不例外，且有"永远不许发表任何作品"事，至今并未解禁。想不到此书在香港出版不过四十天，在台湾就有翻版出现，说是"和解象征"，未免言之过早。只从商业设想，这么一本大书，赔钱事不会如此积极的，可知"必有读者，尚能赚钱"，还近情理！近闻外文出版社，有和文物出版社三月中即将大合并传说，或系事实。如此一来，拙编在国内付印，将复向后推移下去，或许在生前已无从见到，实意中事也。上次《中国文学》法文部有一同志来说，已照英文版将弟旧作散文小说译出，不知是否已经刊载，熊猫丛书是否亦有法文版？望便中能相示，甚感。

并颂春安。

沈从文

二月十一

---

①《结论》　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

② 周策纵　时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

郑德坤　时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19820216
北　京

复谢方一

谢方一同学：

谢谢你的好意，寄来的文章和《吉首大学学报》均收到。学报内容充实，特别是有关湘西酉水流域悬棺葬报告，增长不少新知识，值得进一步探讨。荆楚巴蜀民族文化上贡献，时间或尚可向上追溯汉以前若干世纪也。因据近年考古发掘，冀之藁城，山东济南，均有商前期朱绘漆器出土。朱砂出于凤凰猴子坪、大峒岔，可知应用必更早于商代。并且势必先在荆楚或巴蜀人民所在地，先知应用，始影响到殷商工人在器物上作彩绘基本材料。卅年前，即曾闻田星六先生言："清光绪廿六年，去大峒岔一二十里凤凰营曾出土过西周铜器廿八件。可能那里西周即设有采砂官。"此事必不孤立，或尚可望在附近发现商代墓葬，亦意中事也。春秋战国大量用朱绘漆器，更易发现当时墓葬。如吉大历史系中有习考古同志，似不妨去大峒岔一带，作些考查工作。有可能会不甚费力即可发现新石器晚期石器、陶片遗物。进一步可知辰砂最早开采期，或当在新石器晚期也。

我过时习作，近在陆续付印，广东方面拟印十二三卷，已交九卷，今年或可出六卷。四川拟印四——五卷，今年亦可望出二三卷。北京拟印三卷，今年或可出二卷。长沙所出

只占极小部分。你们若拟改《萧萧》、《贵生》、《丈夫》等成一电影，最好是看过十个习作选以后，再着手好些。我以为似不如分印成不相关连电影二五种，每一种分作二三卷改拍，或许比较费力少而易成功。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最好是吃透了材料，再试进行，不宜草率着手。如拍《丈夫》水上情况，则必需就常德着手，河街情况则不妨用沅陵河街，因为街景或不如常德变化之大。《贵生》最易见好，但砦子上老式大屋，恐已不易找寻。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

《边城》就发表的改编本说来，凌宇同志意以为把握不住原作意思。不宜拍。据我估想，《边城》应作抒情诗处理，大量用鸟雀风水等自然音相配，才可望接近原作设想。一涉及"文工团"音乐习气，即必然失败。如再加上什么"阶级斗争"、"国民党抓兵"，原文所未有，勉强加进去，就更糟了。《贵生》的摄制，据我意见，也应注意一切照现实手法去表示，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才可望得到成功。要导演懂作品，如实去处理反映，看来不难，作来可不容易。但只有这样，在国外才可望得到成功。如潇湘方面汤炜先生拟试作，不妨拍《贵生》作二或三卷，先搞设计草图，或摄出几个场景样本来作具体研究，好一些。作为电视剧试作，或易见功。得到成功再改成正式影片，也是办法。万万不宜不加咀嚼即放手作去。大砦子内外景，凤凰乡下可能还找得出。闻龙云飞家即很好，得胜营原来杨家房子也好。官路上小商店，则各县都有得是。我年老事情多，可惜不能参加这工作，最好却

是我能参加商讨。譬如内中写二地主，就不宜从丑化上取效果。必作得恰到好处，才感人。从对话中见低级才好。对一般编剧导演，高度的写实不落入框框，可都不易过关！祝安好。

沈从文

八二年二月十六日

如搞一两个得到应有成功，或许还有那个“劫余残稿”①，更容易得到成功！因为故事性更强。

谢方一　毕业于吉首大学，通信时任长沙市第五中学语文教师。

① 劫余残稿　指作者的短篇小说《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因为小说的发表文本，是巴金先生文革后从家中发现，并提供给作者的，故曾被称为“劫余残稿”。

19820218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学：

为你家盼盼写了张字幅，冬天手硬笔涩，不怎么好，俟春三月气候转暖时，当再为写一纸，或可差强人意也。《跳舞研究》已收到，关于舞容材料还多，若结合诸类书涉及舞事，及《七发》、《七启》①等有关于舞的形容描写，必尚可大大丰富内容。此外汉石刻、川砖刻反映舞事的还极多，似乎可加以集中，作一文解释，文图互证，必多新意可得！有关鼓的材料，还少有人用点心加以搜集排比，私意以百图为目标，毫不费事，必可得到也。商代已出二铜鼓，均横置，西周出一铜鼓，似直立。建鼓式战国亦已有实物出土，贯以柱竖立，上加羽葆，在随县曾侯墓内计二件，一大一小，又有较小手鼓出土。长沙、湖北、信阳均有战国楚墓双凤对立悬挂一鼓发现，下用双虎，鼓架不尽与《尔雅》所叙相合，已出现早期建鼓规模，均横置，金银错器所见军鼓贯于矛上。至于西汉，则应数石砦山有一贮贝器上罗列一组中大小铜鼓反映应用情况极具体，又济南百戏俑有建鼓，另一器上则有“以金錞和鼓”场面，明确应用另一形象。又一乐舞组，一人手拍錞于，解决了錞于应用形象。东汉则内蒙古出百戏壁画，有建鼓反映，山东石刻，沂南石刻均有相似反映，孝堂山石刻，

且有汉武《秋风辞》渡汾河在船上击鼓吹笙画面，作得十分精彩。汉石刻砖刻，总计数来，恐怕不止五六十种可用。间有四角悬系小铃的，鼓上置盖，亦有下部置二丁宁以为节的。如晋南北朝时，邓县画像砖几种鼓，《洛神赋图》建鼓，敦煌画上各种鼓，《夜宴图》中堂鼓，中博五代石刻一堂鼓，白北沙宋墓乐舞一堂鼓，契丹辽墓乐舞一鼓及宣化辽墓壁画一簇旗鼓，《十八拍图》中一簇旗鼓。历博藏《大驾卤簿图》中鼓乐，元刻五种评话中鼓乐，元《事林广记》图饮宴与打球图中鼓乐，宋杂剧人图中挈鼓……集中一百种，看来并不什么麻烦，也必须这么作，作一文章解释，肯定有用□□。又如敦煌北朝壁画藻井部分一组的风雨雷电内中雷神手执连鼓作一圈，实在东汉初王充《论衡》中即谈到，郑玄注《礼》之“八面鼓”，实足当之。记得敦煌画展时还有一个人因战败而携一助战之鼓，退入城中情形，此画似应为莲花太子经故事。此后永乐宫、法海寺、拈花寺，壁画“天龙八部”雷神，始终手持此鼓，也值得一一摹下！直到故宫，至今还留下午门两侧楼一个大鼓，（原在神武门上，今已改移，还完完整整，也易商照相。）下座用斗拱相承，如“一柱寺”方式，能照相下来，作为最好一图，十分精彩！望和研所同志一商如何？

即此并祝佳好。

沈从文　二月十八

董锡玖　女，乐舞史研究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

①《七发》　辞赋篇名，西汉枚乘作。《七启》　三国魏曹植作。

19820222
北　京

复凌宇

凌宇同学：

得二信，知已返湘，若下行时，有部分路程仍可坐木船，望为注注意，石堤溪一带，是否还有小山城及小码头，可供摄《边城》时相近景物明丽处参考。我同上海熟人信时，曾推荐你作个"顾问"，最好是能得上海方面同意，由上海正式具信给学校，商借你参加这个工作。若能成功，到州上和州长及州文化局商洽工作时，必可得到不少便利。因为我只记得保靖花灯戏声调极悦耳，可能龙山、桑植，有更多好听的可供选择。如编导心目中还无事先指定主角打算，或许到州上时，和州文化局各处商调十来个中学生（十五岁左右）或文工团员，就中挑选挑选，必不太费事，就可望得到较合理想角色。这工作如进行，显明是要得到州长以下地方各方面热心协助，可望得到极多便利的。目下说的是上海方面五月来京商量，且待上海来人再看他们的计划。（我曾在信中提到，划龙船有季节性，若希望照一条沅水各种不同水上的龙舟竞斗，最好得抢五月去。）

你信中说的选一小文，附尊著中同时发表事，我觉得《贵生》或许合式些。《萧萧》也可用。《丈夫》或许过长，新的读者不易看懂。过去有人批评，即以为是赞美土娼和水上

把头。但是最好还是就你意见选。《大小阮》也受人批评。内中明明白白写的是大革命初期的事件，还是我二亲戚的写实，褒贬分明，批评者却由于时代悬隔，用当前看法，说二人均属于“中不溜丢人物”。死者死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胡闹。我在权威批评家笔下被骂了半世纪，居多就是“作品中无鲜明立场”。主要也可说“多看不懂我写的内容含意”。那些批评和现在一些人写《红楼》、《水浒》新印本序言情形多相近，首先缺少欣赏能力，却把卅年前苏雪林辈的批评照抄一通完事。多还不知抄的是现在台湾作立法委员的一位！更想不到这个委员还是列举“十条罪状”讨伐过鲁迅的人物！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二月廿二日

198202 月末
北　京

复紫平

紫平先生：

得信谢谢，我北京住处是“前门东大街三号社会科学院宿舍楼 507 室”，赐示可收到。从来信所告刊物目录看来，此刊物以杨盈昂或当时汪漫铎（在武大学文学，当时左，后来可能转右，抗战时还在江西编过一次《小说月刊》，问我要过文章。人已死去多年）同编可能性较大。凌叔华似曾编过《武汉日报》或武汉《中央日报》文艺副刊，部分作品是我为转的，时间当在卅一年以后。我只在武汉大学一学期，寒假去上海看朋友，值胡也频出事，我为奔走数月，致过假期，无从返校，去北京暂住。卅一年夏，过青岛大学教习作，卅二年春，离开返北京。情形详最近出版之《读书》杂志英译散文选序。你说的沉樱作的《我的大哥沈从文》，应是《我的二哥……》，作者为沈芷嶙，是我最小的一妹所作，已于三年困难中饿死于家乡。至于人在台沉樱，是山东人，原嫁马彦祥，复旦大学毕业，约一九三四五间，与梁宗岱结婚，解放前去台湾的。凌叔华本人还在，住英国伦敦，有信由中国驻英伦敦大使馆可望转到。我只记得……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202(1)
北　京

复杨克毅

盈昂：

得近信，知病时有好坏。或从食物中试试看，略略改变一下，如胶性、植物性、奶类，用来代替习惯中肉类。照美国亲戚方式，吃瘦肉，并三顿牛奶，六十五岁，精神和四十岁一样。如蚕茧蛹易得，缫丝后的蛹，加工冲洗后，再焙枯存性，略添作料炒炒（如味精等及盐糖少许），日于饭后吃廿枚，味如广东龙虱，易下咽，家中小孙女都欢喜吃。弟七二年回京，平时行动已不大灵活，照友好医生林傑骆先生建议，试服不到半年，十多年心脏隐痛，即告消失。且从此以后，在任何情形下不感头晕。登高爬山也步子轻快。血压经常在二百以下（低压在九十一百左右），短时期上升到二百廿，稍得休息，即回复正常。不少熟人用它都显明得益、认可，以为比其他药品有效易办。

有关北京大事，我们虽住北京，因为和各方面均少过从，可说任何重大消息，都处于极端无知情形中。至于间或有亲友从外省因公来京，偶然谈及当地情形，都可说是小事，却多和报纸上记载出入极大。一般总认为官僚特权极大，作风恶劣，思想水平也极低，权势之大，则更多难于料想。而彼此间之矛盾重重，如官僚之贪得而不识大体，在历史上也仅

见，总不易解决。军官则更难言。年事长的还明白这个国家来之不易，处事相当谨慎。五十岁以下的不易理解。近来人谈及此一问题多不免深怀杞忧。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时给人印象，即可知所谓“封建意识”最不容易扫除，恰是这方面中少壮当权派。“准则”在中上层当权者生命中不易产生应有效果，在中下层则更无谓，都在应世哲学中贪得无厌，无所不为。将来问题多。（至于工程兵对国家建设而言，则有目共睹，真值得年青一代永远当成学习榜样的。）目下最严重困难，恐在工业方面，搞“四化”一时过于突出，争上马容易振奋人心，必须下马时，却感到难于安排。个人即或可下台了事，事却不了！当时提出口号不甚加以思索，因之欲作撤退措施，也不容易处理，古人所谓“焦头烂额”，恰恰近于特为当前若干负责当事人而言，令人杞忧处，恐正是此等数年前当权首长“口出大言”招来的灾星，任何接手高明领袖，对此事也不会想得出什么锦囊妙计，足以处理此“十分现实”严重问题也。所谓极左风气影响，若只一例推给“四人帮”，似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应说由反右开始，一步紧一步下去，才会异想天开来个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外有能力、有经验的一下子全扫荡了。现在来“重新长征”，赶廿年得个小康局面，即不容易！

字越写越不成，寄来些玩玩而已。

从文

198202(2)
北　　京

复徐盈

盈兄：

得信谢谢好意。盼望子冈体力好转。信件似过多，在手边的即不易清理，谈的事有些多十分琐碎，无当大处，有的又易犯时忌、犯人忌，照当前真正“当家作主”的兆和同志习惯，最怕不小心处，无意得罪了老同行中“要人”，恐易出事故，招架不住。因此最近整理四五十年前旧作时，总是删来删去，凡是“粗野”的字句必删去，“犯时忌”的也必删去，“易致误解处”更必删去，结果不少作品磨得光溜溜的，毫无棱角“是特征”，也不免就把“原有特征”失去了。又原来文法不通顺处，或地方性习惯上说得通，但照文法专家算得不合文法处，也加以一一整理，末了自然通顺多了，可是某些好处，也必然消失无余。又如前后叙述上矛盾处，不尽衔接处，一般读者照例没有那么认真去比较的，她总是日夜为核对这些忙得头昏眼花，我又不好意思告她，“这些过时作品的重印，至多只能起些点缀作用，即点缀也不会多久，至多三几年就将成为陈迹，为它如此费心，实在不必要。”因为各书烧毁已卅年，致令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专门教师，就根本不知我是何人，亦可证明一面倒的方法已取得完全成功。日下虽还有打量来用我作研究对象的大学生，那会有机会来一篇一篇的认真看我的作品，且还看得出作品中章句中的问题？事

实上我已好意拒绝了好些充满“好心诚意”的大学研究生，为了他们将来的出路，劝他最好是放弃这不切实打算，应当去研究官大位高而又得首长相熟认可的作家，绝不敢误己误人的。

你说一些杂信或可在《文史资料》上发表，或许也得待兆和把为四川印的四本选集交出后，我再来问问她的意见。照估计，恐怕还是不易得到通过。我自己也总是感觉到“虚名过实”实不祥之至，近三十年在变化不时的人为风风雨雨中，能无大灾殃临头，正得力于不再“冒充作家”，只随事随时就本业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服服务，与世无争，年来即或有机会印些过时旧作，在序文中总不忘把自己当成个打前站的探路卒子，因为事实上早已过时，一出毛病可招架不住！

你信中提到的传说，似不宜信以为“真有其事”。我至今还像是个孤立存在的走单帮人物，什么都说不上，在社会上吃不开，才转到博物馆去干了十年说明员，先还满以为学个十年八年，或可望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资格，不料学了三十年，还像是不容易达到目标。今年快八十岁了，还正降下要求，希望争一二年时间，能达到一个“合格公民”就好。因为我觉得公民不比作官，作官的当权时常容易滥用权势，才像个官，一失权，即消极发牢骚。作公民可永远有公民责任待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消极。要求别人较宽而要求自己极严。因此在许多情形下，都近于迂腐，不开朗，遇事吃不开。本想做好事，还经常只能得到坏结果。长远陷自己于无可奈何……

原信缺尾页。据残信编入。

19820305
北　京

复吉首大学图书馆

吉首大学图书馆同志：

近得惠书，深感厚意。我所有四十年前旧作，在五三年即已由拟印拙作之书店，正式通知："所有作品业已过时，代为全部焚毁（包括纸型在内）。"手边原来还有些战时土纸本，留作纪念的，在四人帮十年浩劫中，也全部搜去，"代为消毒"毁去。目前拟印选集五卷，还得托人设法由香港收集，也难得到。俟重印出齐后，当为嘱邮寄一份供同学参考。

并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敬复

三月五日

198203上旬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上次闻宗蘽摔伤，殊念念，想已好转。最近又闻你也患病，但愿能及早诊治转好，有些杂事可以放下，即不过问，能保持体力健康，对家中大小说来也大大重要。我近两年似乎比前年好些。衰老在进行中，只是尽可能不多揽闲事，头脑竟像日趋简化，今年虽整整八十岁，从精神上说来，则几几乎可说有童心恢复现象。正如孔子说的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个不用心！住处临街，每早四点左右，即共有十七路公共交通大车通过，直到晚十二点后才停止，过一会会又到四点了，虽从来不易得到一天好好睡眠，一成习惯也就无所谓了。主要是不作官，研究职别且极低，所以为工作要换个房子，也始终无希望，即无希望也不怎么太难受。生命近于白白虚耗，无可如何。在《读书》杂志第二期，为戴乃迭夫人英译我散文选写了个短短序言，说说个人生命内在的弱点，倒还有意思。今年到年终，我那些过时旧作，可能将出到廿本左右，稿件校对统由兆和担负，她还十分天真而认真的一字一句，从许多不同本子字斟句酌的一一校去，以为当真还会传世长远。一遇到有疑问处，即一一提出。我却以为实在不必要，这些作品至多三几年本人一死，便成陈迹，是十分

自然事情。那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幻想？书全部烧去已卅年，能在八十岁后又看到重新印出来，就很够了，那里还宜妄想什么传世？近半世纪在风风雨雨中不止千万人都已成尘成土，我至今还活得相当健好，就已格外幸运了。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从个人言，只希望极力把自己缩小一些，到无力再小地步，免得损害别的作家的尊严，近于“绊脚石”而发生意外灾殃。

据缺尾残信编入。

198203
北　京

致诸有琼

有琼同学：

谢谢你的好意。写的《访问记》[1]已和张先生同看过。我为一大堆本业中和本业外杂事纠着，不大可能另写什么文章，只就你提到的加以补充，有的说得更具体些，或许还得费你神重抄一次，很对不起。真是只有"盼天保佑"，北京或外地居然还为一些"好心人"，把我还能记住的一部分有用资料，肯还给我。若这些人主要只是要点钱，倒好办，只要明白着落，开个价来，我肯定会想办法为筹一笔钱给他，且乐意为他保密，不提及这件事的。过于烦琐处你可放手删去。

并祝著安。

沈从文

八二年三月

① 《访问记》　指诸有琼所写的《书兮归来》一稿，盼望曾借用过作者各种工具书和资料的人士，尽快能将书归还，以支持他的工作。

19820321
武　　昌

致张兆和

三月廿一下午六时武昌南湖宾馆

兆和：

一切极顺利到达，且在连雨两天后新晴，因此格外清爽。菜花已开，桃花正盛，田地见春意。车上也整洁，只是吃得差些，好在只正式吃一顿，第二早吃了点小刚带的点心，十一点半到站，加上有车接到宾馆，宾馆似比广东湖南均大过一倍，正在什么文化给奖大会，大餐厅八人一桌，午上一顿只吃一馒头，晚上吃小半碗米饭已够，菜也还丰富。住处静极，离市中热闹处过远，且值星期天，所以下午休息不出门，晚饭后刚走出门，正想转身，即有文化局二长邀谈谈。回到房中荆州文化局及博物馆长均来，约定明早饭后上路，本可五小时到，文化局长却怕车过速，说笑六七时慢走些无妨，估计在半路（沔阳）吃顿午饭，不久即可见到王孖。这里博物馆已来不及看，或当在下次回来再说了。一切都好，气候和北京廿日相差不多，空空阔阔的恰到好处。衣不多不少，入晚稍凉，加上毛衣就正好了。亚蓉已电花城，说我出差，请那边好好找一下，这边可无从为赶写什么。若家中已发现，以我意，似不妨为挂号寄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转。因为看来

三五天可到，我还是不能不为写写。只是下不为例！武昌变化大，一切已不像七二年过路时，但大路两旁房子虽多，一切可不像有朝气腾腾样子。宾馆中大饭厅，满座大几十桌人，像不如长沙宾馆热闹，人来自全省各县市，且是文化人，文化景象不怎么突出，居多为农村干部神气。地方也不怎么为五讲四美有明确反应，或尚在布置中，车站就灰灰的。宾馆环境也大不如湖南广东之花木芬芳，四围似无什么。花木，草乱乱的，不见活水。好在只住一夜即离开，文化局中人见到已不少。约看《子夜》，我们道了谢，拟八点休息。药照常吃，路上比所想到的便利，到荆州必更方便。

祝大小好，这边一切可放心。

从文

作者此行是应邀去湖北江陵看新发掘的楚墓丝绸等重要文物。

19820324
江　陵

致张兆和

这里工作初步估计月底可告一段落，若在省住三天，则四号可上车。也许还得缓一二天，回时必告车次。

兆和：

昨天廿三，到馆中看了一整天出土材料，真是一生仅见精美丝绣，又壮观又美不可言。住处极好，远比甘肃、广东、从化、长沙各处都好。我和王㐨同一房。吃得家常而可口。每天可洗澡。可是天气转冷，温度骤闻下降至八度以下，平均只及三四度情况，过几天会好转。我们来去有车，住处去馆约三站路，极方便。今天廿四在家休整，就那个样本书加材料，馆中西汉俑就极精美，压倒书中原有材料。扇子有战国也有西汉的，鞋子相同，战国的已复原，更精美摩登之至。住处和馆中环境也极好，正当时令。若到夏天，闻极热。馆中同道十分热情友好，什么都可看。听说这里离常德只一二小时即可到达，想不到如此近也。只是由武昌到荆州车行二百卅公里，约五百华里，得行车六小时，可相当久。人也相当累，幸好腰站为沔阳县，有县里招待所，饱饱吃了一顿，因此休息了一阵，约廿二下午三时就到达目的地。这里还有个城（离长江岸沙市约廿多里），还有城楼三四处，天气好时上城看看，景物极美。馆中藏品以漆器最丰富而精美。离战

国古郢都也只十到廿里。各处是水田，地方出棉花，占全省二分之一，粮食占三分之一，住贵宾馆，新而干净，人不多（招待所可乱些），只是周围附近不如从化和长沙宾馆。地方虽小，却为湖北首富，总人口一千多万，为湖北富足区，将来发展更可观，且无工业污染，因此各处水泽地都养鱼（长江可无鱼），只是也相当贵，一元五一斤。各种蔬菜都有，藕特别好。鸭蛋每年上交过亿枚。本地以松花著名全国。二十里沙市则为湖北第二工业区，有大纱厂，大染织厂，长江水因之污染无鱼可吃。离葛洲坝二小时，我们可能去看看，不一定去。估计再扎实工作一礼拜，或坐船返武昌。闻人夜上船，第二早到地，比坐车不累。或许留武昌二三天，因为可看漆器多得惊人，本地方人不在意，无比较材料，不甚知重要也。还有新出一堆卅四编钟，也在武昌可看看。还有新出南朝俑有用。武昌面貌已大变，土木兴建多，宾馆却脏脏的，人过杂，饭厅如大食堂，还不如长沙。这里饭厅可比北京西郊宾馆还好得多，大小客厅挂的画可极糟，还是摹范曾、黄胄、李可染的。地方工艺品也十分落后，还如四十年前毛巾牙刷，但街上依旧不少长鬓角、小胡子、喇叭裤青年，三五成群，像是假洋人，怪可笑。女人不少烫发的，个子较小，不如北京学生。到处出卖甘蔗，因此街上有些地方还如苏州水果摊子前那么皮壳满地。住处附近静极，转入小街（正街），自由市场延长半里，人欢马叫，洋洋大观。各种蔬菜都成挑任人选购，还有点古风，不少人上市还带一秤。

从文　三月廿四

一切望放心。衣刚好，人多穿大衣。

19820330(1)
江　陵

复张兆和

这信若初二才收到，可能回家电还先到。目前预想是二号可以上路的。这里离武昌五百市里，到此得在汽车上坐六小时，比火车累些。路上田野一片油菜黄火，热闹得很！来回车也相当多。

兆和：

信收到。这里住、吃环境都极好，城并不大，还保留五个城楼，我们昨天下午上城（北门和西门）看了看风景，城外护城河石堤，可能还是宋朝时作的，整整齐齐，石缝用铁和铜作的细腰 ⋈ ，互相牵连，毫不走样。因为是富庶区，全城多新屋，房子式样比北京摩登，博物馆即花一百万，因此也摩登到意想之外，内中藏掘品陈列也不下于湖南，只是美工差劲，人不容易训练。新出楚墓绣被三床，两面绣龙凤云虎，完全是现代派的第一流绘画。幸亏王㐨来得是时候，日夜和馆中工作人员一道忙了三个月，把它很好的保护下来了。亚蓉日夜用架子撑住，伏在上面摹绘并照相，两人工作态度倍受这里同仁赞赏。我将于初一二返京，到武昌必有电相告，若这里上午八时上旅游专车，下午二时可以到达，订票及时，坐下午六点钟车，次日十二时即可到京。这是目前

的设想，也有可能会延一二天，在此十天中看了五六天他们的工作室中成绩，为馆中鉴定了两天画，半天看城头光景。地方到处是水塘，既无工业污染，因此沿城水道流通，到处有人钓鱼网鱼，昨在城边看一大拦河网约十丈见方，闻春水发时，一网可得百四十斤活鱼，这几天还不到鱼汛，一天仍可得大几十斤鱼。两老夫妇住在城墙下一个破篷简单房子里，

1982年沈从文在湖北江陵北门外与老渔工谈话　　王抒　摄

日夜起网，工作在雨时可够辛苦，可是惟雨中上下鱼多。撒网下网都有“原始性机械化”意味，只用手搬动绞轮，网即慢慢上升，得鱼后用极长小捞兜把鱼从大网中舀出，放到溪边大竹篓里。鱼如手掌大，即值一元多一斤，所以从自由职业说来，算是过得去的。一入西门，即有一大而新酒楼，式样比从化还新，不久即将开张。建筑尽管新，城外城里卖甘蔗

处及大街凡是卖甘蔗处，还是满地甘蔗皮，差距似乎约五十年。几条新街都相当宽大，一般工作人物，如博物馆工作人物，已成婚的住处多过四十米，单身的一间房也超过廿米。只是业务上可提不高。职员中大学生不少，但工作可不容易提高，图书也不够用。部分职员多为地区首长亲属，因此工作如何值得努力，还不明确。带头首长倒少官气。有大量楚墓不敢动手，财力不够，人力也不够。古墓过多是大问题。若文物局转归文化部管辖，可能还将更增加麻烦，因为盗墓以及半公开掘墓（如县里为挖金玉铜而乱挖），损失将不堪设想。文化部抓音乐、文艺、美术、戏剧、电影已手忙脚乱，来兼抓文物，势必出现不堪设想的“乱”。事实上，这方面工作，恐得设一个部，更密切的和教育部相结合，工作才可望得到应有的发展！到这里第二天即落雨，降温至一度，延长了三天，所以有两天曾和我们在苏州情形差不多，睡在棉被中，用大热水袋暖脚也不大抵事。幸好不到三天又转晴了。四妹处已去信，《边城》改编稿费不收为是，待我回来商量如何退还他们好些。长沙电视台也有人来提这事，是个女士，生手，我说将来商量看，不要忙。这里离常德只一小时，若去常德转长沙，也只五小时车，和这里去武昌远近一样，为工作计，有去长沙一次必要，但怕时间担搁，回武昌后，可能武昌博物馆也不看，就回北京好！你一定得小心，重视头痛问题。校对事可搁搁无妨。

从文　卅日午

大晴穿厚毛线衣正好。

19820330(2)
江 陵

复张充和

四妹：

谢谢你，波士顿藏画这里可以借到，不必远远费心了。若旧书可买倒不妨为买一本。我正在刘玄德取荆州的荆州，约三号可回。主要是来看看新出的绣花被面衣服，看过后，才明白宋玉招魂和屈原诸文的正确形容描写当时的繁华奢侈到何等程度。两个助手为整理材料忙了两个月，真是艰苦备至，终于奇迹般尽可能把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保存下来，材料加以复原了。若没有见到这份东西，可以说永远读不懂《楚辞》，更难望注解得恰到好处！这老地方城墙外护城河石堤至今保存得还整整齐齐，石与石之间还用铜铁细腰固定，可能还是南宋时的遗迹。水也极清，到处还有人垂钓，因为是轻工业区。

我大致三号即可返回北京，去年一年身体很好。那本大书出来后，各方面都认为还像本有内容的书，香港方面就卖了两千本，打破了这类图书的纪录，将用三个月功夫，补充百来个彩色原图，去掉些白图，作为重订本再版。在北京时就听说，台湾方面出了三种不同盗印本，而且卖得极贱，有倾销意，美国熟人可能已买到，我们至今还未见到。又曾和“兰登出版公司”相约，出英译本，拟于八三年印出，但至今

还在商量译者。国内唯有杨宪益能胜任，惟内中专门名辞过多，分量重，杨是否乐意抽出半年时间来作，还未商量定妥。此外我估想房昭盈[①]和吴同或许也可作，房年长，也怕不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尽管有一笔可观的费用）；其次是吴同，也怕正分工作忙，来不及作，你们试问问吴有兴趣作没有？告我一声。若可以，我们到增订重印本定稿印出后，即可把书寄来。新图有的是外面少见到少听到的。又今年广州花城、香港三联拟印我十二本小说散文，今年或只能出五六本，已在香港大登广告，两个月出一本，全是三姐为重校过的。还像个样子。三姐已去信香港，出版后为你们寄来，想必可以收到。四川也印行了五本，希望今年可出一半。北京印四本，五七年出的那个选本，大致四月即可印出。到八十岁生日，希望有十本旧著可以印出。即或印行，也不宜寄托任何不现实希望，因为用五十年否定口径批评，受“正统”批评影响的还大有其人！其实这些人多极端无知，特别是对五四以来到三十年代情形无知，纯系把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文章引用。（等于帮国民党的忙！）例如最近用十二大专院校教师名义编的现代文学教材就这么办。我对于这种诅骂已领略了半世纪，从不提出“这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苏雪林的意见，你们怎么都不查查来源，也用来教人？”还是沉沉默默的听其泛滥于全国。因为有人支持，这人说不定恰正是“过去一个熟人。我帮了她不少忙，略具现代中山狼精神的。”

三姐去年身体已有好转，龙虎都有了新住处，麻烦的是今年小红红将高中毕业升学，到目前已极紧张，依旧住在我们这里。人倒极用功，略有左倾。庆庆闻今年大学毕业。二姐依旧极有兴致唱戏。小平秋冬间闻将来美。我们这里买了

些新蜡染花布，将托他（或托另一来美朋友）带来。我大约四月二三号返回北京，一到就有一大堆信待回，且得为那个重印增订大书补充图书而忙。本来今年或许可在暑中陪三姐出去住一月，看来为这本书重印，又得改变计划，或取消计划了。这里熟人多如常，老同事旧同行凋零日有所闻。闻俞太太已作古人，俞还好，叶圣陶还好，冰心因两次摔跤骨折脑震荡，已不出门，朱光潜先生倒还好，欧阳采薇还作记者，大女儿小儿子均死去。四弟二小孩都作了事。小五哥家……②

并祝佳好。

① 房晖盈　后文或写作房照盈、房昭楹，间疑为房兆楹之误。房兆楹又名兆颖。旅居美国的明清史学家。

② 此处一句因信纸粘连字迹不清。

19820331

江　陵

复张兆和

兆和：

花城林先生来，因此赶了个下半天，笔新墨好，居然完工共写了二百廿张，二王为盖图章，特别浓重好看。说定下不为例，留下二支笔，一瓶墨，一盒印色，作为报酬，今早趁车返武昌及广州，最迟在三号必可约香港来取。花城印书封面太不美，已商请由第三卷起改用唐代花树对鹿图样。江西《边城》现代派画稍好，书名题字小而色彩混同，也不美观，曾试为在上面用浓墨写边城二字，十分醒目，拟回来认真为写二字，期再版用上。这信虽写上，收到时我可能已上路。这次见到的织绣，花纹之壮美、秀美，为一生仅见。整理工作全亏王㐨，亚蓉已全部照下，好几十种且把花纹照原大为馆中勾下。将来可印一专册。若三月内简报可以发表，我们重订服装即可把这份材料用二整页，真是精彩之至！这里离沙市（大工业区）不过廿里，车一会会即可到达，可是我们……

据缺尾残信编入。

19820409
北　　京

致阙名朋友

××老兄：

请为照另书地址，邮寄一本《服饰研究》给美国林蒲教授，十分感谢。我刚从湖北荆州地区回京，王㐨、王亚蓉二同志在那边为发掘一楚墓内中衣服，整理工作已近四个月，还未完功，大约十号左右，王㐨同志方能回京。回来后，即将进行《服饰研究》重订本工作，初步设想，将另换新图一百种，大部分将采纳香港郑德坤、周策纵及其他诸先生意见，删去些不关重要的黑白图，尽可能换成原彩图，或原照相，并另增了约廿种新材料，看来一定会精彩得多，且将目次重新作统一安排，并另作一索引，希望至迟能在今年底以前交稿。由香港和国内同时发行，自然极好。否则先由香港出也好。值得注意即在此重订本出版以前，一定不要如前次那么先作宣传，必须尽可能保密，待到出书以后再刊广告，免得又为台湾方面盗印。听人说，台湾方面已出三种不同盗印本，望能为设法购来看看，十分感谢。有关英译本，恐分量过重，这里杨宪益先生工作过忙，无从担任。内中涉及问题既多，专门名词又不少，别的人恐一时不易找到相当人选。照我原来设想，在美之房昭盈教授已退休，有条件完成这件工作，但由于分量重，他也怕不乐意担此任务。我想，若有人去美，

问问在波斯顿美术馆工作的吴同先生，若他乐意，必能胜任愉快，因书中许多看法，他或有同感，其中大部分材料，所提问题，彼又比较熟习，若乐意，又有时间来作，定可译得十分出色。不过也只是一种假定希望而已

并颂著安。

弟　沈从文

四月九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名被作者涂盖，加注"废邮"字样。从内容看似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负责人之一。

198204上旬(1)
北　京

复林蒲

林蒲：

得信知种种。国内开始在印我的选集，湖南出两本，内容限于写湘西方面故事，书已出，印得不大好，七月中巫宁坤来美，当托为捎带来。四川出四或五本，选得比较精，今年也可望出二本，出后必为寄来。北京方面也出三或四本，大致也还好。又将另出一精选本，今年可出，到出版后必为一一寄来。广州香港则出十二三卷文集，数量虽多些，选得可能差些，杂些，不够理想。广州已出一本，封面太丑，不好意思送人。香港的装订较大方，已请分别寄美。又另请商务寄一本新印的那本笨重达九磅的有关服装资料大书，本来只是资料性，书店却宣称为"服装史"，十分可笑，也无从分辩，好在引言及结论中，都曾一一说明。内容虽芜杂，材料还新，印得也很好。积压了十八年，总算是八十岁时看到这书出世，说明近三十年不算"吃白饭"度过，就够了。香港一出，卖了二千本，算是打破了同类图书纪录，只是台湾方面在两个月内听人说就盗了三种不同版本，且减价倾销，这里也无可奈何。好在可用新材料还多得是，所以我们已拟在今年重印个新订本，加一百少见彩图，今年所需图照若能集中，冬季交稿，明年三月必可在北京香港同时出版。大致比

当前这本有条理得多，因为将重新编秩序，又加彩图，图也丰富得多。你寄的支票，我们用不上，拟托七月中来美的巫宁坤为捎还。书已请香港商务寄出。可能要一二月才到。这个图录我们只当成个试点性工作。出版后，看到的觉得印象还好，提出几十个新问题，过去仅从文献注来注去，不易明确的，或估计时间不对，真伪难明处，试从图像分别，则一看即可明白。所以这方面“正统派”大专家虽未必轻易点头认可，事实上由他们自己来着手，方法上、材料处理上，恐亦得承认有些可取处。至于不太苛求的“长”字号，看来还认为像一本还看得过去的有分量图书，得到认可的。再改订本在国内印出时，应当算得是本试验性相当有分量图书。总的说来，还是国内这一部门奠基的图书。原意和美国兰登出版社口头商妥，拟定英译，但得我为将说明文字加以简化，去掉一半。这事我可无从为力，因为我不懂英文，可不知究竟应当如何简化，恐怕费力难见好，估计能英译的在美友好中只二三人，一、邓嗣禹，二、房照盈，三、吴同。廿多万字说明，专门性名词过多，即理解，分量还是过大。未必有人肯作这件事，房最合理想，因为又懂美术，译来应删应减，也易着手，但也还不曾和他商量。三为吴同，他在波斯顿艺术馆工作，我和他不太熟，又不知出版方面肯出多少译费，更不知吴兴趣如何。如今既有“新订本”在着手，只有明年再斟酌商量了。法国之李先生，我拟待四川新印本出版后，为寄一套去，他看过后若认为值得译出，再请你为作联系好些。至于小说译文，俟四川选本出版后，必为寄一份去法国。也可以为寄长沙本。今年若只印出三本，也寄三本。金隄这次来美，本带了一册四八年在英国出的《中国土地》，是他和

英国教师白英合译的，主要是金译的，他只稍稍润色文字，这次带至美国，拟改动些再印，还不知有无出版可能。又我在美国时，夏志清教授本为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商量好，复印那本《中国土地》，我还为写了个短短序言，后来可不知出了没有，望为问问情形下落。又听人说，不久前已出了本中国小说选，是夏志清、陈若曦等译的一厚本，内中有我好几篇，或说七篇，这书可能已由我亲戚张充和为邮寄来，要等待一二月才可收到。

你说的"中国怎么至今还没有人研究我?"以为奇怪，其实现在不少写现代文学史的专业教师，都少有看过我作品的，我所有作品五三年就全部烧光了。因为思想陈旧，已过时，公私图书馆多年不出借，包括北大在内。还有的把我作为扫荡对象的，幸而不至于继胡风之后成为批评对象，就真是天大幸运。你太不懂行情了。实在应当知道一些！我至今还能活下，便是天大幸运。工作即再认真一些，若真的有人来研究我，还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此后出路就是问题。这是一种十分现实的问题，稍稍明白现实，我是在新社会"吃不开"的人，就不至于像你这么天真说傻话了。年来即或有机会重印部分旧作，我却并不抱什么不切现实希望，只以为至多能起些些点缀作用，维持二三年，便会成为陈迹的。因为中国变化实在太大了，即或《封神榜》、《笑林广记》还有广大而持久市场，我的作品可真应说久已过时了。我本人就从不敢鼓励人看我的那些旧作品，即有读者，也绝不会受到什么鼓励或同意，认真让大伙人来研究的。凡是说想要用我作品做研究对象的，我不能不事先告他，要考虑"出路问题"，我不因为让好意的读者因读我那些无思想性作品而受害、受困，

你应当明白我至今还像是个“单干户”，因为和新社会对文学要求不合适，几亿农民都可以分田到户了，文学从上面看来，总以为当作科员看待为合理，绝不宜有自由思考可能。所以只有搁笔放弃这份工作，免得产生“绊脚石”印象，遭意外灾星。为省事计，来转搞文物的。搞文物也永远不会真有什么特殊成就，但是正因此，从不和任何人争名、争位、争权，一切与世无争，才能平平安安的活到如今！你应当放弃一切不现实幻想，以为我值得如何如何，其实你能多回来几次，便明白这妄想如何要不得了！我今年已八十了，应得长远记住孔老夫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对我真是至理名言，给人以绝不冒充作家才和环境年龄相称。特别是环境重要。我应当觉得对得起这个三十年日子，生命并不完全白白度过，因为在本职上长远记住“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加以实践，进行“古为今用”的努力，效果虽并不怎么好，因为大多数搞艺术的都不曾好好学懂“古为今用”四字如何重要，但一切无我忘我的实践了整三十年，总不离“学以致用”的轨道而另怀什么野心。虽难说应得到“明哲保身”称呼，但总还是在风风雨雨中不曾受万千高等知识分子都难免的灾难，就实在应分说是真正幸运了。我觉得正由于政治水平极低，一遇那些抽象无固定性政治术语，我就显得极端无知。只牢牢记住“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在实践中时，倒觉得十分自然合理。一生生活虽总永远像“打不开”，可活得还像尚踏实，还像个新社会合格公民，这就够对得起这个生命了。就这么生活下去，凡是国外老朋友应当为我放心、开心，才是道理。可绝不宜以为是在沉默中感到委屈。社会变化那么大，个人实在渺小了。

198204 上旬(2)
北　　京

致徐盈

盈兄：

承寄来《翠翠》稿本，已看到。我新从荆州地区回来，共在那边停留了半个月，终日在新博物馆整理文物库房中看材料，一小小墓中出了三四件绣衣，全用近似苗族织成的花锦作边缘，两件绣被也完完整整，两面加花，花纹虽不外龙、凤、虎、云、花，在细薄罗上加工，图纹秀雅活泼，以及色高明处，远在过去所见十倍高明，恰恰可证明当年宋玉文章提到楚国美妇人衣着之美，均为写实毫不夸张。还有双用漆涂抹而成的鞋子，鞋尖、鞋帮、底全用乌光漆精涂过，上用锦缎装饰，摩登到简直难于令人相信是公元前四世纪生产！若一加复原，会令人以为是一九……

据未完废邮编入。

19820418
北　京

致董锡玖

锡玖同志：

昆明云大方面熟人，似只有方龄贵教授（云大历史系教授）较熟。他是西南联大时同学，现治元史。至于研究滇中兄弟民族的，应数方国瑜教授，我未认识。你到昆明时，先访问访问方龄贵先生，可望由他介绍，必可向方国瑜先生请教。又从文物考古新发现，提出不少新资料、新见解的（特别是乐舞资料），应当向云南博物馆张增祺、孙太初、王大道诸先生请教，他们新近合编一本《云南青铜器》，作的概说，提出许多有用新知识。如有时间，不妨就近拜访几位先生请教，可能得到的乐舞知识，对于您特别得用。见到他们时，不妨告给他们，您和王抒相熟，或许会得到一定便利。我三月里曾到荆州地方看材料，王抒等已在那边工作近四个月，工作十分辛苦，成绩可极大。即复，并候安好。

沈从文

四月十八

19820430
北　京

致林巳奈夫

林巳奈夫教授：

惠赐尊著《汉代之文化》①，业已收到，除深深感谢您的厚意，还望代为转向参预此艰巨麻烦工作诸先生表示敬意和谢意。日昨曾托同事邮寄拙编《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奉请指教，计时稍迟当可收到。此图录原系试探性工作，原名《服饰资料》，内容芜杂，实不足言著述，只是就图像材料出发，提出些常识性解释，方法上或有点滴发明，荒谬处定不少也。此外尚有较小专题数种，出版后，定必邮奉请教。

即此并颂

笔健。

沈从文

八二年四月卅

北京前门东大街三号社会科学院大楼507室

林巳奈夫　日本文物学家、汉学家。

①《汉代之文化》　为《漢代の文物》之误。林巳奈夫教授编著的《漢代の文物》一书，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于1976年出版。

19820507
北　京

复谢方一

方一同学：

你的信和文章已收到许久，迟迟不作复，实在抱歉。我因为总有一堆杂事捆住，许多信都无从作复。你的文章写得极有分寸，至于设想把《贵生》、《萧萧》、《丈夫》合而为一试作一电影处理，怕不大会得到应得效果，因为三者性质少共同处。据这里熟人内行意见，其实还不如每一文试作一电影，或长或短，不必一致，尽可能忠于原作，或许效果比估计的还好。因为意大利就有这种成组故事电影，据看过的友好说，由于背景好，音乐好，成绩十分出色。若有可能这么作，我同意试试，不妨将我意见向汤炜同志商量商量看。若认为可行，可再进一步联系，或过些日子，俟有人到酉水流域考查如何一切照原作试拍《边城》时，可以从样片深一层明白这种设想，有无可能进行一个短篇试试看。照目下估计，《贵生》比较容易作，易见好，《丈夫》就难些，因为事情发生进展几几乎全在一只小船上。并复颂著安。

沈从文

五月七日

19820522
凤　凰

致沈虎雏、沈龙朱等

小弟、大弟、永玮、之佩、焕章、朝慧：

我们在家乡过了十多天十分有趣的生活，先是和五个香港来的画家，每个人都食量好嗓门大，加上断掌夫妇[①]时去时来，有时上桌吃饭到廿人左右，热闹到和《水浒》上的忠义堂相差不多。晚上又是电视又是当天的录像机重映，一直延长到十点左右才散场，还特别为黄先生[②]来了两伙戏班子，唱的傩堂戏《搬先锋》特别动人好听，也录了音录了像。将来还可作《边城》电影的引曲，真是快乐中显得凄楚动人，和古人说的楚声必有密切关系。又到四十里外的鸦拉营赶了回场，有上万汉苗人集市买卖牛羊，还如我五十年前文章中形容的差不多，我们在人丛中挤了好一阵，场上比龙街子热闹得多。

到这里来尽管极力避免惊动人，可是当地一广播，因此每天总有人来相看，有的还带了四五十年前我写给他的信，说起云南情形一清二楚，他本人也有了七十多岁。说旧话没完没了，总得黄家永厚、永前出面解围，告客人有事待作，才能解围。客人有的住城里，有的还是从七十里外州上赶来的，精神比大伯还好，真使人有点不易招架。朝慧妈每天必来，我们照了好些相，这里院子大花木多，早上可极清静。

本应有各种鸟声，可惜本地人拥有鸟枪似乎过多，即声音最尖最远的杜鹃，也只深夜里间或可听到，平时即麻雀也不多了。天气转热，蝴蝶倒不少，有相当大的，可惜不易捕捉。今天妈妈邮寄了一包重三千六百多克本地布料，相当好看，本地人可不欢喜，小条格子布是苗人包头用的。估计到州上还会有别的可以寄些来。我们估计三几天即过州上去（七十多里路，一小时多可到），再去张家界看看。总共来去约三天，我们拟从那边即搭车回怀化，转北京。断掌到处走动，我们可不如他方便。这里好茶叶只五六元一斤，比北京十多元的还高些。晚上还得盖厚被，白天热些。有苍蝇，不多。无蚊子。妈妈和我身体都很好。香港客人走了，我们吃饭时人也少了，但也总还约大小十位。白天若无客人，依然极清静，可是早晚总有客人。妈妈在此还为改校了一本文集已寄花城。到雅拉营附近黄丝桥参观过一个唐初小石城，保存得还完完整整，四面全是碉堡，但保存得较完整矗立山上的只一座，还充满中世纪古堡意思。原来围绕凤凰小山城，就共有七百八十多座碉堡，当时另有二百多里砦墙，即小长城③，每堡一个④兵，可以想见乾隆时的情景，紧张是长期的。

从文

五月廿二日

---

① 断掌夫妇　作者对老记者萧离、萧凤的谑称。

② 黄先生　指画家黄永玉。

③ 小长城　即湘西境内的中国南方长城，当地称边墙。

④ 一个　疑有笔误。另一信曾估计为十个。

19820526
凤　凰

致沈虎雏、沈龙朱等

小虎、大弟、之佩、永玮：

我们再过两点钟就将离开这个小城转向自治州，只一时多一点即可到达，预定停一天半，后天一早向大庸张家界去，大庸停一天，仍原路返回，过自治州不停，直返凤凰，停一天即上怀化搭车返京，算算日程已应当是六月初二三了。到怀化定下车票后必先有电相告。几天前妈妈在此校了两卷稿子，小城各处走走，坐了次小船又赶了回上万人的乡场，是著名苗乡场，还到了个唐初筑就的小小石城名凤凰营，四近还有高好几丈的石板叠成的废碉堡，这种碉堡据志书说原有八百七十多座，另外还筑有围绕凤凰的土城砦壕二百余里，直到十九世纪才废弃，如今残迹也难找寻了，但是却可知当时有事时的紧张到如何程度，因为每碉以十人计，囤兵就近万人，且有火器！这都是历史了，永远不会重现了。我和妈妈都好。

从文

五月廿六早七时

19820608
北　京

复吴海发

海发先生：

尊示得到，谢谢厚意。原诗①本指欧阳修诸贤，曾先生误为卢照邻，又以为拙作有陶诗田园诗风格，其实甚少类同处也。又“卢橘”作绿橘，或为新排字工人不知此字本意致误，校对同志亦多欢喜改动文字，一般读者自然更少有明白“卢橘”二字含义。此类小事，经常出现，一成习惯，即只宜付之一笑矣。复候

教安

沈从文

八二年六月八日

吴海发　当代作家。通信时任教于江苏无锡市市北高中。

此信曾于1988年10月14日发表于《文艺报》；又曾在吴海发《永远的纪念》一文中引用，于1991年1月25日发表在《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1～2期合刊。

据《吉首大学学报》发表文本编入。

① 原诗　指作者1961年末创作的《资生篇》五言诗第三部分《回南昌途中》，信中谈的是其中“才多慕庐陵”一句。《资生篇》见全集第15卷。

198206上旬
北　京

复魏中祁、朱金其

中祁、金其二老师：

惠书谢谢厚意。承询事[①]照字义说，两位解释实比较妥当。廿多年前有人商讨及乐府诗注释问题时，我即曾作一小文，赞同治文史的多注意一点文物，会可望得到许多便利。否则注《诗经》《楚辞》到《红楼梦》，都不免会碰到许多问题，无从得到理解。这事并曾和当时主持文学所的何其芳同志道及，乐意为他们训练两个研究生，有二三年时间，即可见功。我们为这事谈了三小时，他当时以为调子过高，不明白我建议的现实性，因此一般诗文选注解，至今还是照老样只从文字学上下功夫，抄来抄去，事实上即像是一桶水倒来倒去，涉及起居服用，至多查查《古今注》、《事物纪原》或《拾遗录》、《杜阳编》[②]、《清异录》，不足征信，“人云亦云”的著述搞下去，所以这方面即或已出土万千文物，但治文史的正统派，还多不知利用到著述中去。至于注诗文的，自然就更难说了。还记得到七三——七四年间，我从湖北丹江回京时，其芳同志似乎从我一些有关文物杂著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有了较深一层体会，我许多提法，证明还有道理，再来看我时，却正为四人帮十分嚣张，青年红学家李希凡，每一文必骂他几句以自见，搞得他心神恍惚，只想向军管方面写

自我检讨。我虽把一个扇子专题上百种材料给他看看，他也心不在焉，过不久，他就死了。几个后任所长虽均相熟，他们对于这些事并不感兴趣，我的年龄也来不及提出这个问题和他们商讨了。事实上私意即以扇子而言，若习文物，便有许多话可说，且可就出土实物，纠正过去托为班婕妤作的《怨歌行》纨扇诗的年代问题。例如“新裂齐纨素，皎洁胜霜雪”均以为成于西汉成帝时班婕妤之手，虽曾有人从五言诗的体制上分析，以为宜属于东京文体，意即与苏李送别诗产生年代相近，应是东汉末建安时文体。但无物证可比参。近年马王堆汉初墓中出了两柄便面，均作 半规状，为作说明，我们查了约一百多种东汉石刻，才知道这是东汉以来普遍式样，在古文选中虽著有班固的《白绮扇赋》一文，内容实可疑。……

魏中祁、朱金其　时均任浙江省湖州市第六中学语文教师。

据未完废邮存底之第二稿编入。

① 承询事　指收信人对《孔雀东南飞》一诗中“腰若流纨素”一句历来注释的质疑。中学语文课本、朱东润、余冠英、商礼群和高等院校编的《古典文学》等注释大同小异，均解释为描述腰部的服饰。收信人认为此句是描述体态的，应译为：“腰肢细柔轻盈，像飘流的纨素那样。”

② 《杜阳编》　疑指唐苏鹗撰《杜阳杂编》。

19820612
北　　京

致金介甫、康楚楚

介甫、楚楚：

一别经年，你们工作情况、身体健康，都在念中。我曾去信香港商务分馆，寄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给你们，想必不久可望收到。这书印得还好，只是过于笨重(重过九磅)！我们正在作计划，改编个“新订本”，另加彩图一百种左右，希望能于年底交卷，明年第一季度，或可望在国内和香港同时出版也。今年四月，我去湖北江陵，即古代楚国郢都所在地区。也是三国时刘备驻兵城池。看王㐨先生等发掘整理一座墓葬，出土的精美无比的绣被、绣衣、鞋袜，时间比长沙马王堆那些锦绣还早三个世纪(战国前期)，精美却胜过长沙那份材料。我住了约半个月，才回北京。王㐨和王亚蓉两位，却先在那边辛辛苦苦工作了四个月，才把工作告一段落。英文版《中国建设》和《人民画报》，不久可发表一部分材料。我们虽希望在《新订服装研究》上，可给读者见到这份极端精美伟大艺术品，大致还得经过商量，才有可能得到同意发表。五月初，我和兆和又一同回到凤凰家乡住了廿天。看了许多地方，且和县长一道，去到四十里外的雅拉营苗乡，那个七世纪的古城凤凰营，也到过了。参加一回热闹场期，看了不少有趣味的景象，看上千牛羊交易，过万各乡苗汉人参加。若是过节，一定还热闹得多。还去过一次新开放的张家界风景区，规模不如著名的黄

山大，一切却近于原始林区，巨大岩石高达三百五十米(式样如埃及方尖碑)，上到山顶平台地时，约高千三百米，四面群山围绕，烟云变幻，十分动人。山上招待所也比凤凰好得多。本月四号，我们才返回北京。我们身体都似乎比去年还好些。前不久，有朋友金隄来美，曾托寄了湖南长沙出两本新印书，内中主要是叙述我家乡过去种种情形。最近又托朋友巫宁坤，带了本北京新印的《自传》给你们，后面附有部分各书题记。至于广州香港新编十二卷文集，已出两卷，印得还好看，只是选的作品似乎杂乱了些，不大令人满意。第三、四、五卷会好一些。今年或可出六卷。凌宇先生另外又为选了五卷交四川印，内容比较完整。又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了三卷，也比较好。今年若无其他故障，或可望一共印出十二本左右。当设法为你一一寄来。在国内，还由外文出版社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为译了小说、散文各一册，编在《熊猫丛书》内，散文选附了我一个短短序文，解释了《湘行散记》、《边城》、《自传》和《湘西》等写作的经过，是过去我自己不曾提及、别人也少知道的。最近还收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重印金隄先生在四七年和白英教授同译的小说选《中国土地》一册。这书原在英国出版，前年来美，经夏志清先生推荐，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重印，看到时，封面处理朴素，题名也还好看。你在美国想容易见到，就不另送你了。

我回到家乡时，县里人谈及你，印象都很好。要我向你致意。苗乡生产日渐好转，交通方面也比前年方便得多。我一家大小都还好。并祝双好。

沈从文　八二年六月十二

兆和向你两位问好。

19820614
北　京

复文秀

文秀：

刊物均收到，谢谢。我和湘龙还不曾通过信，也不知你家小妹学习程度，去信实不知如何措辞，他当然也难作回答。照我所知，美国习惯重"实事求是"，小妹升学事，校长恐无权过问。最好先知道他那个州立大学有什么系可进，由她本人自己把平时作的英文作品（必须自己作，万万不宜由他人代作，否则当面一试即垮。）及毕业成绩证明寄去，请湘龙转给他认为合式的地方应考，比较合理。我们这里招收一个小职员，也必这么办。院长是政治局书记，推荐人，也因不适当而拒绝！我有个内亲，复旦毕业，在北京电子仪器厂工作了十六七年，英法文都能用，在美我即不便向所熟主持相同一系的友人推荐，就因为我不懂那一行，向人推荐易成笑话。我那连襟在耶鲁是名教授，自己儿女上不了这个大学，即尽他们工作，认为十分自然。希望把这种情形转告小妹，鼓励她自己努力，对她以后大有好处。因为毫不含糊的"自由竞争"，在那边已成惯例。若开始就因人得到升学方便，到了那边，反而会感到为难，损害了她的自尊心，家中人关心她，反而害了她。

我家小虎，初中毕业即上中技学校，不再花家中的钱，

十八岁就在第一机床厂作了技术员，一切自己料理自己，什么都能动手。到了他女儿，虽同样不花家中的钱，可是由于和我们同住，到了高中，什么事都不会做，将来肯定会吃亏，不免为之担忧。如明年升学不成，只好让她去作服务员。我工作单位即或要人用，也不让她工作的。

并复候府上大小安好。

沈从文

六月十四日

19820704
北　京

致张充和

四妹：

我四月里去荆州一次，离武汉还得坐六小时汽车，是湖北的粮仓，江汉平原的边缘地。离长江不及半小时行车，住了约半个月，主要是看看我助手王序先生主持发掘的一座小小楚墓，地方距古代楚郢都只十公里（遗址保存得还尚好），四围有楚国廿个帝王延长到四百年的墓葬群，无一不大如山丘，小墓葬且不止万千。我那助手和廿多位考古工作者，如在医院手术室治脑瘤手术一样精细谨慎，经过四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个埋了二千三四百年的中年小贵族妇人裹身的衣衾（绣衣绣衾），一一完完整整的剥下来。几件绣衣之精美，远过马王堆轪侯墓中物。且发现一把 竹篾扇，也远比长沙出土物制作精美。再过一二月，你们就可从《人民画报》英文版见到一小部分彩印品。可算得是世界最古几件完整锦绣衣衾，另一助手已将图案照原样摹下，或许可在今年交卷的《服装》新订本中加人。若不亲眼见到，还将以为是新作的！

五月里我又和三姊及黄永玉一家，回到凤凰老家，各处看了约廿天。已通火车，只离一点种汽车路。我旧家还保存，照了些相，不久可寄来。到州上县里都大受欢迎。听了回本地戏十分使人感动！三姊还和几个亲友爬上个约一千三百米

高新的张家界游览区，又到有过万人的苗乡赶了回场，充满了新奇欢快印象。还看了个千三百年保存完整的古城。三姊还不甚累，因为住在黄家，她还能抽空校了两卷行将由四川付印的小说稿件。广州、香港今年各可出我六卷文集，四川出五本，长沙已出二本，不久还将再版。北京也印三本，也许出得“最晚”。我们拟待川港书出齐后一齐付邮。文集已嘱香港寄你们，不久可收到。拟请你们向哥伦比亚大学问问所出的那本《中国土地》购十本书，通知说可打个六折。那边只寄一个样本来，印得还好看。若有一定报酬，即由报酬扣除，若需自己出钱购买，请你们代为垫笔款。并问汉思兄好。

七月四日

我今年九月里也许还可去日本一次，时间还不确定。那本《服装资料》，今年将在京港印新订本，加一百个新彩图，正在准备中。闻台湾有三种翻印本。

小平不久来美，或可托他带点家乡茶叶和苗人织物。

这里家中一切都好，小龙小虎都有了住处。小孙女已在忙考大学，还用心，只是由理工改文史，不免忙得昏头昏脑。庆庆今年已毕业，还不知分配到什么地方。二姊等都好，安娜回美，必可说及种种。

19820707
北　京

复苏仲湘

仲湘吾兄：

得信谢谢。寄来香港一些“文坛消息”，亦见到。此等事似不宜尽信以为真。有种种原因，易形成一种“虚谀过实”现象，一加分析，即不免令人转增惊惧也。因弟所有旧作，多为将近半世纪前习题，算来真正早已过时，三四十岁搞文学的，极少有机会读过我作品的。近年来，有研究我的年青好心人，也多只看过我五七年出的唯一那本选集……所以目下的“沈××热”，也许只是一阵风，至多延长三几年，便将成为过去陈迹，是意中事。自会有千百位真正特有成就又能适应社会发展新要求的伟大新作家，形成新陈代谢作用，实在十分自然。且照近卅年习惯，旧作家堪称“大文豪”的，必是“紧跟得上”的内部人物。任何情形下，终不容许一个长期到半世纪以来，始终近于孤立自处的“老顽固”，逾格出头露面。我必须深深记住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明训，才可望于新陈代谢之际，不至于为倏忽而至的新的人为风风雨雨所冲垮，致狼狈周章，重陷于无可奈何莫知所措境地中。因为人究竟已到了八十岁，国家内部种种矛盾，近于毫无所知，即公开矛盾，也因与外界接触既少，所知亦复有限。目下工作，是否应属于退休之例，即少明确知识。必

待正式通知，才能明白。以弟私计，若有人当成“权利”看待，即随时可以收拾摊子。若当成“业务”对待，则只希望能在一比较安静环境下，争三几年有限时间，抓紧一点，把卅年来所学各种常识，尽可能用到国家明天还有用方面去，便深感幸运矣。此外实不宜寄托任何不切现实的幻念空想，或自我陶醉于一种虚谀中形成的假象里。还必须深自警惕，把自我缩小到无可再小方式中，免得成为他人感觉上的“绊脚石”。因为事实上存在与工作，都只为的是心甘情愿作一“垫脚石”也，但世事多变，如此一来，是否即可避免“灾星”当头，殊难言也。

前寄劣书，已难记忆内容。因为索书者多，手却日益生硬，虽积到十天半月，必在满案乱纸堆中，就方便涂涂抹抹一天，总永远是不满意中随手署上直接间接友好名称，照例一经寄出，随即忘去。因此每到分别付邮，经过兆和同志一加检查时，发现内中显明错误处或遗落字句处，即已难于复查原来出处。若出于自作旧诗，字句安排更易前后不一。望兄能将所书前后一句相告，或尚可望触兴偶尔记得出处也。

闻运燮兄新续弦，晤及时望代为一致贺喜之意。
并祝佳好。

沈从文

八二年七月七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20712
北　京

复杨克毅

盈昂兄：

得信，知体力尚好，万望保重。昨天作材兄来谈，他似乎比前几月好得多了。我四月里去江陵荆州住了半月，主要是看看一座新出土小型楚国中期古墓，地距郢都旧城只十多里，出土锦绣极多，比马王堆出土物早三百年。可说是至今为止，一份出土最早，保存得又极完整的丝绣。图案壮美惊人，九月间当可在《人民画报》发表一部分。

我五月间又和家中人返回老家一次，住了廿天，看看旧家和苗乡，也去州上以苗族为主的大学看看。前后五十年，自然一切变化已极大。十三县各处都有了公路交通，有了电话电灯，主要建筑到处有假洋房子，生活方式也起了极大变化。但似乎也还有些不变的事物，即人与人间感情，和彼此间关系，还保存原有的好处及弱点。我小时在那里毕业的小学，建筑景物变化也不大。廿天中，还参加过一次有过万人的苗族市集，十分热闹，印象极深刻。苗族虽已真正“当家作主”，但种种原因，肯上中学的还不够多，能升大学的更有限。生活也还差些。回来不久，即参加文联大会，加上个“文委”名字，其实无多意义。我这卅年都是在博物馆陈列室和文物库房度过的，或许由于头脑出了毛病，或天生低能，

虽不断学习，一涉及抽象无固定性名词，就缺少应有理解，也少发言权。只像是一共不过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不仅记得住，且付之实行，卅年如一日。改业早，机会好，一切文物都十万八万的过目经手，积累了些常识，却永远说不上什么专精，惟对“古为今用”，似乎特别感兴趣，但我的意见，却对于教书部门或生产方面，都不易发生影响。主持某一系教书的，或作什么院长的，口上也不忘说说古为今用，到必须“学”才会“用”时，便支吾其辞走开了。我即或充满了热情来为建议帮忙，直到如今，这些人还不易落实具体编出三五种对学生真正有益有用教材。学生因之也养成一种十分特殊情况，理论高而本领低，说什么头头是道，实在知识可不多。但是，随同社会发展，却还依然混得下去，有些人或且混得很好。我的热心处，用到生产方面，似乎也作用不大。许多管生产的，都乐意承认我“懂行”，欣赏鉴别都过得去。可是却并不理解，我意见可以使生产在艺术上提高，只是照习惯支吾下去。因此任何有用知识，总不会在生产改进上得到应有提高，形成经济效果。换言之，便是所学懂的不可能落实到生产实际应用上去，起良好作用。因此所认识十一个字，虽似乎在近卅年，个人在倏忽来去风风雨雨中少出麻烦，得以平安无事。可惜末后四个字，却不容易产生良好效果。所学一切，自然也近于落空了。因为若仅仅只我认识了这四个字，还无济于事！今年已八十，势得记住孔子所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应息手了。

从文

八二年七月十二

19820715
北　京

致朱一葵

一葵侄：

这次回来，到州上，可惜无从和你好好谈谈天。那天一清早，我刚醒来，因未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楚，只知道有人进来，却不知道是你送东西来。起床后，见到桌上牛奶还热气腾腾，估想可能是你充满好意而特意送来的，另外还有白木耳二瓶，特别感谢是你的好意！不久，瑞芝[①]来到房中，也得到牛奶一瓶，估计只有你会来。破费你还是小事，最难得是这番好意。因行动匆促，想找你谈谈，也无机会。一回京，即终日有客人来访，信也不回你一个，道道谢，真是抱歉之至！

我希望明年若行动还方便，将再来州上各县看看，特别是应当看看民族中学，是否还可为尽点绵薄之力。至少是明白问题较具体后，或可在政协作点建议。到县里时，曾特别到你旧家去看看。（上次是一九五六，那时你翔观叔叔还在，正和滕老四的女婿周彬臣下棋。）还依稀记得你家中原来规模。相隔廿多年，可变得太多了。相熟亲友都已成了古人，城内各大街小巷都走了一转，只可惜见不到一个可谈谈老话的人。我们还去鸦拉营赶过一回场，相当热闹。正巧碰到一位办喜事的同乡，照老办法，买了只鹅和几包嘉湖细点送礼。

我告他，我是本地人，他总不相信，却充满信心说："你不是我们城里人。"简直像是非要取消我资格不可，十分有趣。也真应合我自己说过的："在大都市，我始终不像个知识分子，到乡下，也不像个乡下人。"所以有些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人，多还以为我可能是新从台湾或香港回来的。好像都不明白我从何处来的，并不明白我始终不离开北京！倒也有趣。在外面做事，照例是忙得可观，却出不了什么真正成绩的。你不要相信报章上说我的好处，"名过其实，实大不祥！"

从文

七月十五日

朱一葵　作者的旧友、凤凰籍已故解放军将领朱早观之子。

此信寄吉首市中医院曾被退回，后随19820807信再次付邮。

① 瑞芝　即吴瑞芝，凤凰人，苗族，任职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820722
北　京

复昭淳

昭淳先生：

承将尊作见示，谢谢厚意。有关徐先生①作品，近年来已有不少人在研究它，且前后已发表了些文章。我觉得若真作研究，一般作者已提及身世等等，似可以不必照抄，反不如从欣赏出发，来就他在诗歌上和散文内容成就特征着手，写写你本人的心得，可望给人一种新印象，新启发。因为事实上他的贡献，在一个历史阶段中，是显得十分突出，大大不同于并世作家，贡献大而持久的。至关于个人私事，我即或知道得再多，也无从奉告，因为对你"研究"，可毫无用处。真值得研究，应当是作品！

沈从文

七月廿二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 徐先生　指徐志摩，现代诗人、作家。

198207
北　京

复秉耀

秉耀先生：

尊信得到，谢谢厚意。有机会并望向德国同事转达谢意。承询旧作中所提数字，应是当时公债市场名目。这小故事可能是我早期学习用笔作品，记忆中已相当模糊。我以为若转译成德文，比较有代表性，或是一九二九以后作的。如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的《从文习作选》，文字或许比较成熟。此外则一九四七以后在上海开明书店陆续出的十个选集。又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个选集，最近经过重印已出版，文字也经过整理。又近年在香港时代图书公司出的我一本散文选，末后附有个“劫余残稿”，过去未集中付印过，内容也还看得下去。乍一看来，像是浪漫荒唐，其实完全写实。我本来就是在那种荒僻野蛮地区中长大的。又近年长沙印了我两册专写湘西家乡种种问题的作品，一小说，一散文，选择取舍虽未必恰当，大体上还过得去。英文译本或应数最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重印的那本《中国土地》较好。又北京外文出版社熊猫丛书，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为我译了小说、散文选各一册，虽只薄薄的两个小本子，我深信选的材料和译文，都比较认真，译文也符合本来面貌，因为我们相熟多年，文字中风格特征及作品取舍，两位都比较有深

刻认识。若将来你们能出个单行本，最好能把我和当代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写的关于我们关系的《太阳下的风景》，和我作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作为附录，对陌生国外读者，会得到较多理解。

敬复候著安。

沈从文

一九八二七月北京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20807
北　京

致朱一葵

一葵：

这信由凤凰退回时附了个字条，说本人已出院，退回。直到今天见吴瑞芝，才明白应当写农机厂，希望不至于再退回。北京近些日子正和日本评论教科书的改“侵略”为“进入”，看来必再加压力才会得到结果。天气已相当热，惟晚上必落一阵雨，所以住在五楼除了特别吵，还有点风，且无蚊子苍蝇。许多人都出外避暑去了，我们因今年将赶时间，完成那本重订的服装研究，和整理约在年内付印的十多个选集，所以离不开这个闹哄哄的大城。熟人都极少见到，永玉家黑妮黑蛮听说下月将回到北京，黑妮或许还得回凤凰收集点苗族、土家族工艺品材料作研究对象，写报告时易见特色！祝你工作顺利和你弟弟好。

从文

八月七日

19820808(1)
北　　京

致马国权

国权吾兄：

多年不相见，想工作必忙得还有意义！去春在广州短期工作，拜访容商二老[①]时，谈及近年新出土有字文物之多，而治金文学人之少，使人有后继无人感慨。归来后，忆及容老显明已失去七八年在京同预政协大会时明健，不免令人增惘惘然感也。又去年在京晤许礼平先生，曾言及尊著《章草大字典》有付印消息，不知何故至今《书谱》尚未见出版消息。前惠书云，曾将弟多年前谈书法进展戏作，及通信中二三处提及书迹问题，已为复印托友人见惠，且认为似可收入集中。厚意可感。弟处原存旧稿早已散失无余，兄惠件却至今尚未收到。若能得兄再为复印一份，深盼费神，若需费较多，亦可商三联之潘耀明或萧□兄暂为代垫，另一时由弟港中可动用款补还也。

北京近年来对书法似受相当重视，且有书学会产生，国内名家多为理事，惟领导者或许对于内外展出兴趣，多于研究兴趣。不少人会写点字，实并不怎么懂字，好坏亦无什么标准。特别是三五当代名画家，亦极乐意每画必题诗一二首，绝不轻易放过表演机会。似乎对于“书画同源”说深有特殊体会，因之作画必题诗，已成定局。事实上字多俗气逼人。

若两者之间真为一事，有会通处，就书为例，其画恐亦不易持久，只是一时期对于喜附庸风雅之华侨，及近于暴发户之日本商人，能满足其“尊重艺术”之虚荣心，形成商品价值，以艺术书法而言，看来均两不过硬也。记得宋人名师作画，常有将作者姓名书隐于树根间者，今古之不相同，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异。

老年宿学，作篆隶，仍不少有功夫极深之高手。至于名流大官作行草或大草，多不免如前人称鲜于伯机笔下见“河朔气”，其实则近代名家能如鲜于伯机之河朔气亦并不多也。特别是新派日本书家，胆大而心粗，无体无法，亦居然名家者，十分可笑。中国不久恐亦将有超现实主义书法大家出现于北京什么展览中，且不多久，还会更莫名其妙的为什么欧洲美学大批评家作文加以颂扬事，转译刊载于国内美术刊物中也。从发展看未来，这倾向显明是有基础的。正如国内各处流行之简体字，已多如天书符咒，即十分善于猜谜，亦无从得其本来设想也。这方面的极端自由，恰恰与对文学之紧紧束缚相反，亦一时极特殊景象。并候著安。

沈从文

八月八日

① 容商二老　指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容庚、商承祚。

19820808(2)
北　　京

致吕德申

德申：

希望你体力尚可望回复正常。若知道有什么药物可以增强体力处，国内不易得到，必须由国外设法时，望莫见外，告告我药名，或尚可想点办法。旧同学①中王忠因脑血管阻塞，瘫痪已数年，十分令人惋惜。不意你正是壮年工作得力时，又遭此意外不幸。查良铮在天津南开工作，亦因车祸致骨折，不幸骤成古人。我今年已及八十，表面上尚支持得下，事实上小小意外即尔报废，恐亦只是迟早间事也。尚同学来谈过一次，一极好青年。复彼一信，望便中转致，劝劝他不要写那个毕业论文好。这里有不少人，稍读年来报刊消息，看过我一二小册子，即充满天真感情，打量用我作研究对象，来写毕业论文的。其实用意虽好，结果肯定会吃亏，你若和他较熟，望代为相告，不要作此"劳而无功"的不切现实空想。我绝不鼓励人作这种傻事，也无精力来向爱好者回答一些琐琐无当大处的作品解释。年轻朋友多还不知道从作品欣赏出发，是研究第一步。若作品的内容还缺少基本理解，怎么能作研究？此后北大若再有人提出研究我作毕业论文，希望你让他先读读我作品，读过卅种以上后，写出意见还像样，且不是照抄近年文坛消息，才许可他试试。最好是不鼓励那

种"天真烂漫"的设想，充满了"为我翻案"的打算来写文章！

从文

八月八日

吕德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旧同学　指西南联大的同学。

19820820
北　　京

复丹野郁

丹野郁博士：

上月得惠书，承厚意相邀参加明年秋季拟在日本东京举行之“东亚古代服装研究大会”。业经将尊函和我工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商量，已得到同意。至于来贵国时一切具体办法，望能通过外交部门习惯，一一商洽妥当。

如参预此会的海内外专家多，私意最好能同时邀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工作，主持过长沙马王堆黎氏三墓发掘整理工作，及新近又主持湖北江陵楚墓发掘整理工作，对两处出土织绣衣服情况有极深刻认识之王序先生，及在新疆博物馆工作多年，对于新疆汉唐古墓发掘工作，均经参预其事，且对于出土丝绣印染成就具有丰富经验并深刻理解之武敏女士。若二人和我能一道同来，我深信两位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必较我谈的问题扎实而具体，并能增加参预此盛会的世界各国友好专家，对于此问题得到深一层启发和浓厚兴趣。所以特别加以推荐，望能斟酌考虑，是否有此可能？若限于人数经费，至少能同意王序先生参加，他是我多年来工作最得力助手之一，他对于马王堆及江陵楚墓衣物工艺技术中的

成就和特征，都远比我理解得具体。

敬此复颂著安。

沈从文　顿首

一九八二年八月廿

丹野郁　女，日本古代服饰研究专家。

19820821
北　　京

复上海电影制片厂负责同志

上影负责同志：

赐信并重汇来款收到。款仍由银行退还，望查收，深感厚意。我一生从未拿过不劳而获的钱财，虽文化部有规定，个人仍以不破例为是。望能得到原谅。电影剧本既经反复修改，编者且付出极大劳力，此款应分由改编者执笔人领受，才合道理。来信提及改编电影脚本问题，事情经过已数年，我还记得相当清楚。最先系由老友徐盈转达徐昌霖先生的好意，有此“设想”，我确曾表示过同意。但是这事重要在友谊上的信托，可无丝毫商业意味搀杂其间。对徐先生的改编“设想”，我认为双方有个共同理解，换言之，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做一笔生意。凡事都得通过好好商量，取得全面合作，才可望得到预期成功。作不好，也无任何约束。据我意见，只有吃透这个作品中原有抒情诗的素朴处，是这个作品改编成功的重要关键；若把握不住这一点，任何高手都难于得到应有的成功。后来听说改编稿经过一再修改，付审时均未获通过，我认为厂中处理必有一定道理。把这个作品作为“历史题材”看待，因而搁下，也作得很对。由于改不好，不好改，因而放弃此不切现实设想，亦属事理之常。若为求通过，在原作上加些本来没有的词句、诗歌及大小事故、无关系形容，

把一个近于素朴抒情诗画卷原貌完全失去，我实不能同意。因为这样，既不能达到政治上的要求，更不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事极显明。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当时我给徐盈先生的信，即以为作品实已过时，思想性也并不高，内容不合当前要求，宜即早放弃为得计，免致造成国家经济的浪费。本来只是同意改编，还并无什么拍摄契约协定。后来见《翠翠》在《芙蓉》上发表，竟难于设想这是我的《边城》。加了那么多原作根本没有也绝不会有的故事和背景，而且对于原作许多基本认识也不足。其实当时厂方若真有个负责认真审稿件同志，能将我原作和改编剧本试来加以对照，重新审核一二次，必然会发现增改部分离原作太远，把握不住原作风格和内容，或许就不会同意发表。（原作写的根本不是苗族故事，改编者就弄不明白!）这件事个人本只和徐昌霖先生有关，发表后才知道黄祖谟先生也参加了改编，且闻已去湘西访问过，也来得近于突兀。黄先生素不相识，对他我并没有丝毫成见。不过若根据这个改编剧本去调查研究，私意用处恐不大。因为作品是我写的，可以说每一章每句话，每件事，每个人的精神情绪面貌，每一场景的气氛和具体形象，都在我脑子里保留得十分清楚明确。这么个小小平凡故事，经过了五十年还能存在，还有读者，主要原因实由于作品中的素朴和亲切，绝不是什么与当时社会环境无关的离奇情节。假如值得改编并拍摄成电影，希望它在国内外得到认可，除了改编者和导演同志能绝对尊重原作，并对原作具有真正深刻理解，实不可能得到应有成功的。根据目前情况，黄先生用一年二年时间，走遍了湘西各县，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经过半世纪之久，湘西地貌已变，即或还有可以代替的小山

城和渡头、水码头、吊脚楼分散在酉水上游各处，可以利用作为背景，但还在背景中存在的活动人事，需要的知识都太多了，想要恰如其分加以处理，实在不容易！作品中许多方面，不仅是外来人难于体会，即生长于本乡本土卅来岁青壮年，也无从明白这业已消失无余旧时代种种。因为故事如浪漫奇怪，惊险突兀，倒比较好办，可以随心所欲增改，甚至还能收到一般观众的好印象。如系极端素朴的写实，一切在静中发展，音响占主要位置，且应当是各种山鸟和滩流急湍以及遥遥断续的橹歌或平潭微波啮岸细碎微声，任何天赋特高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若缺少对作品环境、人物性情深到的理解，也仍将感到束手，无可奈何，会承认不易达到这个作品所达到的情境。原来设想虽好，一到具体表现上，便会明白电影有一定局限性，路走不通，值得实事求是加以考虑，放弃一切不现实的假想，免得白费心力，避免国家经济受不必要损失。

我个人还认为这个小故事，若国内别的单位，能摆脱拍摄电影的常规格式和习惯束缚，又充满友好合作感情和我来商量，从“现实”出发，用一个十分严肃认真态度，作另一种“尝试”，当然可望取得我的同意，并给以协作。但即或这样，如果改得离原作太远，同样绝不可能得到我的认可。即以为成定局，说对上级备案，对原作者亦不应产生任何约束。因为一失去友谊的信任，重改既无基础，这种想法和我本来意思根本不相容。此复即颂

大安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廿一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208
北　　京

复曹颖年

负责同志：

得示，承好意询问拟编曹操华佗传记性影片。曹操故事不知是用《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魏志》，或三国时吴人张俨作的《曹瞒传》？以弟私意《三国演义》动人而欠真，《魏志》较真又欠活泼，少人情味。若照《三国演义》，不如一切照京戏作去，效果反而较好，因为事情人所熟习，容易接受。若希望真有点历史气氛，给人以新的历史剧印象，恐得用吴人张俨作的《曹瞒传》前一部分写他少年时喜事好弄种种，活泼而近真。如和袁绍少年时近于顽童闹新房，同跳墙堕人厕中，以至作城门校尉……中间部分除《魏志》还得参考曹丕《典论》中如入袁府，纳袁绍媳妇甄氏为后十分自得的自叙，及曹植传和诗，可证兄弟因争立为后嗣，丁仪丁广和杨修，均党于曹植而先后被罪死去，曹彰则因袒曹植亦被毒而死。吴质则为两面派而袒曹丕得意忘形见于辞色。刘桢因见甄后目平视，而被下作坊磨石头，后来曹操去作坊与刘桢对白一段，因对应得体而被释，也极精彩，应当加入。中写曹操之虚伪矫诈，却不明白曹丕之作伪图害曹植兄弟斗争种种，只知担心家庭间易陷于袁尚袁谭弟兄相互残杀，却难料真正有大野心坏人恰是日在身边的司马氏，因此一生聪

敏误用，死时还有分香卖履之嘱，却不意不三世即倾覆完事也。

至于服饰问题，史志记载最重要处为三国战乱相续，汉代梁冠已少，多以幅巾为雅，名将如袁绍崔钧在作战时亦以幅巾为雅。此幅巾必大不相同于平巾帻，或宜从略后材料找寻巾裹作参考，私意用……

曹颖年　时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服装师。

据两种未完成初稿整理编入。

19820907

北　京

致张充和、傅汉思

四妹、汉思：

为琐琐小事，反复麻烦你们，深增不安。小平来美，不久必可见到，并谈及这里诸亲情况。我和三姊于五月中回到凤凰，在永玉家住了廿天。且去五十里外苗乡赶了一回场，规模比龙街子大得多，闻大节日将可达到一万人参加，那时苗妇女全身银饰上场，有重达三十三斤一份的，真是壮观！还到一垂拱三年所筑小小石头城，名“凤凰营”，比凤凰早一千年还多！是苗乡重点地方，二百年前四围有大几百碉堡保护，还有个土长城，延长到二百里，今只剩一座孤城。在城上绕了一圈，照相不少，可惜冲洗时难令人满意。又还到新辟一旅游区“张家界”，比黄山小得多，但竹木峰峦溪水极美，三姊和永玉一家爬上了一千三百尺的黄石砦，所得印象不坏，我却只能在山下一新成立的招待所，面对双峰出神。距凤凰已约三百里，在州上有车相送。州上有一条小河，对河还保留百十家吊脚楼，多是过去大商号住宅，建筑相当美观，值得住个三五天。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

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我们初到凤凰，第二天就吃了一只环鸡，第四天又吃了一只锦鸡，都属于珍贵禽鸟，真是大杀风景。这种彩色奇美的生物，各省动物园已少见，这里却还送来款待远客，真是杀风景，不是味儿。但也说明县城绿化值得称许。闻人说已发现野猪，只是要回复到大白天可听虎吼，大致是不容易了。因为绿化部分只是近城三五里一带，其他仍是累累荒山，大虫无从藏身！

我本月廿七左右将去东京看看，约十天停留。十几个人中间有三四位医生做伴，去的虽是"海上三山"，大致不会太累。旧书在内地，在香港，均陆续在出版，香港那十二本封面装订得还好看，选的材料可不高明，十分芜杂。要他们寄两位想收到一二册。本来商量把中期较好的部分先出，却偏把早期的先出，广州印行的封面还其丑无比，送人也不好意思。大致以四川选印五本较好，但是却得在明年五月一次出版，也无可奈何。湖南出的两本，全属家乡题材，选的还差强人意，只是错字不少，封面可一般化，统一化，大伙儿一律放在书柜里，近"大锅饭"。

那本《服装》出版后，各方面反映还好，正拟换彩色原图一百种，草目已定好，只是图照得从几个大博物馆弄来，这种事在国内却一切得看主事人各部门兴趣而定，因之虽希望今年底可以交卷，事实上恐不易实现。本来书店与兰登出版社负责人口头约定，此书英译本由彼与美共同出版，但说明廿多万字，得加以简化，减半成简化本付印。待我简化，

恐白费心力。因为什么部分应简我无知识。估计中只有杨宪益夫妇能完成这份工作，且明白内中某处宜删节。这书对我说来，只算得是一本“常识性图录”，但据某些教授看来，还像是太深了些，且内中有千百种专门名辞，不易转译。杨夫妇工作又忙，所以虽热心，却有“力不从心”感。四妹和吴同相熟，在便中试问问他有无兴趣，将此书删去一半文字转译成通俗性图册，有无可能？恐未必有兴趣，通俗化比较难办。因为书虽只算得是常识性衣服资料，但内中涉及文、史、文物和艺术问题还是不少，吴同先生若感兴趣，必比较其他人更易着手，也省事得多。甚至比宪益夫妇作来还容易。此外我曾想到房昭楹、邓嗣禹二人，恐只是空想，因为分量实在相当大。你们也不妨试为想想看，有无熟人可作这事？照习惯，若有人作，书店方面必可照规矩付出一笔相当报酬也。望试为从熟人中考虑考虑看。因为商讨转译时，且说及将来在法、德付印，即依据英文本文字也。

这书出版后，内外反映似还相当好，曾送日本天皇作礼物，算是近卅年一本比较有分量图录，缺点亦多！因为内中提出了百十个问题，都较新鲜，不是过去专从文献能明确的。文献难得正确解决的，试从图像分析，则迎刃而解。自然也还有些文献迷，以为不合记载的，或与记载相抵触的。但据新的大量出土材料印证，我不少假定，却已由实物证明，我的试验性工作，值得再深入一步，必可望取得更多进展。台湾方面闻已有三个盗印本出版，极可笑的是把我和绘图人姓名全部抹去，并题签的商承祚姓名也抹去。把前言和后记也抹去，却不忘加上个“版权所有，严禁翻印”字样。只能当成笑话来说，事实上只是“有利可图”的老把戏。至于书中

得失，以台湾方面做学问习惯说来，可不一定能看懂内容，因内地一般搞这一行的，也未必能全看得懂内中种种新的提法和结论，还相当有道理也。新图若一一到手，重印本必更有意义一些，因为不少图像还得重新安排，才符合说明。

我们大小都好，三姊健康也还好，我们每早必出门散步，就住处绕一大圈，约公共汽车六站路，只一点来钟，并不感到疲累。今年一共拟印廿本书，已出了八本，可能到年底能出十二本。外文出版社还为出了个散文选（英文），又出了个法文本小说选，也算得过一个八十岁的热闹年。并祝大小佳好。

从文

九月七日

19820921

北　京

复常风

常风兄：

得信，知寄书已收到。其实全部均为四五十年前过去习作。半世纪以来，社会一切已显明起了基本变化，近年这些过时旧作，复有重印机会，亦绝不宜寄托任何不符实际幻想。至多不过起些点缀作用而已。今年预计可编成廿本，可能印出十本，分别在各处付印。估计在四川印行的五本，内容或比较整齐。长沙所印二集，均为涉及家乡故事，家乡人感兴趣，亦有限度，因卅年来地方人事山水，均变化极大，卅岁青壮一代，只是对于“家乡出了个沈××”，近于奇迹，可不知奇迹中的种种经过，平凡而且痛苦为如何也。事实上国内四十岁左右，受“一面倒”影响现代文学教育的教师，至今还不少以不读沈××粉红色无思想，无灵魂作品而十分自得。靠此观点正确吃饭的人，远比靠“红学专家”吃饭的还多，且在计划中还不断生产。因此我倒觉得他们坚持到底，在任何刊物上、教材中，永远不提我的姓名为合理。更希望在那些以骗钱为目标的什么“作家辞典”或“传记”上，永远将我除名，感觉特别愉快。

我们还深深庆幸改业之早，说不上什么有先见之明，但由于预感到亚细亚式之封建继承，总会在大胜利之后，还有

不断新事故发生。人越不中用，越庸碌，才可望幸免于在无意中灾星当头。因此几几乎真正作到无声无臭，在冷冷清清博物馆陈列室，或灰尘扑扑文物库房中工作了廿年，于“人弃我取”意义下，老老实实在一种凡事打杂现实中过了廿年。虽在人为的倏忽而来风风雨雨中，也仍不可免要随同大伙唱唱《混蛋歌》①，也可说正由于对“政治”始终近于无知而低能，反而活得比所有朋友都简单从容得多。其实所有各书焚毁已卅年，当时既毫不动心，真相信“各书已过时，理应全部焚毁”，因此竟无动于衷，继续在新的本业上，学我的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且毫无保留的把学习所得，为各方面打杂服务。也深深得到“不求闻达”快乐。美国一研究我的人说是“明道”，虽近笑话，也属事实。或许正因为“无野心”，因此今年虽快到八十岁，一切还像保留些些童心。五月中和兆和回到家乡，在个苗乡住了廿天，兆和且爬上一千三百米的黄石砦，不觉得累。估计明年必有机会同来太原看府上长幼。原来计划，为今年冬天，最近始知下星期将去日本约十天，十一月又另有他事约半月，十二月或许还将过南京，看看待重印那本服装材料添补新图约百种，此书将于明年在京、在港同时重印，时间已差不多了。孟实兄今年似八十过四了，不久前同住一室约十天，一般说来还健好。

并祝府中全福。

弟　从文

八二年九月廿一

---

①《混蛋歌》 文化革命中强迫被冲击的人所唱的一种侮辱性歌曲。

19820924
北　京

复弘征

弘征先生：

得信知字已收到。我一生虽欢喜涂涂抹抹，主要是玩玩，贤于博弈而已，却从不欲冒充风雅。作字始终难脱司书生体，倒是事实！

嘱书印谱签①，试书四五纸，通不合格，因任何点题交卷，总看成一种苦差事，易失去写字乐趣，起无可奈何感也。虽已交差，不合用时仍以不用为好。候安好。

沈从文

九月廿四日

"先生"称呼，实早成惯例，望不必在意。

弘征　当代诗人。时为《芙蓉》杂志编辑，后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① 印谱签　指为拟在香港出版的《望岳楼印集》题写书名。

19820930

访日记事

这[1]是“新大谷饭店”下边小小人工湖，小平房都是日本式茶座、餐厅，照例随时有主顾。说实在话，由于调味料少，酸菜也淡撇撇的无性格，一来总是六七种，可不怎么好吃。附近绿化得可观，皇宫外大广场两侧也全是老松树，照料得极好。每层都有世界各国商店，可是贵得很。晚上还照例得上铁栏门！外国人进出得以千计，总的说就是花钱，到处都可见到。

---

① 本文记在日本新大谷饭店庭园的彩色明信片后。作者当时随团访日，参加纪念中日复交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19821002

访日记事

一号国庆节，上午和市大学生座谈，约卅人，均为研究我的，吃一顿简单而欢快的日本午饭。随即去中华总商会，后又到大使馆，熬到九点多才返新大谷，人已极累。

整理行李，直到一点才睡，人觉得累，醒来已七点。

十月二日中午乘火车去神奈川静冈县休息，二时左右到达。休息不多久，即赴席。照常致辞如仪。住处3楼104号房间，比新大谷整洁，布置也极精，不如新大谷一般化，商业化。长案分两列而坐，主人译员外无他人。服务员也远比新大谷谨慎严肃。餐厅建筑作日本式楼顶，显得广阔，不如新大谷之俗气逼窄。特别是吃日式餐时，女服务员总是顾彼失此，有措手不及感，乱而无条理感。这里却从从容，四个服务员一切有条不紊。餐后人已极累，似已过三点。

天时阴雨，上下车均有人用伞接送。照规矩，遇休假妇女带孩子来的极多，上下车时殊热闹。到住处同样客人多拖儿带女，似为每星期外出旅游性质。县知事致欢迎辞极久，本县3400000人，工业产值大，每星期四天，工人生产率因而极高。团中同人都以为极有道理，说明知事是一个实干家，不仅有魄力，还有知识。且知和杭州为友谊县，曾派十个人

去教日语，也希望有十个人来教中文。吃得很丰盛，味也极好，为来日第一次，色香味远比新大谷高。

餐后大家留此①作为纪念。

① 本文写在川奈饭店的富士山画笺上。

19821015

北　京

复田光孚

光孚同乡：

得你赐信，极感厚意。五月里我和家中人还乡，住了廿天，因年老，体力已不大济事，且系在永玉家作客，上下白羊岭石坎，担心滑倒，所以本想全城走走，各处看看，却只有机会在东门大街向道门口走上西门，绕回北门。我十分感兴趣的南门外小街，似乎还保留部分，想看看也去不成。北门标营洪公井一带，和小教场奇峰寺一带，也没有到过。走到的地方，印象最好的是沙湾一带小房子，和对河回龙阁顺水傍山那些小小旧楼房，无机会拜访参观一次。也来不及看看本城中学校，和各位老师在座谈会上谈谈天。在州上，也来不及参观参观民族中学。保靖、花垣都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本意至少到保靖住一二天，到处走动走动，看看五十年来变或不变的一切，可是因为行程中受一定限制，都成不由自己作主安排，就匆匆返回北京了。大是憾事！估计体力若还好，过一二年一定还有机会再来各县看看。还希望能坐一次船，由龙潭到保靖，由保靖到王村。又由麻阳出辰溪，下桃源，看看一切！

你寄来的祖父遗文，已得到，谢谢好意。他在北京卅年，住东官房和北海静心斋时，我隔一二月总有机会去看看他，

精神都很好。你在教中学英文，工作极有意义。社会发展中，作为工具应用，日、英、德语肯定都需要大量人材。八〇年我在美国住了四个月，听熟人说，一般从中国大学派到美国升学的，或交换进修的讲师，多因在语言上赶不上，相当费力。你若将来想升学，势必在对话上自己扎扎实实用几年功，才不至于到时发生困难。并复候家中长幼安好。

沈从文

一九八二十月十五

田光孚　湖南凤凰县二中教师。作者老师田名瑜之孙。

19821022(1)

北　京

致刘一友

一友同志：

看《吉首大学学报》你写的文章[1]，我和家中人都觉得极有见地。我的学生汪曾祺先生，是目下青壮作家中公认为“高手”的，看到你文章后，也极口称赞。另一时（明年初或今年底）辑印谈论我作品特辑时，拟将尊文放入这个特辑中。只是天下事难言，我五十年来都在权威批评嘲骂中度过，从不回嘴，所以各书也一例因过时而烧去了卅年。骂我的大多数人都毁灭了，我倒活得还相当好。近年来，在国内外对我旧作感兴趣的日多，且因保留资料较多，有相当客观看问题的。我尽管极力避开谈自己，国内大学有充满好意来作我作品研究的，为了他们此后出路设想，总劝他们另选题目。可是来自外面沈××热，依然还容易损害某些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作家，别出心裁来变相发泄。你所提到的“大作家”的巧骂，即是一例。据我意识，还是让他们骂，出出气好。过些日子，可能还会更使得他们感觉气恼的事发生的。他们如果“当权”，还很可能会再作蠢事，把我重印旧作，一把火全烧去的。我觉得即或如此，也不碍事。因为世界极大，在他权力内可以“为所欲为”，（即或如此也不经久！）在中国以外，他却无可奈何。何况别人也并不是瞎吹瞎捧而存在的。

昆明军区彭荆风，武汉师范学院李恺玲，南京大学王继志，复旦大学吴立昌诸先生都写有文章，值得看看（个人担心是"过誉"）。我不久前到日本住了十天，和那边研究卅年代及编辑我作品的各大学教师约廿位座谈一个上午，还一同吃了顿日本式午餐，彼此都保留下个极好印象。

并候尊安

沈从文

十月廿二

刘一友　通信时任教于吉首大学中文系。后筹建了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学报主编等职。

此信曾于1991年1月25日发表在《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1～2期合刊。据发表文本编入。

① 文章　指刘一友《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浅谈沈从文的作品与人品兼及湘西的沈从文热》一文。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9821022(2)
北　京

致张充和

四妹：

这信写后因不知信封如何写上英文地址，致未及发出，我即匆匆上了飞机去日本，过了十天相当热闹日子。正值中秋和国庆节，由中日友好六团体，大大热闹招待了一番，各方面来友好客人约一千六百多人，据闻算得是近十年友好节日最热闹的一次。晚上又由大使馆作东请客，各国大使及日本上层人士又是六七百人，大吃大喝一场。看过了东京应拜访的人后，我还去东京博物馆找同行，看了一个下午又一个上午，因为是同行有的是话可问可答，两次都是馆中关门以后才离开。可惜重要收藏在京都，我得随大队十五人一同转动，因此去不成京都。但在东京另一次约卅人学校教师座谈并便餐也极有意思，原来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及我个人作品的。在座约有卅人，有几位且是远从北海道大学来的。只是在日本式便餐后，到爬起时不免有些狼狈，得要人扶才站得稳，这种日本饭一共吃了三顿，有两次且极高级，仍不免相当狼狈！后三天是外出到静冈、神奈川，看橘园和农场，并参观大都寺名胜，庙宇虽不过三四百年，建筑保存得可极好，远比我们打倒又重新粉刷的名胜古迹显得出色。说是日本最富足的一县，年有七百万人来游玩，外人也有七万，卖

小玩意的可真多，我却一物不买，只在东京买了几本高价书和几本廉价帖，如贺知章《孝经》，怀素小字《千字文》，欧书《千字文》，还买了七卷高价纸，似只宜写经，写一寸以上字就不大受墨。在东京写了十面册页，还顺手，正因此，回到了北京后，又补写廿余条。静冈过了一天又转至浅草，车盘旋而上山，约八十回才到达千三百尺高住处，两人同住一小小白木房子，据说是极高级的，小得虽可笑，设备可十分齐全，静得连草虫声音也听不到，有点离奇感。我们中有五人先回来四五天。日本的热闹虽如纽约，街道可极窄，著名的银座虽一再经过，夜中的景象可不及领略。艺术书极多，也相当贵，卖中国书刊的店铺居然还有我几种书出售。只可惜时间太短，下次若还有机会，大致得停顿三几个月，才能把想看的文物一一见到。闻三姊说二姊住了阵医院，或许要开刀。耀平兄明年六月或将来美，有三几月停留。何诗秀来美已得同意，不久可动身。我们这里一家大小都还好，小龙在当副厂长，小虎夫妇均在学校教书，我也许不多久还要出一次门，不一定能走得成功。

北京已有冬意，今年似乎全国大丰收。每夜必小雨，白天大晴，可说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熟人统望问好。

十月二十二日

19821104(1)
北　京

复侯烈

侯烈同乡先生：

承厚意惠书，几经辗转始能收到。迟迟作复，深感歉仄。我从未在文联工作。近卅年，均系在历史博物馆研究杂文物，主要工作只是为各方面打打杂，服点务。七八年以后，始转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主持一个“古代服装研究室”工作。今年已八十岁，报废将是迟早间事。多年来，处于和社会隔绝状态，除三五至亲旧友偶尔过从，此外社会大小事都近于极端无知状态。近年来，早已毁去多年旧作一部分，虽有重印机会，其实多为四五十年前“早已过时”旧作，即一一重印出来，亦不过一时间点缀性质，不到二几年便成陈迹也，不宜寄托任何不现实希望。因社会要求已起了基本变化，有万千青壮“大脚色”兴起，思想好，经验多，文章又极高明，比起来，我即冒充一“打前站的小卒”，恐亦不易通过认可也。报刊上间或有些关于我工作成就文坛消息，万万不宜信以为真。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在近卅年社会动荡风风雨雨中，一家大小八人，不至于灾星当头，即已大幸，那还希望什么奇迹出现于眼前？旧作重印，今年或可出十本左右，明年或可出十二本。因为担心读者中毒，不敢随意送人，免成罪过。为省事计，亦不欲向人推荐，可望少出麻烦。以我

私见，青年一代若喜读新书，宜鼓励其读当前得到当权有势领导或专家权威认可的新作为合理！

今年五月弟曾与家中人返回湘西看看，住了约廿天。家兄云六七〇年即已死去，同辈中只田景阳尚存在，余多已成古人。旧城多已拆去，东南北城楼尚保存。近城附郭数里内绿化极好。火车已于溪口设有小小停车站。州上有了个大学，苗族任副校长。任教职的也有苗人。尊府记得似在北门内城边，去洪公井不多远，本希望去洪公井一带看看阚家是否还有一二晚一辈熟人，亦无机会可单独出门。因住处在白羊岭黄玉书①家中，玉书和杨光蕙均已作古。出门即有百十级坎坎坡坡，必得一亲戚照料始能成行，因此许多地方均未走到。明年或尚有机会再回去看看，亦意中事。现住处名“前门东大街三号楼 507 室”，实崇文门新侨饭店紧隔壁。若行动还利落，欢迎你来谈谈天，以下午三时为方便。

沈从文

十一月四日

此信已入信封，但忘记付邮。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 黄玉书　作者的表兄，画家黄永玉之父。

19821104(2)
北　京

复弘征

弘征同志：

得信，嘱件照办。如不合用，望莫客气，以不用为感。因写字只在好玩，如奉命执笔，即失去涂涂抹抹乐趣，不免反而觉得痛苦。我一生不欢喜附庸“新风雅”，近三十年来，属于过去本业之“作家”名分尚不欲“冒充”，那适宜用写字来自苦？年近八十，熟人想能相谅于无奈也。复候著安。

沈从文

八二年十一月四日

附加四字，不合规格，似以用宋体字较合式，且好看得多。

19821105
北　京

致徐盈

盈兄：

昨天一面，言不尽意。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为我寄了五百元发表费，已一再退回。书烧去已近卅年，我都不以为意，那会以为能改拍电影即当成大不了事？城北若有空，盼能为就长沙出版之《芙蓉》月刊改编剧本和《边城》原文对照看看，所得印象如何，告告你，即可明白改编者对原作之无知，到如何惊人可笑程度。地方明明白白为三省边境，却以为是苗族故事。全文前后明明白白写的是一个未成年女孩朦胧情绪，却改成真正恋爱故事。原文遐想中对话，和对话叙事，都充满了一种朴素抒情诗气氛，却胡改成现实极庸俗故事。原文用字措辞及人物表现，都扣得极凑紧，是经过半世纪还有读者主要原因。改成剧本后，我自己就读不下去，不相信这就是《边城》！处处且见出改编者可说看不懂内容，并欣赏原作能力也大有问题。尽管说是“已去湘西调查”，改编本似乎还应说是调查结果。这么全面惊人的无知，那宜拍成电影？认识基础既差，这么调查三年五年，也绝不会可望改好，事极显明。

就我看来，改不好，不好改，最好还是主动放弃此费力无从见好的难题，不必勉强，为近情合理。我绝对不同意把我作品来作上海流行什么补药一般商品处理，在剧本中故弄噱头逗笑，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这结果可能比最近《报刊文摘》所载《第二次握手》，由于作者的无知，在海外演出闹的笑话更糟。比如原文中本无什么“林掌柜”，却凭空出现。“乡绅”指的是本地土财主，那里会是什么“举人”？本地“土娼”，一般只是做生活，素朴之至，那会有什么“乌龟王八”或“鸨母”？渡船照例是溪中水流平静处才能用横溪牵动缆索方式过渡，那会要用龙船去抢救？而且龙船下水就得用十个八个人抬，下水后，操纵它至少得五六人，那会由二老一人用龙船去救渡船道理？沅水流域缆索，是历来由桃源上游蒴家溪人专利的，普通乡下人怎么会编缆索？这些小事通无知识，怎么还说去过湘西调查？并且据说改了许多次，却始终不明白“二老”和“老二”的区别，始终用老二代替二老。更可笑是地方无公路，那会有骡车？当地商品转口，全得用肩挑，那会有“马帮”？绿营原有骑兵，但骑兵多把马养在自己家里，改编者由于无知，却改成“马信”。这种种荒谬可笑的无知，照厂中来信说，黄祖谟还亲自去湘西调查过，这些小处都始终不明白，究竟调查过什么？真是只有天知道。照厂中执笔人来信所说，厂中已费去不少人力物力，就大有专利独占意味。若此事当真，那《芙蓉》所付壹千伍百元稿费，也差不多了，若还嫌不够，最合理办法，恐怕应当向改编执笔者的无知无能，罚薪索赔为是，不会以此向原作者要挟，即以为非拍不可的。徐先生试改成剧本我虽同意，可并

不含有丝毫商业意味，不是在做生意，且从不正式签署任何有约束力协定，不容许就“只此一家”独占权力。据所有熟人印象，都以为编者对于作品缺少基本认识，以放弃为合理。

五月里我回到家乡一次，地方变化已极大，一条酉水中部，建了个五万千瓦水电站，下游及沅水中游到桃源一带，所有险滩恶流全完了，一切船都改成用马达推动，船帆、纤夫都失了踪，过不多久，五强溪百廿万千瓦大水坝一完成，听说将有四个县城被淹，沅陵、泸溪、辰溪，及浦市镇和旧黔阳一部分，我那作品也成了新《天方夜谭》。为不赔本计，似乎也以放弃不现实的设想，为得计合算。见徐昌霖先生时，望便中一说，感甚。并祝府中全福。

弟　从文

十一月五日

19821107
北　京

复吴宏聪

宏聪兄：

又离广州，倏忽经年，今年四月我曾去荆州一次，约经半月，五月中复与家中人及黄永玉一家返还湘西旧地，住了约一个月，九月且有机会去日本住了十天，前后经过万里路，可见体力还不太坏也。十月底由您一学生转致广东月饼一盒，味道极好，谢谢厚意。

函中问及曾祺作品特征，此事值得专家介绍，或较具体。我印象只是“素朴亲切”。由于“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对文字应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数，所以才能在极普通小小故事中，给读者一种清新印象。”其实我说的还不甚得体，似不妨转引胡乔木同志随便谈及曾祺成就，简而扼要。他于春节到我家相看时，谈及曾祺作品，以为“无一句空话”，我等于把他意见重译成我的习惯用语，便是“素朴亲切”四字。说来容易，作来可相当困难。年轻作者，最容易见出才华，文字装饰性过多，辞胜于理，不易持久。浪漫抒情，易得到一时成功。至于处理平凡故事，有意求素朴亲切，却易涉“寒酸”，见做作处，求素朴中具丰腴感，便不容易。以私意言，作者必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和使用文字非常明白分寸，两结合，才易慢慢达到如此境界也。以曾祺

近作《大滓记事》为例，私意或能得到认可也。并复颂府中全福。

沈从文

八二年十一月

七日于北京

19821120
北　京

复吴海发

海发先生：

谢谢厚意，二信均收到。迟迟不作复，因久已无写信能力，每一提笔，既不知如何开始，亦不知如何结尾，年已八十，体力衰竭，希能见谅。近年来报刊上之“沈××热”，万万不宜信以为真。孔子所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大有道理。我一生所得已过多，“虚名过实”，不免转增忧惧也。作旧诗更不是当行，只近于“贤于博弈”偶一为之而已，绝不冒充新风雅，以为这一行还可插一手也。犹记得六一年二月份《人民文学》刊载过数首，今年《花城》复刊载数首，其实始终不脱离打油体也。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解放后我即转到博物馆学学文物，最高目标不过以为学个十年八年，能取得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即已够好，不意学到三十年，才明白要求标准还未免过高。因此复降低要求，以为能作到“合格公民”，实大大幸运。就近看来，虽童心犹未尽失，愿望却恐难实现！并复颂著安。

沈从文

十一月廿

19821121
北　京

复罗尔纲

尔纲同学：

谢谢你的厚意，来信和有关《太平天国论文集》均收到，论文集读来得益极多。深盼你在将来不久，体力还能得到恢复，可为国家在这方面作出更多重要成绩！近三十年来，社会变化实在太大，在人为风风雨雨中，熟人旧好，绝大多数都在颠簸困顿中成为古人，极可惜的如向达、陈梦家、吴春晗①诸先生，均在社会新旧交替中倏忽间故去。每一念及，总觉得不免令人痛心！“人难成而易毁”，“事难成而易毁”，社会变化过大，毁去的实在太多！

陈、吴二人之北上，和我都有点关系。犹记得陈时在武汉大学文学系任助教，吴则在中国公学读书，我均力劝其北行②，以为北京治学风气较好，易施展其所长。后来虽少过从，各趋一途，其成就仍使人开心，以为事不出我所料！王忠同学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后，本拟留在云大任讲师，经我极力劝其来京考清华研究生，成为寅恪先生③最后一个研究生。后来对西藏文研究，及南诏吐蕃研究，亦作出显著贡献。解放后，有机会随同范老身边作助手，治中国通史极其得力。正当盛年，可惜亦一病即瘫痪不起。向先生则半世

纪前即相识，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同在政协一个学习小组二三年，每星期中有二三次晤面，每于散会后，必同行过丰盛胡同，送其上西直门公共汽车后始返住处。谈及熟人中如郑西谛、赵万里、贺昌群④不幸均于社会过渡期中，前后即过早报废，深感后死者有更多责任待尽，且对我在解放后改业搞的杂文物，大感兴趣，戏以为若机会许可，似不妨共同来编一《新的三才图会》，我负搜集出土、传世文物责任，彼则作文献引申，有三几年时间，必可望取得一些为前人所未及料的进展。不意文化革命一来，被一群红卫兵迫其去十三陵烈日下拔草，因过劳致尿中毒，不及治疗，忽然死去。对国家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去年同乡萧离先生，曾为向先生写一纪念文章，读者均认可为同类作品中佳作，曾发表于东北大学社会学报，后转载于《新华月刊》，不知你看过没有。你病是不是有国外新药可以治疗？若闻有什么新药可以试试，国内不易得到，望一告药名、及诊断情况，我或可试托友好代为设法找来。美国和香港，均有亲戚熟人能帮忙也。

我和兆和同志近卅年，虽不免同样在风风雨雨蹭蹭蹬蹬中度过，生活相当狼狈，感到无可奈何，幸亏一解放即改业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名分上搞文物研究，事实上却近于“避嫌让路”，放弃了“空头作家”名义，在午门楼上陈列室中转了十多年。理想目标也不大，只要求在十年廿年中，能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资格，即觉得已不错。事实上后来才明白，由于史部学底子极薄，即此希望也并不容易达到。因此复降低目标，求达到一个“合格公民”程度，也就很好了。因为照我理解，在这个新的社会过渡期中，想要做个顺风使

帆望风承旨，凡事唯唯诺诺的“官”，似乎有的是各种机会。得意时即照机会许可，滥用权力，失意时，也不妨消极起来，凡事不过问。但是做一个“合格公民”，可就不太容易。首先是在任何挫折下，不能消极，在任何困难中，有公民责任应尽待尽，还得在长远沉默无闻情形中，把工作认真踏实继续下去，不容许任何借口放任自流。这话说来简单，从具体实践中坚持十年廿年，可真不容易。可是我却似乎就那么过了整三十年。或许正因为这三十年中所求于人的不多，所期于己的从不松劲丧气，因此在种种难于设想的倏忽来去风风雨雨中，倒反而一一平安度过，一家大小均活下来了。我今年已足八十岁，兆和也及七十二岁，真可说“托天保佑”，体力精神都还不太坏。平时生活极端简单，除三五亲友还间或过从，此外多近于隔绝状态。大致正由于政治水平极低，在多年不断学习中，对于一切抽象无固定性名辞，始终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无发言权，因此在一切集会中都不开口。总的说来，似乎可以说一共只认识十一个字，即“实践”、“为人民服务”、“古为今用”。前十年中，在博物馆搞杂文物，举凡坛坛罐罐，花花朵朵，均有机会十万八万的过手经眼，积累了些常识，主要都重在为各方面打杂服务，任何一部门都说不上专精，也不求专精，所以前七个字可说已勉强作到。至于后四个字“古为今用”，因为涉及问题过多，却做得并不够好。若身体健康，还能支持三五年再报废，或尚有希望把近三十年所学，编几本常识性文物图录，供后来人参考，对于以实物为基础的艺术史研究工作，还有点启发作用。别的奢望通说不上！至于年来报刊中的对我种种好评，实在不宜尽

信以为真，虚誉过实，反而令人转增惶恐忧惧。因社会已起了基本变化，我所得于社会的已过多……若要求只是坐下来就力所能及作点小事，还持久耐烦，假以时日，小任务还能如期完成。若一面工作一面还得于时事常有变化中，发言表态，便显然无从为力，以至于不知所云。小则易闹笑话，大则易犯错误。也真可说是“拿不上台盘”人物也……

昨由兆和邮寄《自传》[5]一册，其实是五十年前在青岛时写成，后附小文数种，倒还有点意思。因为部分涉及个人工作，竟若预言，逐一在现实中出现。有形的封建制度虽已摧毁无余，至于封建意识则似乎浸透于上下各阶层灵魂中，一遇机会即重复抬头，反映于种种现实中，成为“顽癣”，为“杆菌”，任何药物都不容易完全制止它的发展。一切理论发生的作用，都只像是表面上的作用。在生产建设方面，社会进步虽十分显明，但社会腐蚀作用，却随事可以见出，影响到各方面的进展，也十分明确，比对于鬼神迷信还不容易扫除。明明白白的官僚主义的泛滥，无法根治，到无可奈何时，却转嫁成知识分子的罪过，其实中国上了点年纪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容易安排，要求又最小的，却处于始终不易充分发挥所长的情形下，战战兢兢的度过每一天，亦历史上少有悲剧也。

并复候安好。

沈从文

十一月廿一

罗尔纲　历史学家。原在中国公学就读时，为作者的学生朋友之一。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向达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1966年逝世。

陈梦家　现代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逝世。

吴春晗　即吴晗，历史学家。1966年文化革命初期被迫害致死。

② 劝其北行　此事均发生于1930年。同年作者也曾鼓励收信人设法到北京去，以求治学上得到较好发展机会，并允诺提供帮助。

③ 寅恪先生　指历史学家陈寅恪，1949年以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由岭南大学调任中山大学教授。1969年逝世。

④ 郑西谛　即郑振铎，号西谛，常作笔名。现代作家，出版家，文学史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所长及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因出国访问时飞机失事遇难。

赵万里　版本目录学家。1980年逝世。

贺昌群　历史学家，曾参加文学研究会。1950年后任南京图书馆馆长。1973年逝世。

⑤《自传》　指198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辑印的《从文自传》一书，附录中编入《〈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等5篇作者谈自己创作的序言和文章。

19821124

友谊宾馆

致张兆和

兆和：

在此一切都好。全是熟人。午上吃的也还好，只吃三个小饺子。气温高了些，可能还得减少“装备”一小部分。但出门却刚好合适不多不少。百科不易见到，在吃饭时也碰不到头。房中有电视。闻经常有戏，我大致不会参加。住处光线很好，也清静，如那本大书重订时，有这么一种条件，我相信工作会省事得多，工作效率也高得多，因为整天可作事！

今天下午去大会堂，开会时间不会太久。估计三时起始，五点可告结束。熟人多，行动不至于失去方向。外省来的老人过八十五的似还不少！洗濯极便利，比广东湖南强得多。

凌宇处去信告他日前计划到的，并告他我极希望少在报刊上见到姓名。所谈事也还是保密好，即×处亦不必提。只他知道有此设想就得了。

祝大家好。

从文　廿四

通信时作者正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19821206
北　京

致文昌阁小学校长

校长先生：

我上星期邮汇了一万元人民币到县里，托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代收，并另函说明，这笔款是我捐赠给本县文昌阁小学使用。款汇到时，希望能邀校中一二年长负责同志，斟酌情况，将此款全部用于扩建一所教室及一宿舍，略尽我一点心意①。我离开家乡多年，实在毫无什么贡献，生平又并不积钱，寄来的钱数有限，事情极小不足道，希望不要在任何报刊上宣传，反而增加我的不安，和其他麻烦，十分感谢。如能够因此使得各位老师和小同学，稍稍减少一点上课时过度拥挤，及居住方面困难，我就觉得极高兴了。

专此，并祝诸位老师快乐健康。

沈从文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于北京

文昌阁小学　作者就读过的最后一所学校，在湖南凤凰县。

① 经凤凰县和学校领导商议，后用此款和县里拨款在该校建造了图书馆。

19821229
北　京

复符太顺

太顺同乡：

承赐信，深谢厚意。我因年纪衰老，外来信均由家中人处理，今年又出门三次，得见尊信时已十二月末，致迟迟作复，十分抱歉。你询问的各书，均四五十年旧作，叙述家乡旧事，早已失去意义，成为历史陈迹。解放后，大致在五三年左右，即得承印书店正式通知，认为“书已过时”，因此“代为全部销毁，免得青年中毒”。我即接受现实，离开了学校，且不再冒充“空头”作家，改成博物馆一个普通文物工作者，前后已三十年。在近三十年社会大动荡中，万千熟人多在风风雨雨里成了古人，我大致正由于人不中用，在平平凡凡工作中与世无争，只把学来的点点杂文物知识，为各方面打打杂，服点务。所以在这么历史所未有的灾难临头时，倒像是得天保佑，一家大小八口，都平平安安度过，直到进入八十岁，手脚耳目都还顶用。五月里曾回到凤凰家乡州上看看，住了约廿天。感谢家乡人对我都充满了好意。五十年前谈及苗民问题，多已如所期望得到合理解决，州长、县长、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多由苗族同志负责，虽受土地限制，苗族青年能受大学教育的，虽还不能如汉人干部子弟多，生活上也还变得不太大，但社会面貌实已大变，一切在发展中

还充满希望。即以湘西作家而言，也业已出现了大批思想好、文笔好的青壮优秀高手，值得称赞。比起来，我的工作不过像一个打前站的小卒，实在说不上什么贡献！近年来，报刊上间或出现我点滴消息，大都出于友好过誉，万万不要即信以为真。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那有搁笔卅年，还宜冒充“作家”之理？虚名过实，对我来说，不过益增警惕而已。近来各省虽均有重印我那些过时旧作设想，共约廿本左右，以湖南长沙人民出版社由湘潭大学中文系选印散文、小说各一册出版最早，内容主要全是用湘西地方人事作题材的部分旧作，谈的问题大都早已成为“故事”，现在人看来，像是《新天方夜谭》了。即以怀化而言，五十年前，还不过百来户人家小村镇，现在却已变成仅次于株洲的中南交通枢纽大区，柏油马路延长近十里，宽阔和北京长安街相近。我五月经过怀化时，路也不认识了。沅陵地方给我印象最深，抗战那年我在那里住了约四个月，家在朝阳中学附近一中前面石坎下，这次回去来不及去看看。只听人说，柳林岔、瓮子洞附近五强溪大水电站，已决定兴修，明年开工。沅陵、泸溪、浦市、辰溪均将部分或全部被水淹没。泸溪可能全淹没，沅陵则淹至总爷巷，沿河人家已在向后迁移。尽管直到最近，我旧作描写到沅陵种种，还为人译成英文，在外文出版社作为散文选本受外人赞赏，事实上一切本地人很快也就不再相信沅陵当真那么美了。我还希望在明年能回沅陵去看看。

并复颂安好。

沈从文　十二月廿九

符太顺　沅陵人，通信时任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教育处长。

19830104

北　　京

复吴海发

海发先生：

得惠书，知患病已好转。中学教书负担沉重，且琐碎麻烦，远比大专院校教书责任重大。我并未认识鲁迅先生，又从未通过信，因此也无从写什么回忆文章。好在国内和他相熟的人，研究他的人著作已够多了，我不说什么，实十分正常的情形。尊文分析拙作，多为近人所未曾提到处，本意将托一熟人，转为介绍给一较近文学欣赏性刊物，旋闻友好相告，刊物属于某某权威领导，恐易犯忌讳（凡称许我处即易犯忌讳）。此小诗事实上说只近于“张打油”，若被权威文豪、及善于猜谜的批评家注意到，当作“烧饼歌”看待，我恐怕招架不住，先生亦不免因文章在辞句间对于我过于溢美处而受累，于心实在不安。为省事计，因此如嘱寄还，并奉上习字数纸。诗多已发表过的，同属“打油体”，字亦始终不脱离“文书”体，且系一例用糊窗子高丽纸及小学生习字笔写成，毫无什么价值，只是供同好玩玩而已。近三十年，我由于为人板质迂腐，政治水平又极低，且性格庸碌凡鄙，毫无战斗性，社会反复变化既跟不上，自甘寂寞由学校走出，转入一博物馆工作后，就从不好意思在人前冒充“作家”，也从未妄想成为什么“专家”。卅年来可说的，只是在工作上还扎实，

且乐意就常识所及，为各方面打打杂，服服务，便觉得“心安理得”。正因为“与世无争”，凡事“为而不有”，才幸免纠缠于作家是是非非灾难中，以及倏忽来去的人为风风雨雨中。“作家”尚不敢冒充，那会因为写点打油诗，复附庸新风雅，于这方面又还来插上一脚，重陷于不易自拔的“泥淖”？因此写的虽不少，发表的却只一小部分。懔于孔子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明训，总以为一生所得于社会者，已超过于所应得的太多，虚名过实，实大不祥。且年龄已及八十岁，因之除争点有限时间，在“人弃我取”意义下，把近三十年所学点滴文物常识，尽可能分门别类，较有条理的完成一部分，此外任何不切现实的事功，均不宜存妄想。年来即或四五十年前过时旧作，复有重印机会，事实上社会已起了基本变化，我作品中所说的故事，多已近于“新天方夜谭”，即点缀性也不会怎么久，三几年中便成陈迹，实意中事也。且深深希望在一面倒教育下产生的批评家或编辑，在他们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或什么“选本”、“词典”、“传记”中，从不提及我的名姓，已提及的都一律勾去，便真是感激不尽了。因为这一切，实在对于我早已毫无什么意义，我的理想只是在新中国做一个“合格公民”，就够好了。并且所有努力，都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作去。从某一意义看来，我真可说是个典型的低能的中国人！但从深处看去，中国当前和未来，这种人也许还是尚得用！因为十亿中国人中绝大多数还是这种沉沉默默，不声不响，守住本业努力活下去的人。许多在工作上取得新的真正纪录突破的科学工作者，也多还是这种沉默平凡公民。我还记得七十年前，在小学中经常逃学，在家庭，在学校，公认为无可救药的顽童时，我却对于几个为

人极素朴的老师，依旧充满敬意，保留一种难忘好印象，甚至于可说后来多年始终还受它的影响。年轻“批评家”擅长于用“观点”分析批判我过去作品，以为我对于农民的描写以及小地方妓女，都写得特别善良，甚至于比城市高知大官还好得多，近于有意夸大，绝料想不到我叙述到的乡下人，直到我今年五月返回家乡，就所接触到的不少人说来，却基本上还是那个样子。社会一切尽管起了基本变化，人的本质上的忠厚朴实处，却还保留得上好，大都市里某些反复无常的变化中带来的新的模式人物，还是较少吃得开。一时间也曾出现过一小批以“造神运动”或“跳忠字舞”起家的活动分子，还是极不得人心，而终于随冰山同时倾倒。在州、县、乡负责主持生产的苗族干部，还多是脚踏实地，真正在那里为老百姓做事土生土长的青壮！

此信曾发表于1991年1~2期合刊《吉首大学学报·沈从文研究专号》。原信邮寄中失去尾页。

据残信手稿编入。

19830107
北　　京

致程应镠、李宗蕖

流金、宗蕖

前天我们一家大小八人平平静静为我过了个八十岁的生日。算算日子，似有半年多不来信了，你家中大小妹会已快在大学毕业了，祝一家大小都健康愉快。

还记得好几个月前，似邵华强有信来，提到你可能患了什么病待入院，希望传说不可靠。八二年，我先后出门了三次，四月去荆州，看楚墓出的绣衣绣被，住了廿天，增长了不少见识。五月，又同兆和回到家乡，过了廿天。火车已可一直到小县城卅里外一小站，地方变化之大可想而知。但最令人吃惊处，还是那些简直毫无变化的人事。我们就在相近隔半世纪的小城里，各个小街上逛了半天。我还能数得出某一家门口某一路口原来状况。本城人大都已隔三世，所以除了一二老亲戚，别的全是第三代的后生，却都知道我是谁，实在令人感动。我还在我卖去五十年的旧家照了几张相，且到苗乡保留下唯一垂拱三年建立的小小石头城①上绕了一圈。这石头城比县城还早一千一二百年，至今还保存得完完整整！后来又到新开放一个旅游区“张家界”，兆和和黄永玉一家人上了一千三百尺的峰顶，把我留在山下旅馆等待，不让我上去。其实还爬得上去。听说还有个“袁家界”，一切树木竹石

更清美绝俗，比黄山还好，只是得走十来里路。今年夏天有机会，还可能要再去一番。自治州十县所有人，似乎都对我这个老浪子充满了亲切十分的厚意，可惜我因随同五六亲友大队行止，不能随便自由行动，只能去两个县看看，就返回了。十月又第一次去日本十天，是参加中日友好协会十年纪念而去的，也长了眼界。到了不少地方。特别是到东京市里大学，和约三十个日本学人谈了半天，有的人是远远从北海道来的，全是研究卅年代中国文学，或译过我作品的，年长的也快八十岁。大家高兴可以想象。

去年熟人忽然报废已达八人，我估计一时或者还不到我头上。目前行动还不大感困难，饮食睡眠也都还像我七四年住在你家差不多，甚至于比过去还好一些。总忘不了，真忙坏了宗蕖和小妹！估计今年还可出一次门，时间或在夏末秋初间。因为北京方面乐意照《边城》原作毫不更改的拍个抒情诗般电影。我应当去出点主意。若半年内可以把我那个服装“增订本”一百个彩图补充完毕付印，大致即可仍和兆和一道成行。且可望坐小船，由川边的茶峒，坐船直到永顺属的酉水中流王村。若人不太累，还将越过已建成的凤滩大水坝，再坐船走完酉水，再下沅水，直到桃源为终点。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某一水码头可以利用。若无别的事故，这一次旅行，是十分有意义的。再过一年，便无可望了，因为桃源上边几十里的五强溪大水电站，已在筹备动工，不久沅水中游上边即有四个县分会淹在水中，一切原来的景物动人处，全失去了。

去年各处为我出了八本书，不够令人满意。今年五月还可出七八本，以四川出的五本会好看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也出了一个英文本，还是金隄四七年译成，原在英国印行的。北京外文出版社去年出小说散文各一本，名熊猫丛书，外边读者印象还好。另有个法文本，是据英文小说转译的。北京似乎长远有各种会在开，永远开不完，事实上是开不出什么结果的，可说是务虚集会。你们史学会或许也要开了。希望不多久可以见到你。

写来两张字玩玩，手还得用，拿笔尚不发抖，人的低能似乎在发展中，间或看到什么人在写“我”，即不免转增惊惧，因为最易得罪“权要”。特别是“老熟人”中自以为应坐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什么，我其实改业就为的是“避嫌让路”，且极希望一切什么史，什么词典，什么传上都不有我姓名出现，也从来不自以为是什么“作家”，在国内如此，到国外，也不自以为是什么“作家”，但是还有人放不过，不放心，似乎我一出现，他或她的“第一交椅”即坐不稳。天下那会有这种事情？也就真是奇怪哉！并祝府中大小好。

从文

一月七日

---

① 石头城　今黄丝桥古城，在湖南凤凰县西26公里。相传始建于唐代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现存古城为清朝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所建，用青条石精工砌筑，至今尚完好，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02上旬
北　京

致沈岳锟

大姐：

兆和记着你的生日，寄了点点钱来，希由二甥为你买个合用的助听器，或别的需要用用，算不得什么礼物。我的生活方面也像“翻了身”，进入“小康之家”了。小虎不久才从大连因公回来，听纪熊说，你身体还挺好，能看书报，记忆旧事也还十分清楚，使我们十分高兴。我另外在一张纸上，提出些家乡县志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希望你还能就记得到，想得起的，口述一二，由老二抄下寄我，大有用处。听纪熊说，你们在长春，可说“五喜临门”，我们都极高兴，盼望你注意一下饮食调理，不必要为一些小事操心。

我和兆和去年五月间，和永玉等一行七人，回到凤凰，在他白羊岭家中住了廿天，热闹之至！看到罗妹身体也还很好。县里正在为六弟平反，祖春、老印都为之努力。别的亲戚几几乎全故去了。家乡变了样子，也有些还不变。人的脾气变化不大。如像县中小学，就不怎么变。永玉每年必返回家乡，作几张画，还可走几次香港，因为在乡下作几张画，在香港即可卖几万块钱。小黑妮在美国上学，黑蛮则在意大利作事，并学雕刻。都还吃得开。黑妮特别活动。我在美国时，曾见到村生的儿子，已在一个州立大学作校长，人极温

文尔雅，已卅八岁，还未结婚。和我们吃过一顿饭。听说八舅还有个儿子，似乎还在厦门，算年纪，也应当过六十了。

我不久前过了八十岁，照习惯不做什么生日，只永玉带了些生熟菜来，并朝慧一家三人，小龙小虎各三人，吃了一顿便饭。我始终还不会喝酒，不会吸烟，日子也过得极简单，所以和兆和身体都还过得去。只是因尿酸多，有痛风病，忽然脚趾间即红肿起来，不能行动。已犯过二次。因有高知公费医疗，去协和又只一站路，一去即可诊治，不必排队，经抽血诊断为痛风，用"消炎痛"三数日即转好。目下已能行动自如。已证明无糖尿病现象，别的消化系统也无事。血压多年来总在高二百——低一百间，最近且回复到了高一百六，低八十，已接近正常人情况。人似乎胖了些，心脏则已成定局，血压既正常，也就不必担心了。去年曾去日本十天。今年本来还可再去日本一次，得到同意，只担心年纪老，那边过于热闹，就决定不去了。若六月中可以把那本《服装》大书补订本交稿，或许入秋还将再去家乡看看。因为北影拟拍《边城》电影，我自己去看看，会好一些。

我那些毁去已三十多年的旧作，近年来有机会重印。长沙、四川、北京、广州、香港，都陆续在印行，大致今年可以出齐，总共约廿三本。广州、香港各印十二本，北京旧稿重印二本，新印三本，长沙两本，四川五本，明年北京还将印精装小本子廿册。稿件大都由湘西一个同乡，在北大研究我，得硕士的凌宇同乡（里耶人），集收稿件，由兆和再一篇一行的仔细看过，把凡是犯忌讳文字一一删去，有些文法上不通处，也一一为改正。工作很吃重，除了她没人能担当。若没有她的细心耐烦去整理，恐不可能已印出的那么好。这

些旧作大多是四五十年前写的，算来早已过时。事实上也已过时。因大多数叙述多是老问题，虽印行，不宜抱什么不现实幻想，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新人，在新的要求条件下，已生产了万千种作品，成就都远远比我的强。我的作品的重印，只能说是还有些些点缀作用，即或写得再好，照习惯也不会让我超过有功于党的党员作家，最多只会起些点缀作用而已。即点缀作用，也怕不会多久的。不过这样也就算得够幸运了。因为同时还有的名高官大的“作家”，作品尽有的是特别机会，印得又多又好，读者还是不买账的。你熟习的某老太婆便是一个例子，官即或再大，位置即或再高，手下又有的是阿谀逢迎的亲信，读者若不认可，还是不大顶事的。内部也并不怎么得人心的。翻译出去，效果并不甚好。她不明白，在美国，人家对她发生兴趣，还多亏的是我那两本书起的宣传作用。没有我那些称道她的作品，内部即再为之宣传，也效果不大的。因为总还觉得我举得她不够高，因此一有机会，总还得骂我几句。我总是尽她作点“小手脚”，不加理会，到死为止。懂得原因的还大有其人，不作理会倒正好反映出她的为人。几十年中凡是用各种方式辱骂我的，我都从不作任何争辩，有些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同行，见到港澳、东南亚及国外，研究我作品的不断增多，似乎别人全无知识，在文章中便经常会反映出这种情绪，我也一切置之不理。至于自封的“专家权威”，以吃鲁迅作了文化官的批评家，虽已看出他那种唬人“权威”，过去还起欺骗作用，对新的一代已失去“只此一家”的骗人效果，不免要改改过去的提法，却想出新点子，以为“鲁迅曾称赞过我”。我只觉得十分可笑，事实上我那会以受鲁迅称赞而自得？他生前称赞了不少人，也

乱骂过不少人，一切都以自己私人爱憎为中心。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却丝毫不曾感觉到得到他的称赞为荣！

在博物馆作一普通工作人员，不知不觉间就过了三十年，我并不觉得什么委屈，倒反而学了不少东西。前年在香港出的那本有关衣服的书，其实还只是个初稿，近正为改换新图重印，若能一切顺手，三月里将可把在国内重印稿补足，六月里还可把在香港重印本稿完成。倒很像本还有意义、有分量的图书！重订本若今年可以印成，我一定寄一本来给你看看，就可知这三十年来，大部分熟人都死去了，或作了什么部长、委员，我却不声不响的作了不少事情。大势所趋，某一时虽也受点冲击，究竟比较小，也可说实十分幸运，与世无争大有关系。今年虽已过八十，头脑却还得用，若工作条件较好，也许还可望编几本更像样的图书，才对得起这个生命！

我始终还记得初到北京拍你住处大门，见到真一问我："来做什么？"我告他"来读书"时，你们大笑情形。可料不到只过五年[①]，我就去大学教书，且一直教了廿多年，才改到博物馆工作，熟人已极少明白我的去处，大多以为我早死去了。不意这三十年还活得比解放前还安定得多，一个不声不响，又做了不少工作，成了本行比较站得住的"里手"！去年回到州上和县里，以及在日本、美国，你若看到那种对我工作表示的深厚热情，你一定会异常高兴！我目下还估计，今年秋间若不回家乡，就和兆和来长春看看你，和你谈谈老话！

小龙小虎各自工作都很好，住处也还好。朝慧也很好，

小刘兰特别乖，懂做家事，值得放心。

弟　从文

诸问题，就你记得住的说说。

1. 田三胡子②家中老一代情形，如田兴恕和我们家中争功不和，以及二胡子三胡子因逗印家寡妇和爹争吵动刀事种种。

2. 陈玉鍪家情形，如其兄陈小圃，我还记得是作千总，眼见他穿个宁绸马褂去道台衙门上班。陈玉鍪是姨太太生的，跟聂姨爹上过学，时间应在辛亥以前。

3. 田姑太，你那女校校长的种种。

4. 我们祖父母种种印象及传说。祖母种种，及和刘家滕家的关系。

5. 麻脸周娘娘的种种，可能是广西人，怎么会逃到凤凰?

6. 黄家外祖父的种种。

7. 韩安世杨□□③被杀前后。

8. 朱鹤楼是否是在镇台骑顶马作副官?

9. 真一父亲叫什么。似乎管过仓，我在高枧时，曾去他管的仓看过他。

10. 文卿伯一切，就你知道的说说。

11. 狗衾岩开河由陈主持，似在民国三四年间?

12. 父母死时年月日和生时年月日，母亲名字叫什么?

13．阙家几弟兄中，和父亲一道在北京，组刺袁的铁血团，被侦探捉去枪毙的是阙耀翔还是阙祝明？我想知道（我记得是阙耀翔）。

沈岳锟　作者的大姐，又名沈岳鑫。

① 五年　自 1923～1929 年，应作“六年”。

② 田三胡子　凤凰人为苗族军人田应诏取的绰号。武昌起义时任敢死队长，率部攻占南京雨花台。南京光复，被提升为第二十旅旅长。袁世凯篡权后，明令撤消二十旅，田应诏返回湖南。1913 年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驻凤凰。

③ 字迹不清，似为“钦滕”。

【附录】

关于田三胡子家的情况

沈岳鑫述，田纪伦记，沈从文注[1]

田三胡子名字叫田凤丹，是田兴恕的儿子。田三胡子是窦太太生的。窦太太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翰林，三胡子后来成名有钱有势后，为了纪念其母亲，在回龙阁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窦母园”[2]，园里有好多亭台楼阁，我还为凝亭等几个亭台题过字。二胡子与三胡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田二胡子是另一个姨太太生的。田兴恕一共有31个太太，大太太姓朱，是朱湘其的女儿，田兴恕娶她有一段有趣的经过：田兴恕小时候家里很穷，为帮助家里生活，靠卖马草为生，常常卖马草，卖到朱湘其溪家门口，草干了，要灌水润湿润湿马草，朱湘其溪的女儿应是姑母好心，常常给他水，据传说田兴恕当时表示，今后出头得势时，一定要娶这个姑娘。后来居然如愿以偿。田兴恕家里穷，他的父亲死后，没有钱买棺材，田兴恕是卖马草的，只好用马草卷裹葬在地里。人们说葬在那块地是“牛星地”，以后马草长得愈来愈茂盛，田兴恕日子稍微好起来些。田兴恕14岁的那年年卅，穷的没饭吃，流落经真一的祖太爷家门口，收留田兴恕吃了饭，田兴恕后来得势之后，没有忘却他穷困难时对他的周济，答谢了田真一家祖太

爷。田兴恕的发家还是靠他16岁以后投军当兵，田兴恕在清朝军队中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他与我祖父沈洪富、刘思其、滕家洪、张文德五个人结盟为五兄弟，田兴恕为老大，我祖父为老五，他们五人从小兵一步一步都升上去，田兴恕升到府台，沈洪富、刘思其升为提督，滕家洪升为镇台。有一次镇压太平天国战斗中，祖父杀了一名重要首脑人物，据说能建以功，将会得到朝廷重赏与升官。田兴恕却拿了此首脑人物的首级去冒领功赏，田兴恕马上升了官。以后田兴恕的官总比祖父高一级，祖父得悉后大为恼火，拔了大刀就要杀田兴恕，田兴恕绕着桌子逃，连声呼唤五弟，说道歉的话，并说以后得功一定让五弟。

关于我们家情况是：曾祖父原是浙江嘉兴人，当学徒跑小生意，以后兵荒马乱逃难做小买卖到凤凰，娶了苗家姑娘，生了我祖父与二祖父兄弟两人。他们年幼时父母双亡，靠苗族舅父抚养。当我们祖父14岁时，有一次带着他弟弟出去，看到有兵站正在募兵，祖父让二祖父等候等候他，他去报个名，不料一报名就被集中带走了。他们舅父到了天晚还不见两个外甥回来，外出到处觅找，见到我们二祖父躺在路上已睡着了，问明情况再去找，祖父已随军队开拔走了。祖父到军队里作战勇敢，步步提升至提督，但当他才29岁时被火药枪打伤送回家治病，没有治好死在家乡，葬于南门坨印家祠堂。他死后清朝政府应抚恤家属后代，但他没有儿女，二祖父虽已婚也无子弟，我们祖母找二祖母商量，说照此下去两家均无后代了，给二祖父从贵州娶了姓张的姑娘，生第一个儿子属二祖父，第二个儿子即我们的父亲，过房于祖母家，

后来又生了我们的三叔、四叔、五叔，都属于二祖父家，算是我们父亲的堂兄弟，其实他们是亲兄弟。张祖母死了后，二祖父又娶陈祖母生了我们的六叔、七叔和大姑、二姑。大姑二姑住在农村王乐寨③，大伯伯与姓刘的伯妈结婚，但无子女，大伯伯后来疯了。

关于我读书时女校长，是田兴恕某一个姨太太生的女儿，排行第五，称为五小姐，是田三胡子的妹妹，与田三胡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田五小姐嫁给熊希龄的弟弟（真一称为四舅）熊芷和，当熊希龄在任职上海道令时候，熊芷和与田五小姐夫妇俩到上海找他们哥哥熊希龄谋事，熊希龄没有给他们找事，让他们俩到日本留学。从日本回国后他们先后到沅州、芷江住过，没多久四舅摔了一跤，扶起后一病不起就死了，四舅亡年才 39 岁。田五小姐守寡以后，由三胡子帮忙把他弄到凤凰办一个女学校，地点在西门坡，我在那里学习过，但这个学校办了二届没有经费学校也散了，女校长自己回娘家去过了。

周麻脸（绰号叫“九同”，因麻将牌里九同，花花地像麻脸）是广西人，曾在田五小姐办的女学校里担任过语文教员。周麻婆怎么会到凤凰来的呢？她不是逃荒逃难来的，是以前他的父亲与一个姓滕的人家同事清朝作官，周家是个文官，与麻阳人滕家是好朋友，曾经两家指腹为婚，说过两家若正好一家男孩一家女孩，则今后就定亲。后来滕、周两家分开了，但周家仍履行约定，滕家的儿子并没有等周家这门亲，单方自娶亲，其妻子姓田，生了三个儿女。周麻脸的妈妈带

了周麻脸两姐妹找到凤凰滕家要成亲，滕家的妻子当然不答应，滕家的老人还在世，他是当事人，周家拿出当时玉簪为证明，滕家也无法悔婚约，提出让周麻婆作为妾进门成亲，周家坚持要做大老婆，于是打官司到官庭衙门，周是广西人，在凤凰找到了他的一个同乡张羽春，张羽春的妈妈姓沈，因姓沈曾经称我们祖母为姑妈，靠这样一个关系找了我父亲去帮忙打官司。父亲到衙门去说理很有口才，问官老爷指腹为婚这个事滕家承认不承认？滕说承认，父亲又说既是指腹成亲，有没有指名是当小老婆这条？滕家无言对答，只好用花轿按正式娶正房礼节接周麻婆过门。周也很有手段，过门后将滕家财产与原来滕的妻子均分。滕家很有钱，原是麻阳县的一个大地主。

黄家外祖父情况，我只知道外太祖父名叫黄鹤河清，是清朝科举考试中获得“拔贡”。可能拔贡是比秀才高一等比举人低一等。黄鹤河清在贵州独山做官似做知州，在当地先娶了我们第一个外太婆，过了两年，又娶了第二个外太婆。但当这二个妻子一见面，抱头大哭，原来她们是两亲姐妹，兵荒马乱，两姐妹失散多年，却不料都与同一人成亲。黄鹤河清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们大外祖父，在独山做千总，二儿子是我们亲外祖父，在刘思其士奇家做过师爷。黄鹤河清死后，葬在满寨蛮砦一块水田地中央，解放后，我曾接到大弟云麓来信，说修公路拔墓地，挖出黄鹤河清棺木，遗体仍完好无损。说起黄鹤河清还听母亲说过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我们姨父聂仁德字简堂，是个举人，对我们三姨母感情不好，总虐待她，因她曾连生14个女孩又不识字，却会玩麻雀牌，咒三

姨母死等等。聂简堂在考举人那次考试时，考完以后人疲倦了，伏案打盹就睡着了，睡梦中见一个白胡子老人对他说你这次考试可以考取举人，是第52名，但你再往上考也考不上去了，因为你心太坏，总是虐待你的妻子。那白胡子老人自称黄鹤河清，聂姨父过去从未见过黄鹤河清。因三姨母是黄鹤河清的孙女，但聂姨父梦中所描述人的模样说出来我们母亲听听确像太外祖父的样子，而且后来发榜，聂姨父的确中了举人，名列第52。

---

① 这是沈从文附加在题后的文字。以下正文中小五号上角字体均为沈从文附注文字。

② 窦母园　实为杜母冈。前文"窦太太"疑为杜太太之误。

③ 王乐寨　疑为黄罗寨之误。

19830227后
北　京

复程怡

猫咪小妹：

得你信极其高兴。寄来的字有点近于交卷，不易及格，因为人过了八十，写字大过一寸手就发抖，人或许快要“报废”了。我还总牢牢记住你身背冲锋枪，骑自行车，大有准备“保卫大上海”神气！不意一瞬即过了快十年，你却已行将在大学毕业，且成了“候补的美学家”！我还以为你弹琴唱歌的种种长处，不应放弃！若尽把虎虎有生气的青春生命很早就拘束于一堆抽象名辞中，翻来覆去，作候补哲学家，兼学批评家……还不如兼学点什么别的，可以有机会出外各处跑跑的什么通讯记者，能在全国范围内跑动最好。用一些普通书生料想不到的新的生活折磨你、消耗你、锻炼你，为比较合理！因为我觉得这份知识积累，或许今后还远比书本有用，得用。这份知识的得来，有个时间性，过了时间就不大好办。至于书本知识，却不妨放在稍后一点。社会正在起着真正深刻的变化，任何理论都不可免随时间在起变化，若有机会去大社会走三五年，有意识让风风雨雨吹打几年，我深深相信，比你在什么学校办公室或图书室坐三五年板凳有意义！有影响！

我今年印了一批旧书，现代青年看来，将只会如同看

"新天方夜谭"，因为最早的也是四十年前的陈货，虽有机会印行，可并不抱什么不切现实希望，至多过三几年，一切就会成为陈迹，是意中事。近年新出的作家成千上万，写近卅年杂事，都比我强得多！特别是所谓"思想性"，无不比我高一着。他们比较难过关处，多是不大懂"从素朴中见亲切"，这和用心方法或许有点关系，和读书自然也有关系，主要还是生活到社会里去不够！你若有机会多走动一些，从普通社会见事多些，对你将来用笔，十分有用。对你以后读书，准备存心作一"书呆子"，也还得用！你姐姐是不是还在上海进修？我给她曾写了个回信，却长远写不完而搁下了，真对不起她。见她时望为我一说。五月里四川将为我出五本选集，似乎比较整齐。希望到时分得开，为你们各寄一套。北京最近出了三本，第三本中散文，有的或值得看看，一来就分散完了。

今年北京气候似不大正常，至今还不曾好好落一次雪。我平时已不大出门，如一只猫儿，长躺在乱乱的书房中破沙发上，还是黄永玉家的处理品。还只希望在六月中可以把《服装》重订本交卷，要添换一百个新彩图，可被有关方面揩住，不免白着急。这种小事或许还得向政治局某大员请求协助，这就是当前处境！

从文

元宵后

程怡 程应镠、李宗蕖的女儿。

19830319
北　京

致程应镠

流金：

上月下午因坐久，起身时即左侧失去作用，口呈抽风象，说话机能失灵，头脑犹清楚。知近中风，即刻用水刺激头部，一会会即好转。亏得有相熟医生邵先生，不久前来，判断为久坐不动，脑末梢神经供血不良，发生痉挛。只算“敲警钟”。第二天上医院检查，心脏正常，证明不是心出毛病，放了心。但第二天晚上看过电视不久，即感疲倦，转回卧房洗洗脸后，左手足一边复又失灵，走起一步即倒下，幸亏家中正由沅陵来一个大个子外甥，抱我上床平卧。照相熟医生所说，服用硝酸甘油后，再喝了一大杯橘子汁，不久即好转。真是警钟频敲，不能不注意！隔日又去诊断，血压心脏都无大变动。照转神经科看看，也无大问题。还只是照诊断注射丹参针，并吃活血片，遵医生警告，绝对不见客，不外出，不再好事说话。如此又过了四五天。白天也只是躺下不起身。从饮食看，似不甚碍事。从实质看，体力实在老化进程中，体中某一部分已使用过旧，小不经心，即将报废，意中事也。

这三十年从某方面说，近于吃白饭度过，许多政治名辞都缺少基本理解，也记不住。从另一方面说来，为各方面尽义务打杂了整三十年！也并不算生命白费。只可惜社会总还

在磨磨蹭蹭中，无从将所学好好用到工作中取得应有进展，若如此死去，未免感到深深遗憾！五天前，似应铨公子来，并带来两种点心，谢谢你们。又听小虎说，你曾来京，因病即返上海，致未及一晤，十分可惜！不知近来情形。前似闻宗蘩因摔伤骨折，深盼能早日好转。北京近为我出了三本书，第二本为散文，有些过去还少见，或可供宗蘩遣闷也。给小妹写的字，还是春节中习字，不算及格。目下头脑似乎还清爽，只是左脚已无力，似乎随时可以失去知觉，因此十天半月还不敢写字。到四月里若较好些，必为另补一张《九歌》。

并祝全家福。

从文

八三年三月十九

19830323
北　京

复戴波

戴波先生：

得一月八日来信，厚意可感，迟迟作复望能不以为意。（身体不大顶事了，许久都不写信，写得十分乱，很过意不去。）我旧作早毁去将近三十年，近年来虽有机会陆续付印，实近于照顾性质，个人可不宜抱任何不切现实希望，只以为至多能起一些些“点缀作用”，过二三年便成陈迹，应当是意中事。因为社会业已大变，我写的种种，多属于过去历史点滴，在廿卅岁人看来，已近于《新天方夜谭》，实在不值得研究。年来报刊间或有些批评介绍文章，多对我誉美过实，万万不宜信以为真！这些不尽可信的文坛消息，作者对我虽充满善意，其实只能增加我一种警惕，起另一时不祥预感，绝不至于自我陶醉。事实上我只希望任何新出传记、选本或文学辞典，或什么文学史，都将我姓名删除，和近三十年情形一样，人虽存在等于不存在，我倒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十分合理！我从不鼓励年青朋友来研究我而白费精力，也从无将任何有关我的材料供应给准备研究我的同志。因为我是个真正久已过时的人，作品也只宜作为“处理品”看待，我自己那还宜依旧冒充“作家”，来误人骗人？今年已过了八十岁，报废是迟早间事。三月里已两次轻微中风，无从拿笔，这信

因此近日才续完，很对不起。

在博物馆工作三十年，可说毫无什么雄心大志，本意学个十年八年或能达到一个“合格讲解员”程度，便已不错。不想足足工作三十年，还不像能及格。因此降下要求标准，以为能达到一个“合格公民”就好。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公民永远有公民责任待尽，在任何困难情形下，都不宜发任何牢骚。我待尽的责任还多，体力却来不及了。卅年中虽学懂了点滴文物常识，生命近于为各方面打打杂而耗去。至于外面传说的什么“专精”，大都不是事实，相信不得。认真一点说来，只像是“始终拿不上台盘的庸俗凡鄙人物”。大大小小印了几本文物图录，多只是常识性的，并不什么专。学了三十年，越学似乎越不中用，过去还以为，老老实实在小说散文方面进行些试探性努力，至少还像个“打前站的小卒”，现在社会对文学既有了崭新要求，并且已有了万万千千新作家产生，我就把“打前站的小卒”名分也取消了。所以凡事吃不开，是意中事。我得承认这种现实，才是道理。你的好意我很能理解，但是为了你今后的出路作计，我觉得也许还是即早放弃你那旧打算，更换一个研究题目为得计。老的如鲁迅、茅盾、老舍，活的如巴金……新的如刘宾雁、王蒙、谌容，及最近得长短篇奖的各位，都不会错。至于研究我，恐近于冒险。因为明显不过即毕业时无什么出路。凌宇是在北大研究生毕业最先得硕士的一人，即在北京留不住。若研究别一位，留在北京就不会感到什么困难了。主要是我无权无势，和刊物负责人都不相熟，你文章写我，我就无从向别的刊物推荐。若已向上申请又得到系中同意，不如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小说二本、散文一本，及另外一本《从文自

传》(后附儿种题记),从欣赏出发写个印象记，或许还近于比较实事求是的一种办法。这印象记写成以后，或就近送请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李恺玲老师看看，听听她的意见，我觉得对你必有用。至今还很少有人明白这么研究的具体好处。以你文笔的明朗清通，所能取得的成果，或许比许多别的研究我的作品还更加出色，也容易得系中认可。你将来最好还是写小说，出路广，我深信你会作得很好。

沈从文

八三年三月二十三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30329
北　　京

复凤凰邮电局负责同志

凤凰邮电局负责同志：

得信，就记忆到的，敬答如下。

民二二时，我父亲由热河赤峰借了京中亲戚贷款，要家中还债时，来信记得均由清末私人信局送信差捎来。也可能是由常德信局转的。至于当时邮务组织，却不明白。穿的衣服不是号褂，可是一望而知是信差。民三四前后，我家由我大舅父黄镜铭设一“邮信代办处”，可能是和常德发生联系，因为他在常德任警察局长数年，和常德方面关系密切。至于照相馆的设立，则早几年，似清宣统时或更早。因我大舅有四个儿子，一女儿，女嫁同仁堂药铺聂家，聂伯谋是大儿子。大舅儿子长的名东陶，作南门上烟铺高家女婿，二儿子璧玉，三儿子玉书，即永玉之父。东陶在常德学会照相后，即回县用我家外屋开业。大门右边原本是个铺柜，我家屋出售以前，还是铺面。这个照相馆，当时有个名称，我已记不清楚。因地方太小，似无什么生意可做。但因我母亲也会照，会冲洗，所以当时城中，田、张、刘、滕四大户既是亲戚，凡照相时，居多是我母亲去照的，似很少收钱。这种旧相一般是八寸硬片，有可能还可从凤凰诸亲戚家得到。要田景阳同志各处查访查访，或许会有结果。至于电报局，则比邮局晚几年才成

立，记得是在正街上中间去南门那条街上，斜对面即善扎冥器的老教铺子，田凤丹[1]作镇守使后几年，才由下面派人来办的。在我家的邮信代办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还记得随后就将铺面租给一个由常德或长沙来的周姓金属工匠，我经常到铺子里玩弄那些老虎钳、能锯小铁条的钢锯玩。事隔七十多年，我记忆不易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沈从文

三月廿九日

① 田凤丹　即凤凰苗族军人田应诏，号凤丹。1913 年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驻凤凰。

19830409
北　京

致黄裳

黄裳兄：

拜读介绍拙编《服饰资料》文章，提的弱点极对，杨宪益兄也觉得极好，还拟添些他的意见，将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中发表。或已着手，或未着手，因彼工作极忙，原本允将全书先试译唐代部分，若顺手，则进行全译。大致因事忙不易动手，只合作罢。这书只是一个试点性工作，图廉价付印，所以本来有原色图均改成摹抚墨本，时间既短，且来不及仔细校对，多不得原意。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并无什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处，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

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有机会付印，本来因材料过多，先出一小型试点本，等待得到各方面意见后，再改订重印，或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第二三四……各册，总计以十册为限。但因“人为大旋风”还不知何时暂告结束，到付印这个试点本时，且担心到重印机会恐不会多，原有材料又多全部散失罄尽，不如将剩在手边资料尽可能附加上去，又得照顾原历博那二百图本来设想，所以随便附加材料，处理编号，都显明多不大接榫处，混乱以至于错误处。不少图安排不大适当，或秩序混乱，或和说明不衔接，都待改正。出版后，院中搞历史的，还认为像一本常识性大型图录，有些参考价值。许多提法虽不尽正确，见解新，还是值得称许。但内中自然不少和传统正宗画学史专家见解（特别是和故宫及东北专家）多抵触处，特别是不易得到正统考古学家认可，则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难于点头，意中事也。八一年起，即拟重订重印，重换彩色原图一百种，主要材料多在故宫、历博。社会发展，新问题一切是钱后，每图必得卅五十元，实在不大合理，更新麻烦则即或出钱三千，说尽好话，亦不买账，可以用种种理由推托，均得不到应有方便，有的在另一大单位收藏的图像，本可以借用的，却忽然为另一单位预先借走，致工作迟迟不易交卷。原定今年三月，在国内之重订本可以缩小付印，香港重订本亦可于六月交稿。（且已和美之兰登出版社口头说定，将文字说明简化一些，即将在美出版）至今犹有卅多图无法得到应得便利，只好拖延下去，只

能说中国“新风尚”，因不少材料，我们还看不到，日本人给了点钱，便占先付印了。真是无可奈何。

另寄北京新印旧作二册，想可收到。内中散文有几篇过去未集印过，写得还有意思。花城所收较匆促，内容亦杂乱。四川五月拟印五册，似较整齐，总之均属过时旧作，绝不抱任何不切现实幻想。至多三年，一切便成陈迹，意中事也。上月已小中风二次，报废将是迟早间事。写成习字一纸，手生笔呆，可见老之已至，只供玩玩而已。

弟　从文

四月九日

香港座谈，评的也极中肯，但也有妄人，先说材料丰富，末尾却以为毫无可取之处。却又在另一文中，将新出李寿墓刻线图盗去，加上一美国藏石刻，误以为即柘枝舞，其实我书中引柘枝舞图及诗，彼均视若无睹，可叹之至。

黄裳　原名容鼎昌。现代作家、记者。

此信曾于1992年3月24日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黄裳《沈从文的信》一文时全文刊载。据黄裳抄录本编入。

198304 中旬
北　　京

复李大海

李大海先生：

四月八日赐信已收到，谢谢厚意。你对中国服装美学史感兴趣，当然是大好事，可是这工作如果作来，恐对于你不大容易见好。据我个人意见，这不仅是有兴趣，就可取得成果的工作。还得许多便利条件，除文献知识外，还得有机会过手经眼万千种图像资料，这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此外还得看过摸过万千种纺织物，还得明白这些材料问题何在，才有发言权。兴趣即或再好，人即或再聪敏，缺少十年廿年深深扎入这一工作里，理解其中差别和特征，写文章谈得失，恐不大容易接触本题。换言之，即搞这个课题研究，实在费力而不容易见好。你既得去边远民族地区工作，似乎得放弃这种假想，实事求是的就你工作便利，大量收集西南民族衣着，及其带原始性的纺织品和纺织工具，有个十年八年积累，会在这方面较容易取得显著成果。

我还记得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时，有位美院毕业学生李霖灿先生，我劝他向滇西一带走几年，我就为他卖《雪山游记》文章。他相信我的劝告，不几年就成了古宗族么些文①的专家，还是第一个么些文字典的编辑人。后来介绍他去旧中央研究院工作，重去丽江中甸剑川一带，收集

了约三十个驮马民族文物，大大丰富研究院这方面收藏内容，后来随去台湾，且作了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近年才退休。他对西南文物的收集，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说工作作得成绩十分出色。现在人来作，当然更多的便利，也必然有较多困难。便利是云南边缘地区，如卡佤②族所在处，还有不少地方始终还少有民族工作者认真持久作过调查研究。考古所有个朋友，曾一再去过，费了极大劳力和金钱，摄了个原始制陶电影，在科学大会曾得到好评。还需要有人去那些地方，作一次原始纺织成就及生产工具调查研究，因身体不好，只收集了几件织具和少数生产品，工作即停顿。你若工作非上荒远山区不可，就便来进行这份前人未及好好注意到的工作，继续作下去，我相信积累十年八年，会作出很好成绩的。特别值得注意，是原始木棉的生产及现在的应用。考古所的朋友，已收得原始木本木棉带茸果子，初步估计还大有可能发现同类生产品及纺织品，这是有待新的发现，来证实一种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是因工作深人边区，才可望取得工作便利的。工作进行也困难，那就是得有时间去探索。其次即在那些地方，也可望写得出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因为有好些地方，至今还极少有搞民族工作者去过。但得比较深刻求理解，十分客观的并充满热情去探索，才不至于只得到一种十分笼统的野蛮印象。

至于你信中问到我在香港印的那本服装资料，希望我为写出内容节要，这事恐不大可能。因为我今年已八十过一，体力已不许可来作这件事。并且即或为你写来，事实上对你用处也不会怎么大。在我说来，不过只是个常识性的试点工作。因为我在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各种人形图像都有过大

量接触，绸缎实物且十万八万的过眼经手，从这份具体实物知识中和文献结合，来谈及一些问题，问题对一般搞文物、美术的先生们说来，似乎都还相当生疏，不易明白得失。你的兴趣即或再好，对我的工作还是用不上的，不大可能明白内中得失的。这工作不比散文或小说，有许多提法，即或是我身边的几个极得力助手，也不大好懂。这书定价又贵得惊人，在香港普通精装本售价到港币五百元，签名本到港币八百元，广州商务印书馆有出售，也得人民币二百四十元。所以我既送不起人，也并不赞同个人或公家花钱去买。近正在添加彩图百种，分别在香港和国内出重订本，希望国内新印的定价不要超过五十元便好。敬复候学安。

沈从文

八三年四月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 么些文　亦称摩梭文，今称东巴文。我国纳西族过去主要用于宗教的象形文字。

② 卡佤　即阿佤族，今称佤族，分布于滇西南地区。1949 年以前，分布在西盟、孟连、澜沧的部分地区还保留着一些原始公社制的残余。

19830421
北　京

复世功

世功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二月十一日寄的二信已辗转收到。你的设想看来必须放弃。《翠翠》①前曾由××改成剧本，因为内中许多问题编者已不大懂，改得不好，在一刊物发表后，读者反映即不好，因而只好放弃拍摄。实意中事。

现正由北影改编，将拟一切照原文处理，有关方面已去湘西数次，初步估计，将费近百万元，才可望像个样子。主要困难是时隔半个世纪，地貌已大变，且故事是当成抒情诗画卷展开而成，若照一般电影方式处理，并任意改动内容，不可能得到应有效果。若更无中生有，加上点阶级斗争，成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性剧本，我不会同意的。我是个早已过时的人，所有作品多是四五十年前旧作，社会变化极大，各书"因为过时"毁去已卅年，我觉得都极近情理。因此改业三十多年，就很少还在人面前再冒充"作家"。近年所有旧作，虽有机会陆续付印，却并不抱任何不切现实幻念空想。只以为这些作品，至多可供少数人参考参考而已。因为故事内容和写法，都已和当前要求不合，只宜当作"新天方夜谭"看待。如必须国家花上百万元投资来进行这个工作，搞不好可能会赔本，所以虽拟定要拍成电影，到头来，终于放弃，

亦意中事。为你计，看来最好还是放弃这种费力不易见好的不现实设想，就方便实事求是一些，从近年得奖的小说，选个比较容易着手的作品，改成电视剧或电影剧本，免得精力白费，得不偿失。

即此复候著安。

沈从文

四月廿一

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翠翠》 指《边城》。

19830807
北　京

复小岛久代

小岛久代女士：

得七月廿五日惠书，深感厚意。承询诸问题，多是四五十年前过去事。近因年老体力衰退，业已瘫痪在病床上将近半年，脑子虽还得用，但也明显在衰退中。原本作书多用毛笔，今右手虽未失去写字能力，但已力不从心，只能由家中人代笔。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一段时间中，虽短期与胡也频夫妇同在当时萨坡赛路204号得租一房子，并无冯雪峰在内，始终还未见过冯雪峰。当时熟人有戴望舒、徐霞村（现代社方面的）；徐志摩、丁西林、袁昌英、罗隆基、潘光旦、胡适之、高一涵、郑振铎（新月与中国公学的）；赵景深、刘大杰熟而少往来的；周鲠生、杨端六（独立评论社的）相熟，往来也不多；郁达夫虽同在上海，过往不多。巴金、靳以、健吾来往较密。因为性格好静不喜活动，因此很少和友好上茶楼酒馆，且因生活压力大，每月每天绝大多数得消耗在工作上。这时节用笔虽已比较成熟文字比较自然灵活，但是自己明白，只是少数作品能比较有计划去写，如为学生举例而作的《腐烂》、又从孤寂生活中写成的《会明》，虽写成后备受同行熟人赞赏，事实上一切作品还是在无计划中写去。很少

有意识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是胸有成竹或通盘打算而写下去，从不考虑应当如何结尾。总的说来，一切就是这么写下去，从不怎么预料到应如何结果。

一九三一年夏天去青岛大学教习作时，才有举例示范而完成一些作品，如《如蕤》、《八骏图》、《若墨医生》及依据《法苑珠林》改作一些佛经故事时，才进一步有意识写一个故事的起尾，所要达到的效果在动笔前预先考虑到，并有意识的注意将达到什么效果。原因是工作已不必如上海时交卷之事，有较从容时间作出每一篇章的整体效果。事虽如此，有些作品依然是近于信笔所至而成。

至于一九三三年后来到北京写《边城》时，仍是一章一章的写下去，完成第二章时，还根本对于第三章的故事内容不注意。这种写法恐不足为训，只是个人用笔习惯。真正大作家，大致不会这么用笔的。一九三四年后情形已不同，写什么时，方在动笔前即明确所要达到的目的。但一般短小作品还是照卅年代旧办法，不大事先明确具体轮廓。内中唯有《湘西》一书，是胸有成竹的作品。此外如《丈夫》、《三三》、《萧萧》等，比较下，可说目的性相当明确。可是由我自己看来，都近于试探性的作品。我意思是短篇虽若一个小曲，世界和中国的小说已够多了，要见出新意，突破前人纪录，还是值得作各种不同题材各种不同的写法，取得新的成就。这对个人生命而言，似乎有些不经济处。我个人却以为我的不断作新的试探，失败了也只是个人的损失，若居然能有所突破，对年青一代或许还有点益处。对他们能够有所启发，不至于在新的要求下，为社会一时要求所限制，使这部门工作僵化于一时社会宣传号召中，对随时变动社会不仅帮不了什

么忙，反而形成一个差不多的公式化路上去。

所询《烛虚》、《云南看云集》，国内已很难见到。我的旧作选集正在陆续出版，这两个集子内容大多编进新选集。得书后我即为你寄上一套。

很高兴能在中国再见到你，只希望到时候我比现在恢复得好，能多陪你谈谈种种。

刘大年先生未相识，因社会科学院分门别类人达二三千，即同属历史所，若非素识，即无机会接触。

即此敬复，并颂教安。

沈从文

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

小岛久代　女，日本汉学家，明海大学中文教授。

此信为作者起草，是脑血栓形成后第一次写下这样多字，共用三个早晨写成，由沈虎雏誊抄后付邮。

19830827
北　京

致刘祖春

祖春弟：

我那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八〇年由香港商务分馆出书后，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香港专家座谈时，对此书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值得考虑。这书原是个试点本，现在有机会在国内重印（由国内三联书店同香港商务分馆联合出版），曾作了一些修订和补充。增加了原来缺少的原始社会部分（根据近年出土的陶瓷壁画），并更换新彩图约一百幅。现在大部分工作已就绪，只缺少四种重要材料。这四种文物图画现藏历史博物馆。希望能得到文化部领导支持批准，能得馆方同意许可，我们自己派人来馆照几个相，大致一天功夫即可以解决。过去有过经验，只有自己照才能符合需要，不致徒劳。你对我这个工作十分关心，如果能帮助尽快得到解决，我们能在九月中顺利交稿，就太感谢了。专此即问
秋好

从文　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刘祖春　作者抗战前的文学朋友之一。后历任新闻、宣传方面多种领导职务，通信时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教育部长。

此信由张兆和代笔。

19830828
北　京

致朱小东

小东并转细林：

从念生①先生处得知你们的生活情况，现由邮局各寄你们二百元，希望对你们两家略略有些帮助，同时也是我对死去的故交的一点心意。此事甚小，望勿为外人道。只希望你们努力求进步，在自己工作地位上尽心为国家多做贡献，是所至盼。

从文

83.8.28

所赠云南土产收到，谢谢，如此珍贵物品，以后望勿再买来相赠使我不安，切切。

此信由张兆和代笔。

① 念生　即罗念生，原名罗懋德。作家，文学翻译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830830
北　京

致洪涛

洪涛同志：

闻正在整理我五十年前在青岛时写作情况，此半世纪的过去了，似已不值得注意。因试就个人记忆所及几点大处，拉杂写点经过，或可以省去你不少有用精力。我知道肯定内中还有许多遗漏处，正如吴伯箫同志记忆中说过的我当时经过，是桌上常有二三个故事，搁在桌上，几乎同时在进行。这个写不下去时，即更换一点比较顺手的。桌上有两个以上的故事，是比较平常的。我已不大能记得此事。我自己记得到的，大致当时精力特别旺盛，一天只睡三四小时即已足够。巴金、卞之琳都到我住处作过客，我照例带他们满山乱跑，只带点点心和硬苹果也极开心。

同事中熟人虽不少，我却很少去过他们家里，只每星期有二三次被邀到校长杨振声先生家中喝喝茶或吃吃饭。又同去过崂山许多次。有一次入山达六天之久，到达棋盘石时地处高寒，虽值盛暑，黄昏前即各借下事先为游山备好的□棉袄。大家都嚷冷嚷饿时，我却独自爬上小□石前不远处那个大而且平，可以活动的棋盘石，面对远处金碧明灭无从形容的大劳观群峰痴望到□□□，面对这种无比的自然景色，对于我可以说是一生最重要的教育。

三一年夏去青岛，与岳萌同行，岳萌住女生宿舍，我住福山路□□宿舍。自传半身相是卅一年[①]夏天邀请华北各大学教师六七人来讲学，叶恭超为照半身相，时年卅。卅二年冬到上海邀兆和到青岛。到达后次日即上崂山北九水。

在青岛前后虽只二年半，对于我一生工作影响极大。在青岛时正年青力壮，创作欲旺盛，更重要是文字在日趋成熟中。每天面对景色奇美的大海，一部《法苑珠林》也开扩我的想象力，可说是一生工作□□最为□效果的一段日子，正若从青岛温和阳光吸取了用之不尽的力量和感情，都反映在多个篇章中……因此返到北平不久，就写《边城》，十分顺手。卅三年春初离青返北平，半年后九月九日在北平结婚，十月即写《边城》。十二月返湘西看望母病，情形载于《读书》杂志卷英译散文选序[②]中。因次年即“长征”，当地事知道得多，易触忌讳□□□□近月孤寂舟行，就见闻所及，将信中提及部分人事景物生活情况，选取一部分改写成《湘行散记》各篇章，并继续写《边城》，仍在《国闻周报》发表。《湘行散记》则多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此信为病中所写，字迹多难辨认。据废邮存底整理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① 卅一年　疑为卅二年之误。

② 散文选序　指 1982 年 2 月发表于《读书》第 2 期的《〈湘西散记〉序》，已编入全集第 16 卷。

19830921
北　京

致金介甫、康楚楚

介甫、楚楚贤伉俪：

谢谢你们关心好意。我病了已将近半年，日有转机。四川印了五本书，今年或可印出。已告书店，于出书后直寄你们一份。

现正由王序兄为将八一年出的有关服饰大书，重加上百种新材料，彩图增多，今年十月可以完功，明年必可出版。

我除了行动不大方便些外，一切托福，和平常相差并不太多。熟人均望便中致意。

沈从文
于中秋

这里大家都好。

一九八四年

19840211

北　京

复吴光海

光海州长：

惠书拜读，喜闻　足下荣任副州长职，　足下为桑梓辛劳有年，熟悉情况，此番参加新领导班子长自治州[①]，自应驾轻就熟，胜任愉快，深为家乡得人喜。

承一再嘱为文昌阁小学书写藏书楼额，缘我自去岁患病以来，受疾病影响，手写字打抖，拿笔不稳，容稍缓时日，试写写看看，能用则用，不能用即请作罢。且私意不署名姓为好。区区此怀，望乞俯允，幸甚。闻凤凰去岁得丰收，令人欣慰。余不尽意专复

并颂

双安

沈从文

二月十一日

① 自治州　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840227(1)
北　京

致李定周、陈天笑

定周、天笑两同志并转
出版社负责同志：

我的选集①在你社出书了，这个选集是我近年重印旧作选中较满意的一套，为此特向你社参与这书编辑出版工作付出大量劳动的同志们表示深切谢意。关于稿费，按国家规定办理，我无意见。

我有一个想法：五四以来小说作家中，老作家施蛰存同志的作品，至今闻国内尚未重新出版过，我认为这是一个空白，为此特向你社推荐，为蛰存先生出一本短篇小说选集。此事是否可行，请考虑，专此

顺颂
撰安

李定周、陈天笑　时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

此信由张兆和代笔。

① 选集　指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沈从文选集》。

19840227(2)
北　京

致施蛰存

蛰存兄：

已经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写了信。我认为，五四以来老作家中，你的小说，至今未重新出版，这是个空白。四川出版社出书比较认真，我比较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弟人微言轻，是否采纳，尚未可知。等着看吧。

得西彦信，知你已分得新居，可贺。弟近日请人来家按摩，感到精神体力略有好转，虽卧室逼窄，举步困难，但有点气力，也愿意起来走动走动。春天即将到来，希望大家健康能随节令逐渐好转。珍重，珍重！

从文

2．27

此信由张兆和代笔。

19840312
北　　京

复李定周、陈天笑

定周、天笑同志：

接读来书，知贵社能为施蛰存出短篇选集，欣甚慰甚。至于你们建议由我来编选并写序言，目前我实有困难，主要是精力不集中，脑不得用。希望你们能和施先生直接联系。他于去年直肠癌手术后，一直住院疗养，由作者本人编选并写序言是最最合式最方便不过的事，我想他一定比我做更好。施先生上海地址是：上海延安西路华东医院南楼314室，但信还是寄家中好些，他家的地址是：上海……

从文

1984．3．12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40412
北　京

复国平

国平同志：

你来信已见到，谢谢厚意。信写得很好。只是提到的希望，我实无从为力，帮助不大。因为我和写作已脱离卅五年了，目下国内任何刊物都无关系、无熟人，并且卧病在床已经年，看稿介绍稿，限于体力和环境，我都办不到。

我过去工作，若有可供参考处，我实在比你困难得多的情况下学习用笔，且从来不要人看阅稿件，只是永不断念灰心的慢慢的写下去，经过千百回碰壁，才慢慢得到出路的。如今早已搁笔，已有万千青年作家比我写得好得多。并且有上百种刊物可以得出路。据我想，在你目前本人职业上，可学的也还多。将来用处也大。若能认真努力学下去，必比写点诗更有意义！"世界属于青年"是十分现实的一句话。

请原谅，这是一个八十三岁的病人写的信，文字潦草之至。显明思想也已经相当混乱。并候
学安。

沈从文

四月十二日

据作者亲笔原信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40517
北　　京

致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

我原在故宫博物院丝绸组工作室，曾收集有明清锦缎资料数十件，于文化大革命时被没收。曾多次要求退还，虽经吴仲超院长手批同意退还，孙觉、杨伯达两副院长面允清查发还，至今尚无结果。（这些资料在故宫本无价值，但对本人研究有用。我在每件资料背后皆注有生产时代、收集年月、价钱，如认真查找，极易找到。）另外尚有乾隆朱砂地泥金银绘折枝花彩笺一轴（轴头书有隶书“乾隆×年”款），均望能退还。

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曾由私人购买明代红木方凳二件，以及时代较晚金漆墩子坐具二件，曾一再要求退还，迄今未见答复。

沈从文

一九八四、五、一七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8407
北　京

致莫灵平

灵平先生：

惠书拜读，欢迎您来舍一叙。我患偏瘫年余，迄今行动未恢复正常，长年不外出。除星期日外，其他任何一天上午九—十一时对我比较方便。

我的住处在崇文门（千万不要到前门去找）新侨饭店紧西邻"三号"，即社会科学院宿舍楼，一座十六层的高楼。楼中大电梯正在修理，旁有小电梯可乘。并问。

此信由我的家属代书，迟复为歉。专候光临。

沈从文

据莫灵平《在北京访问沈从文及黄永玉》文中抄录本编入。该文发表于《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1月号。通信时莫灵平正应邀来北京大学讲学。

19840828
北　　京

致马汉茂

马汉茂博士：

自传译序①一直耽搁到今天才给您寄来，深觉抱歉。收到后请赐复！谢谢　我同兆和向您和您的夫人问好。

沈从文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马汉茂　德国汉学家 Helmut Martin 的中文名。

① 自传译序　作者为德译《从文自传》写的序，编入全集第 16 卷。

19850326(1)
北　京

致全国政协常委会

政协常委会：

我在三月中旬收到美国朋友寄来航空挂号邮件二件，内系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纂我国古代文物图录三册：《故宫织绣选萃》、《故宫玉器选萃》和《故宫铜镜选萃》。令我惊讶的是三书均被挖损毁坏，被挖去的图版共计三十三幅。查这些被挖剪的图（见附件被检查没收图版目录）既非黄色又不涉及反动政治内容，我不明白海关究竟根据什么原则这样做！工作人员者如此滥用权力，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此践踏知识文化，如此不尊重研究工作，如此践踏法制，我认为不是一件可以忽视的小事。希望能通过政协提请海关领导同志注意，认真对待认真查问，将没收的图全部退还，说明情况。至盼。

沈从文

三月二十六日

据存底信稿编入，并略去“附件被检查没收图版目录”内容。

19850326(2)

北　京

致海关总署负责同志

海关总署负责同志：

我名沈从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的工作是文物研究。三月中旬收到美国朋友寄来航挂邮件二件，内系台湾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织绣选萃》、《故宫玉器选萃》和《故宫铜镜选萃》，这些是我研究工作所需资料。令我惊讶的是三本图录中图版竟被挖去三十三幅（见附件目录）。我不明白，究竟为什么挖去那些图，希望你署能为认真查问一下，并将所有剪去破坏的图版全部退还我，至盼。

此致敬礼。

沈从文

三月二十六日

据存底信稿编入，并略去“附件目录”内容。

19850614

北　京

复金介甫、康楚楚

金介甫先生

楚楚女士：

收到金先生新著《少年中国》初稿和来信，谢谢你们。现在先将两纸所提问题分别答复如下：

A 1. 周彬臣曾作田应诏的营副，不是营长。

2. 顾修之即顾家齐，他不是陈渠珍之侄。他是否起义，我不知道。

3. 三十年代我没有看过 Proust 的作品。

4. 远桂姓印，后来当奉军连长。

5. “×姓军官”指凤凰人田君健。此人一九四七年死于胶东一役，当时任国民党军师长。

6. 《凤子》里面那个人是虚构的，实无其人。

7. 《莫错过……》是写给湘西几个一般在乡军人的，不对具体人写；时间据回忆应在一九三八年初。（文集十二卷作“一九三八年冬”，有误）一九三七年王鲁彦在长沙编某报副刊，约我写稿十篇。当时正讲团结抗日，我写到第四篇，该副刊就被蓝衣社查封停刊，鲁彦因

此离长沙去桂林。第一次我去长沙请吃饭的人可能是王鲁彦，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去长沙为商量工作和此后行止找杨振声，时间应当在一九三八年初，记得正下大雪。正是在这次见到徐老，之后写此文。

8. 《八骏图》一九三三写于青岛。一九三三年夏至北平，住达子营，开始写《边城》（见文集十卷 P84），一九三四年一至四月《边城》陆续刊载于天津《国闻周报》。一九三四年十月生活书店第一次出书。

9. 一九三三年九月结婚，住西安门内达子营，巴金曾在我们新家住过一段时期作客。后因我大姐和姐夫全家来北平，巴金遂迁住三座门，与靳以等同住。

一九三四我没有再去青岛。

10. 一九二三我无工作。

11. 黄河清是我外祖父，曾编过《凤凰厅续志》。黄应培是否修志不详。

B 1. 他们曾"选"我为湖南省参议员，我未去，其他事不清楚。

2. 《莫错过……》应写于一九三八年初。（见 A－7）长沙大火时我在昆明。

3. 黄穆如写了《辛亥湘西光复经过》，对街那位姓张的，我不知道名字。

4. 沈云麓和沈叠余，一般人这样称呼他们。

按辈分排，大哥叫岳林，我叫岳焕，三弟叫岳荃①。

云麓又作"云六"，叠余又作"得鱼""得余"。

5．与黄镜铭没有关系。

从文、兆和

1985．6．14

此信中 A、B 分别答复金介甫两封信的提问，由张兆和代笔。两信提问表见附录。

① 岳筌　据凤凰户籍档案，作者三弟名沈荃。

【附录】

金介甫提问表

A 1. 滕四叔的女婿，周彬臣，曾作田应诏的营长，是不是？

2. 陈渠珍的侄子顾修之（?）是不是《湘西》（《文集》第9卷第412页）讲的顾家齐？他是不是在解放前为共产党的起义？

3. 沈老在三十年代有没有看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作品的翻译？（《找回忆》、《苏弯先生的爱》的作者。《凤子》的成绩有一点像。）

4. 凤凰县的小朋友远桂是不是姓印？

5. 记得不记得，《一个传奇的本事》（《文集》第10卷第157页）谈的“×姓军官”是谁？他要和沈老写一本地方历史。

   可不可以多谈他的背景？

6. 《凤子》里面那个住在青岛海滨，曾住凤凰的中年人真有其人吗？是谁？

7. 写给湘西几个在乡军人的《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文集》第12卷，第361页），记得不记得是给谁写的？第363页，是谁在长沙1938年12月请您吃饭？有没有给中国军人发言？

8. 《八骏图》那短篇小说是在青岛福山路山大宿舍写的，

登在《文学》5·2（1935年，8月1日）；不一定是初版。

《八骏图》是在1933年（写《边城》之前）还是在1935年（《边城》之后）写的？

9. 沈老在1933年从青岛回转北京时，和巴金、曹禺、卞之琳同住在北海前边三座门七号一所房子里（《文集》第10卷第271～278页）。在1934年有没有回青岛再跟巴金同住几个月？

10. 沈老1923年左右在那里作事？是不是京州印刷公司？

11. 据我所了解，沈老的祖父黄河清在光绪十八年编了一本《凤凰厅续志》（十六卷）。

光绪七年一位黄应培修了《凤凰厅志》。

黄应培跟沈老的黄家有没有关系？

B 1. 《省志》第775页有错，对不对？《少年》第7章第12页已经提到这件事。是不是有人选您作省的（还是中央的?）参议员，可是您不接受？凤凰县的人也有此说。他们说是张治中（文白）主席要您去。您不愿意，所以他选熊希龄的女儿。（能芷?）不知道这对不对？到了1939年，张治中不再是省长了。是薛岳。反正1938年4月以后，1939，您大概都在昆明。

2. 《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文集》第12卷，第369页）说是“1938年冬在长沙”写的。1938年11月12日国民党放火焚毁长沙。您看过这大火或被烧掉了的长沙没有？

记得不记得您为什么回长沙去？

3. 辛亥革命，湖南有一位黄穆如，写了一篇《辛亥湘西光复经过》。您知道他吗？辛亥那年，沈家对街那个姓张的革命之士是不是姓名叫张胜林？
4. 在我的书里，最好叫沈老的兄弟什么？初稿叫他们沈云麓和沈叠余。不知道这是不是一般人叫他们的称呼。
5. 北京 1923 年那位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文集》第 9 卷，第 54 页）与黄镜铭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黄先生介绍您给他？

谢谢！

金介甫

一九八六年

19860622
北　　京

复张香还

香还同志：

本月十三、十七两日先后从旧居取来您的信，并拜读了您《新民晚报》的文章。想不到四十年前的旧事，您还记得那么清楚，想必是旧信尚保留至今；如果是，那真是奇迹了。作为一个编辑，对青年作者写点信，谈谈自己的看法，原本是编辑的职责，事极平常，你文章读来却亲切感人。我一个从边远小地方来的乡下人，来到大城市，想学写文章，其中艰辛甘苦，亲身有体会，当年也许正因为这缘故，我对年轻人能有一份耐心。另一方面，前辈作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如叶老，如徐志摩……叶老从陌生名字中发现新人，扶掖青年作者是众所周知的事；正和他老人家为人一样，令人十分钦敬。

我自八三年患脑血栓，迄今手足无力，生活不能自理。看起来机器其他部分尚完好，实际已名副其实成为废人。《新民晚报》嘱书写数行，已不能应命，望代为致歉意。

我的新址是“北京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601室”。迁居后

忙忙乱乱，朋友熟人，连巴金处也没有写信去。此信由兆和代笔，我们向您问好，谢谢您。

从文

一九八六，六，二十二

一九八七年

19870418
北　　京

致吴海发

海发同志：

三月上旬收到你寄赠的《文史论坛》，由家人为我读了你的文章，谢谢你。我八三年患脑血管症留下偏瘫，迄今四年，曾三次住院，长年卧病中，行动不自由，此信由我的家人代书。

月初曾寄奉我的新印旧作《凤凰》一册，聊作纪念，想收到。

我已迁居，新址见信封，以后邮件请交新址，余不一一。

夏安

沈从文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八八年

19880203

北　京

复陈永健

陈永健同志：

来信收读。我患脑病多年，早已不能工作，书写困难，找人代笔亦多不便，迟复为歉。

来信提及孟家蝉，我的回答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我谈谈我的看法。

宋人喜灯事，有各种名目，万眼罗是其中之一种，其具体形象，不得而知。即传世唐寅绘《孟蜀四宫女》图亦未见其形象。

孟家蝉为妇女头饰。酒流沟北宋墓葬出土砖刻四女头饰，两翅高耸，中间一圆物，可能即是。孟家蝉很可能是由后蜀传至北宋的。这是我的推想。

过去有关宋人观灯图像中，灯具多用细篾编成，作球形，无论是提的、挂的，一律如此，是否即万眼罗，不能肯定。万眼罗是灯具，有记载，出处已忘。专复即颂

大安

沈从文

八八年二月三日

此信为作者口授，张兆和代笔。据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未详。

19880408

北　京

致凌宇

作者給凌宇先生的信之——手迹

19880408

凌宇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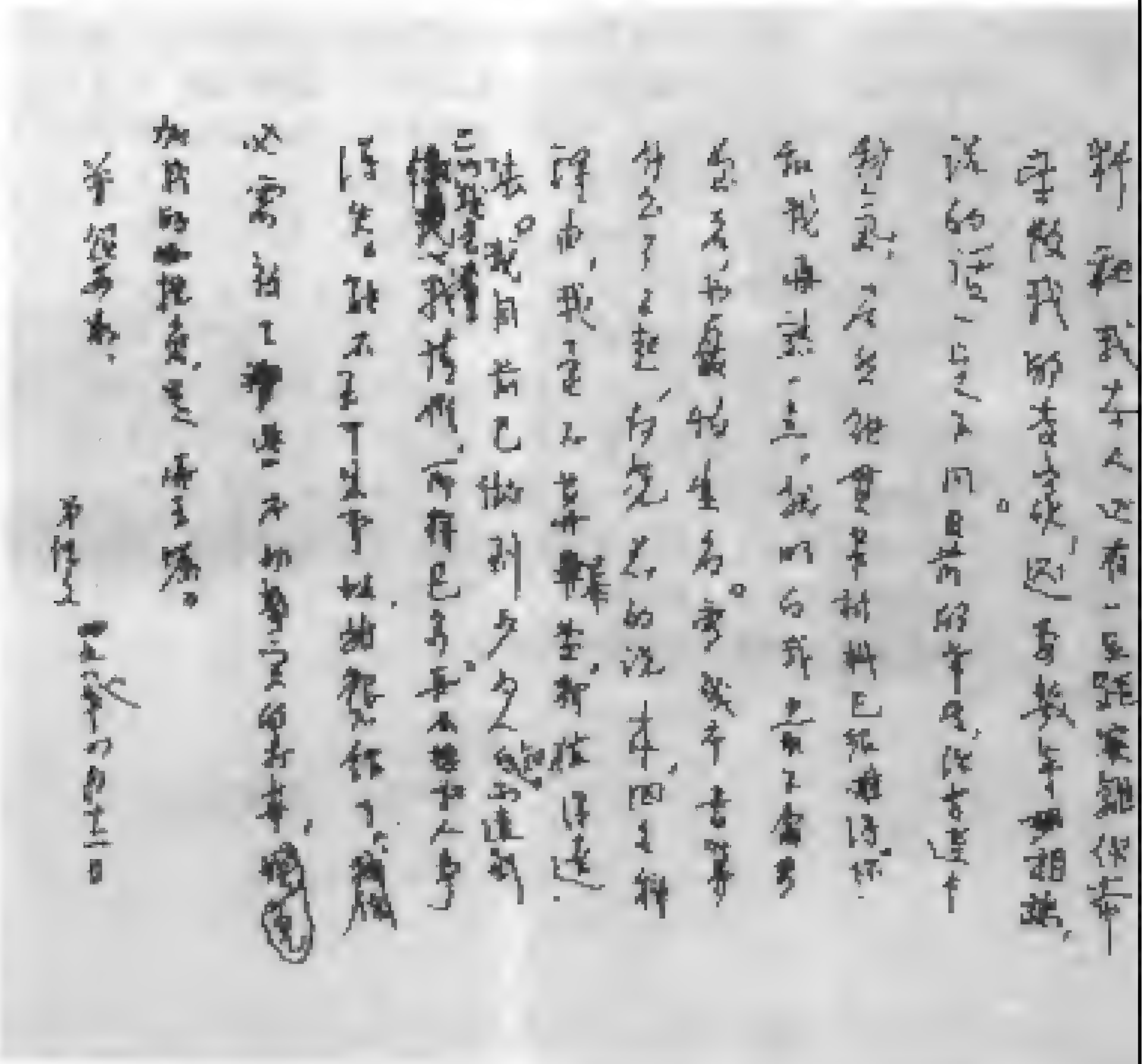
《秋水篇》[1]："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两句话，非常有道理，我能活到如今，很得力这几个字。但愿你也能记住这几个字，一生不至于受小小挫折，即失望。你目下的打算[2]，万万走不通，希望即此放下痴心妄想。你只知道自己，全不明白外面事情之复杂。你全不明白我一生，都不想出名，我才能在风雨飘摇中，活到如今，不至于倒下。这十年中多少人都忽然成为古人，你亲见到的。应知有所警戒。你不要因为写了几个小册子，成为名人，就忘了社会。社会既不让我露面，是应当的，总有道理的。不然我那能活到如今？你万不要以为我受委屈。其实所得已多。我不欢喜露面，请放弃你的打算，自己做你研究，不要糟蹋宝贵生命。我目下什么都好，请勿念。并问家中人安好。

沈从文

一九八八年四月八日

① 《秋水篇》　系《庄子·大宗师》之误。

② 打算　指当时拟议召开一次"沈从文研究"的国际性学术活动。



作者致沈宇先生的信之一——丁聪

遠寧：

我昨已寫給你一信，想收到。因為究竟給

常識性說什麼這些時來。因為原寫

信說，評報評多，招牌上誌我姓

打拿來一面本回憶性，宣傳我

當作[illegible]這張如[illegible]，做好出去

義，就素味那上次書評呈稿者

這一套作品於我的行為。總算是

討下個好的事，並非好字，成為一生笑

談。再說我所言的我意，其實還出是

表面上的事，但那時傳記其實多是

寫了這下的臨時還和由於人意，

很納悶神，還要在我本還不知夠

[illegible]

[illegible]從嘉興。黃[illegible]謹[illegible]

19880412
北　京

致凌宇

凌宇：

我昨天给你一信，想收到。因为见你给萧离信，说什么“正是时候”。因为你写传记①，许多报纸已转载，就打量来一回国际性宣传，我觉得这很不好，成功也无多意义，我素来即不欢喜拜生祝寿这一套俗不可耐的行为。很希望放下你的打算，莫好事成为一生笑谈。再说我们虽比较熟，其实还只是表面上的事，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串点滴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你希望做我的专家，还要几年相熟，说的话一定不同。目前的希望，你有这个才气，居然能贯串材料已很难得。你和我再熟一点，就明白我最不需要出名，也最怕出名。写几本书算什么了不起，何况总的说来，因各种理由，我还不算毕业，那值得夸张。我目前已做到少为人知而达到忘我境界。以我情形，所得已多。并不想和人争得失。能不至于出事故，就很不错了。你必须放下那些不切事实的打算，免增加我的

担负，是所至嘱。

并颂安好。

弟　从文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

我的学生很多，但和胡乔木无关。

---

① 传记　凌宇著《沈从文传》，当时已部分于报纸连载，全书即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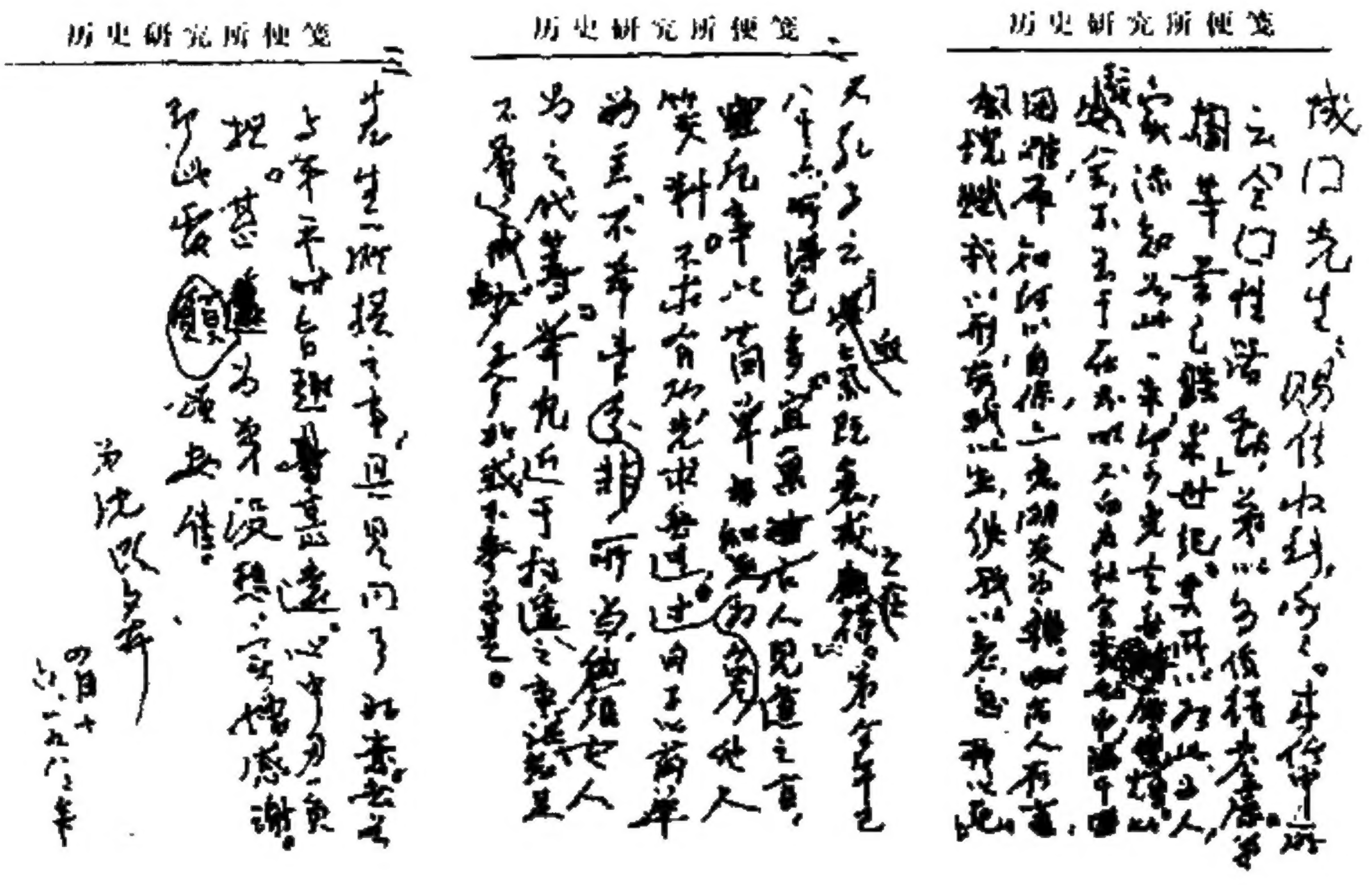
1988.04.16
北　京

最后的文字

——复向成国

成国先生：

赐信收到，谢谢。来信中所云“全国性活动”，弟以为值得考虑。弟搁笔业已经半世纪，其所以如此为人，实深知如


历史研究所便笺

历史研究所便笺

历史研究所便笺

作者给向成国先生的信——手迹

此一来，即可免去无数麻烦，比较安全，不至于在不明不白为社会变动中，陷于困难，不知何以自保，亦免朋友为难。古人有言："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又孔子云："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弟今年已八十六，所得已多。宜秉古人见道之言，凡事以简单知足，免为他人笑料。不求有功，先求无过。过日子以简单为主，不希望非分所当，勉强它人为之代筹。举凡近于招摇之事，证"知足不辱"之戒，少参加或不参加为是。

先生所提之事，具见同乡好意，无如与弟平时旨趣甚远，心中多一负担。甚愿为弟设想，实增感谢。即此复颂安佳。

弟　沈从文　顿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

向成国　时任教于吉首大学中文系，《吉首大学学报》编辑，"沈从文研究室"成员。

此信为作者生前最后所写的文字。